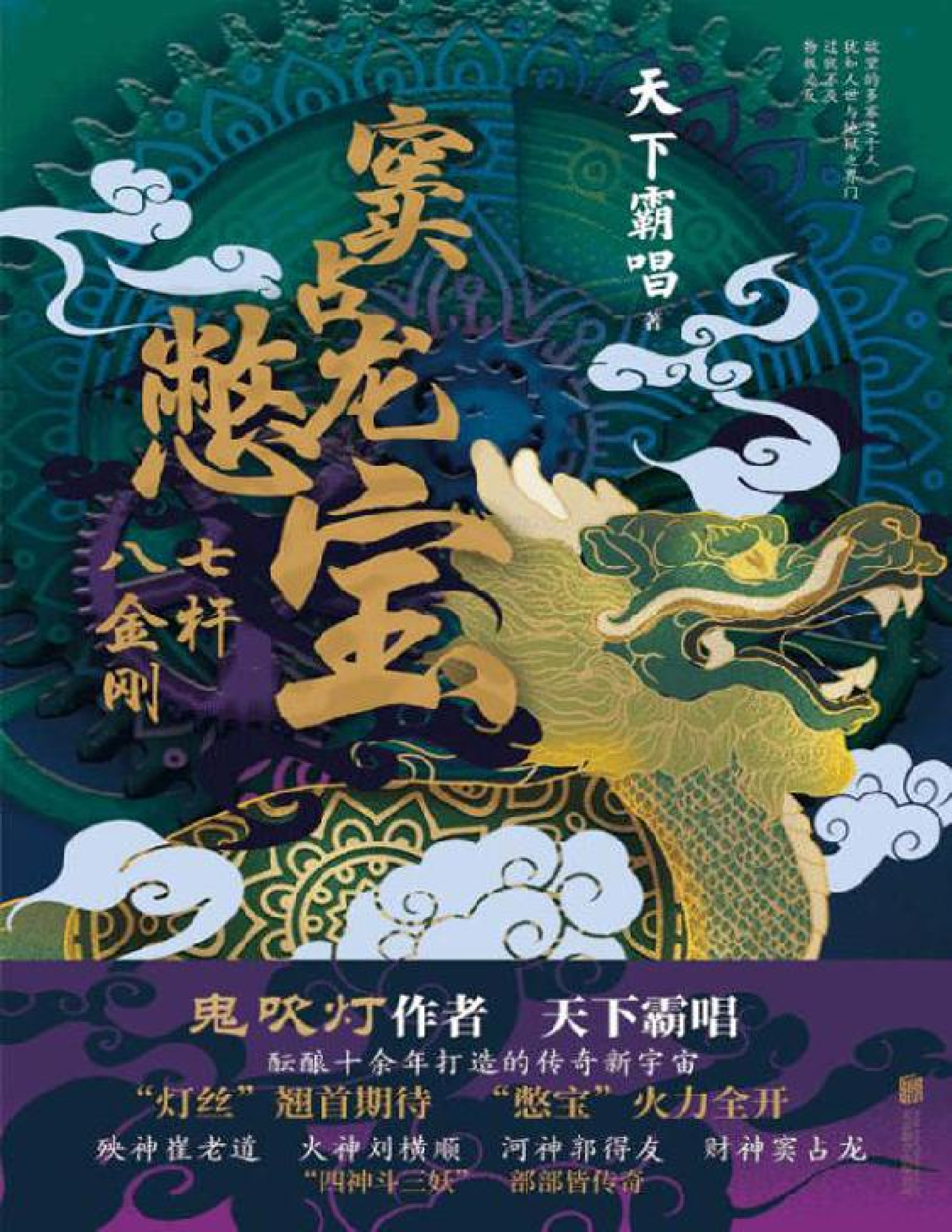

天下霸唱 著
窦占龙憋宝
七杆八金刚
鬼吹灯作者 天下霸唱
酝酿十余年打造的传奇新宇宙
“灯丝”翘首期待 “憋宝”火力全开
殃神崔老道 火神刘横顺 河神郭得友 财神窦占龙
“四神斗三妖” 部部皆传奇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第一章　崔老道听书
第二章　窦占龙出世
第三章　窦占龙打鸟
第四章　窦占龙进城
第五章　窦占龙炒菜
第六章　窦占龙赶集
第七章　窦占龙买驴
第八章　窦占龙看戏
第九章　窦占龙赴宴
第十章　崔老道说书

第一章 崔老道听书

1

说起民国年间，天津卫什样杂耍集中的地段，首屈一指的是南市三不管，河北鸟市位于其次，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是河东地道外——泛指老龙头火车站的后身，过了铁道那一大片。东到大、小唐家口，西至朱家坟，南靠海河沿，北到祥发坑。

早年间只有铁道没有地道，遍地水坑沼泽、乱葬岗子，还有大片大片的芦苇荡子，零零散散分布着几个小村子，人口也不多，村民们土里刨食，农闲时去车站、码头、仓库干些零碎活儿，挣几个外快。由于天灾人祸不断，河北、山东等地的灾民吃不上饭，听人说九河下梢五方杂处，能养活穷人，便拖家带口逃奔至此。盖不起正经房子的穷人，只能结草为屋，打苇开荒，平泽挖渠，垫土培基，逐渐形成了铁道环绕下的一大片村落。当时的铁道疏于管理，外来的灾民也没见过火车，过铁道不懂避让，开火车的想刹车也刹不住，经常闹出事故，多次聚众索赔，引发了不小的冲突。最后由官府出钱，在铁道下挖了一条半露天的地下通道，上边过火车，下边走行人，这才有了“地道外”的别名。

有懂风水的人说过，自打开通了地道，若干村落形同一个大灶，地道相当于灶口。一阵阵大风灌入灶口，吹得灶膛里烈焰熊熊，将来必定百业皆兴，干什么什么火。到后来果应其言，随着四面八方的难民不断涌入，地道外人口骤增，一天比一天热闹。初来乍到的穷人，往往以卖苦力为生，比如拉胶皮、扯小套、打八岔、扛大包之类的力气活儿，早出晚归挣一天吃一天，勉勉强强饿不死人。渐渐混熟了人头地面儿，便有人勾结势力、拉帮结派，做起了行会生意，盘剥劳工，豢养打手，欺行霸市，大发横财。随着有钱人越来越多，供他们花钱的地方也多了。到得民国时期，地道外大街小巷、九衢三市，从早到晚人头攒动、络绎不绝，饭铺酒馆、曲艺园子、茶楼妓院一家挨着一家，有的是吃喝玩乐的去处。

在九河下梢为数众多的玩乐场子中，总也少不了“说书”这一项。地道外三教九流齐聚，大大小小的书场子随处可见。说书的先生分成三六九等，按照各自的能耐高低，到不同的场子上经营业务。老百姓则根据自己的喜好，以及腰包是鼓是瘪，选择去哪个场子听书，这就叫“粮船十八帮，各有各主顾”。

整个地道外，最早也是最大的一个书场子，非蔡记书场莫属。地点位于义利斜街路南，一溜儿三间的门面房，内里也挺深，架设一尺二高的木台，上摆书案，围着大红的绒布，正当中绣着“蔡记”二字，周围饰有云纹，顶上悬着一盏明灯。头三排一水儿红油漆的硬木桌子，各设三面圈椅，赶上冬景天儿，都铺着厚棉垫子，后边十几排全是桐油的条凳，茶房里的黑瓜子、白瓜子、沙窝萝卜、大碗儿酽茶一应俱全。老板蔡九爷是这行里的虫儿，从小在这间书馆里长起来的，尽管没上过学房，却是张嘴一段纲鉴，闭嘴一个典故，能赶十三道大辙，说梦话都往外冒定场诗，后来接了他爹的买卖，干得如鱼得水。他这个场子向来只请最厉害的说书先生，腕儿大名响，能耐也压人。天天坐着洋车过来，掐着点儿到书场子，甭管台底下坐了多少听书的，等得如何心急火燎，先生也是不慌不忙，下了后台，由托茶壶捧大褂的小徒弟伺候着，不紧不慢穿上大褂，身上连道褶儿都不能有，扣子系到嗓轴子，内衬的小褂必须露出一道白边，再端上茶壶饮透了嗓子，才肯迈着四方步登台，到书案后正襟危坐，摆好了扇子手帕一应之物，还得把怀表掏出来放在书案上，明着是为了掌控时长，实则要显摆显摆—— 镀金表壳上嵌珍珠画珐琅，镂雕盘肠纹饰件，明晃晃亮闪闪，懂行的一看便知，准是从宫里倒腾出来的，市长他爸爸都未必有这么一块！再往先生脸上看，那叫一个不苟言笑，瞅见虾仁儿都不带乐的。台底下满坑满谷坐了两三百位，有一位不看他的，他手里的小木头也不往下摔，要的就是这个派头。说的都是才子书，讲究“关门落锁、滴水不漏”，不敢说高台教化，最起码劝人向善，言不在多，贵在画龙点睛。听书的要求也高，一边听一边摇头晃脑咂摸滋味，那都是拿尺子一寸一寸量着听，差一丁点儿也不成。

随着地道外一天比一天繁荣，各类书场、书社、书棚、茶楼、明地与日俱增，竞争越来越激烈，各个书场子抢人拉客的情况比比皆是，登报纸、上电台、发传单、贴广告，明的不行来暗的，文的不行来武的，只差找几个“大摩登”站在门口扭屁股了。也有的书场子另辟蹊径，专聘遭了难、沉泥儿里的江湖艺人，此等人演出时往往更卖力气，这也是经营之道。说书的之间更是艺人相轻，真有那嘴头子厉害的，端个大碗挑你几句要命的毛病，后半辈子也没人听你说书了。还有仗着势力独霸一方的“寸地王”，同行当中称为“书霸”，勾结

地痞流氓，还不乏专靠滋搅艺人为生的“戈挠”，流里流气，趿拉着鞋，敞胸露怀，讲打讲闹，最会欺负老实人，占住了一处“火穴”，再通过拜把子、认干爹之类的手段形成垄断，那叫一个沉稳准、蔫坏损，不是本门本户的，谁也甭想吃这碗饭。

咱再把话说回来，不管同行之间怎么竞争，老百姓是谁家的书好去听谁家，哪个先生有抓魂儿的东西，钩住了听众的腮帮子，书场子的生意才好做。蔡老板为此绞尽了脑汁，恨不能找些个前五百年、后八百载、没人说、没人会、断了香烟、额勒金德[1]的玩意儿。最近这半年，他隔三岔五就去南门口溜达一趟，皆因那边有个摆摊儿算卦外带着说野书的崔老道，最擅长讲一套《四神斗三妖》，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正理讲得少，歪理讲得多，听得人晕头转向，唯有一点降人，他这套书天底下再没二一个会说，那绝对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的玩意儿！

崔老道本名崔道成，自称铁嘴霸王活子牙，曾在龙虎山五雷殿上看过两行半的天书，无奈没有成仙了道之命，能耐再大也不敢用，仅凭着江湖伎俩算卦卖卜，勉强养家糊口。自打入了民国，迷信算卦的一天比一天少，崔老道西北风都快喝不上了。挤对急了想出这么一招，仗着嘴皮子利索，连算卦带说书，别的他还不会，单会一套《岳飞传》，又没正经学过，纯粹的海青腿[2]，说书先生那些基本功，比如横嗓、气力、刀枪架儿、使挂子……他一概不懂，更不讲究什么书梁子、书道子，十之八九靠他自己胡编，加入了很多神魔斗法、佛道因果的内容，编不圆了也不怕让人问住，“铁嘴霸王活子牙”的名号不是白叫的，凭他“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跟人家连穷嚼带臭倒，没有对付不过去的。起初生意还算不错，说书讲究“书道子”，同一部书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是自创的另一道蔓儿，闲七杂八加得也多，嘴头子又跟劲，让大伙儿听了觉得新鲜，对付个温饱不难。可架不住颠过来倒过去只会说一部《岳飞传》，好书说三遍，鸡狗不耐烦，到后来也没人再买他的账了。又因机缘巧合，偶遇一位外来的高人，仅凭半张捡来的旧报纸，便说得天花乱坠，杵头子嗨置。看得崔老道好不眼馋，在二荤铺里虚心求教了一番，算是脑袋上钻窟窿——开窍了！高人怎么指点的呢？正所谓“十个江湖九个侃，一个不侃他没胆”，“侃”是指大胆编说离奇的情节。崔老道虚心求教了一番，从此茅塞顿开，将自己平生所历添油加醋、胡编乱造，凑成一部《四神斗三妖》，结果还真是一炮打响，每天来听他说书的人围得里外三层。但是一来二去的，崔老道也惜墨藏奸了，舍不得露肚子里的真货，因为“说书不攒底，攒底没人理”，一旦把这部书说全了，过了口，他就没有拿人的东西了，还有可能被别的说书先生“抠”了去！

所以崔老道平时仍以说《岳飞传》为主，非得等听书的打够了钱，或者逮着一位来找他算卦的冤大头，让他挣够了一天的嚼谷，外加明天早起能喝一碗老豆腐，他才三言五语饶上一小段《四神斗三妖》，但凡一句有用的，他也得让你听上三次“下回分解”。可把一众听书的气得够呛，背地里没有不骂的，怎奈崔老道的玩意儿太隔路，天底下再没有二一个会说的，腮帮子全让他钩住了，只得耐着性子去听崔老道那套《岳飞传》，他是从头说到尾、从尾说到头，当中掐一骨碌择一段，又拿出来对付三个月。搁在往常，街里街坊的还有个担待，眼瞅着快过年了，谁家还不置办点儿新东西？您光拿旧玩意儿糊弄我们还行？听书的一生气，跟商量好了似的，全走了。崔老道口沫横飞白话了半天，一个大子儿没挣着。

赶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地道外蔡记书场的蔡老板走上前来，抱拳拱手称了一声：“崔道爷！”崔老道口中应承着，偷眼打量蔡老板，此人四十多岁，浓眉大眼，体壮腰顸，满肚子油水，长得挺富态，是个经常过来听书的半熟脸儿，只是没打过交道。再看来人的打扮，身穿绛紫色棉袍，外罩深蓝色对门襟马褂，上绣团花，头戴毛边呢子帽，脚底下是一双崭新的骆驼鞍棉鞋，这身打扮尽管称不上华贵，脱下来也足够换几袋子白面的。崔老道心知来了带馅儿的干粮，赶紧回了一个礼。蔡老板自报家门说明来意，肯请崔道爷屈尊，到蔡记书场说一阵子。

搁在当时来说，天津卫的河东地道外、南市三不管、谦德庄、东北角、西门外三角地、六合市场、北开、北车站小营市场等处，遍地的书场子，净是高人。在书场子里说书的先生，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不仅按场分账，到月还有包银，真可以说是旱涝保收，铁打的饭门，而且受人尊重，被称为“评书大将”，走到哪儿都得让人高看一眼。崔老道自是求之不得，却还得二分钱的水萝卜——拿人家一把，一开口轻描淡写：“无量天尊，贫道自下龙虎山以来，在南门口说书讲古，无非是劝人向善，替佛道传名，换个地方有何不可？”蔡老板抱拳赔笑：“崔道爷，有您这句话，那就一言为定了。但是书场子有书场子的规矩，我还得提前跟您交代交代。不如这么着，今天晚上由我做个东道，在我的书场子里请您吃个饭，咱顺便谈谈买卖。”崔老道满心欢喜，送走了蔡老板，卦摊儿也不摆了，回到家里晌午饭都没舍得吃，就等着晚上这顿了。好容易熬到钟点儿，拖着他那条瘸腿，一步三摇直奔地道外蔡记书场。

掌灯时分，蔡老板在书场子摆设了酒菜，酒是烫好的直沽高粱，菜是四凉四热的炒菜捞面，卤酱齐全，外加各色菜码儿，够不上多讲究，可也挺实惠，四个凉菜：腊豆、酥鱼、炸河虾、南味什锦，四个

热菜：摊黄菜、扒肘子、熘鱼片儿、蒸扣肉，一盆三鲜卤、一大碗肉丁炸酱，连带着糖醋面筋丝儿、五香青豆、红白粉皮儿，当中大盆里是过完水的手擀面，一桌子摆得满满登登，有红似白煞是好看。崔老道和蔡老板寒暄了几句，咽着口水落了座，正要动筷子，却被蔡老板拦下了："崔道爷且慢，还有两位先生，说话就到。"

崔老道嘴馋心急，脸上虽没挂相儿，脑子里可一直没闲着，琢磨着一会儿是先夹肘子还是先夹扣肉。菜码儿甭着急，反正捞面得少吃，那玩意儿占肚子，但是炸酱里的肥肉丁太馋人了，三鲜卤也是那意思……

果不其然，喝不到一盏茶，又打门口进来二位，其中一位五十多岁，身后跟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蔡老板请二人落座，给崔老道逐一引荐。他们二位是师徒俩，师父姓周，名叫周成瑞，也是个说书的，而且是门里出身的高人，最早在东北角立竿儿占地、扯绳为界，在撂明地的众多艺人中，周先生算是前辈，能文能武能温能爆，他这一枝的门户里，有把竿儿的十三套大书，人称"十三宝"，周先生肚囊宽绰，一个人能说八套，没有一套说不响的，天津卫各大书场子抢着邀他。蔡记书场以往是一天两场书，晌午饭过后开书，头场上的叫"说早儿"，通常是能耐不济的，或者是师父为了抻练徒弟，让他登台练练胆子。会听书的不听这场，来早了也不进屋，非得等头场说完了才进来，单听正场书，行话叫"正地"。说这个场口的先生，大多要说一个时辰左右，有卖力气的能说到一个半时辰。眼下呛行市的越来越多，蔡老板为了抢生意，重金搬请周先生给他说正场书，此外还决定加开晚场，也就是晚饭后到睡觉前这段时间，按说书的行话叫"灯晚儿"。书场子空着也是空着，晚上加开一场书，当老板的必然可以多挣钱。而正经有能耐的先生不说这个时间，学徒又怕压不住场子，这才想让崔老道过来，说几段出奇的玩意儿！

2

蔡老板在酒桌上托付他们三位：按照书场子里的规矩，三个月为一"转儿"，先生说全了一套大书，可以转战下个场子了，蔡记书场是业内翘楚，在此说过一转儿，等同于开过光了，走到哪儿都有书座儿跟着，价码儿也得水涨船高，咱这是两好换一好的买卖。

几个人推杯换盏边吃边聊，崔老道给他们一个耳朵，低着头只顾填肚子，大肘子、扣肉吃得顺嘴流油，溜鱼片儿、炸河虾只剩盘子底

儿了，这才开始奔着捞面下手，三碗打卤面、三碗炸酱面扔进了肚子，又灌了几杯水酒下去，再抬起头来，已然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了，人家蔡老板的话还没说完，他就拍着胸脯来了个大包大揽：“您了尽管放心，南门口就我一个人说书，多少年没挪过窝儿，照样得吃得喝，别人有这么大的本事吗？有贫道的《四神斗三妖》给您压阵，谁跟咱比得了？这可是咱独有的顶门杠子，试问九河下梢，除了贫道之外，还有人能说这部书吗？咱都不提正文，光说书帽子，像什么《夜盗董妃坟》《大闹太原城》《火炼人皮纸》《枪毙傻少爷》《金刀李四海》，再到后文书入了正活儿的《王宝儿发财》《斗法定乾坤》《窝囊废当官》《三探无底洞》《收尸白骨塔》《误走阴阳路》《金鼻子截会》《韦陀斗僵尸》《夜审李子龙》《三妖化天魔》……这么跟您说吧，我紧着点儿，七八年说不完！”

蔡老板连连点头，又给崔老道斟满了杯中酒：“不瞒崔道爷说，我就是看上您这块活儿了，打心眼儿里喜欢，‘智、打、多、险、歧、突、纹’七个字的要诀，您这套书基本上占全了，又是自己纂的蔓子，讲的还是咱九河下梢的奇人异士，这得下多大功夫，实在太难得了。让您说灯晚儿可不是您能耐不济，因为您这套神怪书，太适合搁在晚上说了，吓得听书的夜里不敢上茅房，越害怕越想听，明天他还准得来。再有一个，咱们场子的书座儿，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您用不着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单则一件—— 玩意儿必须新鲜，您刚才说的那几段，不知在明地上翻过几遍头了，再使怕是没人听了。甭看咱头一次打交道，我是真把您当朋友，也作兴您这一身的能耐，您可不能跟我藏奸啊。据我所知，《四神斗三妖》还有一个大坨子您没露过，常言道‘听书听段儿，吃包子吃馅儿’，您到我的书场子打头炮，一定得使《窦占龙憋宝》！”

他又告诉在座的三个人：“眼下已是腊月，年关将至，年前怎么着咱不说了，打从年后开始，蔡记书场子一天开三场书，周成瑞先生的小徒弟说早儿，讲几部紧凑热闹的短打评书，说说什么绿林盗、侠义营、四霸天大闹北京城；白狗坟、画石岭、康熙爷私访收五龙，其中穿插着偷论、窑论、穷论、富论、天时论、地理论、英雄论、混混儿论，多加一些包袱笑料，按说书的行话‘理不歪，笑不来’，学徒岁数小，也豁得出脸去，好入好出好拧蔓儿，不怕说塌了，正好借机磨炼磨炼；周成瑞周先生说正场，专讲金刀铁马的长篇大书，全凭真本事服众，一准儿错不了；崔道爷拿《四神斗三妖》说灯晚儿，打赏按场分成，还有包月的例银，但是之前说过的一概不能用，单说《窦占龙憋宝》！”蔡老板不仅是开书场子的，本身也是听书的行家，他在南门口听崔老道念叨过：“窦占龙是天津卫四大奇人之一，走南闯

北到处憋宝发财，一辈子要躲九死十三灾。此人虽在《四神斗三妖》一整部书中多次出场，可他崔老道也曾跟听书的夸下海口，说到以窦占龙为书胆的一道蔓儿，至少该分上下两部，上部《七杆八金刚》，下部《九死十三灾》，真格的一个字没漏过。”蔡老板也把话挑明了，你崔老道想来书场子挣钱，必须得说《窦占龙憋宝》，只要东西拿人，怎么分账怎么包银，万事好商量，提前还给一笔定金！

崔老道舍不得掏肚子里的真东西，更舍不得送到嘴边的肥肉，借着酒劲横打鼻梁应了下来。蔡老板也高兴了，定下年后正月初六开书，腊月二十八就写好了水牌子[3]立出去，“窦占龙憋宝”五个大字写在正中间。

天津卫的老百姓一年到头最看重过年，打从进腊月开始，娘娘庙前的宫南宫北大街、城里的南关老街，年货摊儿一家挨着一家，吊钱福字、暖窖盆花、写着吉言吉语的吉利灯、大花筒、小南鞭、懵葫芦以及瓜子、花生、松子、糖块、柿饼子、花糕、馒头山……想买什么有什么。崔老道拿上书场子老板给的定钱，大包小裹买了不少吃的喝的，精挑细选了两张杨柳青年画，一张《麒麟送子》，一张《福寿三多》，要的就是这份喜气。大年初一这天，崔老道腰板儿也挺起来了，口中嚷嚷着“见面发财”，东走西串给各位邻居拜年，到初五放炮崩小人、包饺子剁小人，活了那么大岁数，头一次踏踏实实过了个肥年。

赶等正月初六，上地的头一天，崔老道傍黑儿时分来至蔡记书场，到后台收拾收拾，扒着台帘儿往下一看，心里那叫一个痛快，台底下挤挤插插挤了三四百位，全是冲着“窦占龙”三个字来的。也难怪，《四神斗三妖》说的是奇人异士，穿插着神怪鬼狐，这路东西最抓魂儿，何况九河下梢的老百姓多多少少有过耳闻，谁不知道有个骑着黑驴憋宝的窦占龙，长着一对夜猫子眼，身边有的是奇珍异宝，纵然没见过和氏璧隋侯珠，听一听也觉得过瘾。

最高兴的还得说是蔡老板，一个脑袋就是一份钱啊，眼瞅着快开书了，亲自给崔老道斟了一碗雀舌，让他润透了嗓子，到台上多卖卖力气。

崔老道也是个人来疯的脾气，撩台帘儿迈方步，啐着茶叶沫子，大摇大摆走到书案后边，当场一坐是气定神闲。还没等崔老道张嘴，就有人带头叫好，为什么呢？台底下有一多半是书虫子，听书年头儿多了，知道再穷的先生，也得穿着大褂说书，行话叫“挑”，您再看崔道爷这身行头，乾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全套的八卦仙衣，头插玄天簪，足蹬如意履，一派仙风道骨出尘之态，不知道的还

以为请了哪位天师在台上画符念咒降妖捉怪呢，单冲这个与众不同的扮相，就值一片碰头好儿！

崔老道听得书座儿给他叫好，架势端得更足了，未曾开口先亮家底，摘下背后拂尘，抻出袖中法尺，解下腰间八卦镜，一件一件摆放在书案上，让在座的各位瞧瞧，别人说书离不开扇子、手帕、醒木，谁见过带着法宝说书的？趁一众听书的目瞪口呆之际，崔老道突然一拍法尺，开口念道：“孔融让梨四岁整，刘晏七岁举神童，黄香九岁知孝道，甘罗十二拜上卿，周瑜十三统千军，十五的状元叫罗成，英雄年少不足奇，奇人当讲窦占龙！”

几句信口胡编的定场诗念下来，台底下兜着四个角“起尖儿”，听书的个个双挑大拇指—— 太好了，崔道爷是真舍得给书听，几句定场诗引出了窦占龙，接着往下听吧，准错不了！当天来听书的人们，一小半是蔡记书馆的常座儿，不乏腰里趁几个闲钱的老书痞，无论什么时节，永远是左手托着宜兴紫砂壶，右手捏着苏州折扇，一个手上四个金嘎子，大拇指上还得挑个翠玉扳指，听书从来不看水牌子，准知道蔡九爷请的先生错不了，甭管说什么，到点儿必来捧场，头三排的桌椅常年给他们留着。当天来的还有很多闲人，常年混迹于南门口，被崔老道的《四神斗三妖》钩住了腮帮子，以为这个牛鼻子老道摆摊儿说书掺汤兑水净是废话，到书场子登台献艺总该给书听了吧？咱倒要听听窦占龙是如何憋宝的。只不过南门口的野书随便听，有钱的您给扔两个，没钱的揣着手一仰脸儿，谁也不能强要，书场子可不一样，落座就得掏茶水钱。此辈大多是兜儿比脸干净的穷光蛋，无奈瘾太大了，哪怕晚上不吃饭，省下两个窝头钱，也得跑过来听书，解一解心头的刺挠，所以个顶个提起十二分的精神头儿，不错眼珠儿地盯着书案后的崔老道，唯恐错过一个字儿，那相当于少吃半拉窝头！

闲言少叙，只听崔老道书开正风：“九河下梢有位憋宝的奇人名叫窦占龙，此人骑着一头黑驴，腰挂落宝金钱，盖天地之间、阖四海之内，无论什么天灵地宝，也逃不过他一对夜猫子眼，那是咱天津卫有名有号的财神爷。有人说他能思擅算、过目不忘，从没做过亏本的买卖，依贫道之见，那不过是小人之才，比贫道我这玄门正宗、五行大道，终究是天渊之别。所以他窦占龙的过去未来，贫道我是了然于胸，犄角旮旯我全得给各位说到了。比如说窦占龙目识百宝，不是天灵地宝入不了他的法眼，为人也是眼高于顶，他这么大的能耐，再加上财大气粗，行遍天下真得说是不可一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可是常言道得却好：‘英雄敬好汉，好汉重英雄。’那么除了贫道之外，天底下还有没有能让他佩服的人呢？有人说了，想必是古书上有名的大财主，邓通、石崇、沈万三，一个比一个阔。但是我告诉您，

他们仨哪一个也比不了窦占龙，财主爷能跟财神爷比吗？窦爷最佩服的人物……还得说是‘胸中浩气凌霄汉，腰下青萍射牛斗’的岳飞岳元帅！窦爷不止佩服岳武穆精忠报国，这其中还有一层因果呢！您承想，窦占龙骑着黑驴憋宝，开山探海易如反掌，这么大的能耐，全凭他身上的三足金蟾，三足金蟾又是打哪儿来的呢？水有源树有根，此事咱还得从头说起：想当初，在我佛如来大雄宝殿金梁上倒挂着一只蝙蝠，偷听佛祖讲经说法，有一次听到妙处，一不留神放了一串嘟噜屁，佛祖没往心里去，头上的大鹏金翅明王可不干了，险些给这大鸟儿熏得背过气去，那还了得？飞下去一口啄死了蝙蝠。佛祖怪其鲁莽，责罚金翅大鹏转世为岳飞岳鹏举。蝙蝠也心有不甘，奉佛旨投胎为秦桧之妻王氏，以报前世之仇，半路上碰见个亲戚，也是一个修炼的灵物—— 三足金蟾。按着街坊辈儿论，金蟾得叫蝙蝠二姨，它就问了：‘二姨您吃了吗？急头白脸地干吗去？’蝙蝠满脸愤恨，扬言下界去找金翅大鹏鸟报仇。三足金蟾羡慕尘世繁华，求蝙蝠带它下界见见世面。蝙蝠一念之仁，叼着金蟾离了灵山。古人有两句诗‘鸟随鸾凤飞腾远，蝙蝠叼蛤蟆跑得快’，也是打这儿留下来的。金蟾落在龙虎山五雷殿，后来又下山借了窦占龙的形窍。搁下后话暂且不提，单说金翅大鹏明王……”崔道爷一上来还能狗戴嚼子—— 胡勒，勒了几句没新词儿了，索性又给续上一段《岳飞传》，直说到金翅大鹏鸟下界投胎，途中与铁背虬龙一场鏖战，啄死虾兵蟹将不计其数，这才又摔了一下法尺，来了句：“欲知后事如何，且留下回分解！”

在场的书座儿全听傻了，一时间鸦雀无声。过了半天才有没琢磨过味儿来的，嘬着牙花子问旁边那位：“二哥，这个老道说的是《窦占龙憋宝》吗？我怎么听着像《岳飞传》呢？”那位也直挠头：“我也纳闷儿啊，一上来说的倒是窦占龙，怎么又拐到金翅大鹏鸟了？”还有不懂装懂的：“你们知道什么？人家先生高就高在这儿了，这叫埋扣子，扣子埋得越深这书越好，三分让人听七分让人想，听不到最后且不让你明白呢！”

那么说崔老道真是埋扣子吗？他埋个蒜锤子！纯属蹚着走，应付一场是一场。如果说他肚子里没有《窦占龙憋宝》，那也是冤枉他了，按他心中所想的梁子，上下两本《窦占龙憋宝》，搁到书场子里说，一天一个时辰，最多可以说半年，往后吃谁去？况且崔老道没有说书的师承门户，他这部书又没过口，全是自己在肚子里编纂的，没经过锤炼，这样的内容非得拿到台上，当着听众使一遍，边说边用眼角余光观瞧书座儿的反应，什么时候眉头紧锁、什么时候扼腕叹息、什么时候咧嘴大笑、什么时候拍案叫绝……说书的心里头才有底，才知道什么节骨眼儿使什么活儿。书不过口，等于没有，过了口又怕让

同行抠走。台底下那么多听书的，肯定有来偷艺的。按江湖上的说法“有相在场瞎胡侃，无相在场入正板”，所以他兜过来绕过去，先拿《岳飞传》对付了一天！

一众书座儿听了个满头雾水，各自回到家，辗转反侧琢磨了一宿，转天又是赶早来的，在台底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今天怎么着不得听出点眉目了？

今天来的人比昨天有增无减，屋里坐得满满当当，门外的人还在往里挤，伙计堵在门口作揖行礼：“列位列位，实在对不住了，人太多进不来，您先去别的书场子听听，过会儿再来吧！”

未曾开书之先，崔老道扒着台帘儿看罢多时，扭头跟蔡老板吹嘘：“看见了吗，咱这扣子勒得多瓷实？您瞧瞧今天这堂粘子，一个座儿没掉，我瞅着还比头天多了十来个！”蔡老板没说话，真要按照说书的规矩，就冲崔老道昨天那通胡吣，就够万剐凌迟的，可眼瞅着台底下全坐满了，且看他今天怎么说吧。

崔老道是一回生二回熟，俨然把书场子当成了南门口，大摇大摆来到台上，法尺一摔信口雌黄：“各位，咱们昨天开的书，单说一部《窦占龙憋宝》，可有人问了，咱不是讲《窦占龙憋宝》吗，怎么又扯到金翅大鹏鸟转世投胎了？这段连街底儿卖药糖的都会说，还用得着你崔老道讲吗？好嘛，您是问到点子上了！并非贫道我不给书听，皆因在座的各位都是会听书的，什么样的书没听过呢？如若一上来就跑梁子，三天跑完了您还听个什么劲呢？何况咱说书的讲古比今，不拿窦占龙跟岳飞比对比对，怎么显得出他的能耐？行了，咱闲言少叙，不提岳飞了，单表窦占龙！众所周知，一个人一条命，窦爷一辈子却要躲九死十三灾，他得有多大的手段？又惹了多大的祸端？才引出这一番奇遇？”

3

崔老道二次登台说书，几句话又拢住了一众听书的耳音，台底下鸦雀无声，都觉得来着了，这可得好好听听。崔老道三言五语压住了场子，心中暗暗得意，不紧不慢地接着往下说：“这么一位惊天动地的奇人，可也是娘生妈养的，能生下这么一个儿子，这位当娘的能是一般人吗？提起这位窦老夫人可了不得，首先来说长得太好了，画上的美人儿不过如此，且又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天底下那么多当娘的，再难找出一位能跟她媲美的，哪位说真没有吗？依贫道看来也不

尽然，还有一位岳母，那也是大大地有名，在儿子背上刺下四个大字叫‘精……忠……报……国’！想当年，金翅大鹏鸟啄死了铁背虬龙外带虾兵蟹将龟丞相，投胎到岳员外家中……”就这么着又说上《岳飞传》了！

台底下的可不干了，大伙气不打一处来：“你个牛鼻子老道也忒难点儿了，以为咱地道外的老少爷们儿是软面捏的吗？敬你一声‘先生’，你倒把我们当傻子糊弄！”地道外的人又不同于别处，向来以民风彪悍出名，当时就有愣主儿，抓起桌子上的茶壶，权当翻天印，奔着崔老道的脑袋就扔。崔老道坐在书案后左躲右闪，躲过了茶，没闪开壶，正打在脑门子上，“哗啦”一声响，茶壶碎了，他的脑袋也开了，满脸血刺呼啦。还有嫌不解恨的，又冲上来三五位，在台上追着崔老道打。崔道爷坐不住了，屁股往起一弹，撒开腿围着书案绕圈，口中不住求告：“哎哎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天津卫的老爷儿们不兴以多欺少！”台下众人却是幸灾乐祸，拍着巴掌起哄喝彩：“今儿个咱可开眼了，书台上演全武行，开天辟地头一遭啊！”

后台的蔡老板看见前边乱作一团，止不住摇头叹气，暗骂：“你个牛鼻子老道真是错翻眼皮子了，让你登台说书，你却挖点来了，也不出去扫听扫听，地道外听书的有善茬儿吗？甭看穿得人五人六的，其中可是藏污纳垢，什么叫粗胳膊老五，怎么是细胳膊老六，专在书场子里飞贴打网、讹钱闹事，重一重能把园子给‘铆’了，你这不是自己找打吗？”

再看崔老道，他这肚子里常年装的是豆饼杂合面，肝肾两虚，气血不足，腿脚又不利索，跑着跑着就没力气了，脚底下一滑打了个趔趄，被众人顺势摁在台上，拳脚相加一顿臭揍。蔡老板也生着闷气，巴不得那几位狠狠收拾崔老道一通，冷眼瞧了半天，看见揍得差不多了，这才出来打圆场。蔡老板在地道外混迹多年，也是通着河连着海有头有脸的江湖人物，以往没人敢在他的场子闹事。只因崔老道今天犯了众怒，不打不足以平民愤，大伙实在忍不住了才动的手，说到底不过是来听玩意儿图个消遣，犯不上闹出人命，既然有蔡老板出面劝说，便借着这个台阶，就此作罢了。

崔老道让人揍了个鼻青脸肿，脑袋上还开了个大口子，也没脸再去见蔡老板了，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怪自己贪小便宜吃大亏，人家让他说《窦占龙憋宝》，他非得偷奸耍滑，拿说过三百多遍的《岳飞传》对付书座儿，刚端上的饭碗，没等焐热乎就砸了个稀碎。眼瞅着家里又揭不开锅了，只得顶风冒雪推着卦车去南门口做生意，怎知道说了半天没开张，却听来一桩出奇的怪事——蔡记书场又请了一位先生，每天夜里开书，说的仍是《窦占龙憋宝》！

原来崔老道在地道外蔡记书场子上买卖，偷奸耍滑挨了一顿胖揍，杵头子也没置下来。所幸只是皮外伤，在自家炕上躺了三天，头上的伤口渐渐恢复，胳膊腿也不那么疼了，可眼瞅着又瓢底了，过年之前蔡老板给他的定钱早花光了，说书头一天打赏的着实不少，但是按规矩初一十五才分账，没等混到分账那天，他就让人打了出来，有心回去讨要那一天的份儿钱，想想还是没敢去，真要算细账，也许还得倒找人家定钱。

如今囊中没钱、缸中无米，崔道爷只得重操旧业，推着卦车一瘸一拐来到南门口。此时还没出正月，他出来得又早，东一瞅西一瞧，小风儿嗖嗖的，街上冷得连条狗都没有，抱着肩膀蹲了一个多时辰，路上才逐渐有了行人。崔老道耷拉着脑袋，瞧见眼前一来一往的腿儿多了，当即搓了搓手，凑到嘴边呵了几口热气，这才缓缓站起身来，将算卦用的法尺擎在手中，瞅准了时机，猛然往小木头车上一拍，引得过来过往的行人纷纷侧目。崔老道趁机开书："没出正月都在年里，贫道先给各位拜年了，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要说各位都是有福的，为什么呢？今天您几位可赶上了，贫道我伺候老几位一段热闹的，且说有个骑黑驴的老客，名叫窦占龙，叼着个半长不短的烟袋锅子，不显山不露水的，他怎么会那么有钱呢？"崔老道这一通卖弄，还真围上来几位，可能也是实在没事干的闲人，抱着肩膀听他说书。怎知刚说了没两句，便有多嘴的问他："崔道爷，您头几天在地道外蔡记书场子说书，脑袋上不是挨了一茶壶吗？伤养好了？"在路边说野书没那么多规矩，听书的可以随时插嘴。崔老道乐得有人搭话，不仅能借此机会少说正文，还显得场子热闹，所以他说书的时候，向来是有问必答，忙冲对方打了一躬："承您惦记，贫道我有八九玄功护体，区区一个茶壶……"怎知多嘴的那位话锋一转，阴阳怪气地说道："嘿，您可真应了那句老话——好了伤疤忘了疼，居然还敢说《窦占龙憋宝》？忘了怎么挨的打了？"崔老道四两鸭子半斤的嘴，最会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不不不，您有所不知，所谓货卖识家，地道外都是扛大个儿的，那帮吃饱了不认大铁勺的主儿，有几个会听书？咱的真玩意儿能给他们听吗？您猜怎么着？我得留着整本的《窦占龙憋宝》伺候您老几位啊！"

纵然崔老道巧舌如簧，听书的可也不傻，他这一套早不灵了。众人心知肚明，不论这老小子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海马献图，接下来说的肯定还是《岳飞传》，当场又把他拦住了，告诉他省省唾沫，留着粘家雀儿去吧，你能说整本的窦占龙，除非烈女改嫁、铁树开花。还别不告诉你，蔡老板的书馆里又来了位先生，说的就是《窦占龙憋宝》！

崔老道心下疑惑，跟那位一打听才知道，前几天有人看见蔡记书场门口的水牌子没撤，上边仍写着斗大的“窦占龙憋宝”五个字，大伙以为崔老道还接着在书场子里说呢，那能不听吗？听不着窦占龙怎么憋宝不要紧，看看他崔老道怎么挨打也值啊。怎知到点开书的不是崔老道，另换了一位先生，单讲《窦占龙憋宝》，人家说的不仅是正书，还不收进门钱，听到一半才有伙计拿着笸箩打钱。崔老道越听越纳闷儿，《窦占龙憋宝》是他自己在肚子里编纂的，不仅没在外边使过，也没跟任何人念叨过，天底下除了他崔老道，还有谁能说这部书？他倒不担心有人刨他的活儿，因为他之前说过几个关于窦占龙的小段，民间也有不少憋宝客的传说，保不齐有哪个说书的自己捏咕出来一段，无非是得了点儿皮毛，只言片语、浮皮潦草，又能有什么出奇的？

崔老道怎么想不打紧，挡不住卦摊儿前听书的一哄而散，他口沫横飞卖了半天力气，一个听书的也没留住，在南门口戳了整整一天，灌了满满一肚子西北风，只赶上一位抽签的，让他连蒙带唬挣了几个大子儿。回到家打了一碗糨子，全家老小转着碗边吸溜下去，又挨个儿舔了一遍碗底，饱不饱的就这意思了。崔道爷收罢碗筷，躺在炕上闭目养神，自打说了书，别的没学会，行里的臭毛病可添了不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谁他也瞧不上。仗着《窦占龙憋宝》是他独一门的玩意儿，无论蔡老板又请了哪个说书先生，说得再好能比他厉害？跑江湖卖艺的都知道，“砍的不如镟的圆，听的不如学的全”，要论胡编乱造这一块，谁能编得比他还邪乎？

崔道爷心中气闷，越琢磨越不是滋味儿，一骨碌身子坐起来，脱去道袍，翻箱倒柜找了身旧衣裳，头上扣了顶破帽子，压低帽檐挡住脸，从家里出来直奔地道外，一边走一边寻思：“甭问，如今在蔡记书场说灯晚儿的那位，肯定是能耐不济，所以他不敢收进门钱，说到一半才让听书的打钱，那不成了撂地说野书的？还不是因为‘窦占龙憋宝’五个字拿人，才有上赶着给他捧臭脚的！朱砂没有红土为贵，听不着我崔老道的，大伙才退而求其次，将就着听别人的。说白了，你这碗饭是我赏的，可你也太不懂江湖规矩了，你师父师娘当初怎么教的你？说评书这一行，绝不准许私传本门的活儿，也不准擅自到其余门派的场子听书捋叶子！你居然拿起来就说，也不拎着点心匣子来拜访拜访我，给我道道乏，问问我让不让你说？哼哼，我崔道成说《窦占龙憋宝》挣不着钱，谁他妈也甭想挣！别的咱不会，搅和生意还不会吗？上了台你说别的书还则罢了，如若敢说《窦占龙憋宝》，抓个茬儿我就在台底下叫倒好、扔茶碗，非给你搅和黄了不可！”

崔老道也是记吃不记打，憋着坏要大闹蔡记书场，一瘸一拐来在地道外，到得义利斜街抬眼观瞧，果不其然，蔡记书场里灯火通明、喧嚷嘈杂，陆陆续续还有人在往里走，比白天还热闹。他往下压了压帽檐，偷偷摸摸蹭进书场子，只见台下挤挤插插座无虚席，两侧的过道上也站满了人，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找不着。仗着崔老道身子板单薄，晚饭也没怎么吃，肚子还是瘪的，挤入人丛勉强立住脚跟。此时先生还没到，台上虚位以待，书座儿们正自喝着茶，嗑着瓜子，眉飞色舞地聊闲天。崔老道闲着也是闲着，支棱着两只耳朵听贼话儿，就听有人议论："二哥，您说怪不怪，听了三天的书了，愣不知道这位先生姓字名谁！"他旁边那位说："嗨！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书好不就得了，人家头三天交代完了书帽子，单等今天开正书了，咱听着也过瘾啊，不说到扣儿上，有尿都舍不得撒，这才叫能耐呢，跟那个牛鼻子老道可不一样。"又有人搭话道："您说的太对了，说书虽然讲究个铺平垫稳，可也没听说过有谁敢拿整本《岳飞传》垫话儿的，活该他崔老道挨打！"刚才说话那二位齐声称是："对对对，就没见过这么可恨的，那条腿也该给他打折了！"

崔老道又羞又恼，气得直哆嗦，心中暗骂："呸！尔等市井小民凡夫俗子，吃着五谷杂粮，顶个死不开窍的榆木疙瘩脑袋，无非草木之人，怎知贫道胸中玄妙？不过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倒听听那个说书的，怎么说我肚子里的东西！"

恰在此时，台上来了一位先生，三十上下的年岁，走路晃晃荡荡，穿一身暗红色的大褂儿，油脂麻花看着挺旧，红灿灿一张脸膛，锃亮锃亮的，简直跟拿油打过一遍似的，再不然就是盘包了浆。说书先生一出场，台底下顿时掌声雷动，喝彩叫好儿的此起彼伏。

崔老道心里更不服了："说书的行当养老不养小，冲你这岁数，充其量是个徒弟辈儿的，吃过几碗干饭？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你可放仔细了，但凡有半句不像人话的，别怪贫道我往你脑袋上扔茶壶！"不承想红脸先生来在书案后头，一张嘴滔滔不绝，将头一本《窦占龙憋宝》的来龙去脉、始末缘由，说得头头是道、入筋入骨、入情入理，分寸拿捏得也好，该快的快，该慢的慢，真可谓是"急如竹筒倒豆，缓如守更待漏"，听得崔老道眼都直了！

[1]额勒金德：英语elegant的音译，意为"优雅的、拔尖的"，亦可理解为"讲究的"。

[2]海青腿：在相声界，没有拜师的艺人便被行内人称为"海青腿"。

[3]水牌子：临时登记账目或记事用的漆成白色或黑色的木板或薄铁板，用水洗去旧字后可再写。

第二章 窦占龙出世

1

书打哪儿开呢？得从关外说起，自清八旗入关以来，在白山黑水间打官围的猎户，均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节制，古书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何况关外又是皇上的老家，什么好东西都是人家的，除了一年四季应时当令的供奉，还要年复一年地往京城交“腊月门”。皇贡中不仅有贵重的熊胆、熊掌、虎鞭、虎骨、虎皮、鹿茸、鹿鞭、麝香、山参、紫貂、鳇鱼、银狐、东珠，也有奶酪、奶饽饽、喇嘛药、马奶子酒以及祭祀必备的松子、年旗香，都用黄绫子包了，装在九九八十一辆花轱辘大车上，浩浩荡荡走一个多月才到北京城。

老家的人千里迢迢来送年货，皇上当然会有诸多赏赐，什么炒肝配包子、焦圈配豆汁、羊油麻豆腐、豆面驴打滚儿，砸点烂蒜拌肺头，大碗卤煮多加肠子，反正全是皇上爱吃的那些个东西，加上他们自己在京城置办的吃喝穿戴各类物品，回去时也得把大车装得冒尖儿。关内常见的油盐酱醋、布匹鞋袜、针头线脑、茶砖红糖、锅碗勺筷，在关外倒成了稀罕货品，带回去多少都不够。

相距北京城不远的乐亭县，素来有很多做小买卖的货郎，瞅准了其中的机会，推着小车挑着担子，带上货物跟着马队，去到关外贩卖。听着是条财路，干起来可不容易，关东山乃是大清龙兴之地，关内百姓一概不准出关，如果让人抓住，肯定得掉脑袋，何况关东山地广人稀，老林子里到处是虎豹豺狼，而且匪患猖獗，山高水远走这一趟，说不尽有多少艰难险阻。但是大清八旗得了天下，王公贵胄跑马圈地，近京几百里之内的顺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间等府都成了官地，老百姓没庄稼可种，只能做些个买卖。

一人踏不倒地上草，众人踩得出阳关道。永平府乐亭县的小商小贩结为“杆子帮”，凑钱买通马队头领，一路走到满珲河[1]边上，在沿岸戳起长短不齐的圆木杆子，围成栅栏，圈出一块地，支上货架

子，摆上从关内带来的货物贩卖，获利之后换购山中猎户的兽皮、獾油、关东烟，等到再交腊月门的时候，又跟着马队一同返乡，以此发了大财的商贩不在少数。乐亭行商讲的是货真价实，最重“诚信”二字，投该投之机，取当取之巧，从不缺斤短两、以次充好，赚钱得赚到明面上，把买卖越做越大。又经过上下打点，拿到了在关外经商的龙票，成了名正言顺的皇商。泥多佛大、水涨船高，经过一番苦心经营，杆子帮以前运货挑的担子、推的小车，也都换成铁瓦大车，并在各地开设分号，生意一直做到了蒙古。从商在乐亭当地蔚然成风，小孩冒话就背小九九，从三岁起打算盘，学的全是商规。搁到过去来说，士农工商为四民，商排在最末一等，可是乐亭当地的人们，无不对做买卖的高看一眼。

乾隆年间，杆子帮的首领姓窦，双名敬山，家住乐亭县以东的窦家庄，祖上世世代代跑关东，创立了杆子帮总号，传到他这一辈，已经置办了两百多辆铁瓦大车。所谓的铁瓦大车，无非是在木轮子和车轴上箍一圈铁皮，再抹上油，这样的大车可承千斤之重，日行七八十里。窦敬山还养着不少大牲口，马、骡、牛、驼，穿成把、列成队、结成帮，不仅可以给自家运货，还能赁给别的商号，额外又是一份进项。

他们一家老小几十口子，住着一个大院套，以八卦五行选定方位，造广亮大门，中间一条青砖甬道，两侧各有五进院落，山虎爬墙，藤萝绕树，百余间青砖瓦房，皆是雕梁画栋、堆金立粉。外围一圈院墙，厚七尺，高两丈，最下边以砖石砌成，缝隙里填灌砂浆，当中用砖垒，外挂白石灰，高处拿江石沫子做墙帽，上边扒不住人，也剜不透，尽可抵御盗贼。宅院四角还造了更楼、眺阁，各院房顶有走道相通，看家护院的武师不下十几位，持枪带棒，昼夜值守。

有道是“百船出港，一船领头”，窦敬山是大财东，雇了精明能干的“西家”打点生意，商号、车队、牲口把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东家不必亲力亲为，但仍需遵守祖训，一年去一趟关外，一则盘点账目，二则应酬主顾。按照惯例，在一年之中，杆子帮一定要请大主顾下一次馆子。各帮各派的把头、猎户、渔户、军户、珠户，一概由分号的三掌柜出面，在二等酒楼，点一等席面，鸡鸭鱼肉，足吃足喝；款待有名有号的把头、衙门口的大小官吏，则由二掌柜出面，在头等酒楼，点二等席面，山珍野味，好酒好菜；宴请将军、都统、侯爷、旗主之类有权有势的达官显贵，必然是窦敬山亲自出面，在头等酒楼，摆设头等宴席，熊掌扒鱼翅、蟹黄爆鱼肚、清炖哈士蟆、人参凤凰鸡，什么贵上什么，额外再送一份“孝敬”，把这一干人等打点好了，杆子帮在关外的生意才能顺风顺水。

窦敬山一年出去一趟，入了秋动身，在关外一待三个月，再跟着送腊月门的车队返回老家，一来一往小半年的光景。杆子帮的大东家出行，真可以说是前呼后拥兴师动众。到了关外的总号，西家得跟伺候太上皇一样，远接高迎捧着唠嗑儿，给他住最好的铺最好的，吃最好的喝最好的，挑最好的娘儿们陪着。窦敬山在家里三妻四妾，去到关外也隔三岔五逛窑子。一来二去迷上了一个花名“赛妲己”的窑姐儿，听名字就错不了，如若叫“赛雷震子”，那完了，肯定是红头发蓝脸儿，长得跟妖怪似的，敢叫“赛妲己”，必然是又好看又会勾人，铁打的江山都能给你搅和没了。这个小娘儿们正是如此，丰臀长腿、酥胸柳腰，满面春风，浑身带俏，粉嘟嘟的鸭蛋脸上一双桃花眼，睁着是圆的，笑起来是弯的，盯上谁就能把魂儿勾走，又会唱十方小曲，称得上色艺双绝。窦敬山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不吝重金把赛妲己从窑子里赎出来，给她买了个小院，拿一顶二人抬的小轿偷偷抬进门，在关东养下这么一房外宅。

本以为金屋藏娇，从此有了暖被窝的，却忘了那句话叫“谗言误国，淫妇乱家”。窦敬山忙着打点生意应酬主顾，一年到头顶多在外宅住上十几二十天，赛妲己水性杨花耐不住寂寞，免不了撩猫逗狗、招蜂引蝶。她有个旧相好，是在刀枪丛中安身立命的剧盗。此人不过二十来岁，细腰乍背扇子面身材，人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文文绉绉，冷眼一看像个戏台上的小生，实则心黑手狠杀人如麻，匪号“白脸狼”，仗着手中的快刀亡命山林。他这口刀可不一般，刀身狭长，削铁如泥，杀人不见血，砍头似切瓜，相传是当年唐军东征高句丽留下的宝刀。因为唐刀太长，挂在腰上拖着地，只能背在身后，他刀不离人，人不离刀，坐下来摘刀在手，睡觉时把刀压在身子底下，即便搂着赛妲己，也得腾出一只手来攥着刀鞘。白脸狼落草为寇，带着手下几十号崽子，专门耍混钱，砸窑绑票追秧子，吃毛缰[2]赶小脚[3]，大到杀人放火，小到偷鸡摸狗，堪称无恶不作，扬言自己这一辈子，至少要杀够一千个男人，玩够一万个女人。他这个色中的恶鬼，只要窦敬山一回老家，就往赛妲己屋里钻。

有道是“名大了招祸，财多了招贼”，关外土匪都知道杆子帮挣下老鼻子钱了，没有不眼馋的。白脸狼也没少劫掠杆子帮，但是零敲碎打不过瘾，有心绑了窦敬山换赎金，奈何杆子帮首领财大气粗、手眼通天，这边结交着官府，那边与绿林道上也有往来，身边的随从又多，哪次出关都是携枪带棒、耀武扬威，他苦于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如同眼前搁着块肥肉，却又无从下嘴，总觉着一股子无明之火憋在胸中不得抒发，便在枕头边缠着赛妲己问东问西，打听窦敬山在老家有多少口子人，住着多少房舍，家中存放了什么财货。

赛妲己床上床下被白脸狼收拾得服服帖帖，白脸狼让她往东，她绝不往西，让她打狗，她绝不撵鸡，别看出钱养着她的是窦敬山，可那句话怎么说的？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白脸狼二十来岁正当年，穿得潇洒，长得英俊，对付女人又有手段；再看窦敬山，尽管财大气粗，无奈岁数到了，脸上的褶子与日俱增，肚子也挺出来了，精气神也不足了，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因此在她心里，十个窦敬山也顶不上一个白脸狼。只不过一提到去抢窦家大院，赛妲己也得给白脸狼泼冷水，因为财主家的田产庄院，土匪去了也扛不动、搬不走，挣来的银子大多搁在钱庄票号，家里没几件值钱的东西，外人不知密印，抢了银票也没用。以往那个年头，地主大户莫不如此。从关外到关内，千里迢迢跑上一趟，劫掠些许浮财，还不够塞牙缝的，一旦惊动了捕盗的官军，如何还有命在？按大清律，杀三人者凌迟。白脸狼身上背了一百多条人命，剐上一千刀也不嫌多。边北辽东人烟稀少，往深山老林中一躲，谁也奈何他不得。关内则不然，所到之处人生地不熟，稍有闪失，插翅难飞。白脸狼让赛妲己说得几乎死心了，却怪窦敬山自己说走了嘴，天火烧冰窑—— 这叫该着！

2

有这么一次，杆子帮收了一批上等皮张，全是多少年难得一见的硬货，带到关内可以翻着跟头打着滚儿地赚钱。窦敬山到底是买卖人，心里头高兴多喝了几杯，一时酒后失言，捏着赛妲己白白嫩嫩的脸蛋儿说：“我老窦家祖辈攒下的马蹄子金，足足装了六口大瓦缸，全在老家埋着。有这个底金，哪怕咱家的买卖赔光了，我照样可以翻身！只要你好好伺候我，保你这辈子穿金戴银、吃香喝辣！”赛妲己故作惊喜，追问金子埋在什么地方。窦敬山只说了“窦家大院”四个字，便歪在炕头上打起了呼噜。

窦敬山前脚刚一走，白脸狼就从赛妲己口中得知了此事，他信得过赛妲己，却信不过窦敬山，整整六缸马蹄子金，那得是多少啊？堆起来还不跟座金山相仿？该不是窦敬山喝多了信口胡吹？又或许赛妲己听差了？

白脸狼一时把不准脉了，刀头舔血的土匪疑心最重，不坐实了，绝不敢轻举妄动。当即吩咐手下的“插千柱”，带上专管刺探消息的“线头子”，混入杆子帮的大车队进京。杆子帮跟送皇贡的车队一路同行，几百辆大车一字排开，绵延数里，一眼望不到头，混进去个把

外人不难。两个土匪一路上跟杆子帮的伙计旁敲侧击、打探虚实，窦敬山身为杆子帮的首领，又是乐亭行商的会首，一提起他来，伙计们可有得说了：鲁商挣了钱屯粮，晋商挣了钱盖房，徽商挣了钱立牌坊，乐亭的行商则惯于积攒本金。老窦家有钱归有钱，但是为商作贾的将本图利，不可能一门心思屯粮盖房，虽说也有个大院套子，米面成仓、骡马成群、鸡鸭成棚、彩缎成箱……最看重的却仍是本金，以此为担保，从各大钱庄票号中借贷，这叫借鸡下蛋，拿着别人的钱生钱，稳赚不赔。老窦家祖上取宝发财，后辈儿孙世代经商，究竟攒下多少金子，外人不得而知，总而言之一句话，人家家里是“寡妇生孩子——有老底儿”！又听一个从窦家庄出来的伙计说，他爷爷当年给老窦家翻盖房子，在地底下造了一间屋子，多半是用来埋金子的，不过四面围着帐子，蒙上眼进去干活儿，由东家引着，在大院中兜兜转转走上半天才到，谁也说不出那间屋子在哪儿，干完了活儿依旧蒙着眼睛出来，他们本地人大多听说过此事，真真假假传得挺邪乎。两个探子竖着耳朵东捱西问，一直跟着杆子帮走到乐亭，在窦家大院周围转悠，瞅见墙根儿底下零零散散地长着凤眼莲，因为天冷，也都荒了。民间俗传，长着这凤眼莲的地方，金气必然旺盛。两个土匪回来如实禀报，白脸狼将信将疑，命人抓来一只活公鸡，跪在香堂中捧刀问卦：“待我一刀斩去鸡头，窦敬山家中埋了几缸金子，便让无头鸡蹦跶几下；如若金子不够一缸，一下也不必蹦了！”蓦地刮起一阵阴风，宝刀铮铮作响，白脸狼手起刀落斩断鸡头，无头鸡扑腾着两个翅膀子，在地上一连蹦了六下，这才倒地而死，鸡血哩哩啦啦溅出六个圆圈。白脸狼看得分明，心里头有底了！

转过年来，白脸狼又派去两个土匪踩盘子[4]，探明窦家庄远近周围的地形，庄子里有多少乡勇，各带什么家伙，最主要的是得摸透了窦敬山家院有几座、房有几间、墙有多厚、更楼多高，有几个看家护院的、几个巡更守夜的，手里多少大刀、多少哨棒、多少弓箭、多少火铳，几时生火、几时吃饭、几时吹灯、几时起床，不厌其详，全得探听明白了。除此之外，还要摸清附近有多少官军。白脸狼虽是亡命之徒，却不敢跟官军厮杀，因为他的宝刀再快，也抵不过火器，官兵来得少还行，如若大军云集，他只能是夹着尾巴望风而逃。

据回来的探子所说，乐亭县北傍滦河，东南两侧临海，窦家庄到渤海湾不过十余里，隆冬腊月沿海结冰，一条船也见不着。整个庄子住着两百多户人家，多为同宗同族，以做小买卖的商贩为主。由于是直隶重地，从没闹过匪患，庄子里有那么十几二十个乡勇，皆为种地的农户，手中无非刀矛棍棒，除了一两杆鸟铳，并无冒烟带响的火器，一是用不上，二是朝廷有令，禁绝民间火器，离开天子脚下的四

九城，官府对带刀的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民间火器管控甚严。庄子里那几杆老掉牙的鸟铳，多少年没用过，能不能响还得两说着。乡勇们平日里只是巡更守夜防备火患，逮个偷鸡摸狗的蟊贼什么的，断然不是关东响马的对手。窦家庄与县城鸡犬相闻，抬腿就到了，这边有什么风吹草动，县城那边不可能不知道，不过天亮之前，官兵肯定不敢出来。附近驻军最多的地方是海防大营，除非接到兵部调令，否则大营中的兵马不会轻动，因此不足为虑。

白脸狼这才打定主意，他暗中密谋了多时，决定乘船过海，绕过老龙头，停靠在冰面之外，趁夜砸开窦家大院，速战速决，挖出那六缸金子，然后从海路逃走。官兵不可能在夜里摸着黑出来，即便追上来，哪想得到山上的土匪走海路，再找船也来不及了！然而他手下仅有二三十个崽子，只怕势单力孤，砸不开铁桶一般的窦家大院，所以又找来许多刀匪，凑了一百来个亡命徒。

关外的刀匪不同于土匪，单指一伙讨荒的地户，其中有闯关东吃不上饭的穷光棍，有吃不住蒙古王爷鞭打跑出来的奴隶，有充军流放之后出逃的犯人，有来路不明的僧道喇嘛，也有朝廷遣散的军士，没钱归乡，结伙流落在此。松花江嫩江平原上的湿地沼泽一望无际，有大片大片的苇甸子，每年秋风一起，寒霜一下，苇甸子上冰封雪冻，人可以立住脚了，他们便去割苇子卖钱。关外人常说“人进苇塘，驴进磨坊”，再没有比割苇子更苦的活儿了，天不亮起来，一头扎进寒风刺骨的芦苇荡，也不敢多穿，怕走不动，又怕干起活儿来出汗，汗珠子凉了结成冰碴子。干活儿的人手一柄扇刀，又细又长，刀刃犹如扇子面，锋利无比，抡起来左劈右砍，苇子草哗啦哗啦地往下倒，长年累月干这个活儿，个个练得胳膊粗腿粗，腰硬屁股壮。可是一年之中，至多六七十天可以割苇子，卖苇子挣的钱，勒紧了裤腰带，啃窝头蘸大酱才够吃半年。正所谓饥寒起盗心，平日里吃不上饭，就去当刀匪，挥着手中的扇刀，杀人越货，见什么抢什么。

白脸狼纠结了一众刀匪，只说要做一桩大买卖，点正兰头海[5]，带着兄弟们发财去，到地方把人一杀，劫掠的财货一分，顶他们割上十年八年的苇子。至于去什么地方杀什么人，领头的白脸狼不说，谁也不兴打听，以免人多嘴杂走漏风声。因为白脸狼比谁都清楚，刀匪没有不贪酒的，保不齐哪一个喝多了嘴松口敞，一旦惊动了杆子帮，提前报了官，在当地设下伏兵，给他们来个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岂不是飞蛾扑火引焰烧身—— 死得连渣儿都不剩？

赛妲己察言观色，发觉白脸狼凶相毕露，牙关咬得嘎嘣嘣响，准是要来真格的。她心里头直画魂儿，悔不该多嘴说了埋金之事，窦敬山吹灯拔蜡不打紧，失掉这个靠山，今后谁养着自己？反过来万一是

白脸狼失了手丧了命，赛妲己更舍不得，只怕再也找不着这么贴心贴肉的小白脸了。这笔买卖不管谁赚，她自己是铁定要赔，便想方设法地阻拦。这天晌午，赛妲己从饭馆里叫了几个热菜，烫上一壶酒，盘腿坐在炕桌前，兜着圈子跟白脸狼掰扯，劝他别打窦家大院的主意。白脸狼起初还捺着性子胡乱敷衍几句，架不住老娘儿们嘴碎，蹬鼻子上脸，中听不中听的车轱辘话来回讲，叨叨得他脑瓜子直嗡嗡，便即斥道："你个老娘儿们裹啥乱？是皮痒了还是肉紧了？轮得到你髭毛撅腚吗？"赛妲己兀自喋喋不休："你这人咋不听劝呢？我就不该告诉你窦家大院埋着马蹄子金，你说你人生地不熟的，窦敬山家的青砖瓦房不下一百多间，你又不知道金子埋在哪间屋子底下，耽搁久了引来官兵，那不是人财两空吗？"白脸狼眉毛一拧："怪不得世人都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枉咱俩这么恩爱，我看你还是舍不得窦敬山！"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赛妲己虽是窑姐儿出身，但对白脸狼真心实意，最听不得从他口中说出"婊子"二字，立时翻了脸，拍着桌子吵吵："你个没良心的，我啥地方对不住你了？不是我养着你，你能有今天吗？我是婊子，你就是婊子养的！"这话搁谁也咽不下去，更何况眼前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白脸狼额头上青筋直跳，强压住心头火，沉着脸说道："老子铁了心去抢窦敬山，谁也拦不住，惹急了连你一块宰！"赛妲己不干了，窑子里出来的姑娘，哪个不泼辣？既然话茬子呛上了，索性来个鱼死网破，嘴里骂了一声，从炕头蹿下地，急赤白脸地穿上鞋就往外走："老娘报官去，看你去得成去不成！"

白脸狼心里头一翻个儿，此等大事怎能坏在一个泼烟花手里？端上酒盅一饮而尽，随即起身下地，背着长刀从屋里追了出去，三步并作两步撵上赛妲己，当场拦住去路。大街上人来人往，瞅见这俩人起了争执，纷纷驻足观瞧。白脸狼一言不发，右手在上，从肩膀上握住刀柄；左手在下，探到背后拽住鲨鱼皮软鞘，两下里一分，拔出一口寒光闪闪的长刀。赛妲己仗着围观的人多，泼劲儿发作，把胸脯子一挺，指着白脸狼的鼻尖叫道："光天化日你敢行凶杀人？大伙看看，这就是山上的草寇！"话音未落，忽觉眼前一花，似有罡风扑面，再看白脸狼已然收刀入鞘，转过身分开人丛走了。围观的老百姓众目睽睽，只瞧见白脸狼拿刀比画了一下，随后又把刀收了，那个小娘子也没咋地，哄闹声中各自散去。

赛妲己怔了一怔，气哼哼地骂道："谅你也没这么大的狗胆，杀了我你跑得了吗？"她嘴上虽硬，却也担心白脸狼狗急跳墙，执意去衙门报官，匆匆忙忙走过三条街，刚来到官衙门口，忽觉脖子上一

凉，肩膀上的人头突然掉落，骨碌碌滚出去一丈多远，紧接着喷出一腔子血，无头尸身立而不倒，惊得过往行人乱成一团！

3

没有了赛妲己这颗堵心丸，白脸狼的心思全放在如何劫掠窦家大院上了，闷着头猫在山上等待时机。这一年入了冬，白脸狼命几个行事稳妥的老土匪，跟着杆子帮去到乐亭，有人扮作挑挑担担的小贩，有人扮成要饭花子，有人扮成睡大街的醉鬼，不分昼夜盯着窦家大院，还专门有人去海边踩道，找准了什么地方水深，什么地方水浅，什么地方的冰面立得住人，什么地方是碎冰。他派出去的人手，个顶个是常年钻山入林的贼匪，再难绕的沟沟坎坎也敢走，踩个盘子不在话下。

八方消息传回关外，白脸狼又是一番谋划，怎么去怎么回，怎么进怎么出，皮子喘了怎么插，起跳子了怎么滑……事无巨细，逐一布置妥当。等到傍年根儿底下，腊月二十三这天，海面上寒气逼人，冷风卷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片子，刮得人睁不开眼。白脸狼点齐手下兄弟，搭上几十条捕捞海参的三帆船，皆以较大的“快马子船”改制而成，顶棚上并排立着三面布帆，从旅顺口过海。土匪们在船上足吃足喝，轮换着掌帆，赶在定更天前后摸黑下船，踩着冰面摸上岸，由接应的土匪点燃篝火指引方位，齐聚在海边一处破庙之中。

白脸狼早让几个踩道的土匪在海边破庙里提前备下了烧酒，破桌子上摆开几摞陶土泥碗，又点上几盏油灯照亮。他们这伙乌合之众，大多头戴狗皮、猞猁皮的帽子，一个个长毛邋遢，遮住了后脖颈子，脸上脏得不必抹锅底灰也看不出面目，身上裹着翻毛皮袄，腰扎牛皮板儿带，脚底下踩着毡子靴，鞋跟钉着钉子，踩冰踏雪不打滑。众刀匪各持利刃，满脸的凶相，庙里招不开，就在庙门外挤着，一人倒上一碗烧酒。白脸狼从靴鞠子里拔出匕首，当众割破手指，将血滴入酒碗，带头焚香起誓：“过往各路神灵在上，白脸狼及一众兄弟在下，我等今夜要干上一票大买卖，砸开杆子帮会首窦敬山的窦家大院，挖出他埋下的六缸马蹄子金！咱哥们儿福必同享，祸必同当，谁有二心，一枪扎死，一刀砍死，喝水呛死，吃饭噎死！”直至此刻，一众刀匪方才得知，领头的要带他们去抢杆子帮大财东，登时鼓噪起来，窦敬山是趁钱的大户，家里有的是油水，在关外名声赫赫！他们以往最恨的也是杆子帮，因为割下来的苇子，十之八九是卖入杆子帮的商

号，做成簸箕、箩筐、苇席贩售，也整捆整车地卖，用于盖房时编苇墙、苫屋顶，杆子帮获利十倍不止。穷哥儿在苇甸子里流血流汗累死累活，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大头儿全让杆子帮的东家赚了去，干活儿的净喝西北风了，许他不仁就许我们不义，许他吸干榨净就许我们杀富济贫！一百多个悍匪一人端了一碗烧刀子，纷纷割破手指饮了血酒，又一同摔碎酒碗，齐声大呼小叫，震得破庙四壁乱颤，泥沙俱下，借着血气冲出破庙，由踩盘子的土匪引路，恰似一群见了羔羊的恶狼，趁着月黑风高杀奔窦家庄！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正是窦家大院人口最少的时候。跑关东的伙计们，全跟着送完腊月门的车队出关去了。不去关外的那些人，掌柜的、账房先生、外来的伙计，忙完了一年的买卖，该归的归，该拢的拢，该交的账也交齐了，均已带着一年的辛苦钱辞别东家回去过年了。这一天老窦家的饭吃得也晚，因为是祭灶的日子，一早把小宝塔似的关东糖摆在伙房里灶王爷神位前，黏住他老人家的嘴，上了天赖话别提。入夜送灶，揭下贴了一年的“九天东厨司命灶君”画像，连同纸糊的灶马一并烧掉，祭完了灶又要祭祖，然后才开饭。按老窦家祖上定的规矩，他们家长工先吃，其次是短工，最后才轮到本家。吃饭之前，窦敬山这位一家之主，必须先背一段圣贤训：“易曰，君子慎言节食，慎言以修德，节食以养身……”甭看他在外边手敞，在家可得以身作则，不改行商俭朴之风，吃的饭菜也十分简单，无非虾酱炒饽饽、白菜烩豆腐、醋溜土豆丝、萝卜炖粉条，外加几碟子小咸菜，拿筷子头儿蘸点香油淋上，一笸箩棒子面贴饼子，一人一碗大楂子山芋粥，过大年那几天才吃得上炖肉、熬鱼、饺子、年糕。

大户人家的饭菜可以简单，规矩绝不能省，一家老小在饭厅之内齐聚一堂，当家的免不了拍拍老腔，挨个儿敲打几句。窦敬山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文不成武不就没一个争气的，他看着就来气：“你们俩一个赛一个不着调，生意上的事一点不摸门，还不如杆子帮的小伙计懂得多！跟你们说多少回了，尽心尽力盯着生意，你们可倒好，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串皮不入内啊！跑关东嫌冷，老家的商号又插不上手，连账本也不会看，买卖不懂行情、下水不知深浅、交友不分好坏，照这么下去，咱家非败在你们手里不可……”一家子人低着头听窦敬山训话，谁也不敢动筷子，粥都放凉了。窦敬山却没说够，骂完了儿子又数落一个小老婆：“我今天看了看咱家的账本，你这钱花得也太快了，我平时怎么说的？挣钱有如针挑土，花钱恰似水推沙！咱生意人当用时万金不惜，不当用分文不舍，买那么多胭脂水粉顶什么用？我这忙忙叨叨的，你描眉打脸给谁看？”说着话瞥了一眼站在旁边伺候的管家，可把管家吓坏了，紧着劝老爷：“您消消火，您消消

火，先吃饭吧！”窦敬山这才拿起筷子，虽说菜不行，夹菜的规矩可不少：长辈夹一次，晚辈才能夹一次；得从盘子边上夹，不许扒拉来扒拉去；拿贴饼子不准拿最上头那个，得从中间慢慢掏一个，还不能让上边的贴饼子滑下来；不许大嚼大咬吧唧嘴，喝粥不许出声；不许说话谈笑，有屁也得憋回去……刚吃了没几口，忽听屋外的狗子狂吠不止，整个窦家庄乱成了一片。众人面面相觑，皆有大祸临头之感，却不知祸从何来！

原来一百多号刀匪，借着夜色摸到窦家庄边上，寒冬腊月，两丈多宽的护庄河也冻上了，众刀匪呼哨一声，点上火把冲了过去。当天过小年，二十几个提灯巡夜的乡勇喝多了一大半，骤然撞见一众关外来的刀匪，个个胡子拉碴，身穿兽皮，如同深山老林中的虎狼一般，全吓得呆了。白脸狼一马当先，唰地一下拔出背后的长刀，他这口快刀，迎风断草，吹毛可断，抡开了浑身上下起白云，垫步拧腰杀入人丛之中，恰似虎入羊群，嚓里咔嚓一刀一个，所过之处血光崩现、人头乱滚。其余刀匪跟着他一拥而上，割苇子草似的，见人便砍，转眼间杀散了守庄的乡勇。众刀匪举着火把冲入庄子，气势汹汹地到处转，谁家的狗在院门口一叫，便踢开篱笆门，一刀砍了狗头，又大声吓唬屋里的人：“都他娘的老实猫着，想活命的，不许点灯，不许出屋，出来一个剁一个，出来两个砍一双！”窦家庄的村民们吹灭了油灯，躲在屋里一声不敢吭，狗都吓得不敢叫了。

掌灯之后，窦家大院早已关门落闩，放了顶门杠子，看家护院的听见外面杀声四起，急忙爬上墙头敲打铜锣。刀匪有备而来，之前派了踩盘子的，从里到外摸透了窦家大院的底细。白脸狼率领七八个身手敏捷的悍匪，搭着蜈蚣梯直上墙头。老窦家雇的几位武师，能耐稀松二五眼，饭量可一个比一个大，绰号也一个比一个响，不是“断魂枪”，就是“绝命刀”，平时什么都不干，一天三顿饭，按月领钱粮，真动上手，未必打得过扛着锄头耕地的庄稼人。其实窦敬山心里头明镜似的，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去关外做买卖时身边的护卫不能马虎，得雇镖局子的镖师，名头响、能耐大，马上步下有真功夫，甚至暗藏火器，给的酬金也多，守家在地没那个必要，只要说五大三粗，会些个三脚猫两脚狗的功夫，能比画两下就行，哪想得到关外的土匪杀上门了！这几个看家护院的酒囊饭袋，如何挡得住穷凶极恶的悍匪，还没等报出“刷天扫地”的绰号，眨眼间横尸在地。两个刀匪跳进院子，抬去木头杠子打开大门，大队人马蜂拥而入，堵上前门后门，挨间屋子翻了一遍，抓住的人推推搡搡全赶到场院当中。白脸狼在当院持刀而立，他冷眼旁观，其中没有窦敬山，吩咐手下接着搜。几个刀匪找到后院佛堂，说是佛堂却不见佛像，仅在供案上摆着

一方石匣，上头贴着封条。杀人越货的刀匪可不拜佛，当场踢香炉踹供桌砸石匣，翻找了一个底朝天，一件值钱的东西也没找到，却见佛龛下有条暗道，一直通着村外，估摸着窦敬山钻入暗道跑了，野地里黑灯瞎火，伸手不见指，反手不见掌，他们不敢往远了追，只得回来禀告匪首。

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窦敬山一家子男女老少几十口子，在呼呼咆哮的冷风中挤成一团。白脸狼手拎长刀，刀尖指着眼前一众人等厉声喝问："窦敬山的金子埋在什么地方？"问了三遍没人吭声，上去揪出个妇人，噼里啪啦抽了几个耳刮子，打得那个妇人哭爹叫娘，顺着嘴角往下淌血。问她是什么人，妇人哭着说自己是老爷的一个傍妻。旧时三妻四妾中的一妻，可以说是侧室，地位比妾高，又不如正房，相当于二奶奶。白脸狼咬牙切齿地逼问："给个痛快话，金子埋哪儿了？"二奶奶吓坏了，从小到大除了买切糕，哪见过手上拿刀的啊？直惊得上牙下牙捉对儿厮打，哆哆嗦嗦说不出半句囫囵话，光剩下哭了。白脸狼焦躁起来，一刀把二奶奶捅穿了膛，鲜血溅了一地。老窦家的人男哭女号，个个惊恐万状，恰似煮破皮的馄饨——乱成了一锅粥。白脸狼瞪着一双血红的贼眼，在人堆儿里扫了一圈，将管家揪了出来。管家两腿都不听使唤了，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求饶。白脸狼咬着后槽牙问："窦敬山是你什么人？"管家磕头如捣蒜："大爷大爷，我……我跟老窦家非亲非故，我就是个下人啊！"白脸狼面沉似水："交出窦敬山，留你一条命！"管家抖如筛糠，颤声答道："大爷啊，我不知道啊，我家老爷刚才还在屋里吃饭，他听外边一乱，抹头进了佛堂。不是您各位在佛堂中找出暗道，我一个做下人的，都不知道他从那边跑了……"白脸狼没等管家说完，抬手就是一个大耳雷子，打得管家满嘴是血，又揪着他挨个儿指认窦敬山的家眷。两位少爷全吓尿了，没等管家开口，自己就给刀匪跪下了："大王饶命，埋金子的地方只有我爹知道，我们俩还想找呢，问我们也没用啊！"白脸狼杀红了眼，手起刀落劈了两个少爷。一口气宰了七八个人，仍未问出埋金的地点。众刀匪也瞧出来了，老窦家的上下人等是真不知道，怎奈窦敬山跑得太快，否则把刀架在脖子上，不信他不吐口！抢点儿家里的浮财，金银首饰、穿的戴的、粮食牲口，哪够这么多刀匪分的？如若将整个窦家大院挖上一遍，至少需要三天三夜，他们耽误不起，等到天一亮，官兵就该来了！

群匪心头起火，有沉不住气的叫嚷着，要杀尽窦家庄的活人，有什么抢什么，抢多少是多少，也不枉大老远跑上一趟。白脸狼让手下少安毋躁，他有一招邪法，命人去抓"翻毛子"，也就是大公鸡，个头儿越大越好，有多少抓多少。老窦家的鸡鸭鹅三禽是不少，土匪让

伙夫带路，在后院鸡窝抓了十几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都有六七斤重，又肥又大，尾羽高翘，咯咯咯乱叫。白脸狼左手拎过一只活鸡，右手拿刀在鸡脖子上轻轻一抹。大公鸡扑腾了几下，渐渐收住了叫声。但见白脸狼收了刀子，叫手下拿来没点着的火把，滴滴答答淋上鸡血，又命其余刀匪如法炮制，抹了十几只活鸡的脖子，各自将鸡血淋到火把上，摁着火把贴在地皮上，一块砖一块砖地找，犄角旮旯也不放过。有的刀匪不明所以，也有见过这一手的，过去在深山里挖金子的把头，为了探得金脉所在，常用淋过鸡血的火把贴着地皮搜寻，如果地下有金疙瘩，火苗子会噌蹭往上蹿蓝火，相传百试百灵。白脸狼也是急眼了，自己举着一支火把到处找，前堂后院、房前屋后、房上房下、柴房堆房、牲口棚子、鸡窝鸭舍、水缸底下，搜了一溜儿够，甭说马蹄子金了，一个金粒子也没见着。众刀匪直犯嘀咕，老窦家到底有没有金子？

折腾了小半宿，刀匪们饿得前心贴后心，到伙房里乱翻，一边找吃的一边骂："他娘的，这也叫大户人家，吃的啥玩意儿，干巴拉瞎的，半点荤腥也见不着！"其中有个老土匪，喝下两碗凉粥，肚子里头闹上了，叽里咕噜觉着要蹿稀，院子里人来人往，总得寻个僻静所在，举着火把找到西跨院茅房，脱了裤子刚一蹲下，就见手里的火把刺刺冒蓝火！老土匪心头大喜，顾不得擦屁股，提着裤子急匆匆跑到前院，凑在白脸狼耳边说："甩瓢子的臭窑底下有金子！"白脸狼眼中贼光一闪，马上招呼众人去到茅房，摁着火把在粪坑四周一探，眼瞅着火苗子变蓝了，刺刺啦啦响得厉害。白脸狼狞笑一声，叫来几个在老窦家干活儿的长工、牲口把式，挖空了粪坑，露出几块大石板，沾满了陈年的粪渍，臭不可闻。十几个刀匪忍着呛人的臭气抠开条石，下边果然是一间屋子大小的地窖，其中赫然摆着六个大瓦缸，缸口用火漆封了，揭开盖子，满满当当的马蹄子金。民间讹传是马蹄子那么大的金饼，其实是官铸的金元宝，形状又扁又圆，在火把的光亮下熠熠生辉！

白脸狼纵声狂笑："窦敬山啊窦敬山，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你老窦家的六缸金子，从此姓白了！"这一次挖出这么多金子，岂能留下活口？他一声令下，一众刀匪血洗了窦家大院，削瓜砍菜一般，从前到后杀了个干干净净，又牵出牲口棚中的马骡子，套了十辆大车，将金饼和值钱的细软装在车上，拿几道大绳勒结实了，趁着天还没亮，逃出窦家庄，直奔海边，连夜装船返航。自古以来，杀人放火是一整套买卖，甭管哪路土匪，杀完人没有不放火的，白脸狼临走也放了一把无情火。腊月二十三西北咧子刮得正猛，风助火势，火趁风行，窦家大院转眼烧成了一座火焰山！

4

县城中的守军久疏战阵，只会消磨粮饷、保身自肥，望见窦家庄火势熊熊，遮天盖地一片红，皆有畏怯之心，哪个也不敢出来捉贼。白脸狼带着手下血洗窦家大院，一来一去如入无人之境！

经此一劫，老窦家仅有三人幸免于难，头一个是窦敬山，毕竟是大东家，常年在外做买卖，经得多见得广，遇事当机立断。刀匪杀进来的时候，他听到狗叫声不对，就知道要坏事，皮袄也来不及穿，一路跑去后院钻了暗道，摸着黑逃入村外一座观音堂，躲在菩萨像底下，战战兢兢忍了一宿，冻得嘴唇子发青，两条腿都麻了。好不容易挨到天光放亮，窦敬山提心吊胆地爬出来，眼见窦家大院化作了一片焦土，一家几十口子人全死绝了，当真是欲哭无泪，口中连声叫苦，又在废墟中寻至西跨院茅房的位置，看到地窖里空空如也，六缸金子全没了，如同当头挨了一记闷棍，又似三九天掉进了冰窟窿，不由得脸色煞白，身子晃了三晃，一口黑血喷出去，扑倒在地窖之中，竟此一命归阴。

另外两个逃了活命的，是窦敬山六十多岁的老娘以及他年仅十岁的小儿子窦宗奎。这位太夫人一心向佛，之前发过愿，来年正月初一天一亮，要在五台山净觉寺烧头一炷香。五台山乃佛家圣地，庙宇众多，个顶个香火旺盛，净觉寺又是其中翘楚，抢烧头香绝非易事。老太太带着小孙子，由几个仆役伺候着，提前半个多月去的，因此侥幸躲过一劫，算是给窦敬山保住了一根独苗。按说“船破有底，底破有帮”，老窦家几代人攒下的产业，可远不止一座大院套、几缸金子，怎奈当家做主的窦敬山一死，关外和老家的商号、车队全乱了套，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掌柜的串通账房先生吃里爬外、侵吞号款，家中的账本地契，尽数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剩下老的小的坐吃山空，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诉，过得还不如寻常庄户人家。

多亏窦敬山的老娘颇有城府，不敢说女中豪杰，那也是能屈能伸，好日子好过、歹日子歹过，只要老窦家的香火没断，迟早还有东山再起之时。老太太勒紧了裤腰带、咬住了后槽牙，含辛茹苦一手把窦宗奎拉扯大，送他去学买卖，当个站柜的伙计，出了徒跟着杆子帮跑关东，又给他娶了媳妇儿，本指望他能挣钱养家，重整祖上的产业，怎知他一走一年，一连十几年，哪一次进门都耷拉着两只手，恰似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媳妇儿问起来，不是说钱让土匪抢了，就是说商号失火，东家赔光了，大伙没分着钱，左右都是他的理。

实则并非如此，伙计们跟着杆子帮跑关东挣钱，至少要过三道关。头一关是女色，老少爷们儿撇家舍业在关外做买卖，有老婆的也是远水难解近渴，况且这一脉还讲究个“传帮带”，上岁数的出去嫖娼，还得带着俩十几岁的小伙计，让他们坐在床边看着，学好三年，学坏三天，一来二去也掉坑里了。即使不逛窑子，遇上拉帮套的，那也十之八九迈不开腿。拉帮套又叫贴窗花，家境贫寒的妇女将丈夫打发出去，自己捯饬捯饬倚在门口，看见杆子帮的行商经过，便往自己家里拽，嘴里紧着招呼：“大兄弟，快上俺家来吧，孩子他爹出远门了，眼瞅着一天比一天冷了，孩子还没棉裤呢！”住上十天半个月，不得给人撂下几两银子？其次是喝酒，这个有花钱多的，也有花钱少的，酒馆有大有小，本地的烧锅烈酒便宜，一口下去从嗓子眼儿烧到肚肠子，杆子帮的伙计一天从早忙到晚，喝两口酒解解乏，睡个舒坦觉，倒也无可厚非，只怕贪杯成瘾，见了酒不要命，睁眼就得有酒陪着，啃个窝头也得配上二两，喝得迷迷瞪瞪，说话都颠三倒四，哪还有心思做买卖？再有一关是耍钱，押宝搬垛子，一翻两瞪眼儿，正所谓十赌九输，沾上这个还了得？输光了算便宜的，说不定还得欠下一屁股债。前债没还上，后债又来了，犹如烂泥里的车轱辘，越陷越深。关外的赌徒脾气粗、性子野，如若胆敢赖账，人家可有的是法子折磨你，到最后要么回家典房子卖老婆，要么横死他乡，做个孤魂野鬼。窦宗奎跟着杆子帮出去做买卖时，总想着自己是大财主家里的阔少爷，如今成了伙计，是人不是人的都可以冲他吆五喝六，心里头不痛快，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有道是“酒色财气不分家”，窦宗奎生着闷气喝够了酒，便去耍老钱，外带着拉帮套，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全扔进了没底的黑窟窿。

他这一家子人越过越穷，全凭他媳妇儿给人家拆洗缝补，做一些衣帽鞋袜，挣几个钱勉强糊口。媳妇儿娘家姓韩，搁过去说叫窦韩氏，前前后后给窦宗奎生了几个孩子。以往那个年头，穷苦人家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孩子生下来四天六天夭折的大有人在，老话儿这叫“抽四六风”，几年下来只保住三个闺女。那一年窦宗奎为了躲债，没敢去关外，推说冻坏了腿，在炕上躺了多半年，可也没闲着，又让他媳妇儿有了身孕。窦宗奎不打算要这个孩子，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再来一个怎么养活？便想买服“娘娘药”把孩子送走，他媳妇儿不敢说什么，家里这个老太太可不答应：“不差孩子那一口啊，万一是个小子，咱老窦家不就有后了？我这么大岁数了，天天吃闲饭，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我不活了……”老太太八十多岁，嘴里的牙都掉光了，跺着一双小脚在家门口念叨了一天，窦宗奎两口子也没往心里去。转过天来老太太不见了，一家子人连招呼带喊，房前屋后找了一

个遍，到处找不着。老太太大户人家出身，一双三寸小脚，平时拄着拐棍，走道都哆嗦，能去哪儿呢？窦宗奎家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以陶土烧成，里外都涂着深棕色的釉，不磕不碰能传好几辈。他看见水缸的盖子放在一旁，心中已有不祥之感，扒着头往水缸里一看，立时吓了一跳—— 老太太坐在水缸里，自己把自己淹死了！窦宗奎虽不顾家，却很孝顺祖母，此刻心如刀绞，咬牙切齿地骂道："我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这么多年一天福也没享，结果死在你这没出娘胎的小鬼手上了！你个杀千刀的，就不能让你活着出来！"说话要踹他媳妇儿的肚子，他媳妇儿一边哭一边捂着肚子拦挡，几个孩子也在旁哭成一团。窦宗奎的心软了，唉地一声长叹，抱着脑袋蹲在了地上。

不久之后，窦韩氏的孩子生下来了，虽然是个儿子，但这个不足月的孩子，瞪着两只眼出的娘胎，浑身皮肤皱皱巴巴，手指间皮肉相连，形同鸭蹼，一根也分不开，怎么看怎么是个妖怪。窦宗奎连吓带气，一时间急火攻心，吐了几口血，倒在地上气绝身亡！

窦韩氏后悔不迭，认定此子是丧门的灾星下凡，是到老窦家讨债来的，早知如此，真不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再看看这个孩子的怪相，将来免不了被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说闲话，脊梁骨都得让人戳断了。当时一狠心，叫过老二老三两个闺女，让她们用破布裹上这个孩子，趁着天黑扔到荒坟野地喂狗！

窦宗奎家的长女小名春花，姑娘已经十七了，细眉毛丹凤眼，出落得水水灵灵，是本地有名的美人儿，只可惜走不了路。因为她小时候，窦韩氏忙着在家里染布、洗衣裳，又是头一个孩子，不怎么会带，怕她乱跑，就搁在洗衣裳的大木盆里，以至于寒了腰腿，成了一个瘫子，两条腿比麻杆还细，能坐不能站。不过春花从小精明强干，心特别巧，不仅擅长绣工，还会剪纸，剪出的窗花活灵活现。她爹生前是个甩手掌柜，她娘也没什么主张，一大家子人怎么过日子，全听春花的，她也确实有本事，一文钱能掰成三半，当三文钱花。她听说当娘的把老兄弟扔了，骂了两个妹妹一通，又让她们把孩子捡了回来，窦韩氏拗不过大女儿，便赌气不给孩子喂奶，春花只得弄些米汤稀粥喂养着。

小孩子本就不足月，生下来还没棵白菜沉，又吃不上娘的奶，身子越发单薄，偏偏祸不单行，没等出满月，孩子患上了眼疾，双目红肿，见光落泪，泪中带血，顺着眼角往下淌红汤子，怎么也止不住，眼瞅着活不成了。怎奈家里太穷，请不起郎中诊治，开出方子也没钱抓药，愁得春花以泪洗面。多亏有个收元宝灰的窦老台，虽然也姓窦，窦氏族谱上却没有此人，又不在庄子里住，只是常年骑着一头黑

驴在附近转悠，以收元宝灰为生，三伏天也穿着倒打毛的破皮袄，说话呼哧带喘，一咳起来直不起腰，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馋痨”。老时年间，收元宝灰也是一个行当，因为给死人烧化的元宝灰中有锡，收回去拿细眼儿的筛子筛取出来，积少成多能够卖钱。那天窦老台骑着黑驴找上门来，从褡裢中掏出一个鸟蛋，浅灰色的蛋壳，光不溜秋的，声称这是个宝蛋，可以拿去给孩子洗眼。老馋痨常年这么干，哪家生了小孩，他就拿个蛋去给孩子洗眼，从不收取财物，不过本地没有这个风俗，大多数人不信他。春花正着急呢，以为窦老台真有什么偏方，赶紧按他说的，将宝蛋磕破在粗瓷大碗中，用手指尖蘸着蛋液，一点一点涂抹在孩子眼上。转天再看，血肿果然消了，两只眼也亮得吓人，如同一只夜猫子！

[1]满珲河：即黑龙江。

[2]吃毛缰：盗出大牲口。

[3]赶小脚：盗出一头猪。

[4]踩盘子：盗匪事先对被盗人家的情况进行摸索。

[5]点正兰头海：土匪黑话，目标好且钱多。

第三章 窦占龙打鸟

1

尽管窦宗奎活着的时候，从没往家里拿过钱，可好歹是一家之主，没了他这个主心骨，家里头过得更难了。寡妇妈带着仨闺女，老大是个瘫子，老二老三少不更事，小儿子又是个连指，整天劳神费力不说，心里头还别扭，没过多久，窦韩氏的身子累垮了，撑不到半年也殁了。全凭瘫在炕上的春花里外张罗，没日没夜地剪窗花、纳鞋底、给人家缝缝补补，又带着两个妹妹编篮子、续棉花、择猪鬃、挑马尾，干些力所能及的零活儿，这才勉强过活。

大姐春花心慈面软，只盼着自己这个老兄弟将来有点出息，可一直也没个大号，人们只叫他“舍哥儿”，意思是没了爹娘的苦命孩子，于是托本族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爷子，给舍哥儿取个大号。地方上的同宗同族，五服之内拜着一个祖宗，沾亲带故的也不用拿礼，跟人家说两句好话就行。老爷子一排辈，舍哥儿的辈分还不低，该是“占”字辈，萝卜不大，长在辈儿上了，本地很多年轻力壮的窦姓后生，都得叫他一声叔。以前起名字，主要避圣讳、官讳，但是不避龙凤。老爷子挺有见识，说窦氏宗祠中挂着列祖列宗的画像，按咱当地话讲叫祖宗影儿，其中一位留下绘像的老祖，也长着一对夜猫子眼，早年间骑着黑驴憋宝发财，创立了杆子帮，甭看这孩子连指，干活儿不方便，却是拿宝的龙爪子，一双眼又亮得出奇，跟那位老祖先一样，绝非池中之物，当择一个“龙”字。舍哥儿从此有了名字—— 窦占龙！

光阴似箭，转眼窦占龙长到十一二岁，仍是又瘦又小，双手皆为连指，筷子也拿不了。不过这小子挺聪明，村里的私塾一上课，他就去门口蹲着，窦家庄的私塾里不教“三百千”“小纲鉴”，一开蒙就学做买卖。窦占龙瞪着一双夜猫子眼，看见别的孩子读书识字打算盘，自己也拿手在地上比画，先生教的商规口诀，他能够过耳不忘。

天下爹娘爱好的，教书先生也是如此，瞧出窦占龙是个可造之材，见到他在门口偷听，从来不轰不撵。然而私塾里的孩子拿他当怪物，经常合着伙欺负他，不是拳打就是脚踢，还骂他是“坑害爹娘的短命鬼，鹰嘴鸭子爪—— 能吃不能拿”，他姐姐看见了能拦着，更多的时候看不见，窦占龙身上脸上经常让人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回到家被三个姐姐问起来，也只是低着头不吭声。春花心疼这个老兄弟，家里稍微有点好吃的，比如鸡蛋、红枣、花生、山楂之类，都得先给他吃。

春花张罗着把两个妹妹先后嫁到邻村，她自己也早过了出嫁的岁数，可是常年瘫在炕上，没人愿意娶她，何况也不能嫁出去，她一出门子，老兄弟就得饿死。后经保媒拉纤的说合，从邻县找了一个懒汉来当上门女婿。这人没大号，诨名叫“朱二面子”，长得黑不溜秋，窄脑壳细脖子，本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赖，又因撒泼放刁，让人捅瞎了一只眼，多少会点木匠手艺。

在过去来说，木匠这个行当绝对吃得开，尤其在乡下，庄户人的家具农具，甚至于棺材，都离不开木匠，最紧要的是盖房子，檩条、椽子、顶梁柱、门窗无一例外是木匠活儿。当地有句民谚，“颠倒柱子绞龙椽，好日子不过两三年”。如果木匠盖房子时故意做些手脚，住家必定不得安稳，所以说“宁得罪老丈人，不招惹小木匠”。谁家请木匠干活儿，不仅该给的钱分文不少，还得让他们吃香的喝辣的。朱二面子年少之时，也曾给一个老木匠当过徒弟，怎知看花容易绣花难，木匠这一行讲究“三年学徒，五年半足，七年出师”，单是砍、刮、凿、拉四件基本功，也得苦练上三年五载。朱二面子吊儿郎当，学手艺不上心，吃饭准抢头一个，又没个眼力见儿，跟个木头桩子似的往那一戳，看着就不招人待见，师父也懒得搭理他。拜师之前，他只看见木匠吃肉，没看见木匠受累，出了徒才明白，木匠活儿并不轻松，一天到晚挪不了窝，破木料拉大锯累得肩膀子疼，低头猫腰刨木头累得脖颈子疼，推槽、开榫、打孔累得手腕子疼，还免不了扎个毛刺、拉个口子，那是逮哪儿哪儿疼，越干越心烦，再加上手艺不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干不了挣钱的细活儿，粗活儿还嫌累，索性把手艺荒了。

那么说他穷光棍儿一条，吃什么喝什么呢？他来了个破罐子破摔，仗着胆大嘴黑豁得出去，专去管人家的“横事”——谁家里犯了邪祟，招惹了不干不净的东西，或是闹个黄鼠狼子什么的，朱二面子横着膀子过去，稀眉毛一立、单眼睛一瞪、细脖子一梗，张牙舞爪破口大骂，那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要多牙碜有多牙碜，脸皮稍薄一点的也听不了他这个。正所谓神鬼怕恶人，他这一通连卷带骂，有时还

真比那些个装腔作势的神汉神婆、牛鼻子老道管用，久而久之，居然也在方圆左右闯出了名号。凡是找他帮忙的，至少得管上一顿饱饭，赶上家里富裕的，还能送些酒肉，再给他几个犒赏。

朱二面子是越吃越馋，越待越懒，怎奈撞邪的不是天天有，为了混口吃喝，到后来他不止“管横事”了，甚至去“闹白事”！哪家死了人摆设灵堂，他偷着往棺材里放两只耗子，再用脏血在棺中画个小鬼。守灵的大半夜听到棺材里有响动，那能不怕吗？肯定得找他出头平事，朱二面子指着棺材骂上几句，然后当众把耗子逮出来，把脏血抹净，借着这个由头混口吃喝，没少干缺德的勾当，以至于二十大几娶不上媳妇儿。当乡本土的人都说“淹死会水的，吓死胆大的，他这是给自己招灾惹祸，迟早会有报应”！

自打做了老窦家的上门女婿，朱二面子仍是好吃懒做，天天往炕头上一躺，有饭抢着吃，没饭也能忍着，正所谓“饱了食困，饿了发呆”，一旦有人找他去管横事，得些酒肉赏钱，便喝个昏天黑地，过几天早茶晚酒饭后烟的快活日子。春花苦劝他寻个力所能及的事由，苦一点累一点不打紧，千万别再去招惹不该招惹的东西了，不怕不会过，只怕瞎惹祸，你知道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朱二面子游手好闲惯了，最怕吃苦受累，任凭春花怎么劝说，他也是油盐不进，依旧我行我素。因为窦占龙长了俩爪子，还有一对夜猫子眼，瞅着挺唬人，朱二面子出去管横事的时候，必然叫上他助阵：“舍哥儿，跟我去打个下手，回来给你买果子吃！”窦占龙也愿意去，平时吃不上好的，跟姐夫出去混个事由，至少可以分他半块糕饼，捎带着还能看个热闹。

有那么一阵子，朱二面子一连多少天没开张，家中余粮所剩无几，只够一天两顿饭，三口人头半晌分一碗稀粥，下半晌再分一碗稀粥。朱二面子人懒嘴馋，肚子里没油水，喝多少棒子面粥也不解饱，饿得单手托着下巴颏子，眯缝着一只眼，瞅着屋角一个黑乎乎的耗子洞发呆，仨俩时辰不动地方，恨不得把耗子揪出来炖了。窦占龙也没兴致出去乱跑了，缩脖耷脑地直打蔫儿，实在饿得不行了，只得喝口凉水哄哄肚皮。那天晌午，忽听屋外鸡飞狗跳，还有许多人大呼小叫。朱二面子如梦方醒，立马从炕上蹿下地，招呼窦占龙：“快走，咱的买卖来了！”

说话那一年，窦占龙已经十四了。他们窦家庄有一件怪事，自打白脸狼血洗了窦家大院，当地人经常看见一只怪鸟，浑身上下灰褐色，长着两只贼眼，飞过来飞过去地悄无声息。有人说是夜猫子，有人说不是，夜猫子可没有那么长的嘴，就是一怪鸟。不知从哪儿飞来的，来了之后再没走过，平常躲着不出来，偶尔出来一次，冷不丁落在房檐上、树杈子上，冲着谁家院子呱呱呱叫上几声，这家就会倒霉，不死人也得破财，比夜猫子、黑老鸹还妨人。村民们恨之入骨，只要怪鸟一出来，大人孩子追着打，只是从没打中过。这一天晌午，窦占龙和他姐夫朱二面子俩人，正在家中饿着肚子大眼瞪小眼，那个怪鸟又飞出来了，扑棱着两个翅膀子直奔村后，落在祠堂前一棵老槐树上，它跟树叶一个颜色，只看见一对大眼珠子，如同两盏金灯。村民们急忙呼爷唤儿，又敲铜锣又放弓箭，纷纷朝着树上扔石头。

朱二面子和窦占龙听得外边鸡飞狗跳，也跟出来看热闹。有个二愣子端着一杆鸟铳，对着怪鸟砰地放了一铳。旧时的鸟铳准头儿不行，一膛的铁沙子全镶进了树干。这一下没打中，怪鸟却似受了惊吓，呱呱叫了两嗓子，俩翅子一拧，飞入了供着祖宗牌位的祠堂！几个村民急忙忙追进去，犄角旮旯翻了个遍，却没见到怪鸟的踪迹，眼瞅着它飞进来的，怎么会没有呢？这么一来，众人可真着急了，抓不住怪鸟事小，惊扰了祠堂中的列祖列宗那还了得？在场的鸡一嘴鸭一嘴乱出主意，这个说拿火给它熏出来，那个说放水给它灌出来，更有起哄架秧子，说不如挑了房盖，不信它不出来……年长持重的逐个否决："不行不行，这么胡乱折腾，对得起祖宗吗？"最后有人灵机一动，有心让朱二面子把怪鸟骂出来，什么东西脸皮再厚，也架不住他一通骂。不过按照宗族的规矩，外姓人不准进祠堂，哪条腿进去打断哪条腿，朱二面子入赘到窦家庄，并未改过姓氏，死后入不了老窦家的祖坟，怎么能让他进祠堂？朱二面子指着这个吃饭，又想在人前露脸，岂肯置身事外，忙对众人说："不打紧，我们家舍哥儿又不是打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他可是姓窦的，让他去！"此言一出，还真堵住了一众村民的嘴，可这小子能行吗？

窦占龙在朱二面子的怂恿之下，奓着胆子进了祠堂。本地的行商跑关东发了财，肯定不能忘了祖宗，族亲们为了崇宗祀祖，把祠堂修得格外气派，背山面水，四周围着马头墙，门前一对抱鼓石，屋脊雕刻麒麟送子、喜鹊聚巢等图案，列祖列宗的牌位、画像，全在屋里供着，香案上的瓜果点心常年有人更换。窦占龙迈门坎踏入正堂，给祖宗牌位磕过头，瞪着夜猫子眼四下观瞧，到处寻不见怪鸟的踪迹，无意之中一抬头，望见一道黑气绕着屋梁，定睛再看，梁上坐了个小孩，蒜锤子脑袋，尖嘴猴腮，斗鸡眉，三角眼，形似庙里的小鬼儿，

正晃荡着两条腿，拿着供果大啃。窦占龙生来胆大，又成天跟着朱二面子乱跑，灵堂、坟地、乱葬岗子，没有去不到的地方，从来不怕邪祟，当下学着朱二面子管横事的模样，脖子一歪，一只爪子叉腰，另一只爪子指着屋梁上破口大骂。他深得朱二面子真传，虽然当着列祖列宗不敢骂得过于难听，那也够口儿了，祠堂里头拢音，小尖嗓儿传得远，听得祠堂外的人们直嘬牙花子，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想不到舍哥儿看着挺老实的一个孩子，这张嘴怎么跟开了光似的？梁上那个小孩却不理会，只顾啃供果，这不屎壳郎钻烟袋—— 拱火儿吗？窦占龙气得火冒三丈，怒道：“我够不着你，也不能叫你囫囵着！”说完伸出两个爪子，捧起供桌上的铜蜡扦，高叫一声：“你着法宝！”使劲往上一扔，猛听咣当一声响，紧接着蜡扦坠地，同时掉下来一只铁鸟，锈迹斑斑，奇形怪状，一拃多长，铁嘴尖锐，利爪如钩。窦占龙暗暗称奇，用脚踢了几下，铁鸟一动不动。他以为自己替窦家庄除去了一怪，心里头挺高兴，将铜蜡扦放归原处，捧上铁鸟跑出祠堂，摆在地上让众人观看。村民们无不惊诧，又觉得铁鸟晦气，没人愿意碰，吩咐窦占龙扔到海里去。

窦占龙一对夜猫子眼转了几转，用两只爪子捧着铁鸟，出了村子往东走，心说：“这个铁鸟在窦家庄作祟多年，搅得一庄子老小不得安生，又飞入祠堂惊扰了列祖列宗，多亏我把它打了下来，从今往后，谁还敢小瞧我？”他一边得意一边往前走，正逢六月三伏，荒郊旷野，赤日炎炎，晒得树叶子打蔫，窦占龙走得脑门子直冒汗，前心后背皆被汗水湿透，黏答答地贴在身上，那叫一个难受。正当此时，耳听一阵牲口响串儿，他转头望过去，但见身后行来一个骑着黑驴的老汉，看岁数可不小了。窦占龙认得这位，正是收元宝灰的窦老台，此人相貌甚奇，鹰钩鼻子，长着一对见风落泪的死耗子眼，头上顶着瓜皮帽，不分寒暑冬夏，总是穿一身倒打毛的羊皮袄，背着个蓝布褡裢，脚蹬皮脸靸鞋，背插长杆烟袋锅子，胯下欢欢实实一头黑驴，粉鼻子粉眼窝，支棱着一对长耳朵，脖子底下挂着一小串锃明瓦亮的铜铃，跑起来叮当乱响。

窦老台催动黑驴追上窦占龙，一开口先咳嗽：“咳咳咳……舍哥儿等等，你捧着一只铁鸟干什么去？”窦占龙没少听姐姐春花念叨“窦老台是咱家的大恩人”，他又刚打下怪鸟，正憋着一肚子话想说，便如实相告：“此鸟在村中为祸多时，而今该着它不走运，让我在祠堂中打下来，拿去海边扔了。”窦老台下了驴，冲着窦占龙一笑：“你扔了也是扔了，不如给了我。”窦占龙一口回绝：“不行不行，这是妨人的怪鸟，谁碰谁倒霉，我知道您对我有恩，可不敢害了您。再说了，您不是收元宝灰的吗？要一个铁鸟干什么？”窦老台

说："本乡本土的不必瞒你，窦家庄这只怪鸟，名为铁斑鸠，我盯上它多年，想不到让你打了下来。我也不会白要你的，用一个卤鸡腿换你的铁斑鸠，怎么样？"说着话伸手往褡裢里一摸，掏出个油纸包，打开来一看，果然有个油乎乎肥嘟嘟的卤鸡腿，托到窦占龙鼻子跟前说："三珍斋的卤鸡腿，老汤慢煮，头晌午才出锅，你闻闻这味儿！"

窦占龙盯着卤鸡腿，只觉一股子肉香直钻鼻孔，他从小到大，咸菜疙瘩也舍不得多吃，骤然闻见鸡腿的味儿，不禁馋得直流哈喇子，但是忍住了没接，因为窦家庄是行商的窝子，他长到十四岁，听的见的全是生意经买卖道儿，尤其懂得"奸买傻卖"之理，收货时要奸猾，尽可能压低价钱，卖货时则要厚道，哪怕是装傻充愣，也得让人家觉得你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倘若是对方带着银子找上门来，非要买你的东西，这话可又得反过来说了。当时俩眼珠子一转，来了个坐地起价："您得给我三个卤鸡腿！"窦老台一听傻眼了："为啥给你三个卤鸡腿？"窦占龙振振有词："我也不是讹人，既然找您要三个卤鸡腿，我肯定得说出个一二三来，其一，怪鸟飞进祠堂，不是我打它，它能掉下来吗？其二，我答应大伙把它扔了，却在半路上给了您，岂不是让我失信于人？其三，我们一家子三口人，一个卤鸡腿不够分啊，吃穿能让，理不能让，让您说说，该不该换三个卤鸡腿？"窦老台皱着眉头听完，苦笑道："你的话句句在理，可我只有这一个卤鸡腿，再跑一趟三珍斋也来不及了，你看咱这么着行不行，这个卤鸡腿归你，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窦占龙心说，"多大的秘密，顶得上两个卤鸡腿？"他斜着眼往窦老台的褡裢里瞥了半天，那里头空空荡荡的，看来是掏不出什么了，暗想，"我可别把活鱼摔死了卖，到最后连一个卤鸡腿也落不下。"只得让了一步，问窦老台是什么秘密。

窦老台喜形于色，猛咳了一通，半天才直起腰，将那个卤鸡腿交给窦占龙，然后捋了捋胡子，晃着脑袋说："铁斑鸠是一件邪物，你把它打下来，又捧在手中，至少折损一半福分，外加一半阳寿！"窦占龙听得一愣："一半阳寿是多少？我还能活几年？"窦老台说道："修短在天，天意难料，我一不会算卦看相，二没去地府翻过生死簿，怎知你的寿数？这么说吧，黄泉路上没老少，比如你该寿活八十，打下铁斑鸠只能活四十；如若你仅有二十年的阳寿，你可活不过一天半日了，去到阴曹地府，还得倒找阎王爷几年。"窦占龙哈哈一笑，三口两口吃完了卤鸡腿，嘬了嘬分不开的手指头，又抬手背抹去嘴上的油，冲着窦老台一摇脑袋："您唬不了我，什么修短在天？我在私塾门口听先生说过，应当是'修短随化'，人的命数随造化变

移，造化大小是不是老天爷定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一只怪鸟所能左右的！我岁数虽小，却也知道‘墙上画虎不吃人，砂锅和面不如盆’，您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就想让我把铁斑鸠给您，这不是拿唾沫沾家雀儿吗？”窦老台一脸惊诧：“想不到你这么个埋拉巴汰的怪孩子，竟说得出这一番话，倒是不能小觑了你。咱两个有话直说，怎样你才肯将铁斑鸠让给我？”窦占龙眼珠子一转，说道：“我可不是拿秧子戳包儿的，您既然看上铁斑鸠，换去必然有用，咱货卖识家，没卤鸡腿您给我钱也行。”窦老台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为什么呢？铁斑鸠是邪物，我不能掏钱买，拿一个卤鸡腿换已是迫不得已，再有多的也不能给你了，给你的东西越多我越倒霉！”

窦占龙越听越纳闷儿：“既然是一件避之唯恐不及的邪物，您为什么还拿卤鸡腿换呢？”窦老台无可奈何，只得告诉窦占龙：“跟你说了也无妨，我是个憋宝的，咱干一行吆喝一行，铁斑鸠虽是一件妨人的邪物，在我看来却还有用，至于有什么用，那是我们憋宝的事，不足为外人道也。”窦占龙只吃了一个卤鸡腿，家里的姐姐姐夫还饿着肚子呢，他想再多要点东西，又怕说崩了，落个鸡飞蛋打，可一听“憋宝”二字，夜猫子眼登时一亮，他们老窦家祖上出过憋宝发财之人，按江湖路上的传言，黄河中的老鳖，活过一百年，背壳上便会长出一道金圈，长够九道金圈，脑袋里就有鳖宝了。憋宝客剜出鳖宝，埋入自己的脉窝子，再在漆黑无光的地窨子中躲上一百天，容等他出来，一双眼上看天下看地无宝不识，不过能耐大了心也大，发再大的财也觉得不够，因此是贪得无厌。

江湖传言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按窦家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说法，憋宝的行当分为三路，一路是胡商传入中原，一路源于江西，另一路出自重泉之下，手段大同小异，根底上却泾渭分明。憋宝客有鳖宝的灵气养着，不仅可以观形望气、目识百宝，且不饥不渴，不疲不累，开山探海，易如反掌。然而妄动天灵地宝，向来为鬼神所忌，加之干这一行的，往往会被财气迷住心窍，凡事只见其利，不见其害，到头来没一个有好下场。所以老窦家的祖宗立了规矩，不许后辈儿孙再吃这碗饭。窦占龙打小听庄子里的长辈说这些话，耳朵里早灌满了，他心念一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不坐地起价更待何时？当即说道：“相传憋宝的能发大财，个顶个的腰缠万贯，可是看您这意思，拿个卤鸡腿空手套白狼，也没多大起子，还不如杆子帮做买卖的小商小贩。不给钱可以，您得告诉我，铁鸟有什么用，再将其中的好处分我一半！”

窦老台转着眼珠子琢磨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也罢也罢，见者有份是憋宝的规矩，你既然瞧出了其中的好处，那就是你的造化。

不过龙怕抽筋，鱼怕揭鳞，憋宝的法子不能说破。我顶多告诉你，有了铁斑鸠在手，可以去拿一件天灵地宝。咱两个得了此宝，自当二一添作五，平分其中的好处，不过看在咱爷儿俩的缘分上，我这次送你个便宜，你去取宝地方有张画，画中有个小孩，你拿朱砂笔围着小孩画个圈，只须你替我办这一件事，然后你尽管拿上天灵地宝，东西整个归你，有了此宝傍身，发财是易如反掌！”

窦占龙一听这也太容易了，不过是举手之劳。他岁数小，心却不小，他爹未能东山再起，他却一直盼着恢复老窦家的财势，出一出以往受的闷气，便问道：“我发这一次财，够不够六缸马蹄子金？”窦老台捧腹大笑，又咳了一阵子才把气息喘匀：“你不妨再往大了想想，却有一节，得是你命里该有，如若你命里没有，说了也是枉然。”窦占龙又问：“可您之前也说了，铁斑鸠是一件邪物，谁碰它谁倒霉，那又该如何发财呢？”窦老台死耗子眼一翻，笑道：“如你所言，铁斑鸠只会妨人，拿着它发不了财，可是没有芭蕉扇，过不去火焰山，勾取天灵地宝，还就少不了这件邪物。明日一早，你拿上铁斑鸠到村口等我，我带着你取宝发财！”当下与窦占龙立了誓，径自骑上黑驴，咳嗽声中一道烟似的去了！

3

窦占龙望见窦老台去得远了，先到村后一个空磨坊，将铁斑鸠塞到石碾子下，拨些干草遮住，左左右右端详一番，瞧不出丝毫破绽，这才兴高采烈地往家走。他是个半大小子，心气儿正高，除了铁斑鸠那么大的祸害，本以为窦家庄的人会敲锣打鼓，对他远接高迎，顶不济的也得冲他抱拳拱手，说上几句客套话，怎知村民们以为他打下怪鸟沾了邪气，见到他如同见了瘟神，避之唯恐不及，老的少的全躲着他走。窦占龙心里窝着火，悻悻回到家中，见到姐夫朱二面子，只说已将怪鸟扔到了海里。朱二面子刚得了窦家庄宗祠的犒劳，有酒有肉有点心，正盘着腿坐在炕头上，一边抽着旱烟一边自斟自饮，屋里头酒气熏天、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他却一口酒一口肉一口烟，有条不紊、分毫不乱，还腾出两个指头，捏起一片猪头肉递给窦占龙，随口敷衍了几句：“舍哥儿干得不赖，为窦家庄除去一害，等我再传你几招，今后这十里八乡的，有什么大事小情都得来求咱！”窦占龙心事重重，接过肉来吃了，也没再多说什么，一头钻到自己那间小屋，做了一宿的发财梦！

转天一大早，外边下起了蒙蒙细雨，旁边那屋的朱二面子兀自呼呼大睡，姐姐春花起得早，身边放着针线笸箩，正倚着墙替人家纳鞋底子，给窦占龙的早饭已经做得了，摆在小炕桌上，无非是朱二面子头天夜里吃剩的东西。窦占龙胡乱吃了两口，跑去那个磨坊，扒出铁斑鸠揣在怀中，又到窦家庄村外的路口，蹲在树底下，一边避雨一边等着。溜溜儿等了半个时辰，收元宝灰的窦老台骑着黑驴到了，招手将窦占龙叫至近前："我瞅这天阴雨湿的，还怕你不来了。"窦占龙抹了抹脸上的雨水，说道："大丈夫一言九鼎，下刀子我也得顶着铁锅来啊！"窦老台咳了几声，又问窦占龙："铁斑鸠带了吗？"窦占龙往腰里一拍："您放心，我还指着拿它发财呢！"窦老台点了点头："咱两个去县城走一趟，也让你开开眼，瞧瞧我是如何拿宝发财的！"说完一伸手，将窦占龙拽上驴背，催动黑驴上了官道。此时雨住云开，黑驴越走越疾，窦占龙听耳边风声呼呼作响，心下吃惊不已，这黑驴头上没角、肋下无鳞，驮着两个人怎么走得如此之快？

眨眼到了一处，窦占龙定睛一瞧，前方城门楼子高耸，城上垛口齐整，他认得这是县城，以前来过几次，难道说天灵地宝在闹市之中？窦老台不动声色，从黑驴背上下来，引着窦占龙进了城。本地逢三是集，每个月的初三、十三、二十三，各有一次集市，雷打不动。当天正是赶集的日子，县城中热闹非凡，十里八乡、方圆附近做买的做卖的、背筐的挑担的、压饸烙卖面的、锔锅锔碗的、串门子回娘家的，车来马往，人如聚蚁。窦占龙到了十字大街把头抬，一路上东瞅西看，瞪着夜猫子眼打量两厢好买卖，但见"绸缎庄紧靠如意馆，四合楼对着八宝斋；针店门口挂棒槌，澡堂门口挑灯笼；饭庄门口碗摞碗，茶馆门口盅连盅；酒家门口写大字，杜康造酒醉刘伶"！那位问了，词儿怎么这么顺呢？赶寸了，旁边过去个唱板儿的叫花子，头上一顶开花帽，身上破衣似麻包。窦占龙眼花缭乱，怎么看也看不够，不光店铺热闹，吃的喝的应有尽有，街上男女老少的穿戴也干净齐整，低头再看自己身上破衣烂衫，大姐穿小了给二姐，二姐穿小了给三姐，三姐穿小了再改一改才轮得到他，接头儿连着接头儿，补丁摞着补丁，比刚才那个唱板儿讨饭的叫花子也还不如，不由得自惭形秽，恨只恨"有人起高楼，有人在深沟"，等我舍哥儿发了财，也给我们全家一人置办一身细料衣裳，再骑马坐轿来县城逛上几个来回，翻跟头打把式，使劲显摆显摆！

一老一小在县城当中闲逛，窦老台不提如何憋宝，只带窦占龙来到路旁一家饭铺，捡个小桌坐下，要了豆腐脑儿、油条、缸炉烧饼，不收钱的拌咸菜丝也盛了一小碟。他咳得厉害，可不耽误吃东西，只不过吃下去的早点，有一多半又让他咳了出来。窦占龙听窦老台不住

咳嗽，担心这个老馋痨一口气上不来当场咳死，忙问他天灵地宝在什么地方。窦老台故弄玄虚：“天灵地宝，变化无端，世人愚眼俗眉，摆在面前也见不到。”窦占龙好奇心起，问窦老台拿过多少天灵地宝。窦老台说：“我一辈子走南闯北，拿过的天灵地宝不计其数！”窦占龙挺纳闷儿：“如果说拿到一件天灵地宝，即可富贵无限，怎么没见您置下广厦豪宅良田千顷？一大把岁数黄土都埋过脑门子了，为什么还住着破瓦寒窑，穿着破衣烂衫，骑着毛驴子收元宝灰呢？”

窦占龙的心眼儿挺多，这是有心借着话头，摸摸憋宝客的底。因为老窦家祖上憋宝发财，创立了杆子帮，却不让后世子孙再干这个行当，一是憋宝的难求善终，二是克制不住贪念，然而窦占龙一直琢磨不透，拿到一件天灵地宝，无异于得了一座金山，从此使奴唤婢，锦衣玉食，十辈子也享用不尽，那已经到头了，贪得再多有什么用，一顿饭还能吃下去一头牛吗？何必铤而走险继续憋宝？换成我发了那么大的财，起一个大院套子，我们一家子住进去，什么活儿也不用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天三顿，吃香的喝辣的，铺细的盖软的，娶上三四房媳妇儿，生他七八个孩子，再给后辈儿孙留下几缸金子，那还有什么不知足的？窦老台却打马虎眼说：“你有所不知啊，我带你拿的天灵地宝不比寻常，玉皇大帝也未必有这么一件……”窦占龙暗骂一声老馋痨，有糖不吃—— 你还拿一把！他竖起耳朵等着听下文，什么天灵地宝那么厉害？

然而说话这会儿，来赶集的人已越来越多，窦老台用手一指，问窦占龙：“你瞧见那个人没有？知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窦占龙顺着窦老台的手指往那边一看，街上走来一个麻脸汉子，五十来岁，端着肩膀，缩着脖子，穿一件粗布大衫，手持一杆三角旗子，比唱戏的靠旗稍大一点，挑着一面破锣和一个纸灯笼，一手拿个锣槌，走几步敲一通锣，又扯开嗓子高声吆喝两句：“捂好喽，揣紧喽，当心蟊贼喽，留神钱袋子喽；捂好喽，揣紧喽……”窦占龙以往跟朱二面子赶过集，在大街上见过这位，县城中一有集市，此人便打着旗子敲着锣到处溜达，大白天也点着灯笼，哪儿热闹往哪儿挤。有人说他是官府差役，告诫赶集的老百姓防贼；有人说他吃的并非官饭，只是发下大愿积德行善而已；还有人说他在集上丢过银钱，急成了失心的疯子。窦老台凑到窦占龙耳朵边，低声对他说：“那是个贼头儿！”

旧时越是热闹的所在，小绺[1]蟊贼越多，黑白两道勾搭连环，贼头儿按月掏钱打点，孝敬衙门口的官老爷。即便捕快差役恰巧路过，亲眼看见小绺掏了谁的口袋，也会把脸扭过去，装成个没事儿人。被偷的人坐在地上哭天抹泪，引得路人围观嗟叹，怎奈谁也帮不了他。窦占龙身上一个大子儿没有，向来不怕小绺，但听窦老台说完，也觉

得莫名其妙："当贼的敲着锣让人防贼，岂不是贼喊捉贼？"窦老台笑了笑，又勾得一阵咳嗽："咳咳咳咳……贼人近身偷钱，无非一挤一撞，剪绺[2]的只趁这一下，可是赶集的人多，各人放钱袋子的地方不同，或搁在褡裢里，或揣在怀里，或缠在裤腰带中，从外边看不出来，人们听见贼头儿敲着锣一吆喝，以为集市上有贼，身上带着钱的，赶紧拿手摸摸自己放钱的地方，却不知敲锣的贼头儿身后，至少跟着十几个小贼，谁摸什么地方，全让贼看得清清楚楚，一走一过，那些人的钱就没了！"窦占龙恍然大悟："岂止贼喊捉贼，简直是贼胆包天，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做梦也想不到贼人的坏招！可我兜里没钱，一不怕贼偷二不怕贼惦记，咱一大早来到县城，究竟是憋宝还是捉贼？"

窦占龙本想探问憋宝的底细，可让窦老台一打岔，话头又绕了回去。说到底，姜还是老的辣。窦老台不肯揭底，慢条斯理地告诉窦占龙："憋宝哪有那么容易？不等不憋，如何拿得到天灵地宝？仅仅得了一个铁斑鸠，八字可还没有一撇呢，时候未到，急也没用。我实话告诉你，天灵地宝不在城中，但是取宝发财，离不开此处的三件东西，这叫'宝引子'，咱得一件一件地拿，不可操之过急。你先从远处跟着敲锣的贼头儿，切不可惊动了他。过一会儿，他们肯定会在贼窝子分赃，你寻个机会跟着进去，用铁斑鸠的尖嘴刺破手掌，再将鲜血抹到铁斑鸠上，然后往地上一撂，贼头儿就慌了，不论他如何求你，许给你多少好处，你也别动心，只要他挂铜锣的旗杆子，他绝不敢不给，得手之后，你拿着铁斑鸠和旗杆子，来城门口找我！"窦占龙问道："您让我一个人去？"窦老台点头道："对啊，我得看看你有多大造化，够不够胆子，倘若连几个蟊贼也对付不了，如何敢带你去拿天灵地宝？"

窦占龙从小是个邪大胆，心眼儿也挺嘎古，暗暗寻思："且信憋宝的窦老台一次，大不了挨一顿打，打急眼了我就连喊带叫，反正做贼的心虚，横不能要了我的命。"于是按窦老台所言，盯准了贼头儿，悄悄尾随在后。那个打旗敲锣的贼头儿，在集市上兜了两圈，然后偃旗息鼓，七拐八绕来到东城小胡同里一处偏僻的院落，看了看左右无人，随即推门而入。不到半盏茶的工夫，又有二十几个看着老实巴交的半大孩子，一个个也是穿得破破烂烂，接二连三进了院子。窦占龙估摸此地便是贼窝了，他奓着胆子，低下头跟着一众小贼往里走，旁人也没在意他。院子里有几间破房，当中间摆着一个石头墩子。那些小贼挨个儿掏钱，全堆在石墩子上，有人没偷到钱，自行走到贼头儿跟前，把裤子往下一褪，跪在地上求打。贼头儿备了一盆盐水，盆中泡着根尺半长的藤条，他抓起浸透了盐水的藤条，狠狠抽打

小贼的大腿根子。一天偷不来抽三下，两天仍偷不来抽六下，浸过盐水的藤条坚韧无比，折成对弯儿也断不了，一家伙下去当时就是一道血檩子。挨打的小贼龇牙咧嘴，却不敢出声叫苦，否则还得接着打。贼头儿手段狠辣，哪个小贼若敢犯上，打一顿、饿三天是轻的，三伏天逼着小贼在草地里喂蚊子，天冷时罚他在院子里喝风挨冻，活活打死也不新鲜。小贼们只能忍气吞声唯命是从，一个接一个交完贼赃，贼头儿还得由上到下逐个搜一遍。按他们贼道上的规矩，小绺下了货，不准私留一枚铜钱，钱袋子也不能扔，全得上交，到了贼头儿手上，必须留三天。为什么呢？以防其中有达官显贵的财物，人家万一追究下来，怎么偷来的你怎么还回去。如若丢了银钱的失主去衙门报官，贼头儿立马销赃，因为真正有门路的失主，绝不会去报官。

二十几个小贼逐一交出贼赃，站到石头墩子另一头。没交的也挨完打了，仅有窦占龙一人不曾上前，呆愣愣戳在原地，不免将众人的目光引了过来。群贼上下打量窦占龙，闹不清他是干什么的，也没人认得他。贼人胆虚，分赃的贼窝子里来了生人那还了得？不问青红皂白，纷纷撸胳膊挽袖子，围上前去要打。事已至此，窦占龙已然没了退路，硬着头皮叫道："且慢动手！你们瞧瞧这是什么？"他掏出怀中的铁斑鸠，以尖嘴刺破手掌，又将抹了鲜血的铁斑鸠摆在地上。说也奇怪，挂在旗杆上的灯笼立刻暗了下来，烛火仅有黄豆粒大小。贼头儿见状吓得浑身一哆嗦，眼神都散了，半晌才缓过劲来，挥手打发一众小贼出去，然后冲窦占龙一抱拳："这位小兄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今天扒来的钱全归你，你把铁鸟带走，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看行吗？"窦占龙刚才还是提心吊胆，此时见对方让铁斑鸠吓破了胆，方知窦老台所言不虚，他的底气也足了，冲着贼头儿嘿嘿一笑，骂道："行你奶奶个孙子，谁要你的贼赃？把你的旗杆子给我！"贼头儿闻言一愣，随后一脸愤懑地看看窦占龙，又看看铁斑鸠，咂嘴摇头犹豫了半天，一拳头捶在石墩子上，哀叹一声，垂头丧气地摘下灯笼："算我倒霉，旗杆子给你，快把铁鸟拿走！"

窦占龙接过来，撸下破旗和铜锣，发觉旗杆子竟是一根粗麻，只不过比寻常的麻粗了许多，但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似乎没什么出奇的，但不知窦老台如何拿一根粗麻憋宝？贼头儿又为什么怕灯笼灭掉？然而是非之地，他不敢久留，仍将铁斑鸠揣入怀中，扛上粗麻杆子，匆匆出了贼窝，跑去城门口跟窦老台碰头。

窦老台正蹲在路边抽烟袋锅子，看见窦占龙拿到了粗麻杆子，一高兴又咳嗽上了："咳咳咳……行了，头一件东西到手了，你再去一趟县城西大街的冥衣铺，那个铺子不止卖纸糊的冥衣，还卖死人穿的

装裹，缝寿衣寿帽的裁缝是个斗鸡眼，此人也是恶名昭著，白天糊冥衣，夜里挖古墓。你照方抓药，拿着铁斑鸠过去，要他压箱底的一沓子火纸，之前怎么讹的贼头儿，你也怎么讹他！”

4

窦占龙也是一回生二回熟，又按窦老台说的，扛着粗麻杆子跑了一趟冥衣铺。旧时的冥衣铺，可以做人、鬼、神三界的买卖，门口摆着一匹纸马，幌杆上吊着纸糊的轿车轱辘，廊檐下悬挂一尺宽、三尺长的木框招牌，漆着黑边，缚着纸花，内里三个白底黑字“福寿斋”，两侧衬着小字“细做绫人、尺头桌子、黄幡宝盖、车船轿马”。做这类买卖的都扎堆儿，旁边紧挨着杠房、棚铺、棺材铺（也叫桅厂），一般人没事儿谁也不会进来，打门口路过都嫌晦气。窦占龙三天两头跟朱二面子去管横事、闹白事，对冥衣铺并无顾忌，迈步进去一看，铺子虽不大，塞得可是满满当当，齐顶子高的货架子上琳琅满目，从倒头以后铺的金、盖的银、各式各样的装裹，到接三用的轿车、牛马、箱柜以及伴宿用的楼库、五七烧的伞、六十天烧的法船、开路的小鬼、随从仆人、金桥银桥、童男童女、打狗棒、照尸灯，全是纸糊的，五颜六色。铺子当中挤出块地方，摆了一张长桌，素三彩罩子中点着一个蜡烛头，照得整个冥衣铺亮亮堂堂。铺子里没别人，弓腰驼背的斗鸡眼裁缝，正坐在桌子后边，一手拿铁剪子，一手拿铜压子，低着头裁剪黄纸。

窦占龙闯过一次贼窝子，已然是成竹在胸，直接掏出带血的铁斑鸠，咣当一下扔在桌上，眼瞅着罩子中的蜡烛变暗了，忽忽闪闪地将灭未灭。裁缝登时一激灵，继而瞪大了一双斗鸡眼，直勾勾盯着铁斑鸠，额头上冷汗直冒，战战兢兢地问窦占龙：“小爷，我没招惹过你啊，咱俩无冤无仇，你这是要干什么？”窦占龙把爪子一伸：“你给我一件东西，我立马走人！”斗鸡眼裁缝苦着脸求告：“小爷，你睁大了眼仔细瞧瞧，冥衣铺里全是给死人的纸活，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啊，你看上什么了尽管拿走……”窦占龙打断他的话说：“不必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别的东西我用不上，只要你压箱底的一沓子火纸！”话音未落，只听咔嚓一声，斗鸡眼裁缝从板凳上跌了下去，双手捂着屁股，嘴里哎哟哎哟直哼哼。窦占龙让他别装蒜，赶紧把火纸拿出来。裁缝自知对付不过去了，又不能干瞪眼瞅着蜡烛灭掉，只得自认

倒霉，耷拉着脑袋打开墙脚的箱子，翻出厚厚一沓子火纸，不情不愿地捧在手上交给窦占龙。

以前说的火纸，相当于烧给死人的纸钱，以錾子在整整一沓黄纸上砸出铜钱的轮廓，外圆内方、横平竖直，烧的时候揭一张撮成一卷，便于彻底烧成灰烬。斗鸡眼裁缝压箱底的火纸十分破旧，看着可有年头了，黄纸上不仅砸了一排排铜钱轮廓，还印着许多符箓。窦占龙暗觉古怪："讹来一棵粗麻倒也罢了，又让我在冥衣铺讹一沓子纸钱有什么用？难不成烧给孤魂野鬼买路吗？"他琢磨不透窦老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既然你不肯说，我也不必问了，反正打定了主意，不见兔子不撒鹰，见不到天灵地宝，贼头儿的粗麻杆子、冥衣铺的火纸，还有铁斑鸠，绝不可离身。当下揣上一沓子火纸和铁斑鸠，扛着粗麻杆子，快步出了冥衣铺。

简单地说吧，窦占龙再回到城门口，已然是晌午时分，头顶上艳阳高挑，蒸着早间被雨水打湿的泥土又湿又热，可也挡不住赶集逛会的老百姓，城墙根儿底下肉香扑鼻，饭铺、摊棚前挤了不少吃饭的人。窦老台也买了肉饼、熏鸡，跟窦占龙分着吃了，又各自灌了一大碗酽茶。二人吃饱喝足，窦老台才说："你别小瞧了冥衣铺那一沓子火纸，那是神鬼阴阳钞，贼头儿的旗杆子也是一根宝麻，没有铁斑鸠，人家怎肯拱手奉送？我之前也告诉过你，铁斑鸠是一件妨人的邪物，谁碰了谁倒霉，你舍得给我，我也不敢接，只能搁到褡裢里，用的时候还挺费劲。你在窦家庄打下铁斑鸠，已经折损了一半阳寿，再拿也不怕了，咱一事不烦二主，还得再让你跑一趟！"窦占龙岁数还小，对"生死"二字不甚了了，又穷怕了，不在乎折不折寿，他寻思"我也不贪多，当上十几二十年大财主，快活过当一千年要饭的叫花子"，所以没多想，问窦老台还要在县城中拿什么东西。

窦老台嘿嘿一笑："正所谓'好饭不怕晚，好锅不怕铲'，县城十字街东口有家裕通当铺，当铺的大掌柜和二掌柜是亲哥儿俩，长得一模一样，一人身上挂着半块腰牌。你照方抓药，带着铁斑鸠进去，不论他们给你多少钱，你也别接，只要他们兄弟二人身上的腰牌！"不比冥衣铺、贼窝子，说到去当铺，窦占龙可真有几分怵头。他从没当过东西，但也听过这一行的规矩，你要当十两银子，能给你二两就不错了，再好的东西，到了当铺都得一通贬损，丝绵当成麻绢，貂皮写成老羊皮，哪怕是足金的首饰、簇新的绸缎，也会被贬得一文不值，正所谓"买仨，卖俩，当一个"。心不黑的开不了当铺，从掌柜的到伙计，个顶个掉钱窟窿钻钱眼儿，只占便宜不吃亏，既贪婪又奸猾，牙尖嘴利不饶人，一人一口唾沫也把我淹死了，我对付得了吗？窦老台一龇牙："你不必多虑，当铺里也点着两个蜡烛头，如若让铁

斑鸠压灭了，两个掌柜的便有大祸临头，铁斑鸠上抹了你的血，你自己不拿，换了谁也拿不走，所以说你只管把心揣肚子里，有铁斑鸠在手，他们怕你还来不及，谁又敢动你一根汗毛？”窦占龙一想也对，之前的贼头儿和斗鸡眼裁缝如此忌惮铁斑鸠，估计当铺掌柜也掀不起多大风浪，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开弓哪有回头的箭？再说半途而废，肩膀上顶个脑袋、俩胳膊拎着俩爪子回去，岂不是鸭子孵鸡—— 白忙活一场？三十六拜都拜了，老窦家能不能翻身，全指这一哆嗦了！窦占龙打定了主意，拔腿就要走。窦老台叫住他：“不急着去，我还有句话，你可千万记住了，拿完当铺里的腰牌，不能带走铁斑鸠，哪怕当铺的人说出大天来，你也别再碰铁斑鸠了，咳咳咳咳咳……”窦占龙见窦老台咳得直翻白眼，赶紧替他拍打后背：“行行行，我听明白了，只拿腰牌，铁斑鸠扔在当铺不要了！”窦老台一边咳嗽一边点了点头，打手势让他快去快回。

窦占龙吃饱了饭，肚里有食心里不慌，扛着粗麻杆子，揣着火纸和铁斑鸠，按着窦老台的吩咐，心急火燎地跑到十字街东口。只见路边一家当铺，雕檐灰瓦，黑漆大门，门楣上高悬黑色牌匾，刻着“裕通当”三个金漆大字，内设影壁墙，门前三磴青石台阶，一左一右挂了两串特号的铜钱，缀着大红绸子飘带，那是当铺的幌子。清朝那会儿，能典当东西的地方分为四等。头等叫典铺，本金最大，收得下宅院地产，二等的为当铺，三等的叫质铺，最末的是押店，零七八碎的也收，但是息银最高、当期最短。其中的当铺又分为皇当、官当、民当，呈三足鼎立之势，上至王公贵胄府上的硬货龙、金刚箍、彩牌子、黑盘子，说白了就是黄金、镯子、古画、古籍善本，下至贫苦百姓家中“油旧破补”的裤褂、被褥，均可拿到当铺换钱。裕通当属于官当，当时官定的规矩叫“月不过三”，每个月的息银不准超过三分，实际上高得多，只要把东西押在柜上，息银立马翻着跟头往上涨，为的就是不让你赎。乐亭县出行商，做买卖的商贩最多，常需银钱周转，当铺生意也做得大。

窦占龙上台阶迈门坎，绕过影壁墙，进了裕通当铺，眼前黑漆漆一排七尺高的栏柜，堵得严丝合缝，这叫“压人一头”。站柜的居高临下，你当的东西再稀罕，气势上也被压住了，未曾开口，已自馁了三分，所以说当铺是很多老百姓最不愿意来又不得不来的地方。栏柜后边的内墙上钉着两个铜烛台，各托一个蜡烛头，照得当铺中亮亮堂堂。窦占龙仰着脖看了半天也没看见人，踮起脚尖拍打柜台：“掌柜的掌柜的，我要当东西！”只听栏柜后头有人慢慢悠悠地搭话：“当什么？”窦占龙把带血的铁斑鸠递上去：“您给掌掌眼吧！”那人往前探了探身，露出一个脑袋，得有五十多岁，三绺花白胡子，看见窦

占龙手里捧的东西，恰似耗子见了猫，愣了半天不敢接，转头叫道："大哥，你来瞧瞧！"栏柜后又探出一颗脑袋，估计是大掌柜了，同样五十多岁，三绺花白胡子，鼻梁上架着铜框水晶眼镜，见到铁斑鸠也是一惊，但是老奸巨猾，沉得住气，瞥了一眼窦占龙，还以为是个臭要饭的，不知在何处捡了铁鸟过来换钱，便即心生歹意，不动声色地说："对不住了，小兄弟，我们不收铁鸟，头里还有一家当铺，你再往前走两步，去那家问问。"窦占龙心说："你这人可太不地道了，自己不收不就得了，还憋着坏坑死同行？怎么那么歹毒呢？"他是奔着发财来的，当然不可能让大掌柜一句话支走，梗着脖子问："当铺又叫百纳仓，上到珠宝翠钻，下到针头线脑，没有不收的东西，要么你别挂匾开门，开门了为什么不做生意？"大掌柜说："此言差矣，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开当铺的将本图利，从来不收废铜烂铁。"窦占龙争辩道："铁斑鸠是一宗古物，又没破损，怎能说是破铜烂铁？"二掌柜在一旁帮腔说："你的铁鸟跟破旗子、烂铜锣、断了簧的雨伞、离了骨儿扇子是一路货色，说起来是个物件，其实堪称破烂儿，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捡，我们不收也在情理之中。"

窦占龙让他们说急了，捧着铁斑鸠往柜上一扔，再看当铺墙上的两支蜡烛，霎时间暗了下来，稍稍一动就得灭掉。二掌柜铁青着脸，再也不敢吭声了。大掌柜则气得直哆嗦，声色俱厉地骂道："你个小王八羔子，乡下野小子也敢来官当铺讹人？我看你是茅坑里打灯笼——找死啊，信不信我把你送交衙门打上二十板子？"窦占龙也豁出去了，瞪起夜猫子眼说："二十板子？可以啊，小爷我吃过米吃过面，就是没吃过板子，我倒想尝尝这二十板子是个什么滋味儿！另外我也劝您一句，最好是一顿打死我，打不死我提上裤子还来当铁斑鸠，只要你不摘匾关门，我就天天来，看是我的屁股硬还是你的嘴硬？行了，咱甭费唾沫了，要么报官打死我，要么把你们俩的腰牌给我！"

大掌柜见窦占龙耍起了肉头阵，软硬一概不吃，肩上还扛着一根粗麻杆子，心里明白个八九不离十了："我宁跟明白人打架，不跟糊涂人说话。铁斑鸠是一件邪物，你一个半大孩子，怎知其中利害？定是受了憋宝的指使，那个人居心叵测，绝无一丝善念。我给你拿上十个银元宝，你听我一句良言相劝，快把铁斑鸠带走，离憋宝的越远越好，否则引火烧身，悔之莫及！"当即从栏柜底下一个一个地往上掏，一口气掏出十个银元宝，皆为十两一锭的官银，对窦占龙说："这一百两银子归你了，怎么样？"窦占龙不为所动，两只手一揣，抬头看着房顶子。大掌柜啪地一拍栏柜："好，一百两银子你看不上，我给你换成一百两金子如何？"说完又从栏柜底下掏出十个金元

宝，黄澄澄金灿灿地耀人眼目。窦占龙看见那十个金元宝，说不动心是不可能的，但他转念一想："我祖上是杆子帮的大财东，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家雀儿生儿钻瓦缝，我窦占龙也不能太没出息了，一百两金子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总有花完的那一天，一旦拿到天灵地宝，那可是八辈子吃不穷花不尽，绝不能因小失大，让人拿我当要饭的打发了！"

任凭大掌柜死说活劝，捧出多少金元宝，窦占龙也是无动于衷，只要他身上的腰牌。两个掌柜的没辙了，咬着耳朵嘀咕了几句。大掌柜长叹了一声，与二掌柜各自摘下随身的腰牌，放到栏柜之上。窦占龙伸爪子搂到眼前仔细端详，两个半块的腰牌合二为一，也只不过是一个古旧的木制腰牌，巴掌大小，边角多有磨损，一面刻着一枚古钱，另一面竖刻两行小字—— 足登龙虎地，身入发财门。没什么出奇的地方，可是看大掌柜的意思，旧腰牌比他的当铺还值钱，搬来八万八生金子也舍不得换。

如今麻杆、火纸、腰牌齐活了，整个一臭鱼找烂虾、瘸驴配破磨，没一件拿得出手的东西。窦占龙心说："可倒好，这叫傻小子看年画——一样一张啊，三件破烂东西，合得到一块吗？但不知窦老台如何憋宝？"当下对两个掌柜的道了声谢，转身往外走。二掌柜急忙叫道："小祖宗留步，你得把铁鸟拿走啊！"窦占龙扭头哈哈一笑："我拿去也没用，您顺手给扔了吧。"他前脚走出大门，两个掌柜的后脚追了上来，绕到前面拦住去路，双双往地上一跪，二掌柜苦着脸说："您不能把心夹在胳肢窝里说话呀，什么叫我顺手给扔了？我扔得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腰牌我也给你了，你却不把铁鸟带走，我们以后还过不过了？"大掌柜也服软了："小祖宗，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行行好吧！"街上人来人往，看见两位当铺掌柜的一把年岁了，却在门口给一个半大孩子下跪，免不了指指点点地议论。窦占龙脸上挂不住了，伸手去搀两位掌柜起身。二掌柜哭求道："小爷，铁斑鸠还在屋里，您受累，您受累……"窦占龙心里不落忍，腰牌已经到手了，何苦还把人往死路上逼呢？他一念之仁，又进当铺揣上铁斑鸠，大步流星回到城门口，跟窦老台交了差事。

窦老台冲他一挑大拇指："有了粗麻、火纸、腰牌，咱这事成了一半！铁斑鸠……留在当铺了？"窦占龙满不在乎地说："没留，人家的腰牌也给我了，又当街跪在地上对我求告再三，咱不能为了自己憋宝，去把人家赶尽杀绝吧。"窦老台一向是气定神闲，此乃憋宝客的气度，能等能憋，多大的事也不着急，闻听此言，却急得直翻白眼："哎哟哟……你上当了！我千叮咛万嘱咐啊，你怎么全当了耳旁风呢？你可真是面盆里扎猛子——不知道深浅！人家是官当铺，后院

供着神位，咱惹不起啊！你把铁斑鸠留下，开当铺的自顾不暇，等到腾出手来，咱早已拿上天灵地宝远走高飞了，而今你没留铁斑鸠，他们肯定放不过我！”

5

窦占龙听窦老台这么一说，心里头也慌了，因为他听说过，憋宝的有三忌：一忌揭底，二忌背誓，三忌妄语。有些话可以不说，但是出口成谶，绝不敢胡言乱语，忙问窦老台：“不行我再跑一趟，把铁斑鸠搁到柜上？”窦老台一跺脚：“我跟你同去！”俩人骑上黑驴，急匆匆赶往十字街，到地方一看傻眼了，裕通当铺大门紧闭，招牌都摘了！

开当铺的最讲规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论刮风打雷、阴天下雨，一天也不许歇业。一来怕耽误人家赎当，落人口实留下话柄；二来上门当物的无不是火烧眉毛，急等着钱用，所以说当铺跟药铺一样，一年到头从不歇业。窦占龙一去一返，前后不到半个时辰，裕通当铺竟已关门上板摘了招牌。窦老台脸如死灰，来不及跟窦占龙多说，催动胯下黑驴，出了城门落荒而走。黑驴奔走如飞，驮着二人跑到窦老台的住处，离着窦家庄不远，地方挺偏僻，仅是一个带屋顶的破土围子，四周长着几株大桑树。他们俩翻身下驴，将黑驴拴在门口，推开破旧的木门，屋中也是破破烂烂，遍地的枯枝败草土坷垃，正当中两个条凳上摆着一口空棺材，怎么看也不是人住的地方。

窦老台眉头紧锁，一边咳嗽一边对窦占龙说：“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扛旗的贼头儿、卖冥衣的裁缝以及开当铺的两个掌柜，他们四个人是一伙的，皆是贪得无厌、心术不正之辈，暗中拜着四个烛灵。咱俩为了取宝发财，抢了他们的麻杆、火纸、腰牌，坏了他们的大事。贼头儿和裁缝倒还好说，那两个开当铺的手段却甚为了得，我也对付不了。”

窦占龙自知惹了大祸，心中愧疚不已，急得在屋里直转圈。窦老台摇了摇头，告诉窦占龙说：“憋宝客勾取天灵地宝，争的是机缘，夺的是气数，此乃鬼神所忌，迟早会撞上躲不过去的一劫，事有成败，人有兴衰，那也是命里该然，怪不得你。只是我死之后，他们也饶不了你，咱两个合伙一场，你又信得过我，我不能连累你送命。一会儿我躲进棺材，你把铁斑鸠也放进去，然后找地方藏起来。今夜晚间，他们定会拿雷火来炼我，甭管屋里闹出多大响动，你也不必惊

慌，那全是冲我来的。有邪物铁斑鸠傍身，纵然我难逃一死，他们也得搭上四条命！等到鸡叫三遍，你兴许能在左近捡到四个蜡烛头，虽不是什么法宝，可也保不齐能派上用场，然后你再进屋，将我的鳖宝取走，贴身收好……”窦占龙心中一惊，想起祖宗遗训，不许后人再干憋宝的勾当，此刻怎敢应允窦老台？窦老台见他迟疑，猛然一阵咳嗽，又说：“接下来的话你可听好了，窦家庄南边塌河淀的老庙中有一座古城，平时看不见，三十年一显古，凑齐麻杆、火纸、腰牌，方可入城取宝。今年六月十五月圆之夜，又该此城显古，到时候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烧了这一沓子火纸，拿粗麻杆子捅开城门，挂上腰牌进城，谁也动不了你。城中一座府邸，府门前贴着封条，你对着大门拜三次，封条自会掉落。进了府什么也别拿，找到最深处一间屋子，屋中有一个铜盆，一面铜镜，一只铜壶。铜盆是聚宝盆，可令你荣华富贵；铜镜是八卦镜，可让你了身知命；铜壶是紫金壶，可助你多安少祸。你这一双龙爪子，只拿得了一件。先前你打下铁斑鸠，损了一半阳寿，至于是拿铜壶保命，还是拿铜盆发财，又或是拿铜镜看透乾坤世界，全凭你自己做主！”

窦占龙只是乡下地方的一个穷孩子，能有什么见识？直听得一头雾水，塌河淀离窦家庄不远，以往他去那一片漫洼野地中逮过蛤蟆，只见得一座断了香火的破庙，哪有什么古城？又怪自己没听窦老台的话，给他惹上了杀身之祸，心中懊悔万分，鼻子一酸坠下泪来。窦老台说：“你别忙着哭，正事还没说完呢，那个地方三十年一显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仅我等了多年，县城里的贼头儿、糊冥衣的裁缝、开当铺的两个掌柜也等了多年，彼此积怨已深，他们放不过我，我也得拉上他们四个垫背。只可惜我身上的鳖宝，已得天地之半，实不忍让它朽为尘土。你不妨将之取走，从此片刻不要离身，它沾了你的活气儿，过上个三年五载，也许还能死而复生。纵使你得了天灵地宝，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生而为人，总免不了七灾八难，万一将来有个马高镫短，遇上过不去的坎儿了，你将脉窝子割开，埋入鳖宝，说不定可以救你一命，还有我的褡裢、账本、烟袋，全是老辈子传下来的物件，落在旁人手上无用，而吃憋宝这碗饭，却又离不开这几件东西……”说着话摘下褡裢，连同长杆烟袋锅子，一并交在窦占龙手上。窦占龙抹去泪水定睛一看，不过是个粗布褡裢，四角坠着吊穗，里面装了一个账本，密密麻麻写满了怪字，他一个也认不得，还夹着几个白纸剪成的驴子，显得十分古怪。再看那个旱烟袋，长杆的乌木铜锅，过去老爷们儿惯于用长不足尺的短杆烟袋锅子，往腰里头一别，带着去哪儿都方便。女人的烟袋杆则不然，长的得有四五尺长，盘腿坐在炕头，可以直接伸到火盆里接火，要取什么东西，懒得

起身，也拿长杆烟袋去钩。窦老台的烟袋锅子，乌木杆子三尺多长，玛瑙的烟嘴儿，挑着一个绣花烟荷包，打着青线算盘疙瘩扣，铜锅子又大又厚实，底部铸有“招财进宝”四个字。窦老台又说：“拿了天灵地宝放进褡裢，除了你本人，谁也拿不出来，只不过你得带着烟袋锅子，否则镇不住褡裢，天灵地宝还得跑了。行了，我言尽于此，但盼你好自为之！”

窦占龙心乱如麻，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在窦老台的催促之下，帮忙移开棺盖。窦老台褪去鞋袜，披发赤足，踩着条凳爬上去，平躺在棺材里。窦占龙又按他的吩咐，将铁斑鸠放入棺中，再次合拢棺盖，收拾了一应之物，出去关上屋门，猫着腰钻到大桑树下的草垛中。他心里头七上八下，恰似打翻了五味瓶，本以为跟着窦老台去憋宝发财，怎知天有不测风云，天灵地宝还没见着，先把窦老台的命搭上了，又想到姐姐隔三岔五地念叨，窦老台拿宝蛋给他洗过眼，如果恩人因他而死，回去怎么跟姐姐交代……胡思乱想之际，忽听几声驴叫，窦占龙才回过神来，想起那头驴还在门口拴着，窦老台也没说是否放了它，趁着对头还没到，该不该进屋问一声？窦占龙从草垛中探出头去，发觉天已经黑透了，突然间狂风大作，刮得飞沙走石，尘扬地暗。黑驴似乎受了惊吓，尥着蹶子挣开缰绳，跑了个无影无踪。顷刻之间，阴风中降下四团蓝幽幽的鬼火，忽明忽灭地围着破屋子打转。窦占龙毛骨悚然，赶紧躲回草垛，伏下身形，瞪圆了他的夜猫子眼，从干草缝隙中往外窥觑，但见四团鬼火转了几圈，拧成一个大火球，咔嚓一下撞开木门冲入屋中，熊熊烈焰裹住棺材，紧接着发出一声巨响，天崩地裂一般，震得墙壁、门框不住摇晃，屋顶上的木棍、稻草稀里哗啦地往下掉，大火球化作无数火星子渐渐熄灭，屋内屋外陷入一片死寂，再也没了响动。

直到鸡叫三遍，天色微明，树上乌鸦叫得凄凉，冷风一吹，草木萧萧瑟瑟。窦占龙奓着胆子钻出草垛，果然在房前屋后找到四个灭掉的蜡烛头，仅有寸许长，近似于灵堂中的冥蜡。他再进到屋里，只见屋顶子、四面墙烧得一片乌黑，整个棺材以及躺在其中的窦老台，连同架棺材的条凳，均已化为灰烬。地上掉着一样东西，窦占龙抓在手中，抹去黑灰，却是一个肉疙瘩，色呈灰白，尚有余温，想必是窦老台身上的鳖宝，于是贴身揣了，对着那片灰烬拜了几拜。

待到天光大亮，他先去空磨坊，找地方藏好了麻杆、火纸、腰牌、褡裢、账本、烟袋，还有那四个蜡烛头，这才往家走。恰巧朱二面子也在外头鬼混了一天一夜，哼哼着淫词浪曲正往回返，俩人前后脚进的门。春花以为窦占龙跟他姐夫在外面胡混，朱二面子以为窦占龙起得早，谁也没多问。事后听人说，那天夜里，县城出了怪事，裕

通当铺掌柜的、糊冥衣的裁缝，还有那个扛旗敲锣吆喝“当心蠡贼”的奇人，一夜之间暴毙而亡，全是七窍流血，死状可怖，老百姓们当作异事传播，没人说得出个所以然。窦占龙心知肚明，却不敢声张，他白天之所以敢在县城里讹那几样东西，不仅仗着邪物铁斑鸠，还有窦老台在后头撑着，如今没了靠山，让他一个半大孩子三更半夜去塌河淀拿天灵地宝，他怎能不犯嘀咕？何况老窦家留有祖训，不许后人再干憋宝这一行，窦老台的下场，他也看得一清二楚，眼瞅着快到六月十五了，迟迟下不定决心。

取宝之事悬而未决，家里可又过不下去了。窦占龙的姐夫朱二面子整天游手好闲，胳肢窝夹柿子—— 没见过这么懒的，从来不知道顾家，出去管横事也挣不了半壶醋钱，全指望他瘫在炕上的姐姐春花，做些个零碎活计，勉强养家糊口，赶上年景不好的时候，家里经常穷得揭不开锅，借遍了左邻右舍、乡里乡亲。那一天又断顿了，姐姐春花看看米缸，剩下的几粒粮食，熬一碗稀粥也不够，只得叫窦占龙去界壁儿的五叔家拆兑几个。她一连几天没吃过饱饭，有气无力地说：“按辈分咱得喊人家一声叔，我前后借过几次，实在拉不下脸了，你替姐跑一趟。”窦占龙是真不想去，天底下顶数手心朝上找人家要钱最难，何况他实在不想让人看见自己这一双爪子，可又不忍让姐姐为难，只得硬着头皮来到五叔家。

五叔五婶子都在家，天当晌午，两口子正在擀面条，桌上大盆的三鲜卤腾腾直冒热气，边上还摆着几碟黄瓜丝、香椿末、菠菜梗、青豆黄豆、大瓣儿蒜。五婶子看见窦占龙进了门，脸拉得比驴脸还长，问他干什么来了。窦占龙也是半大小子了，胡打乱闹不耽误懂得脸面，不敢看五婶子，低头瞅着脚面，怯生生地开口说了“借钱”二字，五婶子答得也利索：“不借！合着你是《百家姓》去了赵——开口就是钱，还会别的吗？”窦占龙觉得害臊，扭头刚要走，又被五叔喊住了：“等会儿等会儿，怎么着舍哥儿，看你这意思，你是恨上我们家了？你爷爷在世那会儿，可没少提点我，咱又亲戚里道的，住得还近，远亲近邻全占了，是亲三分向，是火热过炕。你一口一个叔地叫着我，从没短过礼数，按说你们家吃不上饭了，我岂能不管不问呢？可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肯借你钱吗？其中有个理儿，你听听我说的对不对。老言古语怎么讲的，‘指亲不富，看嘴不饱’，想发财指不上亲戚，看别人吃肉填不饱肚子，老大不小的你得自己挣去。退一步说，你爹娘走得早，姐姐瘫在炕上，咱一笔写不出两个窦字，同宗同族的亲戚搭把手，管她口饭吃，你岁数小，吃口闲饭，这都说得过。可是我们不能连你姐夫都管了，他也是五尺多高一把扳不倒的汉子，不缺胳膊不少腿，成天不干正事，你瞧他那一天天的，夜壶没把儿

——就剩嘴了，那不是混吃等死吗？再者来说，你五叔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一年到头把脑袋瓜子拴在裤腰带上，跟着杆子帮跑关东做小买卖，风里雨里挣几个钱，吃了多少辛苦，担了多少惊吓，这你不是不知道啊，你怎么有脸上我们家借钱借粮，喂你姐夫那个闲汉？回去告诉他朱二面子，你就说我说的，有粮食喂狗我也不给他，为什么？我姓窦的给不着！”

　　五叔非但不借钱，反倒给他一通数落。窦占龙只能低头听着，憋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一出门又碰上几个同村的小孩，围着他拍手起哄：“鹰嘴鸭子爪—— 能吃不能拿！”窦占龙忍着怒气，闷头推开那几个孩子，心中暗暗发狠：“我拼死也得去一趟塌河淀破庙，等老子发了财，有他妈你们给我下跪的时候！”

[1]小绺：扒手。

[2]剪绺：偷窃钱物。

第四章 窦占龙进城

1

窦占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去到五叔家不仅没借着钱，还挨了通狗屁呲儿，屎壳郎碰上拉稀的—— 白跑一趟，如同霜打的茄子一般，软不拉耷低着头进了家门，坐在炕沿儿上一句话也不说。春花一看就明白了，叹了口气，劝了他几句，让他再跑一趟，到庄外挖点野菜。窦占龙应了一声，背上箩筐出去，在路边刨了些苣荬菜、车轱辘菜、苜蓿菜，装了小半筐，又去泥塘摸了三条泥鳅、两只蛤蟆，在草坑里逮了几只蚂蚱。他姐姐春花也真有法子，拿木梳背在面缸中刮了又刮，铲了又铲，鼓捣出小半碗陈年的棒子面，将车轱辘菜剁碎了，拌成玉米糊糊上锅蒸，苣荬菜、苜蓿菜沾上土盐水拌匀，蚂蚱扔火里烧熟了，泥鳅、蛤蟆剥皮去肠，熬了一锅汤，居然也对付出一桌饭食，有干的有稀的，有凉的有热的，有荤的有素的。

窦占龙家当时穷到什么地步呢？且不说吃的是什么，单说三口人坐在屋里吃饭，那也够瞧的，桌子不是桌子，是个秫秸穿成的盖帘；凳子不是凳子，是草甸子上挖的塔头墩子；盛饭的碗是半个蛤蜊瓢；筷子是两截柳木棍。一件像样的东西也没有，但凡值个仨瓜俩枣的，早已经卖光了。窦占龙有心卖掉窦老台留下的烟袋锅子，换几个钱给家里渡过难关，但是去古城取宝，麻杆、火纸、腰牌以及憋宝客的褡裢、烟袋锅子，哪一样也不能少，一旦错失了这个发财的机会，还不得把肠子悔青了，已经穷了这么多年，真不差这几天了。

好在转过天来，他姐姐春花接了点缝补浆洗的零活儿，朱二面子出去管横事又得了些钱粮，日子还能勉强维持下去。窦占龙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等到六月十五。他从白天睡到天黑，直至一轮满月爬过树梢，春花两口子已经睡实了，窦占龙悄悄下地，在灶上拿了火镰，从后窗户跳出去，到空磨坊取了一应之物，出了窦家庄往南走，一路来到古洼塌河淀，只见蒿草丛生，夜雾沉沉，脚下又是泥又是水，泥沼深处立着一座破庙，民间称之为“黑爷庙”。听本地上岁数

的人说过，庙中供奉着黑七爷，乃是老窦家祖上从关外请回来的一位仙灵，保着他们家人财两旺，早年间香火极盛，怎知有一天遭了雷劈，一道雷火从天而降，将庙顶击出个大窟窿，烧坏了仙灵的牌位，紧跟着河道坍塌下陷，庙宇淹没于洼地之中，从此香火断绝，变成了一座无人问津的破庙。

窦占龙蹚着泥水走过去，借由月色观瞧，但见黑爷庙的两扇大门已经没了，庙顶残留着几垄瓦片，廊檐下挂着半截匾，几块石碑东倒西歪。他在心中默默祷告："但求列祖列宗保佑，让舍哥儿我拿宝发财！"随即勒紧裤腰带，迈步进了破庙，目光所及，庙内也是一片狼藉，头顶上大敞四开透风透雨，脚底下杂草乱长到处是绊脚石，四周墙皮多半脱落，东山墙挂着半拉鼓，西山墙的烂鼻子铁钟没有锤，神台上香炉歪倒口朝下，供桌上落满了尘土灰，正中间供着一尊泥塑，黑袍宽帽，身形肥硕，面目模糊，不知是何方神圣，后墙上残缺不全的壁画，描绘着瑞彩祥云。

窦占龙在庙中转着圈看了半天，哪有什么古城？他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估摸着时辰差不多了，按憋宝的窦老台所言，把腰牌拴在裤带上，又蹲在地上，抽出火纸，一张撮成一卷，两端拧成纸捻，一卷摞一卷，堆成一座纸钱山。再拿火镰引燃，一时间烟雾升腾，在庙中聚而不散，渐渐与壁画中的云雾相连。窦占龙暗暗称奇，瞪着一对夜猫子眼凑到壁画近前，见云雾中显出一座灰蒙蒙的城郭，土城墙不下三五丈高，上半截是红土，下半截是灰土，城垛子是尖的，如同锯齿狼牙，中间一个城门楼子，四角八拐悬挂铜铃，山风一吹叮当作响，两端望不到头，两扇漆黑的城门关得严严实实。窦占龙喜出望外，扛上粗麻杆子紧走几步，到得城门近前。双手攥着麻杆，从城门缝中插进去，一次捅不开捅两次，两次捅不开捅三次，城门轰隆一声开了，粗麻杆子也从中折断。

窦占龙穿过城门洞子，小心翼翼往里走，但见城中千家万户，井然有序，各个屋子格局一致，前后有门，后门边上是谷仓，仅仅大小不同而已，不过一没饭馆二没商号，没有做买做卖的，也听不到鸡鸣犬吠的响动。出来进去的人们，皆为黑衣小帽，身形也相似，个顶个长身子短腿，腆着圆滚滚的肚子，只不过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两口子拉着小子拽着闺女，也有年轻的背着上岁数的，都带着一股地洞子味儿，摇摇晃晃走得奇快。窦占龙本以为城中无人，怎知进来一看，竟住得满坑满谷，心下寻思："我进城取宝，还不让人把我当贼抓了？憋宝倒好说，做贼可难听，那不是给列祖列宗丢脸吗？不行，我得找人打听打听，这是个什么地方？"怎知道接连问了七八位，却没一个搭理他的，窦占龙莫名其妙："他们这地方的人是不通礼教，还

是狗眼看人低？怎么连句话也不跟我说？”正自纳着闷儿，又看见一户人家敞着门，里面七八口人正围坐了吃饭。窦占龙闻见了饭香味儿，肚子里咕噜噜直叫唤，他吞了吞口水，走进去作了个揖：“大叔大婶，我是从城外来的，走得又饥又渴，能不能跟您家讨碗水喝？”屋中一位上年纪的站起身来，横眉立目地呵斥：“你不是这地方人，赶紧走赶紧走！”不容窦占龙分说，已将他连推带搡地轰了出去，紧接着哐当一声响，大门关了个严严实实。窦占龙越想越觉得古怪，心说我一不偷二不抢，讨一碗水竟受如此冷遇，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再看见过来过往的行人，他也不敢上前搭话了。

又往前走了一程，一处金碧辉煌的府邸挡住去路，五彩门楼两边立着石碑，上书“皇封斗大赤金印，敕造天高白玉堂”，脚下五磴石阶，一边一个兽头门墩，两扇朱漆大门上排列金钉，镶嵌鎏金兽面门环，关得严丝合缝。窦占龙又纳了一个闷儿，若按窦老台所说，府门上贴着封条才对，该不是走错了地方？又或是封条已经掉了？有心进去看个究竟，登上台阶叩打门环，等了半天没人应声，使劲用手一推，大门竟吱扭扭一声开了。窦占龙掩住身形，抻脖子偷眼观瞧，硕大的影壁挡得严严实实，看不到府中有没有人。他爹着胆子迈过门槛绕着影壁往里走，说来奇怪，城里那么多人，府邸中却是空空荡荡，大门不上锁，里面也没人。窦占龙跟逛庙会一样，走二道门，转月亮门，过垂花门，脚下是青石砖墁地，万年灰勾缝，甬道边镶着狗牙砖，他穿房过户，把这宅子里里外外瞧了一溜儿够。二进院一间书房，门口也有一副对联“好事流芳千古，良书传播九州”，屋内十分宽敞，丈二条几上摊开了圣贤书，摆设着文房四宝。三进院是明三暗五一排正房，前廊后厦，推窗亮阁，雕梁画栋，八道隔扇门，下置六磴白玉台阶，门旁石板上罗列黄杨、刺松、麦冬、白莲四色盆景。整座府邸中轴对称，正厢分明，大门一关，自成天地。

窦占龙愈发纳罕，各屋各院收拾得一尘不染，怎么会一个人也见不着呢？他一边胡思乱想，一边继续往深处走，四重院落尽头仅有一间大屋，正中间是瓷鹤丹炉，楠木条几上搁着玛瑙芙蓉、翡翠白菜、玉石骆驼、玉石马、玉石羊、玉石猪，青花瓷瓶里插着鸡毛掸子、孔雀扇。条几前一张金漆银包角的八仙桌，上摆细瓷茶壶、细瓷茶碗，两把满堂红太师椅，软垫上金线盘云。后墙上整幅的壁画，翻卷的浓云中耸立着九座险峰，高通霄汉，横锁烟霞，西南角一座山峰下坐着一个穿红肚兜的小孩，白白胖胖，面目怪诞，脑袋上顶着一个白森森的骷髅头，山势层叠起伏，隐没于淡远之间。窦占龙还记着窦老台交代自己办的事，却见那个小孩早已被朱砂笔圈定了，也不知是谁画的，反正不用他动手了，委实琢磨不透窦老台那番云山雾罩的话是何

用意。他半晌悟不出门道，又抬起头来环顾四周，东墙下是立柜、盖柜、描金柜，柜门大开，里边堆满了奇珍异宝。窦占龙心说：“这府邸的主人有钱是有钱，可太喜欢显摆了，故意敞着柜子给串门的看！”扭过头来再看西墙，紫檀格架中赫然摆着三件古器，一个风磨铜的洗脸盆，一面龟纹八卦镜，一只紫金壶，与窦老台所言一般无二。窦占龙又惊又喜，伸爪子摸了摸铜盆，想拿却没敢拿，心下寻思：“府门上没贴封条，府中又如此齐整，不该无人居住，我不告而取，那不真成贼了？古人尚不饮盗泉之水，我姐姐瘫在炕上，一针一线给人家缝穷[1]将我拉扯大，可不是让我去当贼的，万一让人拿住，辱没了祖宗不说，岂不让我姐姐难堪？不如到处转转，看看有没有人家扔在地上不要的东西，随便捡点什么，也足够我们一家三口吃个一年半载的！”

窦占龙想罢多时，就在大屋中东瞧西看，见到一张古香古色的顶子床格外显眼，形同宫殿楼阁，上下好几层，倒挂珍珠卷帘，金钩白纱帐，床上铺着丝缎褥子闪缎被子。他走到古床跟前，瞪着夜猫子眼仔细端详，这张床像是拿一根大木头抠出来的，不由得啧啧称奇，他姐夫朱二面子曾跟他吹嘘过，说世上头等的木匠做出来的活叫暗榫暗卯，榫子活儿外边贴层木皮子，不论多大的器具，打造出来如同以整木雕凿而成，哪怕是从头到尾一寸一寸地找，也找不出接合的痕迹，想必此床就是暗榫暗卯。更奇的是雕工，床顶子刻着福、禄、寿三星，皆为阳刻彩绘，福星蟒袍玉带，手执如意；禄星身穿员外服，手里拿着个小算盘；寿星大脑门长眉毛，一手拄拐杖，一手托仙桃。床帮、床栏和踏板上也刻有各种人物典故，像什么神农亲口尝百草，沉香救母劈华山，唐尧访贤让天下，禹王治水分江湖……最大一幅是雕刻在床头的《郭子仪绑子见唐皇》，真可以说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金銮殿上还趴着一只御猫，粗尾长毛，体形肥硕，脑袋又大又圆，睁一眼闭一眼，似睡非睡，似醒未醒。

窦占龙跟着朱二面子到处混，也没少听书看戏，认得这个典故，叫“醉打金枝”，寓意逢凶化吉，加官进爵受封赏，而那汾阳王郭子仪一生兴旺安康，七子八婿围绕膝下，尽享天伦之乐，寿至耄耋之年。那只御猫也有个名目，唤作“鞭打绣球”，鞭梢似的尾巴又粗又长，能从身后甩到头顶。

窦占龙越看越爱，不觉看入了迷，围着顶子床转来转去，心说：“我是没什么出息，可我们老窦家祖上，哪一位不是吃过见过的大财东？谁又睡过如此奢遮的宝床？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且上去躺一躺，死也不枉了！”于是脱鞋上床，拉过闪缎被子，钻进去躺平了，小心翼翼枕在雕花的白玉枕头上。窦占龙只在家睡过土炕草席，躺到

宝床上，也没觉得多舒服，玉枕看着讲究，躺上去硌得后脑勺疼，不过那缎子轻盈绵软，盖在身上飘飘悠悠，如同覆着一片云彩，还隐约透着一股奇香。他本来只想在古床上躺一躺，却不知不觉睡着了，恍恍惚惚做了一个梦，梦见朱二面子挣了大钱，带着他去买来白面，蒸了一锅馒头、枣卷儿、糖面座儿、大发糕，灶台上呼呼冒着热气，窦占龙蹲在边上用力拉风箱，好不容易蒸熟了，揭开锅盖顾不得烫，抓起来就往嘴里塞……忽觉得脸上一阵湿凉，窦占龙一惊而醒，睁开眼一看，面前竟蹲着一只脏兮兮的狸猫，猫眼有如两盏金灯，正直勾勾盯着他看。狸猫见他睁眼，喵呜一声猫叫，凄厉刺耳，听得窦占龙汗毛直竖，彻底醒了盹儿。他倒不怕野猫，府中空无一人，有几只野猫不足为奇，一骨碌身下了床，挥手去撵那只狸猫，冷不丁觉得后头凉飕飕的，扭头看去，登时吓出一身冷汗，但见一个长袍高帽之人立于屋中，脸色阴沉，木雕泥塑一般，绝无半分活人气息。窦占龙心说：“坏了，我遇上勾死鬼了！”

2

窦占龙稳住心神，但见对方是个身材瘦削的老者，看不出到底多大岁数，佝偻着身子，头顶高纱帽，穿一件灰袍，脸上干瘪无肉、枯纹堆叠，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邪气。那只狸猫也蹿下古床，落地悄无声息，蹲在老者脚旁，鬼鬼祟祟地打量窦占龙。窦占龙以为是府邸的主人回来了，那也够要命的，自己黑天半夜摸入人家府里，还躺在床上睡了一觉，既被主人当场拿住，岂肯轻饶了我？此刻急中生智，对着老者一揖到地：“老爷勿怪，小人路过贵宝地，本想到您家讨口热汤，怎知府上没人，大门也没关，误以为是无主的空宅，奓着胆子歇了一会儿，还望您大发慈悲放了我！”

老者低头看看窦占龙身上挂的腰牌，阴声阴气地干笑了几声：“进来一趟不容易，何必急着走呢？老夫腿脚不便，你先背着我走几步。”窦占龙猜不透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可又不敢驳了对方的面子，毕竟是自己理亏，别再来个不吃烧鸡吃窝脖儿，装作满心欢喜，往地上一蹲，将老者背在身后。那个老者虽然枯瘦，他也只是气力不足的半大孩子，背不动尚在情理之中，然而并不觉得沉重，竟似背着一捆干草。窦占龙越想越不对劲儿，磨磨蹭蹭走出一步，便驻足不前了。老者冷笑着问他：“怎么着？这就走不动了？”窦占龙苦着脸说：“我又累又饿，实在迈不开腿了。”老者从窦占龙背上下来，绕

到他前面，缓缓点了点头："一步就一步吧，那也不少了！我告诉你，此地名为獾子城胡三太爷府，府邸的主人是位老狐仙，乃关外各路地仙祖师，早已得成正果不在尘世了。獾子则是狐仙的瓦匠，擅长掏洞挖坑、盖房垒窝，因造胡三太爷府有功，得以在附近居住，受神通庇佑，躲过了被猎人捉去扒皮熬油之苦，久而久之，拖家带口的獾子越聚越多，这才有了獾子城。胡三太爷走后，它们一直替祖师爷守着府邸。獾子城三十年一显古，只有憋宝的能找到，倘若你不是憋宝的，那定是受了憋宝的指使！"

窦占龙惊得吐出半截舌头收不回去，合着城里住的全是獾子？要不说一个个怪里怪气的，身上还有一股地洞子味儿！忙向老者求告："您老行行好，放我出城去！"老者道："獾子城可不是一般人进得来的，你能走到这儿，还躺在古床上睡了一觉，此等机缘非比寻常啊，你可知老夫是谁？"窦占龙暗暗琢磨，老者刚才说了，胡三太爷得道之后，留下一座无主的空宅，或是有外来的仙家，占了这个地方，便猜道："莫非您是这府里的主人？"老者摇了摇头说："我虽然久居于此，却并非这里的主人，你可再猜。"窦占龙仔细端详眼前之人，觉得他身上的衣服、头上的冠帽，有点像床头雕刻的郭子仪，身边还带着一只猫，那金銮殿上不也有一只御猫吗？于是斗胆再猜："瞧您的装束打扮，该不是夺潼关收两京，破吐蕃定回鹘，功盖天下中兴大唐，七朝的元老郭令公？"老者干笑两声："哼哼，巧言令色，还一套一套的，但你猜得不对！"说罢又往边上一指："看见这张六步顶子床了吗？"窦占龙谄笑道："不止看见了，还在上头睡了一觉，甭提多舒坦了。"老者说道："算你小子有福，你且听了，我本在西凉，佛祖挖的坑，老君扛的秧，栽树人是吕洞宾，浇水的是李三娘。周文王逃难到树下，雷震子救他返故乡。三十六路兵马伐西岐，安营扎寨此树旁。伍子胥攀住晃一晃，柳展雄吓得脸发黄。唐僧师徒从此过，树荫底下乘过凉……"窦占龙吃了一惊，插口道："那么说……您是树仙？"老者一摆手："不对不对，你急什么，听我把话说完，姜子牙当年算一卦，断定此树要打床，胡三太爷套神牛，把树拉到他府上，请来能工并巧匠，三年打成这张床！"老者连说带比画，唾沫星子乱飞，说书唱戏的也不如这位能闹腾。窦占龙一脸崇敬，拜倒在地说："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合着您老人家是床仙！老仙爷在上，受小的一拜！"老者这才坦然承认，告诉窦占龙，他本是西凉一棵老树，曾吸日月之精、取天地之灵，打成顶子床以来，又在胡三太爷府中得了仙气儿，久而久之有了道行，凭借图中郭令公的形貌显身，自称"林中老鬼"，擅能占卜打卦，可谓"看乾象遍知天文，

观地理明识风水；深晓五星，决吉凶祸福如神；秘谈三命，断成败兴衰似见”！

窦占龙听得直发蒙，不过见识再短他也悟得出来，眼前的是一位仙家。林中老鬼又问窦占龙：“知道为什么让你背着老夫走几步吗？”窦占龙说：“您不是腿脚不利索吗？”林中老鬼踢了踢左腿，又抬了抬右腿，问窦占龙：“拿你那对夜猫子眼瞅瞅，老夫哪条腿不利索？我这么做无非是为了成全你，咱俩有缘，老夫得保着你荣华富贵，不过机缘有深有浅，福分有大有小。这么说吧，腿长在你身上，路是你自己走的，如若你背着我走出屋门，我能够保你一世富贵；你背我走上十步，我可以保你半世富贵；结果你只走了一步，倒让老夫为难……”窦占龙觉得刚才自作聪明只走了一步，结果小道上捡芝麻，大道上洒香油，做了一桩赔本的买卖，不知还能否挽回，赶忙对林中老鬼说道：“老仙爷，小人我刚缓过劲儿来，不妨再背您多走几步！”林中老鬼从鼻孔中哼了一声：“不够一捏的岁数，恁地奸猾透顶，你只背着老夫走了一步，这是你的命，纵然搬下满天神佛，那也改不了。一步虽少，可也不是没走，我还是得赏你点什么……”窦占龙听说有赏，忙又拜了三拜：“承蒙老仙爷不弃，我听说府中有一个聚宝盆，还望老仙爷开恩，赏给小人那个铜盆！”林中老鬼脸色一沉，阴森森地说道：“妄动天灵地宝，为鬼神所忌，何况是胡三太爷府上的东西？你真是耗子给猫当小老婆—— 要钱不要命啊，既然你不怕天打雷劈死无全尸，大可拿了聚宝盆去！”

窦占龙听林中老鬼说得头头是道，又有窦老台的前车之鉴，哪还敢再打聚宝盆的主意，对着林中老鬼深施一礼：“承您指引迷愚，真是我天大的造化，不知几辈子才修来的福分，我听您老人家的，不拿聚宝盆了，您看着赏我点什么吧。”林中老鬼飘也似的走到顶子床前，三下两下拆下一块床板，正是那幅《郭子仪绑子见唐皇》，转头对窦占龙说：“老夫在胡三太爷府上得道，也相当于一方地仙，又与你有缘，该着你的造化，怎能不指点你一场富贵？你背着床板出去，供在家中一天三遍烧香磕头，一样可以招财进宝。怎奈你只背着老夫走了一步，我顶多助你十年财运，此后的富贵穷通，可全看你的命了！你切记老夫之言，背上床板只管往外走，半路上千万别扭头看，也别放下，赶在鸡叫头遍之前出去，否则城门一关，再过三十年才打得开！”

窦占龙喜出望外，得享十年财运足够了，大不了我下半辈子省着点儿花，当即跪在地上，毕恭毕敬地给林中老鬼磕了三个头，接过床板来背上。林中老鬼忽然在他身后一推：“再不出去，更待何时？”窦占龙脚下一个踉跄，人已到了屋门之外。他担心鸡鸣天亮，城门一

关把自己困住，急三忙四地背着床板出了府邸。一路进来没人搭理他，此刻在大街上一走，竟是人踪全无，家家关门闭户，头顶上黑云压顶，闷雷滚滚。

窦占龙惶惶不安，转着眼珠子寻思："窦老台吩咐我到獾子城胡三太爷府中取宝发财，又让我把天灵地宝搁在褡裢中带出去，那是为了避过一众獾子的耳目，凭着腰牌一进一出，谁也不会拦挡，这跟做贼有什么分别？我五叔那句话没说错—— 指亲不富、看嘴不饱，想发财指望不上别人，即便天上掉馅儿饼，张三李四木头六有的是，怎么就砸我头上了？本以为入宝山空手而回了，却又在胡三太爷府中遇上个林中老鬼，指点我背着一块床板出城，说什么可保我十年大运，然而床板也是胡三太爷府上之物，并不是没主儿的东西，那不还是让我当贼吗？何况这是林中老鬼的一面之词，不知道可不可信。如若他真是西凉一棵树，打成顶子床以来，在胡三太爷府中得了道，借着唐时郭令公的形貌显身，该是一方仙灵才对，为什么我背他之时，如同背着一捆干草，那人身子虽轻，却绝非有形无质，而且一身的邪气。尽管林中老鬼也是灰袍纱帽，有如古时衣冠，可是瘦削枯槁，举止诡异，全无床板上郭令公的富态周正，还有跟在他身旁的狸猫，贼头贼脑的，耳尖尾细，鬼鬼祟祟，又脏又邋遢，哪里是金銮殿上鞭打绣球的御猫？况且按窦老台所言，府门上应该有封条，我怎么没见着呢？说不定是林中老鬼揭了封条入府盗宝，画中小孩也是他用朱砂笔圈上的，又不知出了什么岔子，以至于困在此地，说出一番唬弄鬼的话，诓我带他出去？"

窦占龙身背床板，低着头往城外走，越琢磨越不对，这个念头一转上来，他心里咯噔一下，眼看着走到了城门口，再多走一步就出去了，忍不住扭过头，往身后瞥了一眼，但见林中老鬼和那只狸猫，都立他背后的床板上，一人一猫脸带奸邪，怎么看也不是有道的仙灵。窦占龙心底一阵恶寒，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书中代言，窦占龙所料不错，林中老鬼本是江南一个术士，三十年前到关外深山避祸，又让外道天魔占了肉身，混进獾子城，揭去大门上的封条，入府盗取灵丹妙药，还用朱砂笔圈定了壁画中的小孩，不料出了岔子，被困在府中无从脱身，他身上没有腰牌，只要一踏出府门，脚一沾地就得引来天雷。胡三太爷府里没吃没喝，全仗着身边那只狸猫，从獾子城中偷点陈芝麻烂谷子衔给他，才不至于活活饿死。苦等了三十年，终于等来一个身上揣着鳖宝的窦占龙。林中老鬼一番花言巧语，妄图瞒天过海，让窦占龙背着他出去。原以为一个穷人家的半大孩子，生来吃糠咽菜，能有什么见识？还不是人家说什么他信什么？只等出了城门，再将他掐死，夺下鳖宝。怎知这小子心眼儿太多，走到城门口起了疑

惑，扭头望向身后，林中老鬼看见窦占龙的神色，立时明白他的心思了，眼中凶光一闪，伸着两只手来掐窦占龙的脖子，十指如钩，又干又枯，就跟老鸹爪子似的。吓得窦占龙大叫一声，赶忙扔掉了背上的床板。林中老鬼双足落地，再跑可来不及了，电光石火的一瞬间，一道炸雷劈了下来，他躲不开避不过，正让天雷打在头上，在雷火烧灼中惨叫不止！

窦占龙心惊胆战，趁势往前一滚出了城门。此时鸡鸣破晓，城门轰隆一声闭合。窦占龙只觉眼前一黑，等他再睁开眼，见自己仍在塌河淀古洼老庙之中，憋宝的褡裢和长杆烟袋锅子尚在，腰牌却已损毁，墙上的壁画也不见了。他喘了几口气，打地上爬起来，刚迈步走出庙门，破庙突然垮塌，残砖败瓦轰然落下，险些将他埋在下面。窦占龙心头一寒，得亏早一步出来，否则难逃活命！他忙活了一宿，枉受了许多惊吓，两手空空回到家，自己劝自己，妙药难治冤债病，横财不富命穷人，权当做了一场梦，大不了还跟以前一样，继续吃苦受穷罢了。

书中暗表：窦占龙以为那一人一猫遭了天打雷劈灰飞烟灭，实则林中老鬼也没死，虽然捡了条命，但是一张老脸被雷火烧了一半，只得在脸上补了猫皮，口中接了猫舌，说话如同锯木板子，再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躲到江南一座古坟之中，等着下一个大富大贵之人当他的替死鬼！

3

常言道“种瓜还得瓜，种豆还得豆”。自从窦占龙打下怪鸟，当地人无不拿他当瘟神来躲，风言风语越传越厉害，到后来甚至容不下他了，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对窦占龙一家三口连挖苦带挤对，非逼着他离开窦家庄。

春花舍不得老兄弟，整天以泪洗面，埋怨朱二面子不该让他去打怪鸟，但也于事无补，舌头底下压死人，这叫人言可畏，实在没辙了，只得把窦占龙叫到跟前，摸着他的头哽咽道：“不是当姐的心狠，你在这儿待着也是受气，不如去投奔你的那两个姐姐……”窦占龙自知二姐三姐与大姐不同，心眼子最窄，容不得人，已然跟家里断了往来，想当初大姐春花瘫在炕上，含辛茹苦把她们拉扯成人，给她们说婆家备陪送，当娘的也不过如此，可那姐儿俩只会抱怨家穷命苦，自打出了门子，再没回来看过，铁石心肠可见一斑，自己去了也

得让人家撵出来，于是对大姐说："我二姐夫三姐夫全是种地的佃户，过得也不宽裕，苦瓜对上黄连，一个比一个苦，我去了连吃带住，那不是碍人家的眼吗？与其寄人篱下，不如让我出去闯荡闯荡，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置千金，誓不还乡！"经过獾子城胡三太爷府憋宝一事，他心里头也长草了，也难怪，没见过的东西不会觉得眼馋，见过了高门广厦、金玉满柜，再看窦家庄巴掌大的地方，可就容不下他了，若不是有大姐在家，哪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春花看出窦占龙去意已决，眼泪像断线珠子一般往下掉："这倒是个主意，你忍住了疼，姐把你的手指剪开，去城里找个大商号当上几年学徒，自己寻条活路，咱老窦家世世代代做买卖发财，你也错不了……"说到最后泪如泉涌，泣不成声，从打兄弟爬出娘胎，长到今年十四岁，姐弟俩相依为命，从没分开过，当姐的放心不下，可又真是没辙，只能在心里盼着祖上在天有灵，保佑她弟弟顺顺当当地活着。朱二面子当着媳妇儿嘴里不能怂，拦着窦占龙说："有你姐夫我在，咱哪儿也不去，就在窦家庄待着，哪个敢欺负舍哥儿，你看我不把他骂化了！"朱二面子是个混不吝，舍出一张脸皮，敢称天下无敌，别人说他什么他也不在乎，真说急眼了骂上人家一句，那位至少恶心三天。但是窦占龙可不傻，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鸡蛋碰不了石头，朱二面子再能骂，也骂不过整个窦家庄的人，即便骂得过，他们两口子今后还怎么在庄子里住？事到如今，不想走是不成了，尽管心里头不是个滋味儿，可他不愿意让姐姐担心，伸出爪子替姐姐擦了擦眼泪，一脸不在乎地说道："姐，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你哭什么呢？人争一口气，佛受一炷香，我迟早再给咱家挣下六缸马蹄子金，盖上百十间大瓦房，咱这一家子住进去，天天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让他们嚼舌头的干瞪眼！"春花破涕为笑："你有这份心，姐替你高兴，出去好好学生意，切不可惹是生非。"当即拿起做衣服的剪子，把他的连指挨个儿剪开。窦占龙手指上鲜血淋漓，愣是忍着疼一声不吭，一滴眼泪也没掉。春花给窦占龙在伤口上涂些草药，拿干净布裹上，又收拾了一个小包袱，装上两件随身的衣物，仅有的几个钱也塞了进去。窦占龙跪下给姐姐磕了个头，背上小包袱出了门。朱二面子在家没说什么，一直把窦占龙送到村口，掏出一小块碎银子塞到他的包袱里说："穷家富路，这是我前几天管横事挣的，当着你姐没好意思往外拿，也给你带上。出门在外自己照顾自己，万一遇上什么事，可别舍命不舍财，吃得眼前亏，享得万年福！"窦占龙不禁坠泪，但心里觉得踏实，他这个姐夫看着不着四六，其实挺知道疼人，自己这一走倒也放心了，当下拜别朱二面子，到空磨坊取了账本、褡裢和烟袋锅子，贴身揣着窦老台留下的鳖宝，迈步上了官道。他没出过远

门，边走边寻思："当乡本土的商号，大多对我家知根知底，免不了遭人白眼，县城是不能去了，北京城天津卫虽是繁华所在，可是开商号的乐亭人同样不少，想来也不肯留我，天下那么大，我到哪里去好？"

窦占龙思来想去不知投奔何处，走到大路上，但只见老太太嫁瘸子—— 古道斜阳，叹罢一声，信马由缰似的逢村过店一路走。饿了啃口干饼子，天黑不舍得花钱住店，遇上好心人家能借一宿，讨口剩饭，遇不上只得找个避风的地方忍着。有一天行至保定府，见得人烟稠密、市肆齐整，做买卖的商号一家挨一家，以为此地没人认识自己了，找个买卖铺户，跟掌柜的求告求告，当个小徒弟应该不难，怎知一连问了几家商号，竟没一家肯收他当学徒。并非商号里不缺人，只不过当学徒得有保人，万一你吃不了苦，受不了打骂，或者出了什么意外，跳河上吊、投崖奔井、狼吃狗撵之类，一概与商号无干，如果偷了商号里的东西跑了，也须保人担责。因此要立下文书摁上手印，言明死伤疾患，皆与本店无涉，相当于签下一份卖身契。不仅如此，人家掌柜的凭什么白教你？按照旧时的规矩，你拜谁为师，还得给谁送礼，学徒三年期满，你把能耐学会了，得给师父白干一年，等于是四年，头三年分文不给，只是管你吃管你住。窦占龙一没保人，二没礼金，不知根不知底的一个半大孩子，哪个商号敢收他？加之一路上晓行夜宿饥餐渴饮，再节省着花钱，总架不住有出无进，他身上那几个盘缠早已经用尽了，如今是进退两难，有家难回，留在保定府又没个落脚的地方，只得饿着肚子露宿街头，真可谓"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

窦占龙在城门洞子下边对付了一宿，转天又是到处碰壁，傍黑走到一家商号门前，伙计见他破衣烂衫，跟个泥猴子一样，以为来了要饭的，拎着顶门杠子就轰。掌柜的倒是心善，拦住伙计："给他口吃的，让他赶紧走人，我这儿忙着呢！"伙计进去拿了半块窝头，扔给窦占龙。窦占龙千恩万谢，他也是饿急了，捡起窝头没往远处走，蹲在门旁就啃上了。当时商号里没客人，掌柜的和账房先生正忙着拢账，一个唱账本，一个打算盘，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紧响，可是账目太乱，怎么也对不上，两个人急三火四满头是汗，一笔乱，笔笔乱，不知该如何跟东家交代。窦占龙支着耳朵在门口听了一阵，原来做买卖的进货出货里赊外借，账目累积多了，算起来确实麻烦。可有这么句话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窦占龙在老家私塾门口偷学过商规，懂得盘账，忍不住扒着头叫道："掌柜的，我帮您算算。"掌柜的抬头看了一眼，没好气地说道："不是给你窝头了吗？怎么还没走呢？别给我添乱了，快走快走！"窦占龙说："您别发火，这个账不难

算。”掌柜的奇道：“你会算账？”窦占龙点点头，把剩下的窝头塞到嘴里，整了整身上的破袄，进屋给在场的人行了一礼，上前拿过账本，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二一添作五，逢二进成十”，算清了一笔记一笔，用不到半个时辰，账目分毫不差，全对上了。别人打算盘，有用两个手指的，有用三个手指的，窦占龙则捏着五指，当成一个手指来用，但是快得出奇。账房先生和伙计大眼瞪小眼，全看傻了。并不是商号里的人不会算账，而是窦占龙天赋异禀，再乱的账目到他看来也是小菜一碟。掌柜的暗暗称奇，忙吩咐伙计：“快去，再给他拿点吃的！”窦占龙心眼儿活泛，立马跪在地上磕头：“我什么活儿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吃，想在您这儿当学徒，跟着您学买卖，求掌柜的收下我！”掌柜的看这后生挺机灵，顺手拿过秤杆子，问窦占龙：“会看秤吗？”窦占龙点头道：“回掌柜的话，秤杆子为天，上头刻着星，一两一个星，一斤是十六两。”掌柜的又问：“为什么不多不少十六两一斤？”窦占龙恭恭敬敬地答道：“这是按着天数，因为老天爷最公道，一两一个星，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再加上福、禄、寿三星，一共十六个星，祖师爷以此约束做买卖的人不可缺斤短两，缺一两少福，缺二两短禄，缺三两损寿，缺得再多天理难容，该遭雷劈了！”掌柜的连连点头：“不错，说得挺好，是个可造之材，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家里还有什么人？”窦占龙告诉掌柜的：“小人老家在乐亭县，名叫舍哥儿，打小没爹没娘。”掌柜的见窦占龙孤身一人十分可怜，收留他在店里做个小徒弟，让伙计带他洗了个澡，又给他找了身青裤蓝布衫，外带一顶鸭尾帽，一穿一戴体面多了。别人学徒三年效力一年，由于他没有保人，说定了出徒之后，多给掌柜的效力三年，立下文书契约，窦占龙摁上手印，打这儿开始学上买卖了！

4

窦占龙终于有了落脚之处，深知得来不易，一门心思学买卖，盼着将来挣大钱，因此格外用心。早晨鸡叫头遍就起来，先给掌柜的倒夜壶，打洗脸水，伺候着头柜二柜洗漱完了，再去挑水、扫院子，帮着烧火做饭，卸门板开门做生意，从前到后奔来跑去，不够他忙活的。白天累了一天，夜里还要把里里外外收拾利索了，关门上板再将诸般货物码放齐整，给掌柜的铺炕叠被、端洗脚水。商号里也有诸多忌讳，比方说扫院子时扫帚只能朝里，如果冲外扫，等于往外“扫

财”；看见什么蜘蛛、蜈蚣、钱串子也不能打死，这全是送财的；从学徒到掌柜的，谁也不准说黄、倒、闭、关、赔之类不吉利的字眼儿。窦占龙手脚麻利，眼中有活儿，搬搬扛扛从不惜力，在商号里混了个好人缘。他打小懂商规、会拢账，不是笨头呆脑的榆木疙瘩，但怎么进货，怎么卖货，怎么跟上家下家打交道，在窦家庄可没人教他这些，事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哪行哪业也不可能光靠自己琢磨，非得有人帮着戳破这层窗户纸不可。掌柜的器重他，该教什么教什么，没有藏着掖着的，可谓倾囊相授。没过两年，窦占龙已经把商号里这些事都闹明白了，干了十年八年的伙计也不如他脑瓜子清楚，而且兢兢业业，从不敢有半点懈怠。他生来又是个机灵鬼伶俐虫，心眼儿里比别人多个转轴，加上这几年的历练，简直成了人精，迎来送往面带三分笑，练就一张巧嘴，小鸡子啃破碗茬儿—— 满嘴的词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尤其会套近乎，来了看货的主顾，只要让他搭上话茬儿，没有空着手走的，你不掏钱买点什么，自己都觉得抹不开面子。有时碰上个蛮不讲理顶着一脑门子官司进门的主儿，横七竖八挑你一百二十个不是，别的伙计不敢上前，窦占龙过去三五句话，非但能让这位心甘情愿地掏了钱，回到家还能多吃俩馒头，这就叫买卖道儿、生意经。

旧时学徒不拿月规钱，只是偶尔有一些零花，赶上逢年过节拿个红包什么的。窦占龙踏实肯干，掌柜的还会额外多给他几个。别的伙计拿了钱，要么听书看戏吃点儿解馋的，要么买双鞋添件衣裳，窦占龙舍不得自己花，有了赏钱全攒着，给家里捎信报平安的时候，连同书信一并托人带去。当学徒虽然吃苦，终究有个奔头。

咱把话说回来，窦占龙也吃五谷杂粮，不可能没有任何喜好，腰里头多出个仨瓜俩枣儿的零钱，自有消遣之处。离着他们商号不远，有座过街的牌楼，再往前是一大片空场，聚集了不少卖杂货卖小吃的贩子，还有撂地卖艺的江湖人。保定府是京师门户、直隶省会，其繁华热闹堪比京城，这块空场四通八达，买卖铺户扎堆儿，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按江湖话来讲，算是一块“好地”。常言道“能耐不济，白占好地”，能够在此站住脚的艺人，多少得有一两样降人的绝活儿，有唱老调梆子的，耍皮影戏的，练摔跤勾腿子的，卖小吃的也多，驴肉火烧、牛肉罩饼、羊肉包子、回炉粿子，净是外地见不着也吃不着的。窦占龙一得空闲，便去牌楼后的杂耍场子溜达，耍弹变练一概不看，吃的喝的一概不买，只为了看一个唱曲的小姑娘，艺名叫阿褶，柳眉杏眼，相貌压人。窦占龙头一次看见她，夜猫子眼就直了。在当街卖艺的人里，阿褶绝对称得上才艺出众，尽管沦落江湖，

却无半分风尘之气，唯有一点美中不足——她是个能知不能言的哑巴。

那也怪了，哑巴怎么唱小曲儿呢？您有所不知，带着阿褶卖艺的是个丑婆子，四十大几的岁数，长得要多丑有多丑，一张怪脸沟壑相连，秃眉毛母狗眼，蒜锤鼻子蛤蟆嘴，稀不棱登的头发拢成一个纂儿，脑门子上配一条青布绣花的抹额，身穿葱绿色的斜襟花袄，下边是大红灯笼裤，足蹬一双绣满了各色蝴蝶的缎子鞋，怯得人一愣一愣的。弓腰塌背走道哈巴腿，举着一杆老长的烟袋锅子，满嘴老玉米粒似的大黄牙，江湖上报号叫“大妖怪”。她跟阿褶母女相称，只不过没人肯信，冲这一天一地的长相，怎么可能是亲娘儿俩呢？阿褶准是她捡来的孤儿，甚至有可能是拍花子拐带来的。您甭看大妖怪长得呲花，偏生有一副好嗓子，唱出的小曲儿迂回婉转、燕语莺声，闭着眼听如同十五六岁的大姑娘。娘儿俩上地做生意，近似于演双簧，阿褶在前边干张嘴，眉目传神，有手势有身段，只是不出声。大妖怪躲在她身后连拉带唱。两个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全无破绽。

窦占龙暗动心思，做梦有一天娶了阿褶当媳妇儿，这也无可厚非，以前的人成家早，十五六岁当爹当娘的大有人在。他一个商号里的小学徒，兜里有钱的时候不多，只能站在外圈听上两段，但凡有俩闲钱儿，就使劲往头排挤。阿褶唱罢一段，拿着笸箩下来打钱，窦占龙是有多少掏多少，从没含糊过。阿褶与窦占龙年岁相仿，见这个小学徒穿得整齐利落，一对夜猫子眼透着精明，全然不似街上那些专占便宜的嘎杂子琉璃球，对他也颇有好感，有一次趁大妖怪没留神，还偷着塞给他一块糖糕。那天买卖不忙，窦占龙听店里的伙计们闲聊，说大妖怪不想再带着闺女跑江湖了，倘若能寻一夫找一主，将阿褶嫁出去，自己拿着礼钱回老家，就不受这份苦了，此时正在托人说合，虽然她这个闺女如花似玉，可终究是个哑巴，娶媳妇儿是为了“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阿褶口不能言，因此不敢多要礼钱。窦占龙心念一动，真舍不得阿褶嫁人，不知大妖怪打算收多少彩礼，倘若差得不多，他跟别的伙计拆兑拆兑，大不了再给商号白干几年……可是再往下一听，恰似当头泼下一盆冰水，他一年到头的零花，全攒下来也不够二两，而听伙计们言讲，大妖怪狮子大开口，居然要十个礼！老时年间说的一个礼，官价是六十四两白银，十个礼就是六百四十两，别说窦占龙一个小学徒，他们商号掌柜的掏着也费劲。他有心埋了窦老台的鳖宝，拿上一两件天灵地宝换一世富贵，可祖宗遗训不敢轻违，窦老台是个什么下场他也看见了，如若憋宝的真能发大财，为什么窦老台到死还是个老光棍儿，住破屋躺棺材，吃饭也不分粗细？

他想不透其中的缘故，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断了这个念想，此后也再没去牌楼后听过小曲儿。直到有一天，听说阿褶上吊死了！

四下里一扫听才知道，原来经人说合，阿褶嫁给了当地的一位老财主，这位爷别的不好，只喜欢什样杂耍，什么刀马旦、大鼓妞、走钢索的、蹬大缸的，见了有姿色的女艺人，花多少钱也得弄到手。大妖怪贪财，找老财主要下来十二个礼，还有额外的放定钱、过帖钱、迎送钱、进门钱，高高兴兴将闺女送过门，揣着银票走了。

那个老头子，当时已经六旬开外，阿褶未经世事，既不会搔首弄姿，也不会打情骂俏，纵然容貌俊俏，也有看烦的时候。过门没仨月，新鲜劲儿一过去，老头子就玩腻了，花钱买个唱曲儿的，还是个哑巴，难道要当祖奶奶供着？对阿褶再也不闻不问。家里头七八房妻妾，多是卖艺的出身，嘴狠心毒没一个善茬儿，本就容不下当家的再娶小老婆，见阿褶失宠，老头子连她的屋门都不进，这可得理了，天天变着法地挑衅她，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笤帚歪了、簸箕倒了，稍有差错不是打就是骂。吃饭时妻妾儿女围坐一桌，本来有地方，也把阿褶挤到桌子外面，老头子装看不见。家中下人更是看人下菜碟，当着面都喊她“哑巴”。阿褶并未失聪，能听不能说，净剩下吃哑巴亏了，与其活着受辱，不如一了百了，跑到当初卖艺的牌楼底下上了吊，这叫“江湖来江湖去”！地方上派人摘下尸首，拿草席子遮了，等着本家来收殓。正当炎夏，眼瞅着死尸都招苍蝇了，牌楼下边看热闹的老百姓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可谁也管不着这档子闲事。老财主却是不闻不问，因为他越想越别扭，掏了那么多钱娶来的小老婆，才过门几个月就死了，如今还得掏一份钱雇民夫远抬深埋，外带着再搭上一口棺材一身装裹，那不是打舅舅家赔到姥姥家去了？得了吧，索性将尸首扔在大街上，任由抬埋会扔去乱葬岗子喂了野狗。

窦占龙得知此事，心里懊糟不已，跟掌柜的借了点钱，买下一口薄皮棺材，托杠房的人埋了阿褶。等到商号关门上板，又自去坟前撒了一陌纸钱，对着坟头躬身拜了四拜。回去之后郁郁寡欢了许久，心里的难受劲儿怎么也过不去。

书要简言，只说兔走乌飞，日月如梭，自打窦占龙做了学徒，不觉已过了六个年头，他身子高了，胳膊粗了，饭量大了，一双夜猫子眼也更亮了。他当了三年学徒，又效力三年，报答了师恩，接下来可以留在店里，做个站柜的伙计，包吃包住，一年挣一份例银，那就到头了，不干个十年八年的，连三柜都当不上。他正是心高气盛的岁数，怎肯屈居于此？当年离家之时，曾夸口说置下千金而返，守着眼前这份营生，只怕十辈子也攒不够。而杆子帮的行商出山海关，去到边北辽东苦寒之地做买卖，当伙计的不仅例银加倍，杆子帮还会按获

利薄厚，额外再给一份犒赏。窦占龙家祖祖辈辈是杆子帮的行商，他自己也想到祖辈做买卖的地方闯荡闯荡，便去跟掌柜的商量，求他给自己当保人，跟着杆子帮去跑关东。掌柜的早瞧出来了，窦占龙精明干练、胆大心细，自己的小商小号留不住他，得知他要去投奔杆子帮，心中虽有不舍，还是给他写了文书，钤盖印信，可又不放心这个小徒弟，再三嘱咐道："跑关东的行商跋山涉水，多有虎狼之险。据关外的猎户所言，进了深山老林，你不带什么，也得带上一条猎狗。前两年咱们商号的三柜跑关东，收养了一条大黄狗，你将它带上，它能看守货物，又能拉爬犁，有了它你不至于在山里迷路，遇上野兽它还能救你。"窦占龙叩拜再三，辞别了老掌柜，带着大黄狗，进京投奔了杆子帮。

眼瞅着天气转凉，一众行商提早备齐货物，等到腊月里，带上干粮，穿着厚皮袄，顶着皮帽子，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的，跟着浩浩荡荡的车队上路。妻儿老小挤在路旁送行，哭声喊声不绝于耳。因为对穷苦人来说，跑关东既是活路，也是死路，哪一年都有人死在关外，这一走也许就是生离死别，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了。大队人马出了关塞转头再看，风雪当中城门已然闭合，杆子帮的行商个个眼中含泪，掏出两三枚铜钱向城门掷去，祈求老天爷保佑，有朝一日挣了钱重归故里！

[1]缝穷：贫苦妇女以代人缝补衣服谋生。

第五章 窦占龙炒菜

1

杆子帮做生意讲究“和为贵、信为本、巧取利、守商道”，自古定下两大商规：一是言无二价，二是货品地道。怎么叫言无二价呢？跟他们做生意，没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那么一说，出货进货一口价，绝对是实打实的，好比说你拿来一张皮货，本该值五十两银子，你开口要一百两，我不驳你，按一百两银子来收，你下得去手我就忍得了疼，但是只这一锤子买卖，下次你的东西再好、卖得再怎么便宜，我也不跟你做生意了，买卖双方讲究诚信，赚钱赚在明处。二是做买卖的常说一个“地道”，地是产地，货品要看产地，道指进货的渠道，有这两样才是有根底的上等货。杆子帮关外的总号设在罗圈坨子，天暖开了江，乘船过河、南来北去、推车打担的络绎不绝。伙计们分头用骡马驮上保定酱菜、高阳棉布、安平罗网、安国药材、罗锅香油、针头线脑之类的杂货，雇个猎户引路，一边摇晃拨浪鼓，一边“呵呵咧咧”地吆喝着，翻山越岭到处叫卖。江对岸还有一处高丽人的市集，不受大清管束，可以换到上等山货，杆子帮的行商有时也乘船渡江，去那边做买卖。

入了冬大雪封山，关外的地户、猎户、参户、珠户全歇了，杆子帮的各路行商，陆续在罗圈坨子聚齐，当地分布着多处水泡子、江汊子，整个冬天都有打冰鱼的，聚集了十几伙大大小小的鱼帮。进京送腊月门的贡品之中，少不了江里的鳇鱼，关外又叫“大怀头”，鱼身可以长到七八尺，大嘴叉子一尺多宽，一尾重达百余斤，通体无鳞，肉质堪与燕窝媲美，尤其是江面封冻之后最为肥嫩。等那老泡烟儿雪一起，江上灰茫茫一片冻雾，就到了打冰鱼的时候。行商们便在江边戳起杆子，摆出琳琅满目的各类货品，开上三十天“杆子集”，直至送贡品的大车队收齐了鳇鱼，再一同开拔入关。杆子集热闹非凡，远近周围的参户、猎户、珠户以及戍边的军户眷属，都带着存了一年的棒槌[1]、皮张、鹿茸、鹿鞭前来赶集。江上的鱼帮也在大集上卖鱼，

从江里打来的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2]，冻得梆硬梆硬的，在冰面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鱼垛。

窦占龙会做买卖，他们那个分号的货早卖光了，该趸的土货也备齐了，整整齐齐码在铁瓦大车上，苫好了，捆结实了，启程之前待在江边无所事事，有的伙计就去喝酒逛窑子、耍老钱、拉帮套，也有人拽着窦占龙一同去。打从窦占龙记事起，就听说他爹以前在关外吃喝嫖赌，欠下一屁股两肋的饥荒，一家老小跟着倒霉，他可不敢沾惹这几样，也没打算回老家，寻思："我出徒之后头一年挣钱，往返一趟有出无进，开销着实不小，不如留在关外找个活儿干，多挣点钱捎给姐姐姐夫。"江上冰连冰、雪连雪，一眼望不到头，西北风刮得冰碴子、雪片子漫天乱飞，冬天的鱼笨，身上的肉也肥实。凿冰冬捕的鱼户们裹着厚厚的皮袄，脚下踩着钉靴，身上脸上粘满了鱼鳞，肩上扛着冰镩，拉着咕咚耙，攥着搅罗子，三五成群地在冰层上忙碌，饿了啃一口冰凉的荞麦卷子，渴了捡块碎冰放进嘴里，咔吧咔吧嚼碎了，皮袄被飞溅的冰碴打透，一转眼就冻成了冰坨子，冰冷刺骨不说，还越穿越沉。能干这个活儿的，体格得跟牲口一样，全是糙老爷们儿。窦占龙可没这膀子力气，顶多在鱼帮的灶上当个"小打"，相当于打杂的。江边有一排低矮的土坯房，里面烧着热乎乎的火炕，鱼户干完活回来，就在小屋里吃饭歇息。有六个专给鱼户做饭的大灶，荞麦卷子、黄米面黏豆包一锅接一锅地蒸，熬鱼炖肉烧刀子管够。另有几间大屋，旁边设了小灶，用于接待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总管、皇商会首、祭江萨满之类的贵客，可以随时摆四四席——四个冷荤、四个热炒，如若来了大财东，则摆六八席—— 六个冷荤、八个热炒。单请一位大师傅掌灶，此人七十来岁，却并不显老，腰大肚圆，精神矍铄，脸似黑锅底，绰号"鲁一勺"，甭管什么菜，倒进锅去，加上大酱、葱油，一个大翻勺，爆炒起锅，一气呵成，不撒不漏不走形，全凭真功夫。以做鱼最为拿手，炖熬煎炸，各是各味儿。身边有个徒弟，帮着他打下手，外带一个杂役，负责剥葱剥蒜掏鱼肠子抠鱼鳃，爷儿仨常年在鱼帮盯小灶。今年鲁一勺的徒弟回老家娶媳妇儿没跟着来，鱼帮把头见窦占龙长得机灵、手脚麻利，安排他去小灶给鲁一勺帮忙。窦占龙会为人，一口一个"鲁师傅"地叫着，端茶倒水择菜切菜，刷碟子洗碗倒泔水，有什么活儿抢着干，从不偷奸耍滑，跟鲁一勺处得不错。平时他走到哪儿，大黄狗就跟到哪儿，帮他叼个锅铲、扫帚什么的，比人还勤快。

关外天寒地冻，杆子集上几乎没有卖热食的，很多赶集的小商小贩挣个跑腿子钱，吃不起小灶，大灶又没他们的份，身边只带了几个凉饽饽，别说吃一顿热乎饭了，热水都喝不上一口。窦占龙心明眼

亮，看出其中有利可图，他在保定府当学徒那几年，见过炒来菜的，无非是一个有锅有灶的小摊子，摆上几把破木板子钉成的桌子板凳，备下油盐酱醋几味作料，其余的一概不用。卖力气干活儿的穷光棍儿，家里头没有做饭的，去二荤铺大酒缸又嫌贵，往往自己买点臭鱼烂虾、便宜下水，拎到小摊子上，让人家给他炒熟了，这个行当叫炒来菜。窦占龙也是闲不住，便借了一个鱼帮不用的炉头，不忙的时候挂幌子亮锅铲，专给赶集的炒饽饽。小时候他姐姐给他做过炒饽饽，还跟他讲过，那是老窦家祖传的吃食，咱爷爷吃腻了山珍海味，最得意的还是这口儿，三天不吃就受不了。其实炒饽饽再简单不过，拿大葱和干辣椒炝锅，饽饽切碎了扔到锅里，搁点炸虾酱，翻炒几下即可，喜欢吃硬的直接出锅，喜欢吃软的顶多再加点儿水烩一下。窦占龙用的虾酱色泽鲜明，是杆子帮带来的乐亭货，当地渔民撒网捕捞海虾，有的虾挤掉了头，身子可以剥虾仁儿，虾头扔了也可惜，就拿去捣碎了，揉入海盐做成虾酱，相较关外的虾酱，滋味儿更足。赶集下苦的人们，买上一份窦占龙的炒饽饽，先拿筷子头儿蘸着碗底的虾酱下酒，喝美了再把饽饽往嘴里一扒拉，又当菜又当饭，又解饱又解馋，价钱还便宜，所以他炒饽饽的小买卖做得挺兴旺，捎带着卖点烟叶子，总之是有钱不够他赚的，最后算下来，连同在杆子帮做买卖攒的钱，拢共有二百多两银子。留下一点散碎银子预方便，其余的凑个整拿到银号，兑成银票揣在身上，想着明年做完买卖回趟老家，亲自往姐姐姐夫面前一放，那得多提气？尽管当年出来的时候，跟家里人说过大话—— 不置千金誓不还乡，他这一年在关东挣下的银子，离着一千两金子还差得挺远，可也拿得出手了。

临近打鳇鱼的日子，进京送贡品的大车队才到，遍插龙旗的花轱辘木车在江边停了一大片，几个头领下马的下马、下车的下车，手下人前呼后拥，一个个耀武扬威，派头大了去了，住进提前打扫完的网房子，守卫的官兵和车把式们在附近搭帐篷宿营。杆子帮各路行商的货卖得差不多了，皮货山货也收齐了，只等跟着送贡品的车队一道入关。打鳇鱼的鱼帮，由内务府直接管辖，打鱼的渔网、鱼叉，均受过皇封，鱼户后代不必从军，种地不用纳粮，如若交不够鳇鱼，轻则挨板子，重则掉脑袋。鳇鱼不仅稀罕，也十分难打，要提前在江弯处掘坑引水，用大网拦挡住入口，设为“鳇鱼圈”，春季开江捕鱼，先祭鱼神，杀一口黑猪，把猪血、五脏撒入江中，献牲献酒，依仗着这股子腥气将鱼引过来，鱼户们持叉带网，一旦发现鳇鱼，便在船上紧追不舍，日不停，夜不息。鳇鱼鼻子尖儿上有一块脆骨，磕碰破一丁点儿它就得死，因此不能硬打，非得等到它游累了，探头出水换气，身经百战的老鱼户抛出树皮编成的笼头，不偏不倚，恰巧套在鳇鱼嘴

上，不能着急往上拽，必须兜住它遛到船边，再借着这个巧劲儿，缓缓引入鳇鱼圈中养起来。三伏天不可能往京城送鳇鱼，一来没等送到地方，鳇鱼已经臭了；二来不够肥美，守到十冬腊月，江里的鱼最肥，一出水就能冻成冰鱼，趁着鲜亮劲儿，拿黄绫子裹上，再卷上一层草帘子，由大车队送往京城。其实春秋两季也送，只不过耗费太大，要把江边的柳木掏成木槽，装满江水放入活鱼，一个槽子顶多装一条鱼，草绳穿鼻，骨环扣尾，将鱼箍在其中，一动也不能动。然后封住槽盖，一路往京城走，三天换一次水，还得有专人击鼓惊鱼，以防它睡死过去，这么折腾下来，送到北京十条鱼，最多活三条，因此说年底的鳇鱼贡才是重头戏。

凿开冰层打鳇鱼的头一天，不仅要献牲拜神，还得在江边上摆鳇鱼宴。当天又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看上去不过五十来岁，头戴海龙皮暖帽，身穿貂皮细裘，镶金边滚金线，精工巧作至极，斜背一口长刀，宽肩乍背腰板儿笔直，来到江边翻身离蹬、下马交鞭，身形矫捷、步履沉稳。身后跟着许多随从奴仆，没有一个貌相和善的，皆如凶神恶煞一般，还带着六条围狗，头狗背厚腿长、毛色铁青，见了人一不龇牙二不叫，但是目露凶光，看得人心里打怵，其余五条细狗，也是一个比一个凶恶。蒙古王爷出行打猎，也不过是这个排场。鱼帮大把头在当地威望最高，从来是说一不二，平常见了人恨不得把眼珠子翻到天上去，此刻却不顾寒风透骨，亲自迎出去老远，点头哈腰行礼问安，恭恭敬敬接入大屋。有人喊窦占龙过去伺候茶水，按着鱼帮大把头的吩咐，窦占龙给贵客沏上从京城运来的小叶茉莉银针，茶叶末子一沾水，江对岸都能闻见香味儿，随后往炕桌上摆了四样点心，枣泥糕、杏仁酥、如意卷、羊角蜜，又端来放满了上等蛟河烟的小笸箩。他偷眼看去，见那位贵客脱了大氅，摘下暖帽，盘腿坐在滚热的炕头上，长刀横放在膝前，趾高气扬、目不斜视，伸出左手两个指头，轻轻摩挲着右手拇指上的翠玉扳指。屋里众人没一个上炕的，全戳在旁边伺候着。窦占龙不敢久留，忙完手里的活儿，拎着水壶低头退了出去，心下羡慕不已，真是“人敬阔的，狗咬破的”，瞧这位这派头，比当官的还大，这么活一辈子，才不枉一世为人！

天至傍晚，寒风怒吼，刮得人东倒西歪立不住脚。鳇鱼圈的冰层上搭了一顶大皮帐篷，帐中布下桌案、椅凳，挑起灯笼火把，四角架着几个黑泥炭火盆，用烙铁压实了，炭火在盆中一天一宿也灭不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总管、翼领，送贡品的皇商，有头有脸的陆陆续续全到了。那位贵客最后才来，进了帐篷居中而坐，长刀杵在地上，左手握住刀鞘。四个随从侍立在后，一个个站得笔管条直。鱼帮大把头一声招呼，十几个五大三粗的鱼户钻入大帐，给众人磕过头，当场

脱去上衣，将发辫盘于脖颈，拿出冰镩子，凿薄了一处冰层，再拿铲子刮平，底下的鳇鱼见到亮儿，纷纷聚拢而来。借着灯笼的光亮，可以隐约看到鳇鱼在冰层下游弋，堪称奇景。众人赏玩了多时，鱼帮大把头又一招手，两个鱼户立即上前，叮咣几下凿穿冰窟窿，底下的鳇鱼争着往上蹦，有的蹦上来半截，又摔了下去，有的被其他的鱼挤得靠不上前。头一条蹦上来的鳇鱼不下两百斤，在场众人惊呼之余，不忘了给居中而坐的贵客拍马屁，紧着说吉祥话儿。帐篷里暖和，头鱼蹦上来冻不住，拧着身子拍着尾巴使劲翻腾，十几个鱼户一齐动手，这才把鱼摁住，又有人拿铲子悠着劲拍打鱼头，等鱼扑腾不动了，便在帐篷中活切了，当场挖出鳇鱼卵，又将鱼肉一片片削下来，整整齐齐摆在大瓷碗中，蘸上野山椒酸辣子，配着烫热的玉泉酒，供在座的各位达官显贵享用。多半条鱼吃没了，那一半身子上的鱼嘴还在一张一合地换气儿。生削鳇鱼，味道异常鲜美，不仅除内火、消浊气，还可补气壮阳。鳇鱼卵价比珍珠，皇上太后也吃不着这么鲜的。关外的鱼不少，麻鲢、鳌鱼、鳟鱼、狗鱼、牛尾巴、青鳞子、团头鲂、嘎牙子鱼、船钉子鱼，可都比不了鳇鱼，龙肝凤髓没吃过，估计也就这意思了。窦占龙在帐篷里伺候着，看得那叫一个眼馋，无奈一片鱼肉也没有他的，只能咽着哈喇子，在边上小心翼翼地烫酒、加炭，一口大气也不敢出。

鱼帮摆设的鳇鱼宴，尽管以吃鱼为主，别的菜也得摆上，平常六个凉菜、八个热炒到头了，鳇鱼宴至少要摆三十六个凉菜，四十二道热炒，仆役们出来进去，走马灯似的端汤上菜，各桌摆得满满登登，比不上一百单八道的满汉全席，可也够瞧的了。外头的小灶上，鲁一勺一下午没闲着，板带煞腰、袖口高挽，擦汗用的手巾搭在肩膀上，使出浑身解数，煎炒烹炸炖、爆烧熘煮焖，灶台上火苗子蹿起老高，铲子锅沿儿磕得叮当乱响。本来凭他的手艺，掂排四十二道热菜不难，怎奈年岁不饶人，忙到一半只觉得膝盖发软，脚底板发飘，担心误事，打发杂役赶紧把窦占龙换回来。窦占龙退出大皮帐篷，急匆匆赶到小灶前，叫了声“鲁师傅”。鲁一勺顾不上抬头，吩咐道：“我忙不过来了，你帮着炒几个。”窦占龙忙摆手说：“您快饶了我吧，鳇鱼宴上坐的非富即贵，我那两下子可上不了台面！”鲁一勺使劲拿铲子敲了敲锅边，告诉窦占龙说：“我炒的人家一样瞧不上，不过该摆的也得摆上，你放心炒吧！”窦占龙推托不过，抓起锅铲另起炉灶。俩人一人一个灶眼，一通紧忙活，到最后还差一道热炒。鲁一勺力倦神疲，脑门子上热汗紧淌，拿着炒勺的手直哆嗦，急中生智道：“我闻着你那炒饽饽味儿挺冲，你来个那个！”窦占龙刚过了一把炒菜的瘾，正在兴头上，当下又做了一份炒饽饽，交给杂役端入帐篷。

四十二道热炒凑齐了，俩人松了口气，坐下来歇着。鲁一勺久立灶前，腿都肿了，坐在板凳上背倚山墙，又用一条板凳架起双腿，撸起裤管来一看，两条小腿上的皮锃亮，拿手一摁一个坑，他摇着脑袋拿过烟袋锅子，装满了蛤蟆头老旱烟，打着火吧嗒吧嗒地抽烟。窦占龙也忙活了半天，早已腹中饥饿，切了盘五香熏鱼，炸了点花生豆子，烫了一壶酒，一边给鲁师傅倒酒一边打听："鳇鱼宴上居中而坐的贵客是哪位王爷？从京城来的？还是从蒙古来的？"鲁一勺冷笑了一声："王爷？王爷有自己背着刀的吗？"他放下裤管，缓缓站起身子，一只手撑着后腰走到门口，推门看了看屋外没人，这才把门带上，转回身来，低声对窦占龙说："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匪首，看着像五十出头，实则六十多了，匪号叫白脸狼，仗着一口快刀，一刀下去人就变成两截了，死在他刀下的人，不够一千也有八百，关外军民提到他没有不怕的，大人都拿他的匪号吓唬小孩！四十年前，此人到关内做了一桩大买卖，挖出六缸金子，从此发了大财！"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窦占龙从小就听他姐姐念叨家里那点儿事，耳朵几乎磨出茧子了，就说他祖父窦敬山，身为杆子帮大财东，在家埋下六缸金子。那一年腊月二十三，突然来了一伙关外的土匪，匪首背着一口削铁如泥的宝刀，血洗了窦家大院，抢去六缸金子，临走放了一把大火，老窦家从此一蹶不振，至今不知那伙土匪的来路。此时听了鲁一勺的一番话，不由得心头一紧。

鲁一勺不知窦占龙的心思，吐尽了嘴里的烟，一口干了杯中小烧，夹了一筷子熏鱼，吧唧了几口，絮絮叨叨地接着说："白脸狼干成了一票大买卖，从此改做白道生意。整个关东山，最来钱的买卖莫过于挖参。背下关东山，当时就有收的。关外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八旗军分山采参，朝廷年年下旨催收，交不够至少杖责八十，如果挖的参多，按限数交够了棒槌，可以自己留下一点，卖给收货的参客。所以说不止是流民组成的参帮，吃着皇粮的猎户、参户，也偷着贩卖人参、貂皮。白脸狼重金买通官府，网罗了一伙亡命之徒，把持了关外大大小小的参帮，该交给朝廷的棒槌一斤不少，其余全得过他的手。参户们受尽欺压，却是敢怒不敢言。白脸狼贪得无厌，得一望十，得十望百，吃了五谷想六谷，做了皇帝想登仙，甚至买下金炉银炉私造宝条，使银子上下打点，给他自己抬了旗，财势越来越大，江边的鱼帮也被他垄断了，打上来的头鱼都得让他先吃。那些个贪官污吏，收足了他的好处，仗着天高皇帝远，竟在江边私设鳇鱼宴，说起来这可是欺君之罪！"

窦占龙心里正自翻江倒海，在大帐篷中伺候的那个杂役兴冲冲跑进来，眉飞色舞地对窦占龙说："白家大爷找炒饽饽的过去回话，肯

定要赏你，你小子发财了，还不快去？”鲁一勺不信，疑惑地说：“那位爷可是大茬儿，山珍海味啥没吃腻？吃个炒饽饽还给赏钱？该不是硌了牙，要他的脑袋？”窦占龙暗暗心惊，一时不知所措。杂役拽着他的胳膊连连催促：“你这脸色怎么了？怎么跟吃了耗子药似的？快走快走，别让白家大爷等急了！”

2

外边的天暗得好似抹了锅底灰，窦占龙让人从灶房里拽出来，冷飕飕的寒风打在身上，吹得他骨头缝儿发寒，心里头直哆嗦，跟在杂役身后，提心吊胆地进了帐篷，见四角的炭火盆烧得正旺，捕鱼时凿出来的那个大冰窟窿还没冻上，底下传来汩汩的流水声响，其余的鳇鱼仿佛见到头鱼被人生剒了，都躲得远远的，再也不敢往冰层上乱蹦。大皮帐中乌烟瘴气、灯烛暗淡，映衬着桌案上狼藉的杯盘，有几位已醉得东倒西歪，兀自在互相劝酒，看得人心中生厌。而那盘黄澄澄金灿灿的炒饽饽，此时此刻就摆在白脸狼的眼皮子底下！

书中代言，鳇鱼宴上有的是美味佳肴，白脸狼为什么单单盯上了一盘炒饽饽呢？因为杆子帮的大财东窦敬山，当年最得意这一口儿，不同于任何一处的炒饽饽，必须用乐亭虾酱，无论走到哪儿也得让人带着。赛妲己为了讨窦敬山的欢心，照着葫芦画瓢，时不常给他做这个。白脸狼也吃过，此人生来多疑，冷不丁瞅见端上来一盘炒饽饽，夹一筷子搁到嘴里尝了尝，立时想到了窦敬山！

鱼帮大把头见窦占龙进了帐篷，忙引着他去给白老爷请安。窦占龙心里直画魂儿，单腿打千叫了声“白老爷”。白脸狼瞥了窦占龙一眼，问道：“你炒的饽饽？”窦占龙恭恭敬敬地禀告：“对对，是小人炒的。”白脸狼眼珠子一瞪，射出两道寒光：“你姓甚名谁，家住何处？”其余之人不明所以，听白脸狼突然提高了调门儿，一齐望向窦占龙，大帐之内霎时间鸦雀无声。窦占龙精明透顶，脑袋瓜子转得最快，已然从白脸狼的话中听出了三分寒意，心中暗暗叫苦：“看来传言不错，此人正是血洗窦家大院的匪首，也不知怎么着，竟认出了我爷爷窦敬山常吃的炒饽饽。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炒这盘饽饽。他收拾我如同捏死个臭虫，好汉不吃眼前亏，可不能露出破绽！”当下垂手而立，不敢抬头，怯生生地答道：“回白老爷的话，小人打保定府来，没个大号，相识的只叫我舍哥儿。”白脸狼不动声色，压低嗓子说了两个字：“抬头！”窦占龙万般无奈，硬着头皮抬起脸来，却

不敢与白脸狼对视。白脸狼紧盯着窦占龙，又问道：“跟谁学的炒饽饽？”窦占龙加着小心答道：“不瞒白老爷说，小人只是一个给灶上帮忙打杂的碎催，手艺不像样，炒饽饽却不用人教，杆子帮的伙计经常吃这个，无外乎拿葱花干辣椒炝锅，舀上一勺虾酱，火大着点儿，虾酱也是杆子帮的货，没啥出奇的。”白脸狼听窦占龙答得滴水不漏，疑心反而更重了，眉宇间涌上一股子杀气，不觉手上使劲，咔嚓一下捏碎了酒盅。窦占龙忽觉一阵阴风直旋下来，但见白脸狼身后蹲着一头巨狼，已经老得光板儿秃毛了，然而牙似利锥爪似剑，二目如灯闪凶光，吐着血红的舌头，正要蹿下来吃人，吓得他汗毛倒竖，两条腿打着战，身子晃了两晃，险些坐倒在地，等他回过神来，再看大帐中一切如初，哪有什么恶狼？窦占龙心说坏了，我这是不打自招了！

白脸狼却没动手，盯着窦占龙看了半天，两个嘴角子往上一抬，捋着胡子哈哈大笑：“小子，饽饽炒得不赖，白爷我山珍海味吃顶了，还就稀罕这口儿，明天你上我这儿来，以后就跟着我了！”换了二一个人，这就叫上人见喜、一步登天，抄上流油的肥肉了，能跟着这么一位大财东，鞍前马后地伺候着，得吃得喝，手指头缝里漏出个一星半点也够你吃半辈子的，窦占龙心里可跟明镜似的：“谁做不了炒饽饽，为什么非让我去？老棺材瓤子一脸杀气、目射凶光，肯定要宰了我，只不过碍于身份尊贵，不便在鳇鱼宴上当众杀人！”

鱼帮大把头见窦占龙愣在当场，忙在身后推了他一下：“你小子乐傻了？还不快给白老爷磕头？”窦占龙就坡下驴，膝盖一打弯，跪在地上，哐哐哐给白脸狼磕了仨响头。其实窦占龙所料不错，白脸狼天性多疑，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何况他已认定此人是窦敬山的后代，当年未能斩草除根，而今在鳇鱼宴上相遇，定是天意使然，岂可留下这个祸患？但他草寇出身，在场的达官显贵不少，如若无缘无故地刀劈活人，来个血溅鳇鱼宴，岂不落下话柄？所以先把人稳住了，等离了鳇鱼圈再杀不迟，谅他也蹦不出自己的手掌心。当即一摆手，吩咐窦占龙回去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出发。窦占龙小心翼翼退出皮帐篷，走到无人之处，一屁股跌坐在地，眼前金灯银星乱转。严冬天气，朔风吹雪，刚才他在帐篷里惊出一身冷汗，贴身的衣服都湿透了，出来让冷风一灌，立时结了一层冰霜，贴在身上如同置身冰窟。他缓了口气，心急火燎地回到自己那屋，匆匆忙忙收拾东西，将干粮和散碎银子塞进褡裢，烟袋锅子别在腰上，摸了摸身上的银票和鳖宝都在，跟谁也没打招呼，悄悄叫上大黄狗，扭头出屋，连夜逃出了罗圈坨子！

窦占龙心里头明镜似的，仅凭他一个杆子帮的小伙计，无论如何对付不了白脸狼，逞一时的匹夫之勇，唯有死路一条，老窦家一旦绝了后，还有谁来报此血海深仇？他也没什么家当，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家搬，身边只带了一条大黄狗。商号老掌柜送给窦占龙的大黄狗名叫“卷毛哨”，本是关外猎犬，铁包金的狗头，毛质粗硬，壮硕威猛，比别的猎犬大出一倍有余，抽冷子一看跟个小马驹子似的，舌头上有黑斑，实为罕见，按《犬经》所载，此乃犬中巨擘，凶烈擅斗，敢比人中吕布，堪称狗中豪杰。以往打山牲口的猎户，凭着本领过人、胆识出众，可以给自己闯下一个名号，传之四方。猎狗也有扬过名的，凡是这样的猎狗，一定有成名之战。三年前，卷毛哨为了救主与豹子死斗，让豹子挠下来半边脸，勉强耷拉着没掉，自己一个劲儿拿爪子往回摁，猎户主人拿麻线给它缝上了，却损了一个眼珠子，再去追狍子、撵兔子是够呛了。卷毛哨的脾气也倔，发觉自己不能打野食了，宁肯绝食而死，也不在家吃闲饭。猎户于心不忍，就让它去给杆子帮引个路、看个货，后被保定商号的三掌柜收留，带到铺子里看家护院。人的名树的影，关东山至少有一半猎户认得卷毛哨，即使以前没打过照面，一瞅它那半边脸，也知道是斗过豹子的那条猎狗，故此多行方便。在窦占龙看来，卷毛哨如同杆子帮的一个伙计，自己吃什么就给狗吃什么，有他自己一口干的，绝不给狗喝稀的，赶上变天儿，就钻一个被窝睡觉，从来没亏待过大黄狗。卷毛哨对窦占龙也是忠心耿耿，跟着主子连夜出逃。

逃出罗圈坨子容易，不过天寒地冻，大雪封山，走官道又容易被人追上，一人一狗还能往什么地方跑呢？窦占龙灵机一动，决定顺着江边一直走到入海口，他跟杆子帮跑买卖时去过，那一带有几十处海参窝棚，春秋两季都有人捕捞海参。那时节风平浪止，暖阳高照，纵是如此，海水依旧寒冷刺骨。海参在关外叫“黑癞瓜子”，浑身是刺儿，碰一下软软塌塌的，却是名副其实的滋补珍品，堪称海味之首，必须潜到几丈深的海底下采捕，受苦受累不说，风险还大，轻则落一身病，重则命丧海底。一艘小快马子船载着两三个人，下水的那位人称“海猛子”，穿上厚重的棉裤棉袄，扎上护腰护膝，套上滴水不漏的鱼皮水衣，屁股后头还得拴上五六十斤重的铅砣子，否则在海流中稳不住身形。海参行动虽慢，但是越好的货藏得越深，海猛子为了捞到大货，不得不往深海中潜，身子板单薄的，上来就是七窍流血，乃至气绝当场，说拿命来换饭吃也不为过。辛辛苦苦多半年，到了上大冻的时候，海猛子就去猫冬了，只留下覆冰盖雪的茅草屋，那里面能避风雪还有存粮。他寻思逃过去躲一阵子，等到天暖开了江，再设法返回关内。

窦占龙直似夜不投林的惊弓之鸟，一宿不敢歇脚，跑到转天早上，头顶上铅云低垂、雪落如棉，他筋疲力尽，实在迈不开腿了，在林子边找块大石头，扒拉扒拉积雪坐下，一人一狗吃点干粮，嚼两口雪。窦占龙疲惫不堪，缓了没片刻，上眼皮子便直找下眼皮子打架，他自己叫自己，可千万别打盹儿！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一旦迷糊过去，可就再也起不来了。正当此时，大黄狗卷毛哨突然一跃而起，支棱着耳朵，冲来路吠叫不止。窦占龙猛然一惊，抬头望过去，只见茫茫雪野上冒出几个小黑点，夹风带雪跑得飞快。他的眼尖，看出是白脸狼带在身边的六条围狗。他在关外见识过围狗的凶恶，皮糙肉厚的熊瞎子也得让围狗追着咬，何况他一个身单力薄的小伙计？不觉倒吸一口凉气，心说："完了，怕什么来什么，我的两条腿再快，如何跑得过四条腿的围狗？想不到头一次跟着杆子帮跑关东，便在荒山野岭填了狗皮棺材，起早贪黑学买卖也是白费劲了……"绝望之余，挥手让卷毛哨自去逃命。卷毛哨冲窦占龙呜了两声，用脑袋往林子里拱他。窦占龙一愣："你让我上树？"转念至此，他又有了活命的指望，急忙挣扎起身，嘎吱嘎吱地踩着积雪，奔入江边密林。在外边看林海苍茫一望无际，钻进去却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坑谷，大坑套着小坑，一坑连着一坑，岩壁陡峭，绝无蹊径。此类地形在关外常见，天冷叫"干饭盆"，坑底下斑白一片，因为有树木，从高处看下去近似饭粒；天热叫"大酱缸"，因为下雨积水，坑里成了沼泽，洼地通风不畅，遍地毒蛇，俗称"土球子"，一窝子一窝子地缠成一团，比商纣王的虿盆不在以下，甭管人还是野兽，掉下去就得完蛋！

不等窦占龙爬上松树，身后围狗已经追到了。领头的恶狗毛色铁青，大嘴叉子，吊眼梢子，尾巴像个大棒槌，直挺挺地撅着，后头跟着五条细狗，有青有黄，尽管个头儿不大，但是长腰吊肚，矫捷绝伦，耳扇上挂满了白霜，鼻孔和嘴里呼呼冒着白气，眼藏杀机，死死盯着面前的一人一狗。卷毛哨浑身毛竖，闷吼着护住窦占龙，瞅准了一个机会，直扑追上来的头狗。什么人养什么狗，头狗整天跟着白脸狼，飞扬跋扈惯了，根本没把卷毛哨放在眼里，身子一拧，避开来势，随即发出一声阴森森的吠叫，其余几条围狗得令，立时蜂拥而上，围着卷毛哨乱咬。

一队围狗分成头狗、咬狗、帮狗，多则十来条，少则六七条，从不各自为战。以最强悍的头狗为首，其次是咬狗和帮狗，围猎之时分进合击，或封喉咬裆，或掏肛拖肠，咬住猎物死不撒嘴，尤其擅长围攻野猪、棕熊一类的大兽，除了老虎之外，结队群行的围狗在山林中几乎没有对手，只有虎是狗的天敌，再厉害的狗，听到虎啸也得吓尿了。据说够了年头儿的老狐狸、黄皮子，碰上未干的虎尿，也会跑上

去打个滚儿，以便借气味吓退猎狗。由于常在深山中追猎野兽，所以围狗的躯体都不大，近似于豺，论身量，三条围狗不及一个卷毛哨，然而狡诈凶残，比豺狼更甚，惯于以多攻少。卷毛哨个头儿再大，终究是寡不敌众，它又仅有半边脸，顾得了左，顾不了右，几个回合下来，一条围狗瞧出破绽，四爪一跃腾空而起，闪电般蹿到卷毛哨背上，爪子抠住对手的躯干，脑袋往侧面一探，吭哧一口，狠狠咬住卷毛哨的脖颈，随即把眼一闭，耳朵一耷，板上钉钉一般，打死也不肯松口了。卷毛哨伤得不轻，疼得肚皮突突乱颤，鲜血顺脖子哩哩啦啦往下淌落，滴在雪地上冒着热气。它摇头摆尾前蹿后跳，红着眼在松林中乱冲乱撞，却无论如何甩不掉背上的围狗。其余几条围狗见同伴得手，立刻从四面八方蹿上来，有的咬大腿，有的咬肚皮。头狗窥准时机，亮出两排锋利的尖牙，一口咬住卷毛哨的肛门。无论多么凶悍的野兽，这个地方也是命门。头狗一招得手，立即收住尾巴，夹紧两条后腿，将身子缩成一团，使劲往下打着坠，同时拼命地摇晃脑袋，喉咙中发出阵阵低吼，撒着狠地撕扯。卷毛哨纵然骁勇擅斗，那也是血肉之躯，几个回合下来，已被咬得肚破肠流，浑身是伤，变成了一个血葫芦，都没有囫囵地方了，嘴里喷吐着团团热气，却仍拖着咬住它不放的围狗奋力挣扎，地上的雪沫子沾染着鲜血被扬起老高，如同半红半白的烟儿炮一般，打着转翻翻腾腾往上飞，眼瞅着活不成了。

窦占龙也急了，瞪着两只充血的夜猫子眼，抓起一根碗口粗的松枝，正欲上前拼命，便在此时，卷毛哨猛抽一口气，借这口气托着，后腿用力一蹬，离弦之箭一般激射而出，带着挂在身上的六条围狗，一头扎入了云封雾锁的深谷，皑皑白雪上留下一行血溜子，松林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儿，久久不散！

3

窦占龙呆在原地，老半天没缓过神来，心中翻江倒海恰似油烹，心疼义犬卷毛哨舍命救主，死得如此惨烈，说什么也得找条路下去，挖个坑埋了它，以免兽啃鸟啄，白骨见天，否则将来到了地府，有什么面目与它相见？可这一大片深山老峪，亘古不见人迹，又没有带路的猎狗，他奔着山谷底下走，走了半天绕不下去。老天爷也绷着脸子，不知在跟谁发火，风一阵雪一阵的没完没了。关东山雪是软的，风是硬的，雪冷风更寒，一阵阵穿山的寒风，在密密麻麻的松林中变

成了旋风，卷着枯草棵子、大雪片子，噼里啪啦打在他身上，足迹均被风雪覆盖，再要知难而退，连回头路也找不着了。

天黑下来之后，山林中呵气成冰，冷得冻死鬼，所到之处，冰凌历历，寒气森森。风雪呼啸，松涛翻涌，也遮不住或远或近的狼嗥，听得人头皮子发麻。窦占龙的皮帽子上挂了老厚一层霜花，皮袄领子冻得梆硬，两只靰鞡鞋全成了冰坨子，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越走心里越慌，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活活冻死。早知如此，还不如豁出这条命去，在鳇鱼宴上给白脸狼来一下子，再不济也从他脸颊咬下块肉来，那算对得起祖宗了，哪怕让他一刀劈成两半，也好过冻死在深山老林中喂了野兽。一筹莫展之际，他想到窦老台的鳖宝还揣在身上，如若割开脉门，埋入鳖宝，凭着开山探海的憋宝之术，脱此困境易如反掌。不过憋宝客的下场犹在眼前，何况老窦家祖上又有遗训，不许后辈子孙憋宝，憋宝的根底他也猜想不透，只恐其中深藏祸端，他勤勤恳恳在保定府当学徒，又跟着杆子帮跑关东，吃了那么多苦、遭了那么多罪，不就是不想憋宝吗？不就是觉得凭着自己的本事，踏踏实实做买卖一样可以发财吗？

窦占龙心里憋屈，脚底下越走越慢，两条腿如同挂上了千斤坠，陷在齐膝的积雪中拔不出来，真可以说是举步维艰。眼前黑一阵白一阵的，虚实难辨，脑中思绪也渐渐模糊，只想躺下等死，却在此时，恍惚看到一个女子，竟是当初在保定府上吊身亡的阿褶。窦占龙寻思，我这是死了吗？看来老人们说得不假，人死之后果然有知，急于叫她的名字，但是怎么也开不了口。只见阿褶双目垂泪，张了张嘴，仍是说不出话，抬手指着一个方向，又对窦占龙下拜行礼，继而隐去了身形。窦占龙猛然一惊，发觉自己躺倒在雪地中，手脚几乎冻僵了，忙挣扎起身，四下里再看，哪里还有阿褶的影子？他又咬着牙，顺阿褶手指的方向踉踉跄跄走出一程，透过风雪间隙，隐约见到山坳中有一点光亮。窦占龙心头一震，以为遇上了守山打猎的，转身冲着来路拜了几拜，拔腿走下山坳。

关东山一年到头皆有狩猎之人，冬季进山的称为“冬狩”，专打皮厚毛光的山牲口。窦占龙见了活路，跌跌撞撞赶过去，瞪着夜猫子眼一看，背风处有三个人，身上装束相似，戴着狗皮帽子，穿着豹子皮袄，打了皮绑腿，足蹬踢倒山踩死虎的铜头毡子靴，腰挎双刀、箭壶，背上十字插花背着硬弓和鹿筋棍子，正围着火堆取暖。关外猎户跟山匪的打扮一样，不同之处在于猎户持猎叉、牵猎狗，山匪几乎不带狗。三个背弓带刀的人躲在老林子里，身边又没带猎狗，十有八九是占山为王的草寇！

窦占龙暗叫一声“倒霉”，刚出龙潭又入虎穴，怨不得别人，只怪自己背运，他不敢惊动对方，当下高抬腿轻落足，转过身去想走，但地上全是积雪，脚步再轻也有响动。那三个人听到声响，立刻抽刀摘棒，如狼似虎一般，几步蹿过来，寒光一闪，刀尖抵住了窦占龙的心口。窦占龙见其中一人小个儿不高，瘦小精干，一张蜡黄脸膛，斗鸡眉，眯缝眼，尖鼻子尖下颏，两腮上长着稀不棱登的黄胡子；另一人猿臂熊腰，魁梧壮硕，平顶大脑壳子，四方下巴，两道粗杠子眉，一双铜铃般的大眼；还有一人不高不矮，相貌奇丑，塌鼻梁子，三角眼，脸上长满了黑斑，远看如同冻秋子梨，近看恰似山狸子皮，知道的是一张脸，不知道还以为是霜打的倭瓜。窦占龙心念一闪：“凭他们三位的尊荣，必是山贼草寇无疑，但盼着不是白脸狼的手下。遇上山贼草寇，那还有我一条活路，因为关东山人烟稀少，山匪劫财不杀人，你把人都杀光了，往后劫谁去？跟白脸狼一样又劫财又杀人的少之又少，万一是白脸狼派来的追兵，那我可是自寻死路了！”赶紧把身上的碎银子和银票掏出来，一脸无辜地求饶：“我是杆子帮做小买卖的，在山里转蒙了，不想遇上三位壮士，手上只有这些银子，万望三位高抬贵手，留小人一条活命！”身材短小的那位眼睛一亮，抢过银票瞅了瞅，厉声骂道：“你他娘的骗鬼呢？大雪封山，你来林子里跟熊瞎子做买卖？该不是白脸狼派来的探子？”窦占龙听对方提及“白脸狼”三字，登时吃了一惊，不过白脸狼的手下，怎敢直呼其匪号？便含含糊糊地反问了一句：“白……白……白脸狼？”

那三人互相递了个眼色，大脑壳对小个子说：“老三，我瞅这小子老实巴交的，又不是关东口音，不像给白脸狼放笼的皮子。”小个子直眉瞪眼地说：“大哥，你咋瞅出他老实巴交的？我瞅他可挺鬼道，这俩眼珠子跟个夜猫子似的，还装着不认识白脸狼，咱待着也是腻味，不如折腾折腾他，绑在树上挖出心肝来下酒！”大脑壳子眉头一皱，扭头去问丑鬼：“老二，你咋说？”丑鬼沉着脸没吭声，但从他阴狠凶险的目光中，也不难看出他的心思。

窦占龙是做买卖的行商，最擅察言观色，看他们仨提及白脸狼，皆是咬牙切齿一脸愤恨，又是杀又是剐的，那甭问了，肯定跟白脸狼有仇，连忙说道：“不瞒三位好汉，我跟着杆子帮跑关东，想多挣几个钱，所以没回老家，在鳇鱼圈当个小打，只因祖辈与白脸狼结仇，不巧在鳇鱼宴上让他认了出来，恨不得将我扒皮抽筋，我趁夜出逃，又让白脸狼的围狗撵上了，多亏我带的卷毛哨拼死相救，拖着六条围狗跃入深谷。我不忍让它横尸山野，去到深谷底下寻找，结果走迷了路，误打误撞来至此处。”小个子山匪问道：“你说的卷毛哨，是不是斗过豹子的那条猎狗？”窦占龙使劲点了点头：“对对对，拿麻线

缝着半边脸，跟个小马驹子似的，您也听说过我的大黄狗？”小个子山匪说道：“卷毛哨是关东山有名有号的猎狗，谁人不知？如若是掉在干饭盆里，那指定摔个稀烂，再让大雪片子一盖，连根毛儿也找不着了。我劝你趁早死了心，那个地方没人下得去。”窦占龙听得此言，心下一阵黯然。三个山匪见他不是白脸狼的爪牙，脸上的神色缓和了不少。三人也不避讳，逐一通了名号，平顶大脑壳子的绰号“海大刀”，扁担压不出个屁但城府最深的丑鬼叫“老索伦”，急脾气的小个子，人称“小钉子”。他们头上顶着匪号，却并非杀人越货的贼寇。海大刀祖上是吃皇粮的军官，传至他这一代，在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当差，官拜骁骑校，管着不少参户和打牲丁，小钉子、老索伦二人是他的手下，跟着他十来年，有如左膀右臂一般。三个人指山吃饭，娶妻生子，原本过得挺好，自打白脸狼把持了参帮，该交给朝廷的棒槌一两不少，额外还得再给他多交一份，逼死了不少参户。头几年，小钉子挖的棒槌不够数，挨了白脸狼手下一顿毒打，几乎被活活打死。海大刀忍不住气，一刀宰了那个狗腿子，招呼老索伦以及另外十来个参户，结伙上山落草为寇。那时单有一路“山匪”，多则几十人，少则三五人，各有各的山头势力，不干杀人放火越货劫财的勾当，仍是刨棒槌套皮子，只不过挖参不交贡，私自卖给收参的老客，让朝廷抓住了也得掉脑袋。海大刀岁数最大，且为人敦厚，以前又是当官的，做了山匪也是首领，仍按参帮的规矩，称其为“大把头”。白脸狼不容参户造反，杀了海大刀等人的家眷，不断派人进山追剿。海大刀他们加着一万个小心，哪怕严冬时节挖不了棒槌，也不敢下山猫冬，就在深山里到处“下对儿”，套几只山牲口，剥皮取暖，割肉充饥，住在山洞或是窝棚里，过得跟野兽似的。下对儿就得溜对儿，漫山遍野地转悠，天黑了赶不回住处，便在背风处拢火取暖。窦占龙命不该绝，走投无路之际，撞上了他们三个。

各自交完了底，海大刀一努嘴，让小钉子把银票还给窦占龙。他对窦占龙说：“既然你是白脸狼的对头，我们非但不杀你，不抢你，还得帮着你，你这是往哪儿逃啊？”窦占龙深深打了一躬：“我想去海参窝子避祸，又怕白脸狼带着马队追上来，恳求三位指点一条穿山的近路。”小钉子插口道：“你去不成了，前一阵子俄贼扰边，在海参窝子杀人放火，全烧没了。”窦占龙连声叫苦，白脸狼为人歹毒，见得围狗有去无回，必定会继续派人追杀，那可怎么办呢？海大刀说：“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你跟俺们仨走，在山埂子躲上一冬，饿了有狍子肉，冷了有貉子皮，强似流水窑大车店，白脸狼也找不着你。等天暖刨了棒槌，我们下山卖棒槌的时候，再带上你入关。”窦占龙心里一阵热乎，怪不得说“人不可貌相”，三个山匪面

相吓人，心肠却好，称得上绿林好汉，当场下拜道：“活命之恩，恩同再造，三位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给三位磕头了！”海大刀一把将他拽起来，拉到火堆旁，与其余二人围坐成一圈，吃了些狍子肉充饥。小钉子见窦占龙浑身上下都冻成了冰疙瘩，便往瓦罐里抓了几把雪，又放入几块野山姜，煮沸了给他喝下去，当时头顶就见了汗。四个人轮流迷瞪了一宿，攒足了力气，嘎吱嘎吱地踩着积雪，一路往深山中走。

这一大片荒山野岭，绵延几百里，走不完的深山老峪，望不尽的皑皑白雪。山沟里有采蘑菇人搭的窝棚，数九隆冬没人住，成了山匪落脚的地方。蘑菇窝棚八下子漏风，天热倒还罢了，冬天怎么住得了人呢？关外人有法子，在窝棚外围铺上厚厚一层雪，端着铁锅往上泼凉水，转眼就冻成了冰坨子，风打不透，雪压不塌，堪比铜墙铁壁。再在风口处，拿石砾子、树杈子，混着积雪筑起一道障子，将穿山的寒风挡下了十之八九，屋子里再放上炭盆，铺毡盖皮，足以在里面猫上一冬。窦占龙在保定府的商号当了三年学徒，又效力三年，练成了一张能当银子使的巧嘴，专拣好听的说，还会炒菜、煮饭，尽管手艺马马虎虎，那也比只会大锅乱炖、架火烧烤的山匪厉害多了。

三个山匪之前还处处防着窦占龙，担心他是白脸狼手下的探子，至此才对他刮目相看，再无疑虑。合计着等天气暖和了，也让窦占龙一道去挖棒槌，挣了钱有他一份，不白耽误这一年。

他们仨言而有信，转过年来，待到冰雪消融，窦占龙和海大刀、老索伦、小钉子四个人，带上挖棒槌的一应之物，各携弓刀棍棒，离开蘑菇窝棚，去到山中一座天坑。此处有座老庙，俗称“棒槌庙”，各路山匪挖棒槌之前，必定到此烧香磕头祭拜神灵，求告祖师爷保着自己多抬大货，少遇官兵。窦占龙不懂参帮的规矩，不敢乱说乱动，只跟着三个山匪跪下磕头，祈求棒槌祖宗保佑。祭拜已毕，海大刀带着他们出了棒槌庙，一猛子钻入浩瀚无边的山林。关东山有外山与深山之分，挖金的、挖参的、打猎的只在外山转悠。山匪亡命山林，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挖棒槌，那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首先得躲着官兵，其次要避开白脸狼的爪牙，再一个是不敢往真正的深山里走，顶多在深山和外山交界之处走动，因为关外是块宝地，万物皆有灵，即便是乡下的水缸、扫帚、碾子、磨盘、酱杵子，传得年深岁久，都能沾上仙气儿，远不止“胡黄常蟒鬼”，往下排还有“灰黑桑古皮”。密不透风的莽莽林海之中，神出鬼没的东西太多了！

[1]棒槌：人参别名，东北三省的养参人、采参人、卖参人习惯将人参称为“棒槌”。

[2]黑龙江部分鱼类的统称。“三花”指的是鳌花、鳊花、鲫花；“五罗”指的是哲罗、法罗、雅罗、胡罗、铜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为概指，无法一一列举具体鱼类的名

称。

第六章 窦占龙赶集

1

依着放山的规矩，海大刀是“头棍儿”，走在头一个，手里拿着索拨棍子压草探路。海大刀的这根索拨棍子传了三辈儿半，五尺多长，一把多粗，黄波若木上一道道水波纹，摩挲得溜光顺滑，拨拉过无数的宝参。随后是老索伦、小钉子，窦占龙初来乍到，相当于“初把儿”，“边棍儿”也轮不到他，只能走在最后，背着锅碗瓢盆，充当给兄弟们做饭的火头军。他们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找棒槌，一连两个多月，愣是没开眼，仅仅挖到些党参、黄芪。海大刀使出浑身解数，比方说“做梦观景”，早上一睁眼，自称梦见西岗有棒槌，带着兄弟们兴冲冲赶过去，棒槌叶子也没见着一片；要么是“翻趟子”，口中念叨着“翻翻垫子见一片，摔个跟斗拿一墩”，再把前一天走过的地方走一遍，看看是不是落了大货，可始终一无所获。海大刀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自己心里头也觉得邪门儿，以往放山刨棒槌，可从没这么背过，又怕得罪山神爷，不敢说丧气话，仗着天暖开了江，吃喝倒是不愁，溪水化冻，山牲口也出了窝。经过这一冬，山鸡野兔身上的秋膘耗尽，全是嘎嘎香的精肉，随手打上两只，便是一顿好嚼谷。

窦占龙不会挖棒槌，帮不上山匪的忙，对于他来说，埋锅造饭算半个闲差，做来得心应手，山路也越走越熟，又仗着两个爪子爬树飞快，胆子大了，就敢往远处走了。几个人天天吃肉，容易积食上火，他常去采一些榛蘑、木耳、野菜、山果，给海大刀等人换换口儿，也给自己解解闷儿。

那一天跟着海大刀他们走到大独木顶子，寻了一处破马架子扎营。转天早上，海大刀三人仍去放山找棒槌。窦占龙插不上手，守着营子闲来无事，又溜达出去采摘榛蘑野果，行行走走游山逛景，不知不觉进了一条山沟，看周遭树高林密，两侧险峰插天，光不出溜直上直下的峭壁有如刀砍斧剁。窦占龙低着头在树下东寻西找，忽听溪边

的锉草丛中发出一阵咦咦哇哇的怪响，不知什么东西，搅得那片锉草来回晃动。窦占龙担心遇上野兽，不敢再往前走了，竖着耳朵听了听，响动也不甚大，估摸着不是什么猛兽。他也是鬼催的，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往锉草丛中扔了过去，砸没砸中不知道，但是立刻没了声响。他还以为惊走了山鸡野兔，正寻思着，突然从锉草中跑出一头大山猪，好在口中没有獠牙，应该是个母的，跑出来看了窦占龙一眼，转身跑远了。窦占龙被它唬得不轻，抬手抹去额角的冷汗，长出了一口大气，之前听海大刀他们说过，锉草味道苦中带甜，能够消肿止痛，山猪惯吃此物，看来此言不虚。他刚刚稳住心神，又见墨绿色的锉草丛里耸起了一座小山，随即发出隆隆巨响，奔着他冲了过来，眨眼到了近前。窦占龙也看明白了，那竟是一头硕大无朋的公野猪，身上披着赤褐色的针毛，阳光照射之下犹如一团暗红色的炭火，后颈上竖着尺许高的钢鬃，龇着两个弯刀似的獠牙，嘴角喷着黏答答的白沫子，瞪着猩红的双目，四蹄如飞地冲撞而来。

窦占龙有所不知，眼下草长莺飞，正是野猪扒沟的光景，公野猪什么也不干，只顾闷着头在莽莽苍苍的老林子里寻找母野猪，顺带挖几窝败火增力的山蚂蚁吃，一旦追上心仪的母野猪，便用尿臊味儿圈入自己的地盘，此时无论遇上什么外来的野兽，公野猪是逢雄必战，不惜以死相拼。那老公母俩正在草丛里快活着，窦占龙一块石头扔过去，有如往热火锅中浇了一盆冰水，惊走了母山猪，公野猪岂能饶得了他？

大野猪棒子有一招最狠的，迎面直撞人的胯骨，同时拿两根獠牙往裤裆里挑，老猎人们将这一手称为“挑天灯”，纵然侥幸不死，也得落个“鸡飞蛋打、断子绝孙”。窦占龙在关东做买卖的时候，见过惨遭野猪挑了天灯的参客，饶是他胆大包天，念及此处也不由得裤裆里发紧，眼见那个大野猪棒子卷着一股腥臊之气疾冲而至，再跑可来不及了，百忙之中抱着脑袋往旁一滚，大野猪铆足劲一头撞在了他身后的山壁上。天崩地裂般的一声巨响震彻了山林，惊得野鸟乱飞、走兽四散、古松战栗、云开雾隐，紧接着暴土扬尘、碎石乱滚，轰隆之声不绝于耳。大野猪棒子自己也撞得蒙头转向，不再理会趴在地上的窦占龙，气哼哼地甩了甩头，摇摇晃晃地钻进了老林子，将沿途的树木拱得七零八落、东倒西歪，从此不知去向。

窦占龙的心吊到了嗓子眼儿，待到尘埃落定，他才敢抬头来看，但见不远处的山壁乱石崩落，从中裂开一道缝隙，足有一人宽，野猪一头撞在大山上，居然把山撞裂了，惊诧之余，又望见山裂深处似有一道瑞气若隐若现！窦占龙暗觉古怪，有心一探究竟，抖去身上的泥尘草屑，踩着乱石走入其中，直至穿山而过，山裂子的尽头又是一片

红松林，与外边的老林子全然不同，树干均有磨盘粗细，树冠大如屋顶。

窦占龙爬到树顶张望，但见松林四周有九座险峰耸立，白茫茫云气缭绕，雾腾腾越峰漫岭，清泉流水，瀑布卷帘，獐狍钻山，麋鹿跃涧。他见此地景致非常，且有似曾相识之感，心说："真可谓人在画中游，可惜没个画匠，将我画入其中！"冷不丁想起当年去獾子城憋宝，在胡三太爷府中见过壁上画的山景，正是眼前的九座险峰！

常言道"山高必有怪，岭峻却生精"，窦占龙心念一动，立刻从树上下来，低着头在林子里搜寻，只见草丛里直棱棱探出许多娇艳欲滴的棒槌花，又叫"红榔头"，通红通红的颜色，形状如同一簇簇珍珠，山风一吹，悠悠荡荡。他在关外做了一年买卖，见过老客手上顶花带叶的棒槌，但是从没自己挖过，只知道这东西十分娇贵，稍稍碰坏了根须，价钱也会大打折扣，也常听人叨念，棒槌欺生，遇上不会抬参的，它就自己长腿儿钻地底下逃了，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便在沿途留下记号，回去跟海大刀他们说了。那仨人也是半信半疑，倘若像窦占龙所言，那个地方可了不得。

次日一早，窦占龙在头前带路，引着三个山匪来至山裂尽头的红松林子。海大刀搭眼一看就明白了，关东山有种花鼠子，惯于埋参籽过冬，但是这东西忘性大，埋十个到冬天顶多吃俩，其余的就忘了，年深岁久一长一窝子，关东话讲叫"人参池子"，又叫"棒槌窖"，这可是撞大运了！

海大刀刨了半辈子棒槌，经验最为丰富，抬棒槌得由他动手，当场将手中索拨棍子往地上一插，掏出拴着老钱的红缨绳套在棒槌上，再加着小心，用桃木剑扒开杂草，拿鹿角签子一点一点地抬，以免碰破参皮、扯断根须，一边抬着一边念念有词，口中叽里咕噜的，也不知说的是什么。老索伦和小钉子两个边棍儿在一旁相助，窦占龙也帮着给他们递水、轰小咬。这片赤松林中的棒槌池子可了不得，见不着山花子、一巴掌、二甲子、三花子之类的小参，最次也是五六两一个的"楼子货"，全是宝参转胎。三个山匪抬了半天，已刨出五六十斤大棒槌。装棒槌得用树皮，他们剥下一张张桦树皮，用石块刮下背面的青苔毛子，粘上土坷垃，小心翼翼糊到棒槌上，再拿桦树皮子包裹严实，这叫"打参包子"，为的是让棒槌不蔫不干不掉分量。窦占龙抬棒槌插不上手，在林子里到处溜达，望见那道瑞气仍在，想起自己夜入獾子城胡三太爷府，曾经见过一幅壁画，画中西南侧的山峰下边坐着个穿红带绿的小孩，顶着个骷髅头，还不知让谁画了个红圈。如今想来，那该不是一个成了精的棒槌？他心中不免左思右想，此时三个山匪也挖累了，坐下来歇着。窦占龙问海大刀："大把头，我看此

地仍有不少棒槌，咱还接着挖吗？”海大刀挠着头想了想：“我看这一次刨的棒槌也不少了，可不敢人心不足蛇吞象，刨得再多也带不下山了。不如转年开春再来，一年挖一趟，年年挖，年年有，反正深山老林的，没有人带路，谁也找不到此处！”窦占龙和另外两个山匪齐声称是，当即填平了参池子，拿三块石头搭成一座棒槌小庙，也叫“老爷府”，割一把山草，插在庙前为香，又摆酒设供，拜过棒槌祖宗，背着棒槌往山外走。

下山的路上，窦占龙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便将以往经过对海大刀等人说了一遍，只不过前边勾了、后边抹了，没提憋宝的窦老台，也没提獾子城胡三太爷府，只说无意之中见过一幅画，画的正是此地，西南方山峰下有一个形貌怪异的小孩，头上顶着骷髅，还让人用朱砂圈了一笔。三个山匪闻言吃惊不已，说窦占龙在画中见到的是个山孩子！参帮中故老相传，咱关东山有一件天灵地宝，是个成形的老山宝，躲在九个顶子上，只不过谁也找不到那个地方，你看那片赤松林子四周，九座险峰环列，不是九个顶子还能是哪儿？想来该着显宝了，让你遇上野猪撞大山，穿过山裂子找到此处。人活百岁不易，参长千年不难，千年山参不过七八两，老山宝十五两！所谓“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说放山的行话，参为杆子，宝为金刚，十五两的山孩子，有个名叫“七杆八金刚”，是咱关东山最大的宝棒槌，你瞅着是个参娃子，那是返老还童了！

2

三个山匪喜得大呼小叫，只要挖出老山宝，后半辈子就算妥妥地拿下了，马上撸胳膊挽袖子，又去那座山峰下挖了三天，可是什么也没找到。海大刀心下纳闷儿，据参帮的老把头所言，老山宝是活的，绕着九个顶子东躲西藏，见到人就跑了，来多少放山的也逮不着它。说不定窦占龙见到的是一张宝画，既然老山宝被人用朱砂笔圈住了，那就跑不走了，该当在此处才对，看来还是不得其法！

四人无计可施，只得背着棒槌下了山。海大刀等人以往刨了棒槌，通常是卖给背着银子等在山下收货的老客，不过风险很大，卖的价码也低，他们这一次抬出五六十斤大棒槌，个顶个须粗根壮，全是细皮紧纹的大货，想卖个好价钱，肯定得去口北。四人商议了一番，扮成山货贩子，棒槌分别塞进箩筐，拿药材、榛蘑、干粮盖住，暗藏短刀利刃，不敢走官道，兜了一个大圈子，翻山蹚河避过盘查，先去

往塞北草原，再跟着拉骆驼、赶牲口、贩皮货的行帮，沿商道奔赴口北。窦占龙身上带着银子，一路上打尖住店大小开销抢着付账。口北山岭绵延，风沙漫天，自古是壁垒森严的通关要道，乃兵家必争之地，但是来来往往做生意的太多，一队队堵在关隘底下，守军盘查并不仔细。牲口贩子有通关的路牒，几个山匪跟着驼队混了进去。

此地分上、中、下三堡，上堡驻军，下堡住民，中堡商贸发达，周边庙宇宫观极多，牲口市上牛马骆驼成群，三个月开一次大集，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从没歇过市。山匪打关东山远道而来，奔的正是山货集。此时的十里货场热闹非凡，大大小小的客栈、大车店、饭庄子、澡堂子、茶楼、商号，到处人满为患。直隶、山西、山东的老客带来茶叶、丝绸、布匹、瓷器、铁器，在南城开市。从关外、草原上来的商贩聚在集市上，出售鹿茸、何首乌、灵芝、蘑菇、肉干、皮张，塞外的羊皮毛长绒厚，不擀毡，又结实又保暖，口羔、口皮更是闻名遐迩。什么地方也不乏拔尖儿冒头儿的人物，当地有八大皇商，依仗着祖上有从龙之功，被老皇爷封官授爵，入籍内务府，垄断了口内口外做生意的渠道，一个比一个财大气粗，各自派出二掌柜、三掌柜、大伙计，带着秤，背着银子，在集市上到处溜达，见货开秤，专收各方上等山货，尤其是大棒槌。

南来北往的商贩在口北做生意，不守当地的规矩不成，生意越大规矩越多，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黑白两道都得打点到了，白道上买通巡城的官兵，黑道单指盘踞在祭风台二鬼庙的丐帮。当地势力最大的不是官府，而是锁家门的乞丐，当时天底下的乞丐分为五门七派，锁家门乃五门之一，其势力遍布口北，上吃官、下吃民，做买卖的自然也不能放过。集市上有无数的要饭花子，像什么磕头花子、跟腚花子、耍猴花子、勒砖花子、丧门花子，使呱嗒板儿的、打哈拉巴的、摇撒拉鸡的，形形色色，什么扮相的都有，穿梭于往来人群之中，紧紧盯着来往的商贩，任何一笔交易，必须成三破二，给他们一份地头儿钱。什么是成三破二呢？比如一百两银子的买卖，买卖双方得分给丐帮五两银子，买家拿三两，卖家拿二两。尤其卖棒槌、东珠、麝香、貂皮之类犯王法的大货，你给够了银子，他们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见了也装没看见，如果不舍得掏这个钱，必然有要饭花子来给你捣乱，鼻子下边的肉告示满处一嚷嚷，搅和得你做不成买卖，如果你敢来硬的，他们仗着人头多势力大，打着呱嗒板儿气你：“要打架咱往南走，锁家门徒万万千，花子越聚人越多，拆了你的兔子窝！”

海大刀他们一行四人，先在大车店住下，安顿完了，背着棒槌直奔山货集。三个山匪放山抬棒槌是行家，做买卖却不行，窦占龙眼瞅

着老索伦卖出去几斤棒槌，对方一口价，五百两银子一斤，价钱看似不低，可是他跟杆子帮跑关东，知道棒槌的行市，哪怕是没成形的，甚至说芦须、渣末、参叶、参籽、参膏之类，只要背下关东山，至少能卖三百两银子一斤；带到北京城，两千两银子一斤；

若是到了江南，还可以再翻一个跟头。关东的参户消息闭塞，以为棒槌只能偷着卖，有人敢收就得赶紧出手，实则不然，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趋之”，皇上吃什么，有钱有势的王公贵胄、封疆大吏、富商巨贾也得跟着吃，还不能比皇上吃的次，肯出高价买参的人不在少数。各个商号、药铺亮匣中明着卖的，顶多是人参崽子、一疙瘩一块的参头参脑，只有财主家拿着银票来了，才会从库中捧出上等山参。他们担着掉脑袋的风险，千里迢迢兜这么一大圈，从关外背到口北，一路上担惊害怕、吃苦受罪放一边，人吃马喂的开销也不少，怎么说一斤也得卖到一千两银子，何况这一次挖的棒槌全须全尾特别齐整，个头儿都不小，应该看品相谈价钱论棵卖，五百两一斤跟白给一样，简直是拿棒槌当萝卜卖了，再给锁家门的乞丐一份钱，最后还能有多少银子落到他们手里？窦占龙暗自着急，人前又不便明说，只好扽了扽海大刀的衣角，低声告诉他：“咱得往上抬抬价！”海大刀却说：“你有所不知，每到年关临近，白脸狼也会带着大批棒槌，来口北跟八大皇商做交易，他把持着大宗货源，开的价码再高，商号也得收下。咱们零零散散偷着挖棒槌的参户、山匪，手上没那么多的货，人家拼命压低咱的价码，是为了去抵白脸狼的高价。咱又不敢背着棒槌去京城出货，那咋整呢？只能吃哑巴亏了，反正比在关外挣得多，也该知足了。”窦占龙听海大刀说得在理，可他深谙商规，觉得这么卖太吃亏，便对三个山匪说：“咱的棒槌个个顶花带叶，即便算不上大枝、特等，也尽是七八两的头等山参，识货的主儿肯定舍得多掏银子。三位兄长如若信得过我，不妨让我去跟八大皇商的人谈谈价码。”海大刀等人本来也不会做买卖，只盼着尽快把棒槌兑成银子，既然窦占龙说能卖高价，那又有何不可？

四个人商量定了，由窦占龙带头，在集上东瞧西看，出了茶馆进酒肆，暗中盯着喝茶谈生意的人们，他做买卖先蹚道儿，并不急着找下家，足足转了半日，筛来选去，相中这么一位，不过二十六七岁，中等个头儿，不胖不瘦，凹眼窝子尖下颌，穿一身粗绸衣裤，二纽襻上挂着个象牙的小算盘，一寸长八分宽，雕工精细，算盘子儿满是活的，举手投足十分干练。窦占龙两个眼珠子一逛荡，准知道有景儿，趁着这位不忙的当口儿，上前行了个礼：“掌柜的，您收棒槌吗？”那人颔首道：“这位兄弟，你手里有货？”窦占龙又一拱手，压低声音道：“集市上人多眼杂，咱能否借一步说话？”那位说了声

“好”，与窦占龙找了处犄角旮旯。你来我往攀谈了几句，窦占龙就知道找对人了，此人姓姚，身为八大皇商之一“福茂魁”的三掌柜，不管别的买卖，专做棒槌生意。窦占龙心里头有底，话不多说直接捧出一个参包子，揭开桦树皮子。按买卖棒槌的规矩，双方不能过手，尽管棒槌不是瓷器，不至于摔碎了，可万一摸破了皮、碰掉了须子，也容易掰扯不清楚。姚掌柜见了货眼睛一亮：“棒槌不错，五百两一斤，我收了，让伙计过秤吧。”窦占龙赔着笑脸说：“姚掌柜，我拦您一句，您是买主，我是卖主，您得先容我说个价钱，觉得合适就收，觉得不合适您再还价，有个商量才叫买卖不是？”姚掌柜愣了一下：“道理是没错，可在口北这个地方，收棒槌历来一口价，因为官府不让收，谁摸谁烫手，只有拿着龙票的八大皇商，才担得起这样的干系，因此价钱由我们来定，不信你去问问另外七家商号，不可能再有人比我出的价钱高了。”八大皇商一头儿的买卖做惯了，姚掌柜这番话声音不高，却说得斩钉截铁、不容分辩，可窦占龙生在行商窝子，站柜学徒三年，又给掌柜的效力三年，穿了整整六年的“木头裙子”，手勤、眼勤、腿脚勤、脑子勤，一肚子生意经，擅长察言观色，姚掌柜脸色有变，虽只在瞬息之间，却也被他看在眼里了，于是故意裹上棒槌，拱手作别：“买卖不成仁义在，既是如此，我先告辞了！”姚掌柜奇道：“你上哪儿去？棒槌不卖了？”窦占龙说：“我听您的，去别的商号问问，如若价钱一样，再卖不迟！”

3

口北八大皇商的福茂魁赫赫有名，姚掌柜年纪轻轻，能在商号中立住脚，自是下足了苦功夫，棒槌一经他的眼，立马可以看出是几品叶、什么成色、值多少银子，他断定窦占龙手中的棒槌，必然是从深山老林里抬出来的，外山的棒槌比不了，怎肯等闲放过？赶紧说道：“兄弟，我的价钱已经给到脑瓜顶了，你卖给谁不是卖，何必舍近求远？”窦占龙欲擒故纵：“八大皇商收棒槌的价码相同，我可以卖给您，也能卖给别人，那不该我自己做主吗？我谢谢您了，咱后会有期！”说罢扭头便走，这一下姚掌柜可绷不住了，急忙伸手拦下：“我懂你的意思了，你开个价我听听。”窦占龙伸出一根手指头：“一千两银子一斤。”姚掌柜一听价钱连连摇头：“不行不行，这个价钱太高了，如若我坏了皇商的规矩，我们东家饶不了我。”窦占龙不紧不慢地说：“规矩是人定的，您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咱卖了多少

钱？不瞒您说，倘若我单有这一棵棒槌，白送给您也不是不行，只当我高攀一步，跟您交个朋友，可这一次我们背下山的棒槌足有五六十斤，个头儿大小差不多，品相怎么样，您自己也瞧见了，值多少银子您心里还没数吗？一斤要您一千两银子，我占不着多大便宜，您是肯定吃不了亏。东家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怪您？我再给您交个底，我们山上还有大货，这一次您多给几个，明年我们还找您做买卖。”吃酒的望醉、放债的图息，生意人见着利，一样是走不动道儿。姚掌柜低头沉吟了一下，又对窦占龙说：“咱俩头一次打交道，你一无凭二无保，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说什么来年还有大货，到时候你却不来了，让我干等你一年，那不成傻老婆等茶汉子了？”窦占龙听出姚掌柜动了心思，一脸诚恳地说：“即便我们明年来不了，您这一次也是有赚无亏；如果说我又来了，咱一回生二回熟，到时候我还得跟您做买卖，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您看行吗？”姚掌柜鼓着腮帮子说：“甭提后话了，先说眼面前的，你说你们的棒槌不是一斤两斤，这么大一笔买卖，我不敢替东家做主，你们带着货跟我跑一趟，到了商号再说。”

窦占龙点头应允，叫上海大刀、老索伦、小钉子，四个人背上装棒槌的箩筐，随同姚掌柜去往商号。山货集对面的整条街都是商号、货栈，层楼叠院，鳞次栉比，当中一家正是福茂魁，青砖灰檐一溜儿门面房，院子里靠墙根儿搭着苇子棚，各色人参、鹿茸、皮张、药材堆积如山。一行人走入后堂，自有小伙计过来伺候茶水。姚掌柜请出大东家、老掌柜，让窦占龙他们亮出棒槌。大东家人称范四爷，瞅见几十棵棒槌齐刷刷码在八仙桌上，不由得看直了眼，以往不是没见过此等品相的棒槌，但一次见这么多也不容易，想都没想，立马吩咐柜上逐一过秤，归拢包堆总共五十七斤棒槌。范四爷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当场拍板做主，按照窦占龙开出的价码一千两银子一斤收货，由账房先生取出银票，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共是五万七千两的银票，但是得额外扣下一部分。海大刀他们也明白，锁家门在口北遍地眼线，谁也惹不起。双方无论做了多大的买卖，都得按成三破二的老规矩，交给锁家门乞丐一份地头儿钱，不敢有半点隐瞒！

银货交割已毕，买卖双方都挺痛快，尤其是范四爷，多少年没见过这么齐整的大货了，带到京城一转手，尽可打着滚儿地赚钱，他这一高兴，非得留窦占龙他们吃晌午饭不可。四个人嘴上客气着，心里头可没有不乐意的，吃什么喝什么尚在其次，能跟福茂魁的大东家坐在一桌，寻常人想也不敢想啊。

大商号里常年雇着厨子，范四爷吩咐下去，摆设一桌上等酒菜，不到半个时辰，也就备妥了。主家道了一声“请”，窦占龙等人起身

入座。范四爷居中，二掌柜三掌柜作陪。有钱的皇商家里吃饭，讲究个精致特别，口北连着边塞，没什么出奇的菜品，家里富裕的也就是凉热八大碗，无外乎大鱼大肉。范四爷这儿不一样，人家在京城、江南都有生意，一年只在口北待四个月，做完了买卖就回去，吃惯了精粮细做的东西，这边的粗食入不了眼。因此这桌上您看吧，一水儿的苏帮菜，松鼠鳜鱼、碧螺虾仁、蟹粉豆腐、响油鳝糊、姑苏卤鸭、银杏菜心、蜜汁火方、蒸糟鱼、腌笃鲜、樱桃肉、西瓜鸡，主食有葱油拌面、松子烧麦、鲜肉灌汤包，每个人眼前的小盖碗里是清炖狮子头，喝的是杨梅酒。菜色讲究，用的碟子和碗也上档次，景德镇定烧的青花玲珑瓷，晶莹剔透、又细又轻，托在手里不压腕子，底部皆有“福茂魁”的字样。慢说海大刀这伙土得掉渣儿的山匪，在保定商号里当过学徒的窦占龙也没见识过。

酒桌上说的聊的，当然全是客套话外加买卖话。窦占龙能说会道，应付场面游刃有余，其余三个山匪却插不上嘴，正好甩开腮帮子狠吃猛造。怎奈这桌上的酒菜虽然精致，却多是“南甜”口味，他们常年钻山入林，吃惯了獐狍野鹿，此等食不厌精的细菜，开头吃几口还行，越往后越觉寡淡，吃着不解恨。端着酒杯喝上一口，也是酸不酸甜不甜的，没个酒味儿，三钱的酒盅又小，这得喝多少才过得了瘾？索性倒在大碗里喝，怎知青梅酒品的是滋味儿，乍一喝不如烧酒烈，后劲却也不小，三个人各自灌下几碗，不知不觉上了头。老索伦和小钉子还有点自知之明，当着人家大东家，喝多了也不敢胡言乱语。海大刀则不然，越喝话越多，以酒遮脸儿，哪还管什么规矩礼数，过去跟范四爷勾肩搭背、喷着满嘴的酒气说：“四哥，我瞅出来了，你是个敞亮人儿，以后你兄弟我的货谁也不给，全给四哥你留着！”窦占龙在旁看得直嘬牙花子，范四爷设宴款待，只是冲着货来的，咱们这几块料给人家牵马坠蹬也嫌磕碜，怎敢称兄道弟？范四爷到底是大买卖人，有城府有肚量，敬了海大刀一杯酒，客气道：“得嘞，以后我们指着您发财了。”这话其实不怎么中听，多少透着几分挖苦人的意思，海大刀却信以为真，嚷嚷着要挖出七杆八金刚卖给范四爷。窦占龙怕海大刀酒后失言，赶忙敷衍几句，岔开了话头儿。

辞别范四爷和姚掌柜，窦占龙等人揣着银票回到大车店，直睡到掌灯时分，又出去找了地方接着喝酒，这笔买卖不仅油水足，而且是一家通打，没费什么周折，全凭窦占龙一张嘴两排牙，能不高兴吗？晌午范四爷请他们那顿小碟子小碗的，油水太少，没吃过瘾，如今有了钱，当然得犒劳犒劳肚子，那真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没这么痛快过。海大刀说：“多亏舍哥儿，带俺们找到棒槌池子，又卖了那么多银子，否则白耽误一整年了，所以说这几万两银

子，该当四人平分。”窦占龙做成了买卖，心里头也高兴，跟三个山匪推杯换盏尽兴畅饮，却不敢多说少道，也不敢提分银子，担心山匪喜怒无常，此刻说定了平分，等酒劲儿过去一变卦，来个翻脸不认人，那他可活不成了。于是冲三个山匪一抱拳：“万万不可，你们的银子我一两也不能拿！为什么呢？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没有你们三位搭救，我早在山里冻死了……”小钉子口快心直没有弯弯肠子，摆手打断窦占龙的话：“别整那没用的了，谁还能嫌银子烫手？你是不是担心拿了银子，俺们仨谋财害命，一刀插了你？”窦占龙被他说破了心思，脸上变颜变色，不知如何回应。海大刀劝了他一碗酒，又说：“你把心揣肚子里，俺们不能干那个丧良心的事，更不敢坏了参帮的规矩，这银子准得有你一份！”小钉子点头道：“对，棒槌池子是你舍哥儿找的，货也是你舍哥儿卖的，怎么能没你的份呢？传讲出去，我们哥们儿可太不仗义了，往后还咋在关东山立足？”寡言少语的老索伦也对窦占龙说：“该分你的银子你只管拿着，来年咱还得卖棒槌，少了你可不成！”三个人好说歹说，窦占龙执意不肯。海大刀一瞪眼：“行了，别他妈磨叽了，如若你看得起俺们仨，咱就磕头拜个把子，从今往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再推三阻四的，那可冷了兄弟们的心！”窦占龙心头一热，抱拳说道：“承蒙三位哥哥不弃，我窦占龙求之不得！”

几个人到屋外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冲北磕头拜了把子。海大刀是大哥，老索伦排第二，小钉子是老三，窦占龙岁数最小，当了老四。四个人当场平分银票，一人得了一万多两。口北人多眼杂，不宜久留，海大刀等人准备去关外猫冬，窦占龙心里惦念着姐姐姐夫，要带着银票回老家。四个结拜兄弟当晚喝了个天昏地暗，转过天来洒泪而别，说定了来年此时，再到口北卖棒槌！

第七章 窦占龙买驴

1

窦占龙跟三个山匪在口北赶集卖棒槌，分到手一万多两银票，一时间归心似箭，恨不能肋生双翅，赶紧飞回窦家庄。别过三个结拜兄弟，自去牲口市买下一头脚力最好的毛驴子，腿粗蹄硕、膘肥体壮，一身的灰毛，白眼圈，白鼻子，看着挺招人稀罕。他骑着这头灰驴，晓行夜宿往家赶。那么说窦占龙发了财，为什么不买宝马良驹呢？扳鞍认蹬、催马扬鞭，夜行八百、日走一千，那多痛快？话是没错，无奈从小到大没骑过马，不会骑马的骑不了几步就能把屁股磨破了，而且常言道“行船走马三分险”，不会骑的愣骑，万一掉下来，说不定还得摔个骨断筋折，丢人现眼得不偿失。小毛驴子不一样，性子没那么烈，喂饱了料不会轻易犯倔，虽说比骑马慢了点儿，那也比走着快多了。

一日三，三日九，路上无书，单说窦占龙来到乐亭县城，先买了一对柳条筐，当中拴上绳子，搭在驴背上，走到最热闹的十字街，记起自己十四岁那年，窦老台带他进城取麻杆、火纸、腰牌，如今那个贼头儿、冥衣铺的裁缝、当铺两个掌柜，还有骑驴憋宝的窦老台，均离世已久，而绸缎庄、饭庄、澡堂子却仍是旧时模样，忍不住叹了口气。他给姐姐春花、姐夫朱二面子采买礼物，出去这么多年，不可能空着两只手进家门，什么好吃的好喝的，衣服鞋帽、绫罗绸缎，女人用的鹅蛋粉、冰麝油、梨花口脂、熏香饼子……大包小裹在筐里塞冒了尖，这才往东边溜达，打算出东门回窦家庄。走着走着路过一户人家，听到有人在屋中破口大骂，高门大嗓闹腾得挺厉害，门前围着不少看热闹的。窦占龙听叫骂声耳熟，那套骂人的词儿也熟，似乎是姐夫朱二面子，赶紧挤过去问个究竟。有看热闹的告诉他：“这家冲撞了秽鬼，请来一位管横事的骂邪祟。”窦占龙挺高兴，心说甭问，十里八乡能骂得舌头开花儿的没别人，请的准是朱二面子，我可见着家里人了！

等朱二面子骂完了，从主家领了犒赏出来，窦占龙立刻迎上前去。俩人照了面均是一愣，朱二面子手中攥着半根白蜡杆子，身上的褂子又脏又破，胳膊赛麻杆儿，肋条像搓板儿，也没梳辫子，头发散在脑后，黏成一绺一绺的，脸上脏得没了面目，当要饭花子也嫌埋汰。窦占龙心头一沉，不祥之感油然而生，为什么呢？朱二面子不是光棍儿，家里有媳妇儿，常言道“妻贤夫祸少”，有春花守家做活儿，过得再贫苦，也不至于让他这么寒碜，肯定出事了！

窦占龙当初离家时才十四岁，如今长大成人，穿着打扮也比过去体面多了，朱二面子愣了半天才认出来：“哎哟，舍哥儿啊！”说着话一把抱住窦占龙，哭天抢地大放悲声，引得围观的老百姓指指点点。窦占龙更慌了，忙问出了什么事。当街不是讲话之所，朱二面子将窦占龙拽到偏僻之处，咧着大嘴哭诉道：几十年前窦家庄闹过匪乱，当地人被关外的刀匪吓破了胆，事后为图自保，或出钱粮或出人力，高筑壁垒，深挖壕沟，乡勇团练昼夜巡逻，前紧后松地折腾了几年，也就渐渐懈怠了。怎知去年腊月里的一天深夜，突然闯来一伙刀匪，青布罩面手持利刃，如狼似虎一般，不知哪儿来那么大的仇，不抢钱专杀人，不问青红皂白，从村头杀到村尾，不分男女老少，连怀抱的孩子也不放过。经此一劫，整个窦家庄只有三五个命大跑得快的逃了出去，其余的人全死了，春花也在其中，刀匪临走时又放了一把火，把窦家庄烧成了一片火海。合该着朱二面子命大，当天在外胡混，酒醉未归，才侥幸躲过一劫。后来由地方上派人，在瓦砾堆扒出许多烧焦的尸骸，也分不清谁对谁了，只得埋在一处，造了一座“窦家大坟”。刀匪二次血洗窦家庄，震动了京师，无奈这几年兵荒马乱，摁倒葫芦起了瓢，顾头顾不了腚，只要不是扯旗造反占据州府，朝廷上根本管不过来，虎头蛇尾地追查了一阵子，结果又是个不了了之，反正死的都是老百姓。朱二面子自此无家可归，流落到县城与乞丐为伍，吃残羹住破庙，偶尔管上一场横事，混一个醉饱，人不人鬼不鬼的，活一天是一天。

窦占龙闻听经过，如遭五雷轰顶，又似凉水浇头，他心里一清二楚，关外的刀匪不可能平白无故来关内杀人放火，想必在鳇鱼宴上，白脸狼认出他是老窦家的后人，意欲斩草除根，怎知他跑得快，派出围狗也没咬死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吩咐手下刀匪过海，二次血洗窦家庄。他去了一趟关外，本以为该让姐姐姐夫享福了，到头来不仅坑害了自己家里人，还连累了窦家庄男女老少几百口子，那些人对他再刻薄，论着也是同宗同族，除了叔叔大爷就是兄弟姊妹，最可怜姐姐春花，瘫在床上昼夜操劳，吃了一辈子苦，临了儿连尸首也没落下！他心似刀绞，春花这个大姐，在他心里比亲娘还亲，跟着朱二面

子去到窦家庄，跪在窦家大坟前大哭了一场，把买给他姐姐的东西全给烧了，鼻涕一把泪一把说尽了心里话，又低头看了看双手，剪开肉蹼的疤痕犹在，想不到当年一别，竟是今生最后一面，自己暗暗寻思：“我窦占龙不报这血海深仇，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可该怎么报仇呢？我是挣了一万多两银子，不过与白脸狼的财势相较，仍属天地之差，那厮又有宝刀护身，明枪暗箭伤不了他，我得发一个不敢想的财，才能对付白脸狼！”

窦占龙当年打下铁斑鸠，听信了憋宝客的一番话，进獾子城胡三太爷府取宝，不仅没拿到天灵地宝，还险些让林中老鬼害死，一晃过去了七八年，窦老台留下的鳖宝仍揣在他身上，一直没舍得扔，可也不敢用，因为他们家有祖训，不许后世子孙憋宝，以免变得越来越贪，凡事只见其利不见其害，且遭鬼神所忌，不会有好结果。骑黑驴的窦老台是什么下场，窦占龙全看在眼里了，至今心有余悸。可有一节，他仍是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人的贪心能有多大？拿到一次天灵地宝，十辈子享用不尽，吃得再好，无非三个饱两个倒，躺着不过是一张床，倒头也不过埋一个坑，纵然一天换八套衣裳，件件绫罗绸缎、锦衣轻裘，一辈子能穿多少？憋宝的怎么会越来越贪呢？窦占龙一向精明，总觉得祖上不会平白无故传下这个话，憋宝的窦老台也不是省油的灯，蔫儿里头藏着坏，有很多话故意不说透，其中指不定埋了什么祸端。凭着窦占龙自己的本事，干买卖走正道，一样发得了财，去年被白脸狼追杀，困在深山老林中走投无路，眼瞅着要冻死了，他也没敢将鳖宝埋入脉窝子，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为了杀白脸狼报仇，哪还顾得了那么多？

窦占龙打定主意，与朱二面子找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趁着夜半三更朱二面子鼾声如雷，他溜出门去，拿短刀割开脉门，埋入鳖宝。当年他拿宝蛋洗过眼，能够观风望气，只不过不会憋宝之术。而今身上有了鳖宝，前一位憋宝人的所见所识，他已悉数了然于胸，其中的秘密，足以使他胆战心惊，却也有了收拾白脸狼的计策。

二人又在县城中逗留了数日，那天窦占龙叫上朱二面子，俩人去到酒楼，点了一桌子鸡鸭鱼肉，外加一坛子高粱酒。等朱二面子吃饱喝足了，窦占龙对他说：“我窦占龙不是从前任人欺负的舍哥儿了，你是我家里人，也是这世上唯一还跟我有牵连的人，虽说我还有俩姐姐，但是早断了道儿，她们不认我，我也不想见她们。以后你就跟着我，我吃肉绝不让你喝汤，将来咱找个好地方一待，下半辈子什么也不用干。”朱二面子活了半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好酒好菜，抡起筷子来吃了个十分醉饱，舌头都短了：“舍哥儿啊，你发财了，真没白长那两只抓宝的龙爪子！可惜你姐命苦，没等到跟着你享福的这

天……”一边说一边挤眼泪。窦占龙掏出一张银票，上面是一千两纹银，告诉朱二面子：“你拿上这个，别在乐亭县混了，换个地方躲一阵子，等我给咱家报了仇再去找你。据我所知，血洗窦家庄的匪首，人称白脸狼，把持着关外参帮，年底下他会去口北猫冬，正是杀他的机会！”朱二面子看见银票眼都直了，抢过来揣在怀里，嘴上却说：“你看这事闹的，我是你姐夫，看着你长大的，还得拿你的钱，这多不好意思，那个……你……你怎么知道匪首叫白脸狼？”窦占龙压低了声音，将在鳇鱼宴上遇到白脸狼一事说了，常言道“酒壮怂人胆，饭长穷人气”，朱二面子让那二两酒闹的，拍着桌子叫嚷：“合着你让我当缩头王八去？我告诉你一句话，老娘儿们的裤衩子—— 门儿都没有，我得跟着你！从前我骂阵你助威，今后我给你牵马坠蹬摇旗呐喊！什么他妈的白脸狼青脸狗，我朱二面子正愁这一嘴炉灰渣子没地方倒呢！”窦占龙身边也缺个帮手，加之又拗不过朱二面子，只得应允了。

转过天来，二人去冥衣铺买了全套的纸活，又到窦家庄坟前祭拜了一次，窦占龙烧罢了冥纸黄钱跪在地上，向窦家大坟中的几百条冤魂祷告：“望各位在天有灵，保佑我二人诛杀白脸狼！”然后磕了四个响头，两个人一头驴，结伴离了故土。白脸狼是关外杀人如麻的匪首，如今财雄势大，出来进去前呼后拥，哪个都不是善茬儿，纵然没有宝刀护身，窦占龙也近不了前，所以在去口北之前，得先找一件天灵地宝。他从褡裢里掏出账本，果如窦老台所言，埋了鳖宝上面的字全看明白了，账本原是一册宝谱，记载着诸多天灵地宝的出处，具体在什么地方，又该何时显宝，如若机缘未到，去了也没用。翻来查去，得知江南有一件地宝！

2

窦占龙顾不上路途遥远，带着朱二面子一路往南，有路骑驴，遇水乘舟，非止一日，来到苏州地界。苏州城乃是吴国古都，依山傍水、钟灵毓秀，城内河街相邻、水陆并行、巷弄交错、各式亭台园林遍布，俯瞰形同一副棋盘。

朱二面子早有耳闻，苏州城可了不得，乃是江南富庶地、自古温柔乡，白日里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夜里则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出了名的红尘之地，有的是秦楼楚馆。他拽着小灰驴紧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跟窦占龙念叨：“舍哥儿，你可能不知道，姐夫得给你说道说

道，我听人讲过，姑苏城的班子天下闻名，跟咱北方的娼窑妓院不一样，人家这儿的姑娘甭提多水灵了，说的都是吴侬软语，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单俊俏，什么吟诗答对、琴棋书画、弹唱歌舞没有不会的，哎哟嘿，唱得人全身发酥，从脑瓜顶麻到脚指头啊。如今咱爷们儿腰里有钱了，姐夫说什么也得带你开开荤！”

窦占龙没搭理他，也没有进城的意思。朱二面子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见窦占龙不吭声，不敢再接着往下说了，闭着嘴灰溜溜地跟在后边。

两个人又往前走了一程，天将傍晚，来到郊外一间豆腐坊前，小店已经上板了。窦占龙过去叫开门，自称是外来的行商，问能否付二两银子，跟您店里搭个伙寻个宿？开豆腐坊卖豆腐的是夫妻二人，两口子倒是热心肠，赶紧招呼客人进屋。丈夫将灰驴牵到后头饮水喂料，妻子忙里忙外地张罗吃喝，不多时摆了一大桌子饭菜。朱二面子往桌上一看，嘿！菜色倒是齐整，一水儿的豆腐，小葱拌豆腐、咕嘟豆腐、豆腐丸子、炒豆腐干、豆腐渣饼子、熬豆腐汤，还有一小碟臭豆腐。两口子又搬出半坛子烧酒，四个人围坐一张炕桌上吃饭。

二两银子换一桌子豆腐宴可是绰绰有余，卖豆腐大哥却耷拉着脑袋愁眉不展，他媳妇儿也是一张苦瓜脸拉得老长。窦占龙没说什么，朱二面子不高兴了，撂下手中筷子，嘬着牙花子问道：“我是短了你的酒钱，还是短了你饭钱？你瞧你们两口子这满脸的苦相，够他妈十五个人瞧半个月的，怎么着？嫌爷吃得多是吗？”卖豆腐大哥强颜欢笑：“不是不是，你们给的只多不少，要不是二位来了，我夫妻俩哪舍得这么吃喝。”朱二面子大惑不解：“就这一桌子豆腐还叫舍得吃？你们两口子死眉塌眼的给谁看呢？”卖豆腐大哥叹了口气：“啊哟，跟你们没关联，是让驴闹的！”朱二面子一愣，以为是说窦占龙骑来的那头灰驴，他如今跟着财主，底气也足了：“你也忒小气了，一头驴吃得了多少豆子？你只管敞开了喂，明天我们再多给你银子！”

卖豆腐大哥连连摆手：“你别多心，怪我没说明白，我可不是说你们那头驴。你也晓得，豆腐坊少不了拉磨的驴，前一阵子，我们家那头老驴死了，我在牲口场上相中一头驴，脊背一条线，腚锤似鸭蛋，一身黑毛赛缎面，方圆百里，何曾见过这么好的牲口？我以为遇上宝，一咬牙掏二十两银子买回来，指望它多干活儿。头几日好得很，欢欢实实地拉磨，一踩一个坑，转磨不用鞭子赶，不套笼头也不偷嘴，一麻袋圆鼓实墩的黄豆，一晌午就给你磨完了。我们夫妻俩拿它当宝贝疙瘩，天天下半晌放它出去，在漫洼野地里撒欢打滚儿，回来给它洗刷得干干净净，再拿一笸箩高粱拌黑豆，提一桶清清凉凉的

井水，伺候它吃饱饮足，临熄灯前还额外多加一顿草料。怎知过了没多久，那天早上，我去给它添料，却见它周身上下湿答答的，鼻孔中呼呼喘着粗气，腰也塌了，站都站不稳了。乡下骟牲口的惯会给牲口瞧病，请人家来看过，没瞧出个所以然，还白送了二斤豆腐。此后一个多月，天天如此，这驴累得干不了活儿，油缎似的一身黑毛也擀毡了，两眼无精打采，耳朵都快立不起来了。可把我们急坏了，越琢磨越奇怪，有心夜里出去瞧瞧，您猜怎么，驴没了！院墙也拦不住，鬼知道它怎么跑出去的！我夫妻俩找了大半宿，到处寻不见，可到天亮之前，它又自己溜达回来了。白天拉不了磨，吃得可比过去还多！”

朱二面子幸灾乐祸地说：“驴跟人一个德行，肯定是半夜跑出去会母驴了，夜夜不闲着，泄了元气，能不累吗？”卖豆腐大哥听完更愁了：“我也是这么合计的，可又掐不准这畜生几时去几时来，拦也拦不住，照这么下去……只能牵去下汤锅了！”

窦占龙从头听到尾，眨巴眨巴夜猫子眼，一句话也没说。当天夜里，他和朱二面子住在西屋，侧卧在炕上假寐。待到夜静人深，朱二面子早已鼾声如雷。窦占龙悄默声地蹬鞋下炕，从屋子里溜出去，蹑手蹑脚来到屋后的驴棚，但见那头驴，粉鼻子粉眼四只白蹄子，支棱着两只长耳朵，浑身黑毛，脖子上挂着一串亮晶晶的铜铃，竟是窦老台的黑驴！当年他和窦老台骑着黑驴去县城，一晃过去了那么多年，黑驴齿口未变，也没见老。黑驴也似认得窦占龙，冲他打了个响鼻，不住地点头。窦占龙心里有数了，这是一头宝驴，半夜跑出去必有蹊跷，当即蹲在一旁守着。

约莫三更前后，黑驴将头晃了几晃，甩脱了缰绳，转出驴棚，纵身跃过篱笆墙。说来可怪，如若是只狸猫，惯于蹿高纵矮，越墙而过如履平地，可谁见过驴会这一手儿？窦占龙却不以为怪，推开院门追了上去。黑驴顺着土道，嗒嗒嗒一个劲儿往前跑，窦占龙紧着在后头撵，追出二里地，进了一片荒坟。黑驴突然不跑了，摇晃着脑袋，一圈一圈地原地打转，如同拉扯着一个看不见的沉重磨盘，嘴里头吭哧吭哧的，显得格外吃力，围着这条磨道，在地上踩出一圈驴蹄子印，地底下随之传出轰隆隆的响动。黑驴往左转了几十圈，又往右转了几十圈，直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浑身冒热气，到最后精疲力竭，再也转不动了，这才掉头往豆腐坊走。窦占龙点上烟袋锅子，一边喷云吐雾，一边盯着黑驴打转的地方瞅，看罢多时，断定了坟中有宝，而且快被黑驴拉上来了！

窦占龙并未草率行事，回到借宿的豆腐坊，进屋躺到炕上蒙头大睡。转天一大早，豆腐坊两口子端出豆浆、豆腐脑儿、过了油的豆饼子，招呼他们吃早饭。朱二面子胡乱吃了几口，抱怨豆腐坊伙食不

行，上顿豆腐下顿豆腐，非吃软了腿不可，吵吵嚷嚷地要走。窦占龙让他别急，去到院子里，叫住卖豆腐大哥："今儿早上我见着您家的驴了，我也是庄户人出身，没少跟牲口打交道，说句不该说的，您这头黑驴已经拉胯了，指不定哪天就完了。"卖豆腐大哥唉声叹气："合该我倒霉，驴要是死了，二十两银子可就打了水漂。有道是'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卖豆腐'，我五更起三更睡，做点小买卖糊口，得卖多少豆腐才能挣二十两银子？"憋宝的不能胡说八道，以免出口成谶，窦占龙也恐失言招祸，事先拟定了一套说辞："我瞧出来了，您是够为难的，可也巧了，我认得此驴，当初是我一位故交的坐骑，没拴住跑了，估计是落在牲口贩子手中，又让您买了。我这个人念着旧交，不忍见此驴下了汤锅。咱这么着行不行，您不是二十两银子买的吗？我也拿二十两银子，您把这头驴让给我，牵出您的豆腐店大门，不论它是死是活，均由我来兜底。"卖豆腐大哥高兴得直搓手："我没听错啊？你真要出二十两买这头黑驴？那你可是行善积德了，往后还得发大财！"窦占龙怕他反悔，立马取出银子拱手奉上："我借您吉言了！"又额外给钱，买了两麻袋喂牲口的高粱拌黑豆，招呼朱二面子，一人牵上一头驴出了村子。

书中代言：窦占龙乃天津卫四大奇人之一，骑着黑驴走南闯北，总是以十几二十倍的价钱，买下老百姓家中用不上的破东烂西。很多不知内情的人，就说窦占龙是给穷人送钱的财神爷。实则不然，勾取天灵地宝，没有宝引子不成，窦占龙一双夜猫子眼，能够目识百宝，又长了两个拿宝的龙爪子，别人看不上的破东烂西，落到他手上却有大用。

闲话不提，只说窦占龙身上埋着鳖宝，黑驴也把他当主人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朱二面子可看不过去了："舍哥儿，我这当姐夫的得说你两句了，不是我咸吃萝卜淡操心，二十两银子，就买这么一头破驴？心善咱也不能这么糟蹋银子啊，这一次就这么着了，往后我可得替你管着钱！"窦占龙也不隐瞒："你没瞧出来吗？这是窦家庄老馋痨骑的那头黑驴。"朱二面子眯缝着一只眼，使劲看了半天："老馋痨死了多少年了？驴比他活得还长？"窦占龙道："此驴非比寻常，它能识宝。"朱二面子大惑不解："听说过憋宝的人，可没听说过识宝的驴。"窦占龙嘿嘿一笑："好戏还在后头，你不必多问，有你开眼的时候！"

二人暂住到河边一个废砖窑中，给黑驴饮足了水喂饱了料，踏踏实实歇了一天。夜半三更，黑驴仍去那片荒坟转磨，累得呼哧带喘，浑身是汗，直到再也转不动了，这才掉头折返。窦占龙和朱二面子由始至终跟在后头，一连七八天，窦占龙倒不觉得困乏，可把朱二面子

熬得够呛，鼻翅儿也扇了，耳朵边儿也干了，下巴都耷拉了，看着比那头黑驴还惨，再也没心思说风凉话了。直到这一天半夜，黑驴转来转去，累得两肋直呼扇，但见那片空地上，隐隐约约透出一道道金光，窦占龙觉得差不多了，低声告诉朱二面子：“坟中埋着个金碾子，正是我要找的那件地宝，一挖就没了，只有让识宝的黑驴，接连拉上七七四十九天，方可拽出金碾子……”话没说完，忽听轰隆隆一声响，黑驴从地底下拉出一个闪闪发光的金碾子，仅仅海碗大小。朱二面子大失所望：“这也忒小了！”窦占龙没吭声，疾走几步，上前拿了金碾子，放入憋宝的褡裢。至于他心里怎么想的，下一步怎么走，到了口北如何布置？如何去杀白脸狼？不仅不能跟朱二面子说，跟谁他也不能说，其一是怕合伙之人有二心，再一个憋宝为鬼神所忌，一旦让它们听了去，免不了使坏作梗，因此一言不发，只是心中暗暗得意：“天助我得了金碾子，外带着一头宝驴，真可谓如虎添翼，去口北杀白脸狼，又多了三分把握，不过单有金碾子可不够，至少还得再找一件镇物，方可破了白脸狼的宝刀！”

3

窦占龙和朱二面子一人骑着一头驴，连夜来到苏州城下，等到天亮，早放行人，由打西南角的盘门入城。城中水路纵横，舟楫繁忙，人随水走。一早上天阴雨湿，男子头戴斗笠，女子打着花绸伞。一座座雕栏玉砌的拱桥、古朴简约的石板桥连通着河道，望不尽的弥蒙烟柳，屋顶、树梢、花草上到处汪着水珠，横铺的石板路上，也积着薄薄的雨水。

两人在沿河小巷的一家客栈落脚，花木扶疏的园子，白石斗奇，绿竹婆娑，当中矗立着一幢楼阁。店伙计将驴牵到后院牲口棚，又引着两人来到楼上天字一号客房，里外间的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苏州手艺人独具匠心，屋内的桌凳几架、盘匣烟具、提篮镜箱，件件古雅隽美，色泽光润浑厚。推开窗子往楼下看，低栏曲槛，亭台潇洒，水光倒影之间，衬托着江南独有的深邃气韵。

窦占龙放下行李，安顿已毕，带着朱二面子穿街过巷，走马观花。苏州城里好吃的、好玩的去处太多了，街上有的是茶楼酒肆，耳畔传来弹词评话，唱的是《三笑姻缘》《珍珠塔》《白蛇传》。二人游罢了虎丘，来到松鹤楼吃饭，正宗的苏帮菜，芙蓉莼菜、雪花蟹斗、苏扇菜心、蟠桃虾仁、凤尾拌龙、香炸双味……朱二面子挨着个

点了一遍，吩咐伙计打了一壶江南的三白酒。北方饭馆子量大实惠，好吃多给，苏州菜选料上乘，刀工细致，火候恰到好处，更讲究“少吃多滋味儿”，饮不求解渴，食不求果腹，碟碗内的点缀比主菜还多，只为让食客有所回味，下次还想再来。窦占龙没动筷子，朱二面子自顾自地闷头吃喝，顷刻间碟干碗净，仍是意犹未尽，酒喝着也不合口味。付了账出来，又在街边找了个卖馄饨、豆腐花的小吃摊，摊主拿一柄铜片般的浅勺，撇两勺嫩豆腐，放入热汤中一烫，连汤带豆腐盛进粗瓷浅碗，撒上些虾皮、肉松、紫菜，点几滴辣椒油，这就算一碗。再看那小馄饨，也盛在清汤寡水的浅碗中，半透明的馄饨皮比纸片还薄，隐约可见内馅儿的一点粉红，汤上撒一层虾子。朱二面子一口气吃了七八碗，仍嫌不够，倒是出了一身大汗。另觅一个小摊，买了一只叫花鸡，狼吞虎咽地扔进肚子，这才心满意足，算是吃了一顿整桩饭。

窦占龙顾不上搭理朱二面子，瞪着夜猫子眼四处踅摸。最后在闹中取静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一座前门临街、后墙靠河的大宅院，但见粉墙黛瓦，飞檐出甍，砖雕的门楼玲珑秀美，上刻“鸿鹄凌云”四个大字，两扇黑漆木门关得严丝合缝。窦占龙蹲在路边抽了一袋烟，又找周围的打听了一番，得知宅子的主人姓沈，是苏州城数一数二的茶商，生意遍及各省，尤其在江北卖得最好。

北方人喝惯了花茶，像什么小叶、大方、香片，得意那股子茉莉花或玉兰花的浓香，并不好兴素茶，觉得既没有香味儿，茶色也不够重。苏州一带遍植茉莉花、玳玳花、玉兰花，最适合窨茶。浙东、皖南的茶工采得茶叶，经过杀青、烘干，以毛茶做成茶坯，再运往苏州熏制为花茶。沈家的花茶，最高档的要“六窨一提”，用水泡开花苞，放入茶坯之中，闷上三两个时辰，等花香浸透了茶坯，再把花提出来，用炭火烘干，这叫一窨，如此反复六次，花量逐次递减，窨到最后一次，放少许鲜茉莉花提味儿，最后出来的茶叶香气醇正，芬芳扑鼻。

沈家祖上贩卖花茶发迹，后辈儿孙皆以此为业，又开了几家钱庄、布庄，如今住在这座大宅子里的沈家老太爷年事已高，一切生意交给儿子打理，自己归老林泉，不再过问俗事。

窦占龙备了蜜饯、糕团、四色片糕、桂花酒，带着朱二面子登门拜访，自称西北路行商，大老远来一趟，只为求见沈老太爷。门房进去通禀，沈老太爷以为是当年跟自己做过买卖的故旧，吩咐管事的，把客人请到前院书房待茶。

窦占龙和朱二面子将毛驴拴在门口的马桩上，由管事的带他们进了宅院。江南的宅院与北方的大宅门全然不同，地上铺着御窑烧造的

青砖，进门厅过天井，往里走是轿厅，若是府上来了贵客，在此停轿备茶。二一进是大堂，回廊挂落、雕梁花窗，用于宴请宾朋。再往里走还有女厅、下房，各进之间以门楼、塞口墙分隔，形成小院落，疏疏朗朗地排布着亭廊、水榭、花草、太湖石，处处精心雕琢。左右各有偏院，大户人家上上下下百十号人，内外进出不走正门，均有宅弄相连。管事的将二人带到书房，粉墙上挂着吴门画派的山水，居中设有丈八条案，案前摆着硬木八仙桌子，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线条工整柔和，转角内外浑圆。窗前一张书案，摆着宣纸湖笔、徽墨端砚，隐隐透出一股子墨香。沈老太爷打小念家塾，背过“三百千”，熟读“四书五经”，不过做了一辈子买卖，只看账本不看书，买书无非是为充门面，靠墙摆着书架子、书格子，满满当当全是古籍善本。管事的将二人让到旁座上，沏了两碗碧螺春，转身去请主家老太爷。

窦占龙心里明白，桌上的茶只是摆设，不是过得着的客人，不能随便端起来喝。朱二面子可不懂这套，提鼻子闻了闻茶香四溢，抓过盖碗来吱了哇啦地就喝，边喝还边往回啐茶叶末子，入乡随俗，自打到了江南，他的口儿也高了，嫌这茶太寡淡。此刻听得脚步声响，管事的引着沈老太爷出来会客。沈老太爷六十来岁，身形不高，穿得阔气，长得也富态，面白如玉，细皮嫩肉。窦占龙赶紧一拽朱二面子的衣角，两人起身行礼。简单寒暄过几句，沈老太爷见来的不是熟人，纳着闷儿问道：“咱们素昧平生，不知二位有何贵干？”窦占龙没绕弯子，直言相告：“打算买您府上一件东西。”沈老太爷莫名其妙：“我这是家宅，不是商号，买东西你可来错地方了。”窦占龙说：“天下虽大，我买的东西却只在您府上才有。”沈老太爷更是不解：“但请直说无妨。”窦占龙说：“我想买您府上的乌金铁盒！”

沈老太爷眉头一皱，他家中确有一个乌金铁盒，乃是镇宅之宝，打板上香供着，岂肯被外人买了去？不由得冷笑一声：“既然你是做生意的，怎么没看出这是一笔做不成的买卖？铁盒是我沈家的传家宝，不可能卖给外人。退一步来讲，就算我肯卖，你能出多少钱？恕沈某人说话直，你看我像是没见过钱的吗？”几句夹枪带棒的话甩完了，不等窦占龙有所回应，便起身拂袖而去。

窦占龙让人家大馒头堵嘴，直接给噎了出来，一路上皱着眉头。朱二面子嘴里不饶人：“这个老东西，口气比我的脚气还厉害，忒他妈瞧不起人了！”窦占龙拦住他的话头：“倒是我心急了，沈家财大气粗，咱手上满打满算不过一万两银子，说悬点儿，可能还够不上人家一顿饭钱呢，但是此去口北报仇，还就少不了他镇宅的铁盒！”朱二面子冷哼一声：“舍哥儿你甭着急，有我跟着你，哪有办不成的事？既然他给脸不要脸，别怪朱二爷不厚道，待我拿上二百两银子，

雇几个偷门溜撬的飞贼，夜入沈府盗出铁盒，省下那一万两银子，找几个清吟小班长三幺二的小娘儿们，咱也快活快活！”窦占龙连连摇头：“明偷暗抢，岂是大丈夫行径？憋宝的可以探地望气，想在苏州城中掘几窖金银，不费吹灰之力，不过以财势压人，或是指使飞贼行窃，可显不出我窦占龙的手段，你等着瞧，我定让沈老太爷心甘情愿地拱手奉上！”

4

朱二面子不知窦占龙打的什么主意，你给多少钱人家也不卖，不偷不抢还能怎么着呢？窦占龙不再多说，带着朱二面子回转客栈，结了账，两人骑驴出苏州城，一路奔了江边。江南气候宜人，草木葱茏，山水似绣，大江之上白帆点点，岸边停靠着许多打鱼的木船，靠水而居的渔人、撑船摆渡的艄公，全是指着江水吃饭的。

窦占龙无心赏景，径直找到一艘靠岸的木船。江上的渔船，多为三桅或五桅的帆船，眼前这艘却是七桅船，正当中七道桅杆，颇有气势，不过已经倒了四根，船身斑驳，看上去破破烂烂的，船帮也是干的，可能很久没下过水了。窦占龙留下朱二面子看着驴，从不离身的长杆烟袋锅子也不带了，踩着跳板上了船。很多渔户世代住在船上，这艘船上也搭着一个破旧的木板屋。窦占龙推开木条子门，弯腰钻进去，屋子正中间安了灶火，咕嘟咕嘟烧着开水，有张小木头桌子，放着杯盘碗盏，吃饭的家伙什，靠边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什么破渔网、烂船帆、缺了一半儿的锅盖、掉了嘴儿的铜壶，没有一件囫囵的摆设。桌子旁边坐了一位老汉，半披半穿一件油渍麻花的短袄，脚上的布鞋咧着嘴，往脸上看，皱纹堆垒，两腮塌陷，眼珠子发黄，蓬头垢面，胡子能有半尺来长，嘴里叼着旱烟袋，一只手哆里哆嗦地捏住烟袋杆，吧嗒吧嗒地喷云吐雾。虽然木板屋四面漏风，却也呛得人喘不上气。

窦占龙弯腰施礼：“老爷子，跟您讨碗茶喝！”这个老汉比朱二面子还懒，看见窦占龙进来动也没动，干咳了两声，抬抬下巴颏子：“自己倒吧。”窦占龙斟了一碗热茶，没话找话地问：“怎么称呼您老？”老汉道：“我姓佟。”窦占龙又问：“您就一个人住？”佟老汉无精打采：“穷光棍儿一条，没娶过媳妇儿。”窦占龙道：“我瞅您这船挺气派，旧是旧了点，寻常渔户可置办不了这么大的！”佟老汉听窦占龙夸他的船，话一下子多了，说他家祖籍山东，祖辈人为避

饥荒，逃难到长江边上，被好心的渔家收留，跟着人家撒网捕渔，又被招入赘，成了上门女婿。渔家通常以几艘、十几艘船结队撒网，他祖上却喜欢单打独斗，船头挂一张口袋般的圆网，沉入江中，船往前行，鱼自己奔着网里钻。又驯养了许多鸬鹚，身形如鹰，嘴利如钩，脚似鸭蹼，趾高气扬立在船舷上，一旦见到鱼群，便即扑腾着翅膀跃入江中；若是遇上大鱼，几只鸬鹚也会打阵斗帅，有的啄鱼眼，有的咬鱼尾，有的叼鱼鳍……转眼间将大鱼拖到船上向主人讨好，最擅长的是捕拿鲥鱼，因此在江上闯下一个名号。传到他爷爷那辈，受雇于苏州织造大老爷府，单是捕捞鲥鱼这一项，足够一家子人吃香喝辣，用不着再干别的，半躺半卧在船舱里喝酒吃肉，如同监工一般，等着鸬鹚卖力捕鱼。

窦占龙问佟老汉："长江鱼虾种类繁多，为何单单鲥鱼最值钱？"佟老汉一提这个精神头儿更足了，告诉窦占龙，鲥鱼肉质细软，鲜美绝伦，位列长江四大名鱼之首，堪称"鱼中西施"。大的鲥鱼能有五六斤重，此鱼贵在吃鳞，所以捕捞之时绝不可伤及鱼鳞。有那么一种特殊的做法，剥下鱼鳞用丝线穿起来，鲥鱼入蒸锅，火腿、冬菇、笋片、肥肉各取薄薄一片码在鱼上，撒虾干，浇清汤，把那串鱼鳞吊在蒸笼里，上火清蒸，鱼鳞上的油脂滴到鱼肉间，色泽鲜亮，愈发鲜美。当年的鲥鱼是贡品，鲜鱼由南往北运送，沿途三十里一站，昼夜兼程，比八百里加急军情还快，只因过于劳民伤财，康熙爷降旨"永免进贡"，却让沿江一带的大小官吏享尽了口福。

佟老汉栖身的这条渔船，正是苏州织造大老爷的恩赐，他从小船上生、船上长，可惜长大之后不走正道，在苏州城里喝酒耍钱，还不上赌资，让宝局子的人敲折了一条腿，再不能行船打鱼了。多亏大老爷念旧，仍支给他一份口粮，不用再干重活儿，转眼七老八十，饿不死就得了。

东拉西扯唠了半天，佟老汉又抽完了一袋烟。窦占龙趁机说道："老爷子，给我也来口烟抽，成吗？"佟老汉道："这有啥不行？"磕净烟灰，续上一锅子黄烟，点着了递过去。窦占龙抽了一口，又辣又冲，能把人呛一个跟头，再仔细端详烟袋锅子，跟窦老台给他的那杆烟袋锅子一模一样，乌木铜锅玛瑙的烟嘴儿，只是烟袋杆短了不少，拿在手上半长不短的，铜锅子底部铸有"四季发财"四个字。窦占龙问道："您老这个烟袋锅子半长不短的，看着可不像江南的物件。"佟老汉道："老辈子人捡来的，传到了我手上，谁又晓得是哪里造的。"

窦占龙又拿话引他："光捡个烟袋锅子没什么意思，捡点金子银子还行。"佟老汉道："金子没有，倒是有个鸡毛掸子！"说着又用

下巴颏子往东墙指了指，果然钉子头儿上挂着个尺许长的掸子，上边的翎羽比一般的鸡毛掸子长出不少，五颜六色，煞是好看。他心里有了准谱，抽完了烟，把烟袋锅子还回去，故意做出要走的样子，又似想到了什么，对佟老汉说："您老一个人在船上，也怪不易的，抽了您的喝了您的，不能白了您。我是做买卖的，讲买讲卖，您有什么存货，鱼干虾酱什么的，我买些回去，价钱上绝不让您吃亏。"佟老汉叹了一声："没有！我捕不了鱼，去哪里弄那些东西？"窦占龙想了想："要不然……我买您一件东西？"佟老汉一指屋子里那些破烂儿："你浪头大，想买啥都行，自己捡！"窦占龙心说："这老头儿真不傻，这些东西扔都不知道往哪儿扔，还要卖给我？"伸手摸摸佟老汉身上的短袄，已然糟透了，一捻一个窟窿，又看看铺的竹席，一拽就得散架，摇头道："实在不行，我买您这个鸡毛掸子得了。"佟老汉面带疑惑："你要它有何用？"窦占龙说："我们出外跑买卖的，常年风餐露宿，赶上风天刮个灰头土脸，衣服上的土比铜钱还厚，这个鸡毛掸子的尺寸掸家具掸墙小了点儿，掸掸身上的浮土正合适，而且五颜六色还怪好看的，我相中了，您开个价吧。"佟老汉倒是挺痛快，"嗯"了一声，伸出一个指头："一千两银子。"窦占龙吓了一跳："一千两银子？您可真敢要啊，您告诉告诉我，这东西哪儿值一千两？算了算了，我明白了，您比我会做买卖，那咱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我顶多给您二两银子！"佟老汉吹胡子瞪眼："你这后生门槛精得很，你当我没见过钱啊？我可是进过织造大老爷府的人，大老爷赏给下人，哪一次出手不是二三十两？你给我二两银子，我拿它买什么？"窦占龙连连摆手："您说的那是朝廷命官，皇上的掌上红人，我一个跑单帮做买卖的，能跟人家比吗？再者说了，一个掸子换二两银子，您还不划算？"佟老汉说："你当寻常的鸡毛掸子买，那是不值一千两，可我这是老物件，传了几辈子人了，年限在啊，那怎么可能一样？"

俩人一个抬，一个贬，争执了半天，窦占龙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终于把佟老汉的心说活了，一拍大腿："咱也别一千两，也别二两，你你你……再添点！"窦占龙说："老爷子，我看出来了，您可比我会做买卖，我给您十两银子吧。"佟老汉把脸往下一拉，挥手让窦占龙走人："昏说乱话，我不卖了！"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窦占龙知道不给足了钱不行，将牙关一咬："一百两银子，我买了！"佟老汉眼珠子都瞪圆了："一百两银子？真的给？"窦占龙点点头，掏出两锭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这样的人你给银票他也不认，只能拿出真金白银。佟老汉搓了搓手心："卖！我们家传到我这辈，就剩我这一条光棍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鸡毛掸子顶多跟我尸骨同朽，不是沉入

江里，就是让外人捡走，不如换银子打酒买肉，我也享受享受。”伸手就要接钱，窦占龙的手又缩回来了：“行是行，您得再饶我件东西，要不然我太亏了，跟谁说一百两银子买了个鸡毛掸子谁不得取笑我？您这烟袋锅子我抽着挺顺嘴，烟叶子也挺解乏，都给我吧。”佟老汉有点舍不得，攥着烟袋锅子不撒手：“给了你……我不就抽不了烟了？再说了，这……这可是玛瑙嘴儿的！”窦占龙劝他：“我再给您加十两，一百一十两银子给您，到集上买去，什么样的烟袋锅子买不来？”佟老汉高兴了：“对，这一次我买个长短合手的！”

5

窦占龙用一百一十两银子买下了烟袋锅子和鸡毛掸子，不是舍不得多掏钱，憋宝的贪宝不贪财，但是还得观望来人气色，如若此人气运低落，命里担不住财，给多了反倒容易弄巧成拙。

他踩着踏板晃晃悠悠下了船，招呼朱二面子。两人骑驴上路，朱二面子问窦占龙：“你到破船上干什么去了？”窦占龙掏出烟袋锅子和鸡毛掸子，告诉他拿一百一十两银子收了这两件东西。朱二面子眉毛拧成了疙瘩，坐在驴背上直运气：“舍哥儿，你是疯了还是傻了？买下那头黑驴，给咱拽出个金碾子，那倒也值了，今天却拿银子买了破鸡毛掸子，这能干什么？散财童子下凡也没有这么败家的！”窦占龙并不跟他掰扯，从原路折返苏州城，也没再投店，径直来到沈老太爷府，让朱二面子在门口等候，自己上去叩打门环。门房出来一看怎么又是这个人？不耐烦地说：“想买东西去商号，想喝酒去酒楼，再来搅扰我们老太爷，我可放狗咬人了！”窦占龙掏出一锭银子递过去：“老兄，你别急着赶我，先拿着银子喝杯茶，再劳你大驾，替我给沈老太爷带句话。”门房接过银子掂了掂，脸色立刻见缓：“这个……倒让我为难了，上次带你进去，我就挨了一顿臭骂。老太爷说了，从今往后闲杂人等一概不见。我若再去通禀，只怕连管事的那关也过不了。”窦占龙又拿出一锭银子：“你给管事的这个，让他这么说—— 骑黑驴的财神爷到了，沈老太爷不但得见我，还会重赏你们！”

门房半信半疑，却也不嫌银子烫手，硬着头皮进去找管事的。过不多时，角门一开，管事的出来，将窦占龙请入书房。沈老太爷沉着脸在书房里坐着，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窦占龙：“怎么又是你？”窦占龙道：“无事不登三宝殿，您瞧瞧这个。”取出鸡毛掸子，捧到沈

老太爷眼皮底下。沈老太爷接过鸡毛掸子，揉了揉眼，翻过来调过去地仔细端详。他做了一辈子买卖，走遍大江南北，见多识广，什么东西一过眼，即可辨出真伪，这把鸡毛掸子看似不出奇，实则不然，此物单有个名儿，唤作“七禽掸子”，用七禽翎毛扎成，分别是青鸾翎、鹦鹉翎、大鹏翎、孔雀翎、白鹤翎、鸿鹄翎、枭鸟翎，搁到屋子里，一片尘土也不落。沈老太爷看了许久，放下七禽掸子，抬头看了看窦占龙：“既然七禽掸子在你手上，咱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有何打算，尽可直言。”窦占龙说：“那我不兜圈子了，七禽掸子归您，镇宅的铁盒我拿走，您意下如何？”

沈老太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吩咐管事的看茶，又把窦占龙让到太师椅上：“此话当真？你可知道这是我沈家一半的生意？”窦占龙底气也足了：“我一个做小买卖的行商，在苏州城没根没叶没势力，纵然得了沈家一半生意，我也守不住。您老人家随便找个托词，就能把我挤对走。我不瞒您，您府上的铁盒是一件镇物，据我所知，已在您府上闲置多年了，我换去了自有用它之处，咱们各取所需，两全其美。”沈老太爷低下头想了想，虽说乌金铁盒是镇宅之宝，可沈家人财两旺，买卖越做越稳当，哪有什么邪祟？倘若让人用七禽掸子换走沈家一半的生意，那可亏大了。至于这个乌金铁盒，有它不多，没它不少，跟沈家一半的生意比不了。想到此处计较已定，找补了一句：“你可想好了？”窦占龙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沈老太爷怕窦占龙万一变卦，到嘴的鸭子可要飞了，忙让管事的捧来铁盒，当场换了七禽掸子。

窦占龙将乌金铁盒揣入褡裢，大步流星出了沈府。朱二面子目瞪口呆，雇个飞贼也得二百两银子，舍哥儿你只拿一个破鸡毛掸子，说不上三言五句，就换来了沈老太爷的镇宅之宝？窦占龙也挺得意，告诉朱二面子：“你别看沈大老爷财大气粗不可一世，其实祖辈也是挑着担子做买卖的货郎，之所以能创下这么大的家业，皆因落魄之时，遇见了财神爷显圣！”

老早以前，苏州城外的乡下有一户沈姓人家，兄弟三人均已娶妻生子，无奈家中仅有一亩薄田，三间破屋，真正是铁锅吊起来当钟敲—— 穷得叮当作响。哥儿仨为了养家糊口，结伴做点小买卖，到常州的小作坊收梳篦，带回苏州，再挑着货郎挑子走街串巷四处叫卖。常州的黄杨木梳、象牙篦箕号称“宫梳名篦”，描绘四大美人、福禄寿禧、花鸟山水之类吉庆图案，价格十分昂贵。沈家哥儿仨尽心竭力，不辞辛苦，脑瓜子也灵光，怎奈家底儿太薄，本小利微，只能卖些便宜货，挣的钱勉强糊口，苦于没个出头之日，有心撂挑子不干了，又不忍老婆孩子跟着遭罪。沈阿三心眼儿最活络，说服两个哥哥，拿房

产地契抵押，借了印子钱，又找乡里乡亲拆兑，凑足几十两银子，去常州打货，准备做一笔大生意。回来时走水路抄近道，怎料在太湖遇上风浪翻了船，好在兄弟三人水性不赖，挣扎着游到岸边，可那几大包木梳、篦箕都沉入了湖底，连根毛也没剩下。阿大阿二心灰意懒，再埋怨阿三也无济于事，到处找歪脖子树上吊。沈阿三劝两个哥哥，好死不如赖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阿大阿二还是舍不得死，脱下湿衣裤拧干了再穿上，哥儿仨相互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垂头丧气地往家走。

天刚擦黑儿，突然咔嚓咔嚓打了几声惊雷，瓢泼大雨兜头浇下，来得疾，下得猛，转眼之间天连水、水连天，他们行走不得，躲进路边一个草棚子避雨。那里头有别人留下的破锅烂盆，还有一小堆干柴，沈阿二身上还剩了半口袋小米，沈阿三冒雨出去，在树下挖了点野菜，接来雨水，点上火，熬了一锅热粥。正待分着喝了，忽然从雨中跑来一头黑驴，驴上端坐一个黑脸汉子，到近前翻身下驴。哥儿仨这才看清，来人身高七尺往上，肚圆腰壮，一对夜猫子眼精光四射，满脸络腮胡子，穿一身粗布裤褂，背着个布褡裢，腰里十字插花别着一长一短两杆烟袋锅子，手执一根拐杖，浑身上下全湿透了，滴滴答答往下淌水。哥儿仨刚从太湖中死里逃生，眼前冷不丁冒出这么一位，说文不文，说武不武，看打扮像是做买卖的客商，可形貌凶悍，目光中带着戾气，坐如虎踞，走若狼行，说不定是落单的响马流寇！仨人胆战心惊，哆哆嗦嗦挤到一处。

黑脸汉子冲他们一抱拳："三位不必惊慌，我从江北来，路过此地，避避雨就走。"哥儿仨这才踏实了，反正他们穷得镚子儿皆无，纵然来人是个贼寇，也不至于平白无故杀人害命，便让黑脸汉子坐到火堆旁，给他盛了碗热粥。黑脸汉子喝了两口，摘下身上的褡裢，从中拽出一把五颜六色的鸡毛掸子，在自己身上掸了几下。沈家兄弟看得目瞪口呆，掸子是掸土的，哪能掸湿衣裳？可说也奇怪，黑脸汉子三下两下掸过去，湿漉漉的衣裳竟比拿火烤过的还干。只见那人又将掸子放入褡裢，拿上短杆的烟袋锅子，从烟荷包里捏出烟叶，搓了又搓，揉了又揉，摁进铜锅子，点着火抽了两口，又将长杆烟袋锅子填满了烟叶，递给沈阿大来抽。

沈阿大凑到火堆前点着了烟，哥儿仨你一口我一口地抽着。细看那杆烟袋，玛瑙的烟嘴儿，黄铜锅子又大又厚实，铸着四个字"招财进宝"，又看了看探出褡裢半截的鸡毛掸子。黑脸汉子也不避讳，拿了出来给他们仨看："此乃七禽掸子，可避地火水风！"沈家三兄弟连声称奇，暗觉此人来头不小。黑脸汉子又说："萍水相逢即是缘分，不能白喝你们的粥，我看你哥儿仨这是遇到难处了，不妨指点你

们一条财路，苏州城外崇福寺后殿供着一个乌金铁盒，錾刻金角神鹿，你们可曾有过耳闻？”

沈阿大点头道：“听说过，都多少年了，苏州城里城外，上到八十岁的老翁，下到六七岁的孩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都见过那个铁盒，封得十分坚固，不知里面装着啥。”沈阿二也比画着说：“供在一个宝台上，宝台四面刻着许多符咒，寺里有三个僧人，昼夜焚香诵经，不准外人近前。谁家闹个鬼闹个妖，让孤魂野鬼冲撞了什么的，只要给足香火钱，可以请僧人带着乌金铁盒过去，在家摆上几天，定可逢凶化吉，不过那三个和尚盯得紧，出了崇福寺寸步不离。”

黑脸汉子说：“烦劳你们三位跑一趟，将那个铁盒拿来，是偷是抢还是借我不管，但别让和尚跟着，事成之后，给你们十两金子。”三兄弟面面相觑，沈阿二问道：“你要铁盒做什么？家中有人被邪祟冲撞了？”黑脸汉子一摆手：“我自有用处，你们不必多问！”

沈家三兄弟刚折了本钱，回去还不知道如何跟债主交代，十两金子数目不小，正可解燃眉之急，沈阿大却连连摇头：“做不来，做不来，铁盒是庙里的东西，偷出来得罪佛祖，我们兄弟担待不起，更何况不义之财如流水，来得容易去得快！”沈阿二和沈阿三却想干，劝大哥道：“你这话说得不对，咱的钱挣得也不容易，却扑通一下掉在湖里了，岂不是去得更快？赶上此等灾荒不断的辰光，欠了人家的银子怎么还？”

黑脸汉子见兄弟三人争执不下，又对他们说道：“君子不强人所难，这么着行不行，事成之后，我给你们一百两金子，如若还是不肯做，我可去另请高明了！”沈阿二吃惊不已：“你说啥？一百两金子？我没听错？”黑脸汉子点点头。沈阿三兀自不信：“看你这穿着打扮不像财主老爷，能有那么多金子？”黑脸汉子没说话，从褡裢里掏出个蓝布包袱，当着三兄弟的面打开，赫然是黄澄澄金灿灿的几锭大元宝！

哥儿仨急忙凑过来，鼻子尖紧贴着金元宝，恰似定住了相仿，半晌才抬起头来。正所谓“七青八黄九带赤，四六不成金”，颜色越深，金子越足。包袱中的几锭元宝黄里透着赤，沈阿三拿上一锭，放到嘴边一咬，留下几个整整齐齐的牙印儿，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他对两个哥哥说道：“佛家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们折尽了本钱，回去全家人喝风等死，那可是好几条性命，想来即便拿了庙里的东西，佛祖他老人家也不会跟我们这些贫苦人计较！”沈阿二已等得不耐烦，跺着脚说道：“神不知鬼不觉挣他一百两金子，顶咱卖一辈子篦箕木梳的，过这个村没这个店，煮熟的鸭子可不能飞了！”沈

阿大受不住两个兄弟的撺掇，想想家里的妻儿还在等米下锅，无奈也同意了，却仍不放心，又问黑脸汉子：“我们替你拿了铁盒，说难听的这叫行窃，回头寻不到你如何是好？得罪了佛祖，庙里的和尚可饶不了我们，金子又没挣到手，落个鸡飞蛋打，里外不是人，岂不触了霉头？”黑脸汉子笑道：“你等尽可放心，我先给你十两金子，事成之后，余下的金子如数奉上！”

6

破草棚外风停雨歇，黑天半夜路上没有行人，哥儿仨踩着满地湿泥奔了崇福寺。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何况沈家三兄弟是做买卖的货郎，脑袋瓜子一个比一个灵光，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商量出一条调虎离山之计。

崇福寺依山傍水，殿前栽种两株银杏，寺里三个僧人，晨钟暮鼓，诵经礼佛，恪守清规戒律。苏州城内外遍地的庵林寺庙，多得数不过来，崇福寺年久失修，庙小又没香火，指望着乌金铁盒得点实惠。

沈阿二从正门进去，喊醒三个和尚，说村子里死了人，烦请师父帮忙去念经超度亡人。和尚并不认得沈阿二，但听口音知道是当地人，这种事积累功德，又能得些香油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该干什么就得干什么，而且各家寺庙彼此也有竞争，你不肯去，可有的是人抢着去，因此觉也不睡了，留下一个小和尚看守铁盒，另外两个披上袈裟，拿着木鱼、木槌，由沈阿二带路出了寺庙。沈阿三岁数最小，手脚灵活，翻墙跃入寺院，轻轻打开山门，放进沈阿大。俩人摸着黑绕到后院，点火烧了柴房，口中大声叫嚷：“着火了，快救火啊！”在后殿守着铁盒的小和尚心里着急，慌慌张张跑出来救火。沈阿大趁机溜入后殿，抱上铁盒逃了出去。

阿大阿三跑到草棚子，此时阿二也甩掉两个和尚回来了，那个骑驴的黑脸汉子却已不知去向。哥儿仨以为上当了，顿足捶胸懊悔不已。阿三眼尖，看见墙根儿底下放着个蓝布小包，正是黑脸汉子的包袱，打开来一看，许给他们的金子全在其中！

哥儿仨不明所以，黑脸汉子不是想拿金子买铁盒吗？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他偷回来了，怎么他留下金子不告而别了？哥儿仨怎么也琢磨不透，可终归拿到了跑腿钱，成色十足的一百两金子。沈阿大

仍担心得罪佛祖，又恐三个僧人丢了乌金铁盒，不肯善罢甘休，顾不上回家，先把铁盒送回崇福寺，没敢叫门，隔着院墙扔了进去。

咱们再翻回来说，寺里那两个和尚跟着沈阿二走到半路，阿二突然闹肚子疼，跑到山石后面屙屎，借此机会脚底下抹油溜了。大和尚二和尚寻不见人，悻悻返回崇福寺，发觉出了乱子，柴房起火，乌金铁盒也没了，摆放铁盒的石台从中裂开，里面空空如也。他们本来也不知道石台中封着什么，但是得指着铁盒吃饭，心下十分焦急，责怪小和尚没能守住铁盒，可也想得到，诓骗他们出门的那个人，跟偷走铁盒的贼人是同伙！正寻思着天亮了去报官，忽听院子里咣当一声响，三个和尚出去一看，铁盒被人扔在了院子里，这么一来更没头绪了，却也没再深究。

沈家三兄弟如同被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砸了个正着，等晕乎劲儿过去，拿上这一百两金子当本钱，做起了茶行生意。合该他们的财运到了，眼瞅着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在苏州城外包下几座茶山、花峪，给江南江北各大茶商供货，自己也开了茶庄。清明节前采的苞茶最嫩，六窨一提，精工细制，作为皇贡送入京城。十几年下来，沈家逐渐成为苏州城里数得着的大财主。

苏州城中最好的地段有一座大宅子，屋舍不下百余间，主人原是乡绅，后来吃了官司，宅子充了公。沈家三兄弟买下宅子，雇了能工巧匠翻修，该换的换，该补的补，瓦檐精巧，廊宇整洁，跟刚盖的全无两样。尤其是后花园，园中有园，水榭、亭阁、奇石点缀其间，移步换景，荷塘碧波微澜，岸边遍植桂花、玉兰、牡丹、芍药、月季。一大家子人欢天喜地搬进去，没承想宅子里不干净，到得夜半更深，后花园子里叮啷哐当闹个不停，有如开山采石。众人不堪其扰，睡不了囫囵觉，小孩、女眷吓得天一黑就不敢出屋。沈家大老爷派几个下人整夜守着，响动仍是不小，却只闻其声，不见其形。

沈家三兄弟请来不少和尚道士，作法除妖，折腾来折腾去没个结果。其中也有明白人，告诉他们后花园地下埋着一只碧玉蟾蜍，刨出来烧了方可安宁。沈大老爷找人掘地三尺，却一无所获，莫非碧玉蟾蜍游到荷塘里了？哥儿仨愁眉不展，不觉想到了城外崇福寺的乌金铁盒。沈大老爷亲自登门，给足了香火钱，又送了二斤好茶叶，请和尚带着铁盒来家里住几天。当天夜里，和尚把乌金铁盒放入凉亭，一不烧香，二不念咒，也不清退闲杂人等，谁爱看谁看，自己坐在旁边打盹儿。众人疑惑不解，等到天光大亮，后花园里再没一丝响动。接下来一连几个昼夜，宅子里一切如常。沈家哥儿仨又惊又喜，自认为跟这个铁盒有缘，那一年大难不死发了横财，不正是因为这个铁盒吗？又担心一旦让和尚拿走铁盒，再有什么邪祟兴风作浪，那可麻烦了。

还是沈家三老爷想出个主意，跟三个和尚商量，出大价钱直接买下崇福寺，改为沈氏家庙，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三个和尚的饮食、僧袍、卧具、燃灯、幡盖等一切用度，均由沈家担负。三个和尚又不傻，吃斋念佛无非是为了安身立命，那能不答应吗？乌金铁盒理所当然归了沈家，供在宅内后堂之中秘不示人。自从请来乌金铁盒，沈家再没出过乱子，生意更是蒸蒸日上。

老哥儿仨坐在一块商量，当初拿了黑脸汉子的一百两金子，始有今日的荣华富贵，吃水不忘挖井人，不管那个黑脸汉子是不是财神爷，咱都得拿他当财神爷供着，给人家分红，拿出一半红利记入“万金账”，称为“飞来股”，又叫“财神股”，将来那个人自己回来也好，他的后人带着七禽掸子找上门来也罢，咱得把生意分给他一半。商量好之后指天立誓，又请能工巧匠按着那黑脸汉子的模样，造了一尊财神像，供奉在茶庄里。不同于别家的财神爷，或是文财神比干，手捧如意，身穿蟒袍，足蹬金元宝；或是武财神赵玄坛，右手持金鞭，左右托元宝，胯下骑黑虎；沈家供奉的财神爷是粗眉环眼，满脸络腮胡子，骑着黑驴，背着褡裢，腰里插着一长一短两杆烟袋锅子，手持七禽掸子。打从这儿起，“财神股”成了老沈家的家规，后世儿孙代代相传，每年农历七月廿二财神爷过生日，家中上上下下都要喝一碗野菜粥，拜祭财神爷，在苏州城内城外传为美谈。

窦占龙要拿乌金铁盒对付白脸狼，无奈人家沈老太爷不卖，他身上埋了鳖宝，对七禽掸子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当年那个黑脸汉子，也是一个憋宝客，崇福寺中的铁盒只是一件镇物，并非天灵地宝，入不了他的眼目。此人让沈家三兄弟去拿铁盒，实则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偷偷跟着三兄弟来到崇福寺，趁后殿无人看管，以烟袋锅子砸开宝台，从中引出一件邪物，正是铁斑鸠！

憋宝客骑着黑驴脚程快，提早回到草棚，留下一百两金子，连夜北上，瞧见岸边停着一条渔船，在水波中悠来荡去，甲板上卧着几只鸬鹚。憋宝客下驴上船，见一个打鱼的汉子，满身酒气，正在舱里呼呼大睡，过去将他推醒，烦劳他渡自己过江。打鱼的被人扰了好梦，气不打一处来，连连摆手：“不去不去！”憋宝客掏出一小块银子，打鱼的揉揉惺忪睡眼，模模糊糊看清了银子，眼前顿时一亮，又抬头往江面上看，远处黑得恰似扣着一口大铁锅，风疾浪高不宜行船，便让憋宝客在船上歇歇，等到天亮再走。憋宝客急于赶路，又拿出十两银子，打鱼的动了心思，起身就要拉锚。憋宝客却跳下船，牵了他那头黑驴上来。打鱼的又不干了：“风浪太大，我这船太小，渡不了一人一驴。”憋宝客摇了摇头，又掏出十两银子。打鱼的这才心满意

足，脸上笑开了花，恭请牵着黑驴的憋宝客上船坐稳，撑开船驶离江岸。

船至江心，水面一片苍茫，天上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打鱼的再掉头也来不及，只见一道道雷电追着船打，惊得船上鸬鹚四处乱飞。小船左摇右摆，可把打鱼的吓坏了，他倒不担心翻船落水，而是怕遭雷劈，心里头琢磨着，这辈子也没干过什么缺德事啊，该不是渡这一人一驴过江，挣下二十两银子太多了，雷公电母老两口子看不过去了？忙跪在甲板上不住磕头，求爷爷告奶奶，屎尿齐流哆嗦成了一团。

那个憋宝客面沉似水，抽出一杆的烟袋锅子左拨右挡，隔开一道道雷火。然而天雷滚滚，接连不断打下来，憋宝客也招架不住了，他纵身上了黑驴，一抖手中缰绳，黑驴扯着脖子嘶鸣一声，纵身一跃落入江中，再也不见踪影，却掉落了两件物事在打鱼的船上，一柄五颜六色的鸡毛掸子，还有一杆半长不短的烟袋锅子。

不过是一眨眼，雷也止了，云也退了，大江上风平浪静，打鱼的眼见着一人一驴坠入江中，那还有个活吗？打鱼的有眼无珠，觉得烟袋锅子和鸡毛掸子好歹算个物件，扔了怪可惜的，便自己留了下来。

那个打鱼的正是佟老汉的先祖，烟袋锅子和七禽掸子传到佟老汉手中，又被窦占龙用一百一十两银子买走了，他身上埋了鳖宝，对当年那个黑脸大汉的行迹了如指掌，头一次登门拜访沈老太爷之前，也跟人打听过，听说了沈家财神股一事，拿到去苏州城见沈老太爷。当初沈家三兄弟为了良心上过得去，宁愿相信留下金子的憋宝客是财神爷，看哥儿几个太可怜了，显圣助他们一笔横财，对偷盗铁盒之事则讳莫如深。其实那三个和尚心知肚明，当初偷铁盒的就是这三位，只不过碍于沈家的财势不便说破，本地老百姓也是人尽皆知。老沈家祖上定下家规，每年给财神爷分红，都记在万金账上，统共有多少银子，占多少股份，一个大子儿也错不了。祖训不可违背，无论谁拿着财神爷的七禽掸子来到沈家，必能分走一半生意。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如果老沈家翻脸不认账，传讲出去信誉扫地，遭人唾弃，生意也得一落千丈，在苏州城没法混了，所以用七禽掸子去换那个铁盒，他没个不答应。至于那根半长不短的玛瑙嘴儿烟袋锅子，恰好跟窦老台留下的长杆烟袋锅子凑成一对，十字插花别在腰间，骑着黑驴跟朱二面子取道北上，有了地宝金碾子，加上这个镇宅的乌金铁盒，尽可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第八章 窦占龙看戏

1

正说到窦占龙下江南，他骑着窦老台留下的黑驴，朱二面子骑着那头灰驴，取道直奔口北。咱说着容易，一去一往的路途可不近，窦占龙掐算时日，并不急着赶路，半道上又顺手掘出几窖金银，也耽搁了很久，等他们来到口北，已是转年清明。白脸狼早就猫完冬返回关外了，再来口北又得等到年底。好饭不怕晚，好话不嫌迟，窦占龙正可借此时机，继续谋划报仇之事。

大车店人多眼杂，出来进去不方便，窦占龙为了避人耳目，冒充来做买卖的外地老客，在堡子外十五里的北沟村庄中赁下一处闲房，以前这是家皮货栈，后边挺宽敞，有个用于熟皮子的空场，头几年运送皮货的驼队和老倌车改道，找了一条更加近便的弓弦路走，这地方人烟渐少，皮货栈也空了下来。选在此落脚，可谓不显山不露水，只不过没伙计伺候着，想吃饭自己开火，想睡觉自己烧炕，两个人到市上置办齐了铺的盖的使的用的一应之物。窦占龙又拿出大把银子，派朱二面子出去打听消息。口北有钱人多，遍地吃喝玩乐，又仗着天高皇帝远，官私勾结、黑白混淆，自成一方世界，窑姐儿青楼卖笑，地痞为非作歹，赌棍失魂落魄，叫花子横冲直撞。此等鱼龙混杂、蛇入鼠出之地，老实人寸步难行，对朱二面子来说那是如鱼得水，简直跟到了姥姥家似的，他受了半辈子穷，此刻有了钱，自然是翻着跟头打着滚儿地折腾，到处下馆子、嫖堂子、泡戏园子，结交了不少狐朋狗友。可也没白折腾，等他把手中的银子挥霍光了，也摸透了白脸狼的行踪，以往什么时候来口北猫冬，在什么地方落脚，经常去哪个馆子，喜欢逛哪个窑子，跟哪个窑姐儿相好，全打听明白了，一五一十转告给窦占龙。

眼瞅着到了之前约定的时日，窦占龙跟三个山匪碰了头。结拜兄弟重逢，少不了一番嘘寒问暖，不过窦占龙对家遭横祸以及下江南憋宝之事只字未提。言谈之中他观形望气，已知海大刀等人挖出了老山

宝，当时没多问，带着三人去到皮货栈，将朱二面子引荐给三个结拜兄弟，又叫他去饭庄子买来整桌的盒子菜，关上门饮酒叙谈。窦占龙先提了碗酒，给三位兄长接风。朱二面子是个自来熟，跟谁他也不见外，陪着四人斟酒布菜。小钉子眉飞色舞地告诉窦占龙："咱这次总共刨了两百多斤棒槌，全藏在大独木顶子营子了，等你跟皇商谈妥了价钱，再叫兄弟们背过来。"海大刀从背筐里掏出一个鹿皮参兜子，里边是个七缠八绕捆着红绳的桦树皮参包，双手捧了交给窦占龙过目："老兄弟，你瞅瞅这是啥？上次一别之后，俺们哥儿仨越想越不甘心，回到关东山又找参帮的老把头打听了半天，搭上了三坛烧刀子两捆关东烟，外加祖传下来的一柄鹿角刀，这才得了个显形拿宝的法子，俺们取了棒槌庙神官的骷髅钉，又去了一趟九个顶子，按着你说的地方，将一枚枚骷髅钉砸入山根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逮住了这个宝疙瘩！"

窦占龙接在手中，小心翼翼地打开来，只见海大刀他们挖到的老山宝，比一般的棒槌大出一倍，形似小孩，有胳膊有腿，有手有脚，顶着个有鼻子有眼的脑袋瓜子，已然是成了形的山孩子，若不是拿红绳拴住，一落地就跑了。朱二面子凑了过来，那仅有的一只眼盯住宝棒槌："我的老天爷，这么个紧皮细纹的大山货，得值多少银子？"海大刀满脸得意地说："自古至今，在关东山挖出的宝棒槌不少，可没一个比得了这个，说是棒槌祖宗也不为过。我们背棒槌下山的时候，瞧见一队队黄鼠狼子，个个人立而起，两只前爪抱在胸前下拜，只为沾一沾灵气！"他又对窦占龙说："老兄弟，按咱之前合计的，不该把棒槌窑挖绝了，留下山孩子，一年挖个几十斤，年年挖年年有，可这一年你在关内，不知道关外的情形，如今四海动荡，饥荒连年，拎着脑袋进深山刨棒槌的亡命之辈一天比一天多，纸里包不住火，篱笆挡不了风，棒槌窑迟早得让他们找着。那些人过了今天没明天，做事从来不留后路，到时候非得把九个顶子挖成马蜂窝不可，野菜根子都给咱剩不下。再一个呢，上次咱是没少挣，但是年景不好，下暴雨上大冻，深山老林里忍饥挨冻的穷兄弟太多了，有多少银子也不够分，所以俺才拿主意，也甭一年挖一次，一把来个大的，有多少刨多少！"小钉子附和道："老四你瞅见没有？还得说咱大哥仗义，想得周全！"窦占龙从头到尾一声没吭，等他们哥儿几个说完了，才点了点头，缓缓将七杆八金刚放在桌上，从笸箩里捏了两搓烟叶子填入烟锅，又不紧不慢地打上火，抽着烟袋锅子说道："是一年挖一次，还是一把挖够了，全凭大哥做主，换了是我，我也忍不住。"

海大刀仍怕窦占龙生气："棒槌窑是你找着的，少不了有你一份。你说说，咱的宝棒槌拿给八大皇商，能卖到什么价码？"窦占龙

反问他："白脸狼把持着参帮，关东山里的大小棒槌全得过他的手，八大皇商真敢收咱这个宝疙瘩吗？"海大刀让窦占龙说得一愣："这个……这个……"一直没吭声的老索伦插口说："老四言之有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让白脸狼知道了，哪里还有咱兄弟的活路？到头来只怕落个人财两空！"窦占龙缓缓喷出一口烟，撂下烟袋锅子，扭头问老索伦："二哥，你是怎么想的？"老索伦端起酒碗，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皱着眉头说："没挖到宝棒槌也还罢了，挖出来反倒成了勾心债，我琢磨一路了，关东山的天灵地宝非同小可，八大皇商接不住，要么把它献给朝廷，要么……献给白脸狼，换咱一条生路。"老索伦是哥儿几个里最蔫儿的，从不多说多道，但是城府最深，遇上大事有个决断，等同于海大刀的狗头军师，这个念头他琢磨了一路没敢提，也是窦占龙的话问到这儿了，他才说出口。海大刀听罢沉吟不决，他世代受着皇恩，吃着皇粮，替皇上守边挖棒槌，大小也当过骁骑校，不是走投无路，怎肯落草为寇？有心把宝棒槌献给皇上，受了招安讨个一官半职，奈何朝中奸臣当道，闭塞了圣听，如若给白脸狼献宝，是不是就不用继续躲在深山老林里了？

　　窦占龙瞧出海大刀动了这心思，当即冷笑一声："献宝……嘿嘿……"海大刀莫名其妙："老四，你啥意思？"窦占龙抬鞋底子磕灭烟袋锅子，猛地一拍桌子，指着三个山匪的鼻子骂道："我窦占龙怎么错翻了眼皮，结下你们这等兄弟？亏你们也是刀头舔血的汉子，白脸狼杀了多少人？你们仨，还有跟着你们亡命山林的一众弟兄，谁家没几口人死在他刀下？你们是傻了？是迷了？还是𡚸了？竟以为把宝棒槌献给白脸狼，就能保得了命？我告诉你们，他得了宝，照样会把咱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谁要献宝谁去，以后别拿我当兄弟，我姓窦的高攀不起，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到死不相往来！"

　　三个山匪面面相觑，窦占龙在四兄弟中岁数最小，又是做买卖的行商出身，待人接物一向客客气气，对他们三个结拜的兄长更是恭敬有加，怎么突然发这么大火？不过那一番话也当真说到他们心里去了，老索伦羞愧难当，吭哧瘪肚地无言以对，只得以酒遮脸，一碗碗往下灌。海大刀是当大哥的，棒槌还没卖就闹了个兄弟反目，这是图的什么？忙站起来打圆场："老兄弟说的对，在座的有一个是一个，哪个跟白脸狼没仇？不过老二说的也没错，咱兄弟势单力孤斗不过他，白脸狼在关外财势不小，手下鹰犬极众，又有一口宝刀护身，谁近得了他？"小钉子恨恨地说："不是刨棒槌的穷哥们儿怕死，真能宰了白脸狼，我头一个舍了这条命，怎奈他的刀太厉害，舍命也是白搭！"老索伦也咬着后槽牙说："如若没有那口宝刀，他坟头上的草都一人高了！"

窦占龙环顾众人，觉得火候差不多了：“我有一条计策，杀得了白脸狼，只要三位兄长肯听我的，咱们一同抽狼筋剥狼皮，吃狼肉饮狼血！”三个山匪受白脸狼欺压多年，个个跟他有血仇，又觉得窦占龙能在深山老林中找到参池子，指点他们挖到宝棒槌，几句话说得口北皇商掏出大把银子，手段见识不比寻常，何况这次来口北，窦占龙的眼神与去年大不一样，细看仿若变了个人，他既然敢这么说，可见真有成竹在胸，有他做谋将，说不定大事可期。海大刀当即从靴鞠子里拔出短刀，用力戳在桌子上，高声说道：“杀得了白脸狼，我等舍命奉陪！”小钉子和老索伦齐声称是。窦占龙说：“三位兄长，要杀白脸狼，我得找你们借这个山孩子。”海大刀说：“啥借不借的，宝棒槌本来就有你一份，你尽管拿去！”窦占龙说了声“好”，裹上宝棒槌揣入褡裢。由他挑头，哥儿四个再加上朱二面子，在大车店里喝了血酒，焚香立誓，要合伙诛杀白脸狼。

白脸狼得年底下才到，窦占龙只恐走漏了风声，让海大刀等人少安毋躁，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杀白脸狼之前，先派人去一趟关东山，聚拢跟白脸狼有死仇的山匪，各带利刃，背着那两百多斤棒槌下山，躲在城外的皮货栈中，我不叫你们，谁也别出门，饿了吃渴了喝，使多少银钱我顶着，只管把刀磨快了，等着下手的机会！几个人商量妥了，留下三个山匪养精蓄锐，窦占龙则带着朱二面子，整天在口北各个酒楼茶馆妓院踩盘子，踅摸适合下手的地方。朱二面子跟着窦占龙得吃得喝，一门心思找补前半辈子缺的嘴，又见他可以观气掘藏，褡裢中的银两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自是尽心竭力鞍前马后地伺候他。

且说有一天，窦占龙和朱二面子在馆子里吃晌午饭，忽耳听得楼梯之上脚步急促，噔噔噔跑上来一个人，径直来到他们近前，伸手递上一张帖子，说请窦爷去看戏。跑腿子的拿钱办事，说不清来龙去脉，那也只是一张戏帖，没写是谁送的。窦占龙暗暗称奇：“我在口北隐姓埋名，凡事只让朱二面子出去抛头露面，谁会指名道姓请我看戏？”仗着有褡裢中的天灵地宝护身，那个乌金铁盒也是一件镇物，没他不敢闯的地方，当即带着朱二面子前去一探究竟。

二人寻着戏帖上写的园子，一路找过去，快到的时候，瞧见路边站着一个揽客的，正扯着脖子吆喝：“还有不怕甜的吗？还有不怕甜的吗？赶紧的啊，不怕甜的赶紧往里走啊！”窦占龙是做买卖的行商出身，一听叫卖的吆喝声，以为是卖糖的，可也奇怪，什么叫不怕甜的往里走？卖糖的能有多大买卖，还雇了人在路口吆喝，怎么这么大排场？朱二面子有个机灵劲儿，看出窦占龙纳着闷儿，抢先跑过去打听，吆喝那位告诉他：“大爷，咱是戏班子，不卖糖，今儿个您可来

着了，名角儿飞来凤登台献艺，过这村可没这店了，那个小角儿，那个小模样，那个小身段儿，那个小嗓子，甜死人不偿命，冰糖疙瘩蜜也没她甜啊！”朱二面子是玩意儿场中的常客，自觉跟着窦占龙吃过见过财大气粗了，不屑地哼了一声，嘟囔道：“好家伙，还真敢吹，口北能有多水灵的角儿？”窦占龙闪目观瞧，巷子尽头果然有个破戏园子，正是戏票上写的那家，门口贴着戏报，屋顶上罩着一股子妖气。拉座儿的伙计死气白咧往里拽，窦占龙眨巴眨巴夜猫子眼，招呼朱二面子：“走，咱进去歇歇脚！”

2

俩人一前一后走进戏园子，里面地方不大，光线昏暗、气味混浊，台底下仅有十来张桌子，皆是粗木白茬的方桌，四面围着长条的板凳，凳子腿儿高矮不齐，脚下是潮乎乎的碎砖，零零散散坐着几个看戏的，除了歪瓜就是裂枣，没一个有头有脸有人模样的。再往台上一瞅，还不如台下呢，台板坑洼不平，台口的栏杆摇摇欲坠，上场门、下场门挂的布帘子又脏又破，扯下来擦屁股也嫌膈应，台子倒是挺亮堂，因为屋顶漏了个大窟窿。台侧几个锣鼓场面拉打着“十不闲”，鼓乐齐鸣，一片嘈杂，吵得人耳根子发麻。此类野台子，主要由女戏子唱皮黄、秦腔、大鼓、市井小曲，或是演“段儿戏”，将一出整戏掐头去尾，多的唱八句，少的唱两句，挤眉弄眼、扭腰摆胯，极尽挑逗之能。窦占龙打小喜欢看戏听曲，但是没怎么进过园子，朱二面子可是熟门熟路，按他所言，这路戏班子不为唱戏，只为勾搭台下的浮浪子弟。看戏的也不老实看戏，争着给那模样俊俏的小角儿捧场，比着打赏点戏码，说行话叫“戳活儿”，就为了散戏之后叫小角儿下来，坐自己大腿上娇滴滴地喊上一声“爷”，再用喷着香粉的小手绢儿往脸上一扫，那位的三魂七魄当时就得给人家撂下，接下来只剩花多少钱办多少事儿了。

两个人进得戏园子，有人引着他们俩坐下，又给沏上一壶茶，端上一盘葵花籽，过不多时，锣鼓场面紧催，上场门的布帘子一挑，一个妖妖娆娆的小角儿款款登场，来到台口水袖一甩，先亮了个相。窦占龙暗中称赞，这个女戏子太俊了，容貌、身段、扮相俱佳，十八九岁的年纪，柳眉凤眼，通关鼻梁，齿白唇红，高颧骨尖下颏，鹅蛋脸淡施香粉，轻涂胭脂，乌黑油亮的发髻，鬓边插一朵雪白如玉的芭兰花，眉心上还有颗红珊瑚似的朱砂小痣，明艳不可方物，不由得想起

了当年保定府沿街卖艺的阿褶，虽说俊秀相当，但是妖娆妩媚，可远不及台上这位。台上的小角儿一个亮相，紧跟着自报家门“飞来凤”，开口一唱更不得了，起调甩板娴熟无比，行腔吐字似珠落玉盘，听得人全身酥麻，脚指头直抓鞋底。口北比不了京师苏杭，这么俊的角儿可太少见了，惹得台下几个二流子、老闲汉，流着哈喇子阴阳怪气地叫好，朱二面子也看得神魂颠倒，险些将仅有的一个眼珠子瞪了出来，瓜子儿皮挂在嘴角忘了吐，端着茶都忘了喝。戏子连唱三段，打恭下台，扭腰摆胯往后台一走，从背后看更是身段玲珑、窈窕可人，真可谓“袅袅身影动，飘飘下凌霄”。

窦占龙可不是在酒气财色上安身立命的人，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戏帖，他心知肚明，台上这出戏是冲着自己来的，不如先发制人，探探虚实，招手叫来伙计，掏出一锭银子打赏。这路野戏班子哪见过整锭的银子？伙计双手接过来，连蹿带蹦直奔后台，等不多时，班主口中道着吉祥，满脸堆笑地过来谢赏。按过去的规矩，客人掏够了钱，可以单独跟角儿见面，规矩是这么定的，班主的话却得反着说，那才显得恭敬：“大爷，您太捧了，我们角儿想在后台当面谢谢您，伺候您喝杯茶，还望您赏个脸。”窦占龙点头起身，由班主引着往后台走，惹得看戏的色鬼们一个个眼馋得直咂嘴，恨自己没生在银子堆里，只能眼瞅着人家解馋了。朱二面子也想跟去，窦占龙拦着他说：“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朱二面子以为窦占龙贪淫好色，嘿嘿坏笑：“行行，我明白，我明白，不着急，你忙你的。”

窦占龙胆大包天，没他不敢去的地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跟着班主进了后台。前台破，后台更破，几个大戏箱里堆着裙袄、官衣、盔头、髯口，皆是缺襟短袖、又脏又旧，墙边横七竖八地搁着刀枪剑戟、马鞭、车旗轿，当中间一张桌子，摆着镜子、色盒、色笔、花花绿绿的头面首饰，细看也没有囫囵的了，几个戏子出出进进，乱乱哄哄，还有抽着烟的、吃着饭的、脱下官靴晾着脚丫子的，整个后台烟气缭绕、怪味刺鼻。从班主口中得知，这个草台班子全伙二十几个男女，全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没一个成名成腕儿的，常年跑江湖，走马穴为生，从来不靠长地，刚来口北不久，先拿出上一程攒的钱，打点各方势力，这才敢唱戏。由于初来乍到，没名没号，大戏园子不肯接纳他们，迫不得已在此搭台，无论怎么卖力气，也上不了几个座儿。窦占龙奇道：“凭您戏班子里那个小角儿飞来凤，还愁挣不着钱？”他是话里有话，此类戏班子属于“浑门”，女角儿大多是卖艺又卖身，最擅长撩拨台下听戏的有钱人，飞来凤模样俊俏，嗓子脆生，又有一双勾魂的凤眼，怎么会不叫座儿呢？班主支吾道：“大爷您……有所不知，飞来凤前一阵子才来搭班，这不是还

没唱出名吗，而且这个园子不行，买卖不得地，必定得受气……”说着话，伸手一指里间屋：“角儿在屋里候着呢，您往里请。”

窦占龙推门进屋，见飞来凤已然掭了头、卸了妆，虽然一脸狐媚相，说话也是娇滴滴燕语莺啼，却并非女戏子。搁在过去，男扮女装唱戏的比比皆是，窦占龙见怪不怪，慢闪二目四下观瞧，靠墙边一张破桌案，桌上供着乌木牌位，前头摆了两个香炉、七盏油灯。飞来凤起身相迎，给窦占龙行了个万福礼，请窦占龙落座，倒了杯茶，一手托杯底，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掐住杯沿，慢慢悠悠递过来。窦占龙冷笑一声，心说：“你这么端茶，等同于掐着我的脖子，看来是想掂掂我的斤两，但我窦占龙几斤几两，岂是你能掂得出的？”当即接过茶杯，随手往地上一泼，溅湿了飞来凤的裤腿，按照江湖规矩来说，这可是半点面子也不给。飞来凤却不着恼，腰肢一摆，坐在窦占龙的大腿上，朱唇轻启、吐气如兰，妖里妖气地嗔怪道：“大爷，谁惹您了？”过去很多唱旦角的男戏子下了台行动坐卧也跟女人一样，加之保养得当，肤如凝脂、肉酥骨软，小脸蛋儿也是一掐一兜水儿，专门有一路听戏的大爷得意这一口儿，吹了灯盖上被，睡谁不是睡。窦占龙可没那个癖好，鸡皮疙瘩噼里啪啦掉了一地，当时牙床子发涩，脖子后边直起冷痱子，一把推开了飞来凤。

飞来凤让他推了个趔趄，再返转身来，手中已多了一面黑幡，高不过一尺，黑缎子底绣着“通天彻地”四个金字，下端缀有黄网子穗，捏着嗓子尖声喝问：“窦占龙，你想敬酒不吃吃罚酒吗？”抬手一挥旗幡，从身后涌出一道黑气，屋中七盏油灯霎时亮了起来，亮可是亮，火苗子却变成了暗绿色，映在飞来凤惨白的脸上分外诡异。窦占龙一不慌二不忙，掏出褡裢中的乌金铁盒往桌上一放，冷着脸说道：“我敢进这屋，就是没把你放在眼里，有什么戏台上使不出的能耐，尽管往窦爷身上招呼！”飞来凤骤然见到乌金铁盒，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脸上黑气退去，收去手中黑幡，对窦占龙拜了三拜，说自己从小孤苦，被卖到戏班子学艺，万幸成了胡家门的有缘弟子，拜着一位黑八爷，那是个狐獾子，最擅长挖地穴。一伙山匪在九个顶子挖出个宝棒槌，名为“七杆八金刚”，乃关东山的镇山之宝。当年的胡三太爷，正是借此宝灵气得道。如若让人挖了去，对胡家门一众弟子有损。飞来凤这才追到口北，引窦占龙到戏园子后台相见，意欲夺下宝棒槌，然则胡家门忌血食、修善道，并不想杀生害命，或是斗个两败俱伤，万望窦占龙高抬贵手，将宝棒槌完璧归赵。

窦占龙听罢了前因后果，寻思世间万物皆有限数，宝棒槌既然让山匪刨了出来，那就是该有此劫，如今落在我的褡裢里，凭什么还给你？不过自从他埋了鳖宝，一直竭尽所能克制着贪念，又有心归还宝

棒槌，再加上他是讲究以和为贵的买卖人，既然对方是修善道的，又忌惮自己的手段，那也没必要撕破脸，于是说道：“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冤家多堵墙，我也不想与你为敌。可是有来有往才叫买卖，你得助我一臂之力，除掉白脸狼之后，七杆八金刚我定当双手奉还，有负此言，天地厌之！”

飞来凤忌惮窦占龙手上的乌金铁盒，担心闹僵了无法收场，也知道憋宝的不敢轻易立誓，因此信以为真，而且白脸狼恶名昭著，为祸一方死有余辜，除之乃替天行道，唯有一节，胡家门弟子修道行善，手上不能杀生害命。窦占龙说：“不要紧，你飞来凤只管插圈做套，杀人见血的勾当皆由我承担。”俩人商量定了，窦占龙叫来班主直言相告：“我瞧上飞来凤了，您看这么着行不行，我来当戏班子的东家，咱重打锣鼓另开张，赁下口北最好的戏园子，捧飞来凤当名角儿，该出多少银子您尽管开口，不过我不懂戏，只当东家，前台后台的大事小事，全凭您拿主意，挣了钱咱们三七开，我拿三，戏班子拿七！”班主听完喜出望外，深施一礼：“哎哟，我说我今儿个一早上起来，怎么眼皮子直蹦哒呢，敢情是要遇贵人啊！可不是顺着您说话，我好歹跑了几十年江湖，像您这么又仁义又敞亮的，那真是不多见，我跟我们这一戏班子的人谢谢您了！”窦占龙又道：“那么一言为定，从今儿个起，先别唱戏了，该置办哪些行头，戏台上该有什么东西，您多费点心思，挑最好的买，尤其是飞来凤的头面，珠宝翠钻全用真的，勾脸用的粉脂松墨也要最贵的，花多少钱从我这里拿，戏园子和戏班子的住处，也由我安排，等东西备齐了，咱再择良辰选吉日开锣唱戏！”班主满心欢喜，带班子跑江湖的年头也不短了，头一次见着这么捧角儿的，他可不知道，窦占龙已在心中定下一条计策，凭着手上的天灵地宝和奇门镇物，再加上小角儿飞来凤，三件宝一个人，吃狼肉、饮狼血不在话下，却仍解不了心头之恨，因为白脸狼欠窦家庄的可不止一条命，只让他一死抵偿，那也太便宜他了，不将他满门妻小和手底下的爪牙杀绝了，再一把火烧了狼窝，销不掉这笔血债，这才要“设下万丈深渊计，只等鳌鱼上钓钩”！

3

草台班子对付着演容易，可要说往大了折腾，花的钱可就没数儿了。比如戏台上的十八般兵刃，虽然只是用木片、竹藤做的，却比打造真刀真枪还麻烦。就拿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来说，刀杆用藤子，先

经火烤，涂抹猪血、桐油，贴上薄银片，上三道大漆，刀片得用椴木，当中加一条竹芯，外边包上驴皮，涂锡粉、擦水银、画龙形、加缨穗，这就成了光闪闪、冷森森的“冷艳锯”，分量不足一斤，耍起来得心趁手。再说上台唱戏，人人得戴盔头，皇帝戴王冠，文官戴纱帽，武将戴帅盔，秀才戴文生巾，武士戴罗帽，短了哪个也不行，那得去专门的靶子铺定做，最为费时费力的是凤冠，拿纸板搭出轮廓，用小刀把蓝软缎切成碎条，给凤冠长羽添鳞，这手活儿称为“点翠”，这还是“点假翠”，怎么叫“点真翠”呢？那得用翠鸟的羽毛，点完了色泽艳丽，千年不褪。他们这个戏班子常年东跑西颠，行头都糟了，长衫、短衣、裙袄、坎肩、四喜带、靴头……全得换新的。人手也不全，从别的班子雇了一堂文武场面，吹拉弹打全活，配上几个二路青衣、二路花脸、里子老生，着实下足了功夫，又重排了几出连本的大戏。反正是窦占龙出钱，班主可劲儿造。

窦占龙也没闲着，让朱二面子出去，上下使钱打点好各方势力，包下堡子里棋盘街上最大的“宝乐茶园”，找来能工巧匠大兴土木，前台后台，该添的添，该换的换，整修后的戏台方方正正，台板子底下埋上百余口大缸，以便台上传出的声音浑厚打远儿，头顶上横平竖直挂上二十盏彩绣的宫灯，照得戏台亮如白昼，云兜、云椅、翻板、转板，各式砌末一应俱全，三面有矮栏，四角明柱支撑台顶，涂金漆绿，金碧辉煌，大幕、二幕、边幕披挂彩绣。戏台两侧高挂一副对联，“顷刻间千秋事业，方丈地万里江山”，横批“承平雅奏”。台底下正面是池座，脚下方砖墁地，周围的立柱、四壁皆以藤萝雕刻，整整齐齐放置了二十张八仙桌配太师椅，桌子上成套的新茶壶新茶碗，端端正正摆在紫檀木的托盘中。戏台左右为两厢，位置稍差，桌椅板凳也没那么讲究，后边靠墙还摆着一排高木凳，不给预备桌子，这种位置被称为“大墙”，是最便宜的座位。二楼的两边有包厢，背面是明摘合页的门窗，挂着布帘儿，正面对着戏台，满是红帐围顶、朱漆栏杆，里边不仅摆设桌椅，还有专门的床榻，坐着听累了您能躺着听。茶坊、手巾把、卖糖果鲜货的“三行”也都找齐了，因为一台整戏动辄几个时辰，听半截儿饿了，包厢里可以叫来成桌酒席，散座也能当场买到包子、凉糕、馄饨、烧饼、羊爆肚、豆腐脑儿、牛奶酪。戏园子台上唱着戏，台下手巾把满天飞，小伙计手上有准头儿，甭管隔着多远，哪怕是楼上楼下，准能扔到手里，练得熟的还能使个花活儿，来个身段儿，什么叫张飞骗马、苏秦背剑、霸王举鼎、太公钓鱼，看得人眼花缭乱，那也是一景儿。不单看着热闹，用处也大，三伏天，戏园子里跟蒸笼一样，看戏的汗流浃背，离不了手巾把；即

便在十冬腊月，外头寒风呼啸，沙尘漫天，园子里烧着暖墙，听戏的拿热毛巾擦把脸，那能不舒坦吗？

戏园子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万事俱备，只等着开戏了。窦占龙提前雇了人，专门给口北八大皇商挨家挨户送戏帖，这叫“撒红票”。首演头一天，八大皇商送的各式花篮、幛子摆满了半趟街，宝乐茶园座无虚席，看戏的纷纷议论，看宝乐这个意思，大街小巷买卖铺户，连老百姓的民宅门口都贴满了戏报，这得是邀了什么名角儿？前边几出文武带打的帽戏过后，待至压轴的飞来凤出场，台帘儿要掀开还没掀开，一句闷帘导板，飘飘悠悠传出来，声音脆甜，听得人骨酥筋软、脑瓜顶子发麻，赢了一片碰头彩。其实这是窦占龙事先吩咐朱二面子领头，带了几个人，在底下叫好，这叫“领尖儿”。彩声过后再看台上，上场门帘轻挑，飞来凤步履轻盈来至当中，美目顾盼、娉婷婀娜，身着紫红色闪缎对襟小袄，盘金满绣，下身是青紫色长裙，边镶褐色锦缎，请头路的裁缝量着身裁剪，包臀裹胯，尽显身段。底脚下一双鸭蛋青色绣花皮底缎鞋，耳垂挂着玲珑剔透的金环翡翠耳坠，脖项上佩戴宝石项链，手腕上的金镯子足有半斤重，周身上下闪闪放光，耀人眼目，这一出场，底下看戏的都惊了，用不着朱二面子带头，顿时又是彩声如雷。亮住了相开口一唱，响遏行云，果然是肚子里有玩意儿，身上带功夫，看戏的鼓掌、跺脚，扯着嗓子喊好儿，恨不能把房盖儿震塌了。

简短截说，三天打炮戏结束，飞来凤在口北声名鹊起，来听戏的争先恐后抢着买票，宝乐茶园的大门被挤倒了三回。也招来不少巨绅富贾、纨绔子弟，有懂戏的，也有起哄架秧子的，各有各的目的，定下包厢，当场往台上撒钱，怕唱戏的分不清楚，用红纸包上，写着“某某赠送”，还有送匾的，乌木金漆、一丈有余，刻上“金嗓名伶”“绝色佳人”，落款写上年月日和赠匾人的名姓，敲锣打鼓抬到戏园子门口。这么玩儿命花钱、转腰子买好儿，无非为了博美人一笑。飞来凤也真卖力气，使尽了浑身解数，唱的多是风月戏，像什么《酷寒亭》《万花船》《红梅阁》《梅绛雪》《合凤裙》，却是艳而不淫，身段、扮相绝佳，唱腔圆熟，一个人演满台戏，从头到尾不见瑕疵，走板、凉调、唱倒了音一概没有，随便哪个字儿，唱出来上戥子称一称，那也是分毫不差，真可以说是要哪儿有哪儿，越唱越红。宝乐茶园一家独起，挤对得别的戏班子连粥都喝不上了，走的走散的散，有点能耐的过来投山靠寨搭班子，没能耐气量小的成天躺在家里吐着血骂街。老百姓都这么捧，八大皇商肯定也不能落于人后，大把大把地使钱，轮番邀角儿上堂会，今儿个老太太做寿，明儿个小少爷过满月，实在没词儿了给祖宗过一回阴寿，反正找个由头就往家请。

戏班子的班主一步登天，三天两头有人请客，忙着迎来送往打点应酬，朱二面子也天天泡在宝乐茶园，懂不懂地胡张罗，跟着到处去吃请，成天喝得五迷三道的，俨然成了二掌柜。

秋去冬来，年关将至，口北寒风呼啸，冰霜满地，却挡不住老百姓过年的心气儿，当地的有钱人家忙着采买裘皮绸缎，裁剪新衣，杀猪宰羊，灌血肠，炸丸子，熏猪头，姑娘要花、小子要炮。穷人家也拆拆洗洗，缝缝补补，洗刷掉污垢晦气，盼着时来运转，买来香火、神像、窗花、对联、麻糖，这叫“办大年”。顶到年根儿底下，白脸狼赴过罗圈坨子的鳇鱼宴，也在一众随从的前呼后拥之下，带着妻妾子女一大家子人来到了口北。关外苦寒之地，人烟稀少，吃的、喝的、玩的比不了关内，白脸狼是刀匪出身，不敢去京城，口北这地方不大，但是商贸兴盛，有钱人多，酒肆赌坊、娼寮妓馆，应有尽有。他不想住在城中招人眼目，便买下堡子外的一座山庄，年底下必定到口北猫冬，夜夜喝花酒嫖堂子，捧角儿玩戏子，听说当地出了一个色艺双绝的飞来凤，他能不去吗？

真可以说是“有臭鱼不怕招不来馋猫”，不出窦占龙所料，白脸狼来口北不到三天，便背着宝刀，带着几个随从，坐上一乘暖轿，来到宝乐茶园。他看戏不能开场就来，非得等戏园子满了座儿，这才背着宝刀趾高气扬地往里走，手下人前呼后拥伺候着，摆的就是这个派头。当天他包下离着戏台最近的一个包厢，又得听又得看。白脸狼坐在八仙桌子后头，有人给沏上一壶茉莉花茶，黑白瓜子、盐炒小花生、松子核桃仁，各式各样的小点心，外带着干果蜜饯，摆了一大桌子。等飞来凤挑帘登台，他刚呷了一口热茶，拿眼往台上一瞥，只这一眼，竟似中了邪，腾地一下挺直腰板儿，不错眼珠盯着台上，就见小角儿飞来凤：戴一顶翡翠冠百鸟朝凤，插一支碧玉簪北斗七星，瓜子脸高鼻梁樱桃小口，含秋水一双杏眼柳叶眉弯，耳垂下丁零当啷八宝玉坠，粉扑扑面似桃花三月鲜，珍珠衫鹦哥绿似露未露，琵琶襟蝴蝶领四角包云，黄丝带绿宫裙叠成百褶，莲花步红绣鞋若隐若现，也不高也不矮腰如弱柳，一不黑二不白红粉佳人，走三步抵得上黄金万两，笑一笑也能够倾国倾城，甩水袖真如同仙子下凡，又好比美嫦娥离了广寒。

白脸狼只看了一眼，就让飞来凤撩拨得百爪挠心，如坐针毡，眼珠子好悬没瞪出来，此人虽已六旬开外，但是腰不弓、背不驼、耳不聋、眼不花，色心更是不减反增，比当年的劲头儿还大，立马叫来戏园子管事的，给飞来凤上了八幅红幛，挂在戏台矮栏上。那是用红丝织成的幛子，类似娶媳妇儿时挂的喜幛，连工带料值不了几个钱，但是旧时戏园子里有规矩，一幅红幛十两银子，戏园子跟台上的角儿分

账，有四六开的，也有三七开的，角儿越红，分到手的银子越多。除了一楼的池座，二楼包厢里看戏的人分坐在戏台三面，就在白脸狼对面的包厢里坐着一位，长得黑不溜秋，窄脑门细脖子，只有一只眼，穿得却挺阔，觍着脸不可一世。白脸狼的红幛刚挂上去，这位也出手了，一口气儿挂了十二幅红幛。白脸狼不认得此人，其实他来到口北头一天，窦占龙便得到了消息，安排朱二面子天天在戏园子等着，只要白脸狼一到，便在一旁推波助澜，跟他比着砸钱捧角儿，不过千万别给他惹毛了。白脸狼财大气粗，又是头一次花钱捧飞来凤，怎肯让别人抢了风头？送红幛不过瘾，让跟班儿的直接拿银子往台上扔，扔银子不解恨，又扔珠串、玉佩，什么值钱扔什么。朱二面子心里偷着乐："你个老不死的跟我较劲？跟我比阔？你横是不知道，我扔出去多少钱，过后还能拿回来，你扔的钱也得归我，因为戏园子是我们家开的！"但他脸上不敢带出来，装作着急上火，撸胳膊挽袖子，一边叫着好，一边往台上扔银子。你也扔我也扔，不过银子有分量，谁出门也不能随身带着千八百斤的，银票又太轻，扔不到戏台上，那可就便宜头几排听戏的了。扔到最后，白脸狼恼羞成怒，口北虽不比关东山，可是凭着自己的名号，谁敢这么栽他？当场一抬手攥住刀鞘，啪地一下拍在八仙桌上，恶狠狠地瞪了朱二面子一眼。他这一辈子杀人如麻，眼中两道凶光射过来，登时吓得朱二面子心寒胆裂，屁滚尿流地跑了出去。

等到散了戏，白脸狼急不可耐跑到后台，点手叫来班主，掏出一锭金子拍在桌子上，当着一众人等，就要把飞来凤带走，其实以往他不这样，毕竟是窑子里的常客，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来捧戏子无非是附庸风雅、调风弄月，今儿个送红幛，明儿个送花篮儿，后天送对稚鸡翎，再往后胭脂水粉、金钗玉佩，慢慢花着钱，哄得小角儿服服帖帖，主动投怀送抱，玩的是这个劲儿。可是这一次不同，一是飞来凤长得太俊了，燎得他欲火中烧，再者是刚才朱二面子那一出儿，扫了他的兴，所以闲话不提，直接砸钱要人。班主见来者不善，点头哈腰紧着作揖："大爷大爷，您听我说，我们这位角儿啊，有点小脾气，不……不陪客。"白脸狼凶相毕露："大爷我赏了那么多钱，这点面子都不给？"班主吓了一哆嗦，求告道："大爷，您可不能乱来，这不合规矩啊。"白脸狼怒道："什么规矩？白爷我就是规矩！"班主苦苦求告："您看您，也赖我们没本事，戏班子二十多张嘴，全指着飞来凤，要是让您带走了，传出去我们不成窑子了？今后还怎么唱戏啊？"白脸狼冷笑道："装他娘的什么大瓣蒜，一个戏子半个娼，就冲那个小娘儿们的骚样，说不陪客你糊弄鬼呢？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又不是黄花大闺女，嫌钱少是怎么着？开个价，她敢张

嘴，我就敢接着！”说完又掏出一锭金子甩了过去。班主也是见钱眼开的主儿，双手接住金子，低声说道：“我是真不敢驳您的面子，可台底下都是看戏的座儿，人多眼杂，传扬出去，明儿个可就没人看戏了，您开开恩，怎么着也得给我们留条活路啊。”毕竟是在口北，白脸狼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抢人，忍着脾气退了一步：“腊月二十三那天大爷我做寿，要办堂会，你们整个戏班子都得给我到，一个也不能少，倘若是给脸不要，你们今后就甭想再唱戏了！”班主见眼前有了退身步儿，赶紧应承道：“是是是，白爷您放心，到时候准得让飞来凤多敬您几杯长寿酒！”

书中暗表：白脸狼出身草莽，打小没爹没娘，哪有什么生辰八字？之所以给自己定在腊月二十三过寿，皆因他当年在这一天血洗窦家庄，挖走了窦敬山埋下的六缸金子，从此脱穷胎、换贵骨，摇身一变，当上了在关外呼风唤雨的白家大爷，娶妻纳妾生儿养女，堪称两世为人。每年腊月二十三，白脸狼都会在口北山庄中大摆寿宴，手底下的老兄弟、小崽子，全来给他拜寿。有财有势的大户做寿，唱堂会必不可少，白脸狼也不例外，一定要找当地最有名的戏班子来助兴，一是为了摆阔，二是图个热闹。窦占龙吃准了这一点，精心设下一套连环计，先砸重金捧红唱戏的飞来凤，又让朱二面子从中搅局，再让班主咬死了不放人，一步一步地引着白脸狼来点堂会。他和三个山匪，还有朱二面子，准备跟着戏班子混入山庄，在寿宴上搅闹一场！

4

闲言少叙，等到腊月二十三正日子，白脸狼在口北的山庄中到处张灯结彩，上下人等均已准备妥当。场院中有砖石垒砌的戏台，比不了戏园子里那般齐整，可也不赖，灰泥砂浆抹得又平整又光亮，底下是通膛的大灶，近似取暖的火炕，四梁八柱撑顶，上面滚垅卷脊，两侧棉布的幔帐直垂地面，挡住了寒风。台口正中悬挂黑底金字匾额，上书“别有洞天”四个大字。整个戏台后倚山墙，倒座一溜儿瓦房，进门居中一间堂屋，迎面几磴台阶，直通上场门、下场门，两侧贯通六间小屋，可在唱戏之时充当后台，屋内灯烛通明，镜子、脸盆、梳妆台，该有的全有了。台前搭了一个大暖棚，入口是红黄两色的喜庆牌坊，棚内挂着彩绘八扇屏，一扇一个典故，周围放置炭火盆，茶桌、板凳摆得整整齐齐，头一排正中间设一把金圈太师椅，上边铺着豹子皮。寿堂设在正房正厅，地贴猩红毡，堂列孔雀屏，宝灯高悬，

朱彩重结，迎面挂着寿字中堂，两端对联无外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的熟词熟句，几案上摆着纯金的寿星佬、青玉雕的麻姑上寿，另有蜡扦、寿烛，地上放蒲团，供小辈儿孙及一众下人给白脸狼磕头之用。有专门打关外带来的厨子，杀牛宰羊，备足了山珍海味，寿面、寿桃、寿糕，各色点心是一样不少。但是只请跟随白脸狼出生入死的老兄弟、替他盯着参帮银炉的大小把头，不请口北当地的宾客，也不对外声张，因为强龙不压地头蛇，口北不比关东山，这是八大皇商和锁家门丐帮的天下，该收敛的也得收敛，该打点的还得打点。另有一节，他们这伙乌合之众凑在一处斗酒，肯定是满嘴的黑话，再一喝多了，更免不了翻翻旧账，卖弄些个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手段，外人在场多有不便。

窦占龙的戏班子雇了几辆马车，拉着行头銮仪、刀枪把子、文武场面，一大早顶着门到了山庄。仆人将他们引至后台，请头角儿飞来凤到里间屋，沏上一壶好茶，端上四碟小点心，又帮着跟包的把戏箱抬进来打开。其余众人有条不紊，列出盔头、衣靠、靴子、髯口、车旗轿、刀枪架，逐一摆设勾脸所用的铜镜、色盒、色笔、粉囊，有道是“早扮三光，晚扮三慌”，登台的戏子们赶早不赶晚，勾脸、勒头、穿胖袄，蹬好了厚底儿，再穿上蟒，能扮的就扮上，余下的髯口、靠旗、刀枪、马鞭之类的，可以等临上场再带，分别找不碍事的地方，压腿下腰吊嗓子，班主带着人在前边装台搭景，文武场面调好了丝弦，让小徒弟蹲在一旁盯着，自去一旁歇息。倒不是怕偷，旧时戏班子里的规矩太多，开戏之前不许扒拉弦儿、呱嗒板儿，否则台上容易忘词儿。另外戏箱也得找专人看着，尤其是大衣箱，不许任何人倚靠，更不准坐在上边，因为里边搁着祖师爷的神位，坐上去是大不敬，但唯独唱丑角儿的这位可以坐，按照旧时的规矩，戏班子里的“丑儿”地位最高，有个吵架拌嘴、马勺碰锅沿儿什么的，均由他出头了事。

窦占龙等人暗藏利刃，外边罩上粗布棉袍，压低了毡帽檐充作杂役，跟着戏班子一通忙活，晌午时分，山庄之内大排酒宴，后厨的大师傅、小伙计忙得四脚朝天，前墩后墩一齐上阵，灶上炒勺来回翻，口蘑肥鸡、卤煮寒鸭、锅烧鲇鱼、醋熘肉片、扒肘子条、四喜丸子盛在花瓷大海碗里，中间一盆八鲜卤，一盆寿面，白家上下人等，不分主仆贵贱，连同贺寿的宾客，全吃一样的。单独给戏班子的艺人在后台摆了几桌酒菜，这个行当讲究饱吹饿唱，那些吹奏笙箫管笛的，必须吃饱喝足，吹起来才有底气，唱戏的要气沉丹田，吃得太多横在肚子里碍事，堵着声音出不来，上台之前得少吃，这叫“肚饿嗓宽”。吃什么也得注意，太凉太热的不能吃，以防激着嗓子；太咸太甜的不

能吃，容易齁着嗓子；太油腻的不能吃，怕把嗓子糊上；太硬的不能吃，免得扎了嗓子，总之是该在意的全得在意到了。

戏班子怎么吃有规矩，白府的人可没讲究，大多是土匪草寇出身，一上来还有个人模样，提起杯来恭祝白爷“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几杯马尿灌下去，一个个的原形毕露，撸胳膊挽袖子，蹬桌子踩板凳，划拳行令、淫词浪曲，闹了个乌烟瘴气。白府众人一直吃到下半晌，酒足饭饱，吉时将至，该准备祭祖了。仍跟往年一样，各房妻小、闲杂人等各回各屋，把门关严实了，听见什么响动也不许出来。白脸狼移步正堂，吩咐四个贴身的哑巴仆人，带来一个由他点名的小妾。说是祭祖，实为祭刀。白脸狼一辈子荣华富贵，皆拜那口宝刀所赐，因此每年做寿之前，他必然先祭宝刀。祭刀没有不见血的，杀鸡宰羊可不够瞧，他得杀个活人！

白脸狼落草为寇之前，穷得叮当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八下子漏风的破庙里，指着偷鸡摸狗勉强过活。有一次来了个过路的老头儿，背着一口带封条的长刀，到破庙里寻宿。白脸狼也没在意，破庙又不是他家的，有过路的、讨饭的进来对付一宿，那是再平常不过了，谁都不用跟谁打招呼。怎知道当天晚上，他梦见庙中趴着一头恶狼，让封条困着一动也不能动，直到半夜被一泡尿憋醒了，借着破屋顶上透下来的月光，只看见那个老头儿睡在墙根儿底，哪有什么恶狼？白脸狼心思一动，估摸着这是一口宝刀，悄悄搬上一块大石头，哐当一下，砸得老头儿脑浆迸裂，随后扯去了封条，将宝刀据为己有，从此成了啸聚山林的强盗。

杀的人越多，他的刀越锋利。当年他在关外一刀削下赛妲己的人头，凭着一股子杀气，率手下血洗窦家大院，抢去六缸金子，从此发了迹，所以他祭一次刀，就得杀自己一个小老婆。白脸狼贪淫好色，身边妻妾成群，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娶过多少，走到一处看见谁家的女眷好，也不管有主儿没主儿，抢过来这就是自己媳妇儿，借人家的屋子当时就入“洞房”，顺着他的掏二两银子做聘礼，牙蹦半个“不”字，当场就是一刀。内宅中的女人多了，吃饱喝足没事干，免不了钩心斗角，找碴儿的、闹事的、打架的、传闲话嚼老婆舌头的，成天是鸡飞狗跳，搅得他心烦意乱。白脸狼的眼里揉不下沙子，更不懂得怜香惜玉，谁惹恼了他，翻脸比翻书还快，于是立下一个规矩：凡是他的小老婆，谁犯了过错，他看谁不顺眼，娶到家后悔了，或是怀不上他的狼崽子，便在腊月二十三这天，从中挑一个祭刀，对外只说是当着祖宗的面执行家法，将不守妇道的妻妾扫地出门，再不准回

来了。一家子人蒙在鼓里，谁也不许问，也没人敢问，心里头可没有不嘀咕的，府里风言风语从没断过。

书不赘言，只说四个哑仆领命，带着那个小妾来到寿堂。白脸狼早已穿戴齐整，头戴貂皮暖帽，皮袍外罩着一件红马褂，上绣团花寿字，身披大红斗篷，脚蹬青缎子面镶如意皮条的薄底翘头尖靴。那小妾穿一身鹦哥绿棉裤棉袄，脸上的脂粉得有半寸厚，惯常在后宅甩闲话、骂闲街、打便宜人儿，劲头儿大极了，此刻却是神色惶恐，跪在当场全身发抖，不等她开口说话，就被四个哑仆用麻绳绑了，嘴里塞上破布头。再看白脸狼，小心翼翼摘下宝刀，双手捧着，恭恭敬敬摆在供桌的刀架之上。他一辈子刀不离身，不论行走坐卧，骑马走路背在身后，坐着握在手中，躺着压在枕下，一年到头仅这一时片刻，将宝刀供在桌上。四个哑仆自知主子要杀人，唯恐被刀风带着，远远地躲到墙边垂手而立。白脸狼横眉立目，指着小妾的鼻子一通训斥，说她吃里爬外，挑拨是非，不守妇人的本分，外鬼好拿，家贼难防，怪老子瞎了眼，娶了你这么个倒霉娘儿们！白布做棉袄——反正全是他的理儿，越说越上火，随手扽出小妾口中的破布，厉声喝问："你还有何话讲？"小妾止不住地哆嗦，泪珠儿扑簌扑簌往下掉，纵有一肚子委屈，也不敢多说一个字。白脸狼数落完了，气也出了，转身焚上一炷香，插在香炉里，二目微合，口中念念有词，撩前襟下跪，磕头叩拜宝刀，然后缓缓起身，取下供在刀架上的宝刀。等他再一回身，一张狰狞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杀机，左手握着刀鞘，右手去拔宝刀，可是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连拔了三下，竟没拔出刀来。小妾吓得花容失色，连声惊呼："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四个哑仆口不能言，心下也觉得蹊跷，他们多曾看主子杀人，哪一次不是手起刀落身首两分？这一次的刀怎么出不了鞘呢？

白脸狼也发慌，打他落草为寇以来，吃肉兴许咬着过舌头，拔刀杀人可没失过手，真比切瓜砍菜还快。本以为一刀下去，小妾的项上人头落地，怎知自己上了岁数，手钝足慢，居然拔不出刀了。他心中暗觉不祥，可也只是一转念，便即稳住了心神，匪首全凭威风压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当着什么人的面，他都得端着架子，担心失了威风、显出颓势，今后难以服众。没等那几个哑仆明白过来，白脸狼心里头发着狠，二次攥住了刀柄，两下里一较劲，手中宝刀出鞘，紧接着寒光一闪，但见那个小妾跪在地上，两个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只看老爷拔刀在她眼前一晃，感觉这是要杀自己，赶紧磕头求饶，身子刚往前这么一倾，人头立即滚落在地，来了个血溅寿堂！

白脸狼杀完人收刀入鞘，若无其事一般，端坐在寿堂正中。四个哑仆抹去地上的血迹，收拾小妾的尸首，拿一床棉褥子卷了，从角门

抬出去埋在后山，脑袋却不埋，扔到山沟里喂狼，使之身首异处，当了鬼也是找不着脑袋的无头鬼。这边抬走尸首，那边随即吩咐下去，点燃寿烛，高结寿彩，各房妻小、各路宾客候在门口，按着高下地位、长幼之序、远近之别，依次来给白脸狼磕头拜寿。

来给白脸狼贺寿的宾客，都得备足了寿礼，没有空着手来的。尽管白脸狼家财万贯，什么也不缺，但是你送的礼品贵重，才显得心里头有白爷，够朋友。如果说哪一位送的东西不受待见，可别怪白脸狼不拿你当人看。众人摸准了白脸狼的脉门，绝不会送字画古董、紫砂青铜、官窑瓷器，他白脸狼大字不识，不稀罕古玩瓷器，不论你花了多少银子，在他眼里狗屁不是。再有什么貂皮人参、虎骨麝香之类的，白脸狼一样看不上，关东山里最不缺山货，努努嘴就有人给他端到跟前，貂皮当尿戒子使，人参当水萝卜吃，送了等于没送。众人绞尽脑汁，投其所好，送上的寿礼也是五花八门，有活的有死的。死的是什么呢？白脸狼以抢来的六缸金子起家，最看重的仍是金货，寿礼之中不乏金碟子金碗金脸盆，还有一个纯金打造的夜壶……每亮出一件寿礼，都引得上下人等一阵喝彩，往寿堂上一摆，金光灿灿耀人眼目。活的又是什么呢？有人直接牵来一匹宝马良驹，膘肥体壮火炭红，金镶鞍，银裹韂，赤金的马镫子；另有人献上一名胡姬，一颦一笑风情万种，称得上千娇百媚，秀色可餐。搁到以往，你给白脸狼送来一个美人，那他肯定高兴，但是白脸狼今天一门心思惦记着飞来凤，瞧不上别的美女了。

一众人等轮番进来磕头献礼，有的亲支近派贺完了寿，还要再喝杯茶叙谈几句，礼毕已是傍黑时分，晌午的寿宴散得迟，有饿的有不饿的，两厢接着开流水席，谁想吃谁去，不想吃的进棚看大戏。白脸狼志得意满，对付了几口吃喝，随即来到暖棚之中，他手拎宝刀，端着架子往正当中一坐，谱摆得比王爷还足。几个小老婆争相讨好，知道今天是大喜的日子，香粉擦得格外厚，胭脂涂得格外红，嘴唇抹得跟刚吃完死孩子似的，个顶个打扮得花枝招展，什么金银首饰、珠宝翠钻，能戴的全戴上，走起路来叮当山响，嘴里头“老爷长老爷短”地叫着，有给他揉肩的，有给他捶腿的，其余的在一旁斟茶递水地伺候着。白脸狼专门吩咐仆人，拿出根上等的棒槌泡在茶壶里，助助自己的元气。此时戏台上亮起灯烛火彩，暖棚里点燃了羊角灯，班主见白脸狼坐稳当了，忙冲文武场面中的鼓老挥了挥手。戏班子的规矩，台底下听班主的，上了台全听鼓老的，他坐的这个位置称之为“九龙口”，从开戏到散席别人可以动，只有他不能动，他的鼓点不起，其余的响器一概不许动。只见鼓老手中两根罗汉竹的鼓键子往下一落，随着一阵紧锣密鼓，这叫“打通儿”，随着锣鼓点止住，台上先演了

一出帽儿戏《天官赐福》，福德星君邀众福神下界，颁赐福禄，张仙送子，财神赠金。这出戏场面热闹、扮相喜庆，句句唱词离不开吉祥话，最主要的是人多，生旦净丑什么扮相的都有，最好的盔头、蟒全亮出来，这叫“亮家底”，一是为了卖弄卖弄戏班子的实力，再一个，上来先把戏箱全折腾开，往后随着唱随着往里收拾，散戏的时候就省事了。台上紧着忙活，朱二面子也没闲着，他之前跟白脸狼在宝乐打过照面，前台不敢去，压低了帽檐，眨巴着一只眼在山庄各处转悠，逢人便问：“您怎么不去看戏呢？”看见有些仆役、厨子、老妈子手里的活儿还没干完，朱二面子便连拉带拽：“我们可是京西头一路的戏班子，十年八年您也不见得赶上一次啊，如今送上门来了，您还等什么呢？赶紧去看几眼，看完了再接着忙活，什么也不耽误！”他要开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人们心头长草，那些烧开水的、收拾灶台的、刷锅洗碗的、擦桌子扫地的、打更巡夜的、角楼上放哨的，全来暖棚中看戏了，前排的板凳座无虚席，后头也挤满了人，踮着脚尖直着眼往台上瞧。

帽儿戏过后，接的是几段折子戏，无非是《龙凤呈祥》《富贵长春》之类的吉庆戏码，再给安排几出靠戏、猴戏、箭衣戏看个热闹，场子热乎了，看戏的也来了兴头，飞来凤这才领衔登台，开演《调元乐》。讲的是三月三王母娘娘寿诞办蟠桃大会，各路神仙前来祝寿，领衔的飞来凤扮成麻姑，在绛珠河畔以灵芝酿酒献与王母。这出戏旦角儿众多，从白花、牡丹、芍药、海棠四仙子，再到王母娘娘身边的四宫娥，还有八仙里的何仙姑，扮相一个赛一个漂亮，满台水袖飞舞、罗裙飘摆，看得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却都不及飞来凤出彩，尤其是给王母娘娘拜寿这一场，借助台上的砌末机关，粉妆玉砌的飞来凤“从天而降”，仿若天女下凡尘，又似嫦娥离广寒，台下的一众人等，全张着嘴看入了神。一出大戏唱罢，飞来凤手捧灵芝仙酒，带着戏子们谢场，在台上站成横排，作揖行礼，拖着戏腔齐声道贺：“恭祝白家大爷，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台底下彩声雷动。白脸狼一双色眼直勾勾盯着飞来凤，一年到头板着的脸，总算露出了一丝笑模样，牙缝里挤出一个字：“赏！”手下应了声“是”，立刻将堆得跟小山似的元宝放在红木托盘里，由四个仆人搭到台上，这是额外赏的，跟出堂会的钱两拿着。飞来凤是班子里的头路角儿，不能自己上手接银子，单有跟包的杂役来接，他自己飘飘下拜施礼称谢，羞答答瞟了一眼白脸狼，低头垂袖、轻摆腰肢退场下台。

按着窦占龙的吩咐，戏班子花足心思，提前排了几出大戏，飞来凤退场之后，台上接演《八仙祝寿》。山庄里的家眷宾客接茬往后看，白脸狼却坐不住了，打从今天一睁眼，脑子里就全是比花赛花比

玉似玉的飞来凤，忍到此时，丹田中的一团火已经顶到了脑门子，抓上茶壶里的棒槌，嘎嘣嘎嘣狠嚼了几口，随即起身离座，吩咐下人不必跟随，背上自己那口宝刀，裹紧身上的斗篷，出了暖棚直奔后台。白脸狼心急火燎，一个人绕到后台入口，推门就要进。班主赶忙拦着：“大爷留步，您不看戏了？”白脸狼冲他一瞪眼：“看什么戏？我找飞来凤！”班主赔着笑说：“大爷大爷，您可不能进去。”白脸狼眉毛一挑：“在老子自个儿家，我还得听你的？”班主说：“不是不是，我怕扫了您的兴啊，怪只怪我之前没跟您说明白，飞来凤他……”班主吞吞吐吐，白脸狼听着着急：“有话快说，有屁快放，飞来凤她怎么了？”班主一跺脚：“飞来凤他他他……他不是娘儿们！”白脸狼听得一愣，还以为自己耳朵上火听差了，一把揪住班主的脖领子：“你待怎讲？”班主愁眉苦脸地又说了一遍：“飞来凤……不是娘儿们！”白脸狼色迷心窍，让这股子火拿得五脊六兽，哪还顾得上那么多，怒道：“滚一边儿去，你以为大爷我没见过娘儿们？是不是娘儿们我也得跟她热闹热闹！”

白脸狼不由分说，将班主推到一旁，一脚踹开屋门。进去的堂屋挺宽敞，几磴台阶通向前台，七八个戏子正在候场，见他面红耳赤背着刀闯进来皆是一惊。白脸狼不理会旁人，往左首一拐，挑开二道门帘子，径直走到最里面一间屋子跟前，推门往里一看，屋中点着几盏油灯，火苗子忽忽闪闪，靠墙摆放着两个戏箱，敞着盖，搭着几件戏袍，满鼻子的香粉味儿闻得人脑袋发晕。身形俏丽的飞来凤，正背对屋门站着，咿咿呀呀哼着小调。白脸狼心说：“分明是个小骚狐狸，怎么可能不是娘儿们！班主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挡白爷的道儿，等腾出手来非得把他收拾了！”他淫笑两声，反手关上门，冲上前去搂抱飞来凤，顿觉骨酥肉软、香气扑面。飞来凤不急不恼地回眸一笑，桃花脸杏花腮樱桃小嘴粉嘟嘟，带着一股子骚劲儿欲迎还拒：“白爷您急什么啊，有劲儿留着炕上使啊，不差这一会儿啊，先容我求您一件事！”唱戏的有句话，“有戏没戏全在脸上，有神没神全在眼上”，飞来凤那一双媚眼，宛如玄月，顾盼生姿，勾得白脸狼欲火中烧，呼呼喘着粗气说：“什么求不求的，那不生分了？要钱白爷有的是钱，要人白爷现在就给你！”飞来凤往白脸狼怀里一倚，纤纤玉指抵住白脸狼的下巴颏：“我有几个关东来的亲戚，久闻白爷威名，想当面给您磕头请安，又怕惹您生气。”白脸狼温香软玉抱在怀中，对飞来凤有求必应：“那生啥气啊？你家亲戚又不是外人，改天叫他们过来，磕了头挨个儿有赏！”飞来凤说：“别改天了，他们已经到了，大爷您稍等！”不等白脸狼应允，飞来凤就跟条泥鳅似的，欠身从他怀中

溜了出去，紧跟着棉门帘子一挑，从外间屋进来四个人，正是窦占龙、海大刀、老索伦、小钉子！

白脸狼稍稍一怔，马上认出了一对夜猫子眼的窦占龙，也认得海大刀，他一辈子杀人越货，仇家遍地，没少遭人暗算，又是草寇出身，担心遭官府缉拿，出门在外自是处处戒备，纵是艺高人胆大，也不敢出半点差池。可他这座山庄壕深墙高，大门一关，出不去进不来，他有宝刀防身，寿宴上一多半是杀人不眨眼的匪类，想不到还真有几个不知死的，竟敢跟着戏班子混入山庄。他不怒反笑，仰天打个哈哈：“怪不得我的宝刀连夜在鞘中啸响，这是该见血了！”屋内空旷，他的嗓门儿又高，震得门窗打战，窦占龙等人身不由己往后退了两步。白脸狼狞笑一声，恶狠狠地说：“来了就别走了，白爷重重有赏！”话音未落，他身形一闪，按雁翅推绷簧，锵啷啷宝刀出鞘。窦占龙睁开夜猫子眼闪目观瞧，分明见到他身后蹲着一头光板儿秃毛的恶狼，裹在阴风惨雾之中，一瞬间仿佛回到了鳇鱼宴上，不由得毛发森竖。三个山匪望着白脸狼手中寒光闪闪的宝刀，也吓得全身发抖！

5

四个人皆是有备而来，相互使个眼色，齐刷刷给白脸狼跪下了。窦占龙从褡裢中捧出宝棒槌，战战兢兢地连声求告：“白爷饶命，白爷饶命，我是杆子帮大东家窦敬山的后人，孙猴子本领再大，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小的有自知之明，绝不敢与您为敌。这一次我们兄弟在关东山逮到个山孩子，拎着脑袋来此献宝，万望您刀下开恩，放我等一条活路！”

白脸狼常年把持着关东参帮，宝棒槌他可见多了，冷眼一瞥看得分明，窦占龙捧出的宝棒槌了不得，那是关东山老把头口中代代相传的“七杆八金刚”，堪称千载难逢的宝疙瘩，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的眼珠子都蓝了，撇着嘴角子一笑：“东西我收下，你们几个的人头我也得要！谁让你们活腻了，自己送上门来找死，待我一刀一个，挨个儿给你们劈了！”说罢跟身进步，抡开宝刀要剁，窦占龙忙说：“且慢，小的我还有一件宝物，如若您饶过我等性命，甘愿拱手奉上！”白脸狼疑心重，贪心更重，仗着宝刀在手，杀这几个人易如反掌，不信他们翻得了天，死死盯着窦占龙：“你还有什么宝物？”窦占龙一手托着宝棒槌，另一只手拿出褡裢中的铁盒：“我们老窦家祖传的乌金铁盒，铁锁用铜水浇死，谁也打不开，

老辈子人供着它，才得以攒下六缸金子。”过去的人大多信这一套，家里供什么神龛佛像、镇宅的宝剑无非是为了求福求财，白脸狼也不例外，转念之间想到窦敬山不过一介凡夫俗子，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论能耐与自己差之万里，凭什么他可以家财万贯、坐享清福，我却要亡命山林、刀头舔血，难不成真是有宝物相助？再看这乌金铁盒邈如旷世、年代颇古，錾刻在盒盖上的金角神鹿栩栩如生，绝非凡物，想必其中有宝！当下里冷哼了一声：“打不开？我的宝刀削铁如泥，一把烂锁何足道哉？”紧接着不由分说，手起刀落。窦占龙只觉一阵罡风袭来，削断了他鼻子尖上的汗毛三根半，再看刀锋过处锁头坠地，铁盒中掉出一个尺许长的画轴。白脸狼不好兴古玩字画，但也不嫌保家发财的古画烫手，拿刀尖一指窦占龙：“打开画让我瞧瞧，若真是宝画，留你个囫囵尸首！”

窦占龙将铁盒放在一旁，磕膝盖点地，爬上前来捡起画轴，对着白脸狼缓缓展开，只见破旧不堪的古画中，绘着一头吊睛白额大虫，行在崎岖的山岭之上，前爪搭着一块青石板，俯低了身形，做前扑之势，虎目圆睁、虎口怒张，露出剑戟般的獠牙。此画虽破，但气势森然，似能听到震撼松林的虎啸之声。画中猛虎也不是寻常草虎可比，但见此虎：背为天罡，腹为地煞；天有十万八千星斗，虎有十万八千毛洞；四个大牙按四季，八个小牙分八节；右耳一点红，避着太阴，左耳一点黑，避着太阳；尾巴上一点青，挂着压脚印；额头上一个“王”字，不吃忠臣；脖子上一个“孝”字，不吃孝子；前蹿一丈惊人胆，后退八尺鬼神忙；当年驮过汉光武，刘秀封它兽中王！

宝画中的松皮云纹，暗藏五雷符，画卷展至尽头，雷符就响了，画中猛虎尾巴一摇，带着一阵狂风扑将出来。白脸狼大惊失色，忙用宝刀去挡，但听咯嘣一声脆响，五尺长的宝刀断为两截！白脸狼惊恐万状，颓然跌坐于地，浑身有如中风麻木。而在宝刀折断的一瞬间，他的头发胡子掉了一半，整个人仿佛苍老了几十岁。窦占龙也拿不住《猛虎下山图》，宝画坠落尘埃，画还是那张画，只不过更加残破。

三个山匪见窦占龙得手，立刻蹿将起来，对着白脸狼抛出三张罗网，要将他兜头罩住，罗网以缠着藤丝的麻绳拧成，坚韧无比，边缘挂着铅坠儿，罩住了甭想再出来。不料白脸狼这个刀头舔血的悍匪，尽管伤了元气，手中半截宝刀仍是锋利无比，仗着久经厮杀，临危不乱，腰杆子发力从地上一跃而起，快刀劈开罗网，却也无心恋战，晃身形夺路而走。山匪岂能容他脱身，他们早把兵刃藏在飞来凤的戏箱里，此时各取兵刃一拥而上。海大刀抡起鬼头刀，老索伦挥动一柄开山斧，小钉子分持两口短刀，将白脸狼围在当中，走马灯似的战在一处！

前头戏台上锣鼓点一阵紧似一阵，后台屋子里打得更是热闹。论身上的能耐，三个山匪没一个白给的，海大刀勇、老索伦狠、小钉子快，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都拼着跟白脸狼同归于尽，连环相击，有攻无守。白脸狼可也不孬，他的宝刀折了一半，也仍是半长不短，使得泼风一般，攻守兼备，全无破绽。若是搁到以往，白脸狼身高臂长，手上的宝刀又长，刀法又快，那仨人早成了刀下之鬼。即便他只有半截刀，三个山匪也占不到便宜，老索伦被削去半个耳朵，小钉子嘴角豁开了花，海大刀肋上也被划开一道口子，满室的刀光斧影，鲜血飞溅。

窦占龙从不曾见过这等厮杀，只听人说白脸狼刀法娴熟，不想如此了得，不说出神入化，也够得上炉火纯青，再不出手，恐怕三个结拜兄弟就要横尸当场了，他急忙扔出金碾子，口中喊了一声“着”！混战之中，白脸狼忽见一道金光落下，他心急手乱，半截断刀抵挡不住，直惊得魂销胆丧，哪里躲闪得开？金碾子不偏不倚打在他头顶上，砸了个满脸是血，眼前一片腥红。常言道“要解心头恨，挥剑斩仇人”，三个山匪趁机冲上来，在白脸狼身上连攮了几十刀。此人啸聚山林一世枭雄，终成了刀下之鬼！窦占龙大仇得报，心中百感交集，说不出是喜是悲，半晌回过神来，仍将宝棒槌、金碾子、《猛虎下山图》收入褡裢，又从死尸手中抠出那柄断刀，割下白脸狼的人头。

说话这时候，前边戏台上《八仙祝寿》正唱到褃节儿上，戏子们倒扎虎、翻筋斗、劈叉、打旋子……为了讨赏挣钱，一个比一个卖力气，台侧的文武场面也是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随着鼓乐齐鸣，八仙共赴瑶池，轮番给西王母献宝。挤在暖棚中的人们，只顾扯着脖子喊好儿，对后台的乱子全然不觉。正眼花缭乱的当口儿，窦占龙拎着血淋淋的人头走上前台，身后跟着三个满身血迹的山匪，吓得台上的王母娘娘和八位大仙慌里慌张往两厢躲，铁拐、玉板、横笛、花篮等法宝扔了一地，锣鼓点也停了。暖棚中离得远的，看不那么清楚，乱哄哄的，不知台上加了什么戏码，哪位大仙拎着血葫芦祝寿？前排有眼尖的，已看出窦占龙手中的半截刀，似乎是白脸狼的宝刀，那个龇牙咧嘴狰狞可怖的人头，也像是白脸狼的首级。窦占龙将白脸狼的人头往上一提，半截宝刀指着台下众人：“你们瞧好了，白脸狼恶贯满盈，这就是他的报应！”

窦占龙拎着人头使劲一扔，落在地上骨碌碌乱滚，这一下可炸了营，丫鬟老妈子及一众女眷吓得花容失色，连声惊叫。戏台底下的那么多人，至少有一多半是刀不离身的亡命徒，睡觉手里都得攥着刀，他们可不干了，当家主事的顶梁柱死了那还得了？登时凶相毕露，纷

纷拔出利刃，叫嚷着要往台上冲，恨不能把窦占龙等人当场剁成肉馅儿。紧要关头，飞来凤从后台闪身而出，祭起那面彻地幡，卷着一道黑烟坠地，正插在人群当中。众人来不及分辨，但听轰隆隆一阵巨响，尘埃陡起，齐着暖棚的四个边，地面塌下去七八尺深。白脸狼的妻妾儿孙、走狗爪牙、前来贺寿的山贼草寇，加上丫鬟、奶妈、伙夫、车把式、轿夫、门房……连同暖棚里的桌椅板凳炭火盆，一齐陷在坑中，你压着我、我砸着你，吃了满嘴的碎土，谁也爬不上来，有被踩在脚底下的，当时就咽了气。

原来窦占龙早已托付飞来凤，焚香设坛，拜请黑八爷，调遣七十二窟擅长钻沙入地的獾子，从四周穴地而入，挖空了戏台前的场院。另有两条地道，从山庄外直通进来，埋伏着老索伦从关外找来的二三十号山匪。这伙人跟白脸狼不共戴天，得知要来宰杀他的满门家小，个个提着十二分的血气，正等得焦躁，忽听场院中天塌地陷一般，碎土坷垃稀里哗啦往下乱掉，心知海大刀等人得手了，立刻从地道口钻出来，直扑戏台前的场院，其中一半与海大刀等人兵合一处，争着砍杀陷在土坑中的对头。海大刀、老索伦、小钉子也杀红了眼，纵身跃下戏台，踩着陷坑中的人，不问男女，不分良贱，见人就杀，逢人便宰，如同割麦子一样，有脑袋的就往下扒拉。陷坑里人挤人人摞人，纵有悍勇擅斗之辈，也苦于挣扎不出，只得眼睁睁地抻长了脖子等着挨刀，惨呼哀号之声不绝于耳。飞来凤暗觉杀戮太过，有心劝海大刀等人放过无辜，怎奈山匪杀得兴起，根本拦阻不住，只得听之任之。一众山匪从陷坑这边杀到陷坑那边，身上、脸上、发辫上、兵刃上沾满了鲜血，跟打血池子里捞出来似的，还觉得不解恨，又翻回头挨个儿补刀，这叫按住葫芦抠籽儿——一个不落！

另一半山匪由朱二面子引着，杀奔摆流水席的厢房。此时仍在划拳斗酒的匪类，无不是贪杯嗜酒之辈，喝了整整一天，一个个醉眼乜斜，坐都坐不稳当，也想不到山庄里会出乱子，被一众山匪杀了个措手不及，转眼间横尸遍地，抱着酒坛子就去见阎王爷了。腥风血雨过后，海大刀又带着兄弟们在山庄里四处搜寻，遇上喘气儿的就是一刀，杀了个鸡犬不留，墙窟窿里的小耗崽子都扒出来挨个儿掐死。朱二面子人㞞货软不敢抡刀使枪，跟在山匪身后煽风点火，叫骂助威，也不知道他从哪弄来个大口袋，瞪着一只眼珠子，看见什么值钱的捡什么，什么金碟子、金碗、金夜壶……半夜摘茄子——有一个算一个，全塞进了他的大口袋。众山匪也是贼不走空，杀人之余能划拉多少就划拉多少，将白府上下洗劫殆尽。

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杀了这么多人，窦占龙不敢让一众山匪在此久留，指点他们带着劫掠来的财货，连夜北返，躲到关外避一避风

头，只留下三个结拜兄弟，等这阵子风头过去，设法卖了棒槌再回关外。他见戏班子的人躲在台边上，玉皇蹲着，王母缩着，灵官抱着脑袋，天王的宝塔也扔了，甭管什么扮相的，到这会儿全不灵了，胆小的眼都不敢睁，只剩下哆嗦了。窦占龙忙将班主拽过来，塞给他一沓银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谁也兜不住，趁官府还没追究下来，你们赶紧远走高飞，重打锣鼓另开张，再也别来口北了。"班主怎敢不应，接过银票，行头锣鼓全不要了，带着戏班子几十号人逃出了山庄。

一切安排妥当，众人做鸟兽之散。窦占龙带着朱二面子、飞来凤先回皮货栈，海大刀、老索伦留下放火，想把这么大的山庄烧连了片，那多少也得费点力气。小钉子则趁着月黑风高，把白脸狼的人头挂到堡子门口，使得天下皆知。走在半路上，窦占龙望见身后火起，直烧得毕毕剥剥，烈焰腾天，心下一阵怅然："想想当年白脸狼怎么血洗的窦家庄，再瞧瞧他这一庄子人是怎么死的，真可谓因果相偿，一报还一报！我擅取天灵地宝，会不会也有报应？凭着我这一身神鬼莫测的本领，再加上那头宝驴，能不能躲得过报应？"正当窦占龙患得患失之际，飞来凤对他说道："窦爷，此间大事已了，按咱们之前说定的，你该交出七杆八金刚，由我再次埋到九个顶子。"窦占龙以前琢磨不透，为什么憋宝客贪得无厌？直到将鳖宝埋在自己身上，他才洞悉其中的秘密，鳖宝是可以聚财，但你得拿天灵地宝养着它，否则自身精气血肉，迟早会让鳖宝吸干，那还有个完吗？为了杀白脸狼报仇，他迫于无奈用了鳖宝，仗着埋得不久，三五年载之内剜出来，还不至于变成鳖宝的傀儡。再加上之前应允了飞来凤，杀掉白脸狼之后，甘愿奉还宝棒槌。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自不肯食言而肥，因此告诉飞来凤："你尽可放心，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绝无反悔之理，只不过宝棒槌是我三个结拜兄弟千里迢迢从关外背来的，容我跟他们打个招呼，再让你把东西带走。"

屋子里说话外边有人听，大道上说话草坑里有人听，朱二面子背着一口袋金银细软走在后头，飞来凤问窦占龙要宝棒槌的话，他可听得一清二楚。一行人前后脚回到皮货栈，朱二面子悄悄跟三个山匪嘀咕了几句。经过一夜厮杀，个个一身血污，也顾不上多说，忙着烧水沐浴换衣裳，又点火焚化了血衣。朱二面子摆出提前备下的酒肉，六个人围桌坐定。经此一事，窦占龙早成了众人的主心骨，他斟满一杯酒，举杯说道："咱们联手杀了白脸狼，不仅报了仇出了气，也替关东老百姓除了一害，当真可喜可贺，我敬各位一杯。"三个山匪和朱二面子，酒到杯干，齐声称快。小钉子挑着大拇指对窦占龙说："咱往后都是好日子了，应当我们敬你才对！"海大刀也说："老四指点

咱们找到棒槌池子，刨出那么多棒槌，让兄弟们发了财，又经你布置，干掉了咱的死对头。哥哥我做一个主，不论这一次卖棒槌能得多少银子，你拿一半，我们仨拿另一半，带回关东山给大伙分了。”窦占龙却不敢居功：“只凭我一个人，可干不成这么大的事。三位兄长如若瞧得起我，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海大刀笑道：“老四你咋还客气上了？有什么话尽管开口！”窦占龙说：“能不能把宝棒槌让给我？其余的卖多卖少我分毫不取，全是你们仨的！”

三个山匪闻言均是一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怎奈海大刀刚才的弓已经拉满了，话赶话说到这儿，他又是个红脸汉子，怎么可能不答应？哈哈一笑：“我当啥事呢，没你指点，谁逮得住山孩子？那就该是你的，卖棒槌的银子也得分给你！”老索伦心眼儿多，他问窦占龙：“白脸狼已死，没人挡道儿了。宝棒槌非同小可，卖给八大皇商，银子要多少有多少，献给朝廷，高官厚禄也是唾手可得。我想问老四你一句，你拿了宝棒槌，打算干啥？”窦占龙跟他们一同出生入死，心中早就没有了芥蒂，当下直言相告：“不瞒三位兄长，我之前跟飞来凤说定了，他助咱们杀掉白脸狼，事成之后，让他带走宝棒槌！”三个山匪听罢，脸都沉了下来，相互厮觑着，谁也没吭声。

飞来凤打坐下来就没说话，毕竟诛杀白脸狼是人家哥儿几个的事，他出手相助为的是七杆八金刚，所以一直在旁边捏着酒杯察言观色，发觉情形不对，忙对海大刀等人说：“七杆八金刚乃关东山镇山之宝，不可擅动，还望几位大哥高抬贵手，让我带走宝棒槌，今后有缘，定当回报。”没等别人开口，朱二面子头一个不干了，猛地一拍桌子，指着飞来凤破口大骂：“我早看出你没安好心了，光着屁股串门——忒不拿自己当外人了，宝棒槌是你种的？关东山是你堆的？山里生土里长的棒槌，谁抬出来就姓谁的姓，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想恶吃恶打，当下一个白脸狼啊？少廉寡耻的烂货，还他娘的捏着半拉装紧的，宝棒槌喂了狗也不能给你！”别看飞来凤是久走江湖的“老合”，可也没听过这么牙碜的脏话，被骂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牙关咬得嘎嘣响。窦占龙没想到朱二面子横插一杠子，说翻脸就翻脸，赶紧拦着他，不让他乱掺和。朱二面子这才刚骂上瘾，不顾窦占龙的劝阻，梗着脖子叫嚷：“舍哥儿，不是我这个当姐夫的说你，你怎么能让飞来凤迷了心窍？头一次见着他，我就瞧出他不是个好鸟，你随便玩玩我不管，来真格的可不行。他飞来凤整天拿仁义礼智信当戏唱，抠着腚爬墙头—— 自个儿抬自个儿，两河水儿养出来的鳖羔子，烂莲藕坏心眼儿，猴拉稀坏肠子，娄西瓜一肚子坏水，黑心萝卜坏透膛了，凭什么让他带走宝棒槌？”朱二面子一脸狰狞，穷凶极恶，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挥着两条胳膊，十指如同钢叉，口吐莲花滔滔

不绝，唾沫星子满桌子乱飞。他常年管横事，嘴上没有把门儿的，何况又喝了不少酒，脑门上暴起青筋，脸变成了猪肝色，一句比一句难听，您甭看刚才杀人放火时显不出他，论着骂人，他单枪匹马能骂退十万天兵天降。直骂得名伶飞来凤手捂胸口，浑身打哆嗦，气儿也喘不匀了，眼瞅着眉头直竖，印堂上泛起一阵黑气，伸手拽出了彻地幡，当场便要翻脸！

这么一闹，窦占龙落了个里外不是人，只得说好话打圆场，屁股变成了捻捻转儿，劝完了这边劝那边。三个山匪早有防备，趁窦占龙拦着朱二面子，互相使了个眼色，小钉子突然纵身上前，飞起一脚踹倒了飞来凤。海大刀腕子一翻，手中已多了一柄牛耳尖刀，他不容飞来凤起身，左手抓住发髻，右手将刀往心口窝子掇下去，这一刀又稳又狠，避开肋条骨插心而过，扎了个透膛。飞来凤当场毙命，彻地幡落地化为乌有。老索伦扯开飞来凤背上的包袱，翻出一个乌木牌位，扔在地上拿斧子劈了。窦占龙拦得住一个拦不住四个，眼瞅着人也杀了，牌位也砸了，急得他一抖落手，心说："飞来凤助众人报仇，却惨遭横死，这个祸可闯大了！"

海大刀擦去了刀头上的鲜血，让老索伦和小钉子将尸首抬去烧了，见窦占龙脸上不好看，劝道："兄弟，飞来凤身上有邪法，哥儿几个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他迷了心窍，将七杆八金刚拱手送人。可不是为贪图你的东西，既然定下来宝棒槌给你，绝没有变卦那一说。"朱二面子也跟着敲打边鼓："舍哥儿，你可不能怪他们，更不能怪我，我得替你姐看顾着你啊，正所谓'发财遇好友，倒霉遇勾头'，你仔细想想，谁轻谁重，谁远谁近？千万别胳膊肘往外拐犯了糊涂！"窦占龙心说："我早知道飞来凤是胡家门的香头，这还用得着你们告诉我？换二一个人引得出白脸狼吗？挖得了那么大的陷坑吗？"老话说"临崖勒马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事已至此，窦占龙也无话可说了，因为海大刀等人救过他的命，又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生死弟兄，只怪自己擅作主张，没跟兄弟们商量，便即应允了飞来凤。无奈之余，又抬起头来狠狠瞪了一眼朱二面子，甭问也知道，肯定是他在背后撺掇的！

此后一连几天，窦占龙右眼皮时不时地乱跳，愈发觉得心中有愧，始终是神不守舍，一到夜里就恍恍惚惚，总能看见飞来凤的身影在眼前乱晃，满脸是泪，边哭边唱！

第九章 窦占龙赴宴

1

吃羊吃到尾巴尖儿才是最肥的，书到此节，最热闹的地方也该来了！且说窦占龙等人躲在皮货栈中暂避风头，只派朱二面子去堡子里打探消息。天一亮城里就传遍了，即便口北不是关东山，试问谁不知白脸狼是杀人无数的刀匪？落得此等下场，正是他的报应！以往没人敢说，如今血淋淋的人头挂在城门口了，山庄也烧了，树倒猢狲散，谁还怕他？衙门口以前收了白脸狼的银子，只顾着闷声发财，反正他也没在此地杀人越货，眼见这个人死了，只当断了一条财路，宣称是刀匪分赃不均引发内讧，胡乱抓几个顶命鬼砍了销案。

接下来的几天，海大刀等人留在皮货栈陪着窦占龙，没事儿就劝他，说什么江湖险恶，吃饭防噎，行路防跌，飞来凤一身邪气绝非善类，一刀宰了才是永绝后患，用不着往心里去。朱二面子遭了窦占龙的冷眼，惹不起躲得起，仍是早出晚归，可着口北转悠，茶楼酒肆，窑子宝局，哪儿人多往哪儿扎，想听听人们怎么议论此事。马上该过年了，各家各户门口贴满了对联、横头、大纸、常千。所谓大纸，通常是七寸见方的五色彩纸，一幅四块，写上“天官赐福、春满人间、抬头见喜、四季平安”，贴在门头上，两个下角粘上三四寸长的红纸条，小风一吹，沙沙作响。常千比大纸略小，上有镂空刻花，年味十足。街巷间明灯放炮，敲锣打鼓，堡子外的老百姓赛马迎喜神，马鬃马尾都拴着红布条，远处燃起大堆旺火，过往之人争相给火堆上添柴。腊月将尽，军民人等忙着过年，民不举官不究，谁还在乎掉了脑袋的白脸狼？

朱二面子回到皮货栈，不提自己如何花天酒地挥霍钱财，只将在堡子里所见所闻说了一遍，各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只有窦占龙心神不宁。朱二面子兴冲冲地告诉众人：“正月十五灯节，口北八大皇商在玉川楼摆酒设宴，要跟咱们商量商量，那两百多斤棒槌怎么卖。”海大刀也对窦占龙说：“老兄弟，咱从九个顶子刨出来的两百

多斤棒槌还得卖，深山老林里那么多穷哥们儿，全指望着这个吃饭呢。俺们几个又不是买卖人，不会跟做生意的打交道，你老四可不能当甩手掌柜的！”窦占龙这才明白，又是朱二面子出的馊主意，打着海大刀的旗号，跟八大皇商做起了买卖，恼怒之余不禁扪心自问：“山匪虽然抢了不少财货，却仅是浮财而已，没什么宝条银票，贺寿的金碟子金碗，还都落在了朱二面子手上。我取宝发财易如反掌，可是各有各命，你给山匪和朱二面子搬来金山银山，使之一朝暴富，对他们来说反倒是祸非福。我不妨再帮他们一次，全了救命之恩、结义之情。做完这桩买卖，我算是对得起他们了，到时候我远走高飞，今后让朱二面子跟着他们仨混就得了！”朱二面子只想卖完宝棒槌跟着分一杯羹，见窦占龙不吭声，便在旁劝道：“八大皇商手握龙票，替朝廷做生意，个个财大气粗。在人家看来，咱那两百多斤棒槌的买卖，小是不小，可也大不到哪儿去，杀鸡用不着牛刀，不至于八个大东家全到场。之所以在玉川楼摆酒设宴，无非是想让咱带着七杆八金刚过去，给他们开开眼，沾一沾宝气，咱可不能驳了人家的面子。”海大刀等人也连声称是：“有宝棒槌做底，不敢说跟八大皇商平起平坐，他们也得高看咱一眼，咱这是墙头儿上拉屎—— 露大脸了！”窦占龙见朱二面子和三个山匪正在兴头上，不便再泼冷水，寻思着：“八大皇商总不至于明抢，做生意的和气生财，给他们看一看倒也无妨。何况七杆八金刚在我手上，谁又抢得走了？大不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纵然搬来都统衙门的官军，又能奈我何？”

玉川楼是口北数一数二的大饭庄子，坐落在堡子里最繁华的中街上，门楼高耸、堂宇宏丽，大门两侧挂着一副对联：“闻三杯状元及第，饮两盏挂印封侯”，一楼为散座，楼上设两排雅间，后头是个大花园，可赏亭台水榭，难得的雅致，这可不是给老百姓预备的，能进雅间的无不是达官显贵、富商巨贾。到了正月十五这天，仍是十分寒冷，天上阴云密布，北风卷起碎冰碴子，打在脸上跟针扎刀刺一般。日暮时分，窦占龙等人身穿大皮袄，头戴暖帽，耳扇放下来捂住耳朵，跨马骑驴来到堡子里。按旧例说来，这天算是一个小过年，天上云遮月暗，雪霰霏霏，各家商号门前高挂花灯，五色装染，灯火绰约。奶奶庙前香客云集，堵住了庙门口。街面上踩高跷的、扭秧歌的一队紧接着一队，大闺女小媳妇儿拎着从糕点店买来的元宵、南糖，三五成群有说有笑，小孩举着冰糖葫芦来回跑，一派安逸祥和的景象。窦占龙等人穿街过巷来到玉川楼，今天他们是八大皇商的贵客，掌柜的带着堂倌远接高迎，给这几位让到楼上最大的雅间落座，牲口牵到跨院饮喂。八大皇商已经等候多时了，八个大东家，个个面色红润，穿着滚金绣银的长袍马褂，纽襻上拴着手串、胡梳、金杠各有不

同，腰间挂着荷包、吊坠、锦绣的香囊。其中有一位范四爷，正是去年收他们棒槌的皇商大东家，玉川楼也是人家捎带脚开的，不为挣钱，只为交朋聚友，办事方便。双方逐一引荐，分宾主落座。小伙计递上热毛巾，沏上茉莉花茶，摆上俗称“开口甜”的四干果四点心，四个干果碟有黑白瓜子仁、去皮的糖炒栗子、裂口的榛子、核桃仁又叫长寿果，四碟点心分别是高佛手、马蹄云、五蜜蜂糕、绿豆酥，额外还给每人上了一小碗元宵。不是财迷舍不得多给，粘食不能多吃，吃多了跟酒犯冲，应个节尝尝就得了。吃完了元宵，再换杯茶水漱漱口。随着东家一声吩咐，跑堂的铺罢了糖碗、压桌碟，吆喝着搬酒上菜：酒是当地“明缸坊”上等的红煮酒，烧酒里泡上青梅、冰糖，入砂锅煎煮，酒液呈紫檀色，甘醇浓郁；菜也体面，蛤蟆鲍鱼、炖大乌参、通天鱼翅、一品官燕、桂花干贝、口蘑膏肝……皆为当地难得一见的珍馐，八大皇商再有钱，平常也不敢这么造，这都赶上招待王爷了！

朱二面子厚着脸皮反客为主，眯缝着一只眼睛，又给这个斟酒，又给那个布菜，点头哈腰地说着奉承话，来来回回不够他忙活的。酒过三巡，范四爷神神秘秘地卖了一个关子：“诸位诸位，你们听没听说，咱口北出了一件大事——白脸狼死了！”朱二面子装傻充愣：“白脸狼？谁是白脸狼？”范四爷“哎”了一声：“你们几位不是常年在关外刨棒槌吗？怎么会不知道把持着参帮的白脸狼？”朱二面子故作吃惊，瞪大了眼珠子：“噢……那位白家大爷啊，不能够吧，他……他怎么死了？”范四爷呵呵一乐：“我还能骗诸位吗？脑袋让人剁下来了，挂到城门楼子上了，眼珠子凸凸着，舌头吐出半尺来长！”众人有的吃惊，有的诧异，也有的不屑。

范四爷看了看几个山匪，话锋一转：“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白脸狼到口北，可不是奔着我们来的，他是死是活，都不耽误咱们之间做买卖。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冒昧地问一句，你们几位谁做得了主？”朱二面子嘴上没把门儿的，又抢着说：“海大刀海爷是大把头，他以前做过骁骑校，在关东山一呼百应！”范四爷之外的七位皇商，纷纷冲海大刀抱拳拱手，连称：“失敬失敬，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海爷相貌魁伟，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一看就是办大事的；白脸狼这一死不要紧，关外的参帮群龙无首，我们今后只能找海爷收棒槌了！”这就叫生意人，尽管身份地位相差悬殊，可为了赚钱，说几句拍马屁的客套话还不容易？唾沫星子又不费本钱。海大刀一介武夫，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这么多年一直受着白脸狼的气，钻山入林、餐风饮露，耳朵里几时听过这么顺溜的话？让八个大东家这么一通捧，都快找不着北了，端起杯来一饮而

尽。范四爷站起身来，端着酒壶酒杯走过去，又亲自给海大刀斟了一杯酒，满脸堆着笑说："海爷，听说几位在关外刨了不少棒槌，其中还出了个老山宝，号称是七杆八金刚，虽然还没见着货，可我们老哥儿几个信得过海爷您，咱以往打过交道，又都是敞亮人，您这批货无论多少，我们全要了，您看成吗？"海大刀见范四爷一脸诚恳，心想："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人家财大气粗，拿着龙票替皇上做买卖，能跟挖棒槌的坐一桌喝酒，还那么客气，我可不敢妄自尊大，虽说宝棒槌许给老四了，他不是也得卖吗？卖给谁能有八大皇商出的价钱高？"念及此处，他连忙起身，满应满许地答道："行啊，只要价钱合适，它就归您了！"范四爷喜出望外："海爷爽快！那咱一言为定了，您尽管开个价，咱不着急啊，想好了再张嘴，只管蹦着脚往高了要，绝不能够让您几位吃亏。来来来，咱们先干了这杯酒，等待会儿吃饱喝足了，咱再换个地方，我带你们几位寻点乐子去！"

海大刀暗自得意，谈买卖也不过如此，手上的货硬，不愁卖不了大价钱。刚要举杯，窦占龙突然起身，拦住他说："大哥且慢，咱可有言在先，你把宝棒槌许给我了，带到玉川楼，只是让八位大东家看上一看，我可没说过要卖，你不能替我做主！"

范四爷莫名其妙，攥着酒壶端着酒杯，满脸尴尬地愣在当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人家刚才问得清楚，海大刀是当家主事之人，怎么还有不认头的？这是要耗子动刀—— 窝里反了？其他几个皇商也大眼瞪小眼，闹不清盐打哪咸，醋打哪酸。海大刀也没想到窦占龙会当众让自己难堪，眼瞅着闹僵了，一张脸憋得如同紫茄子皮，半晌说不出话。朱二面子忙打圆场："舍哥儿舍哥儿，你喝大了，怎么见了真佛还不念真经？口北八大皇商富可敌国，咱的宝棒槌不卖给他们卖给谁去？谁出得了那么多银子？"窦占龙只觉一股子邪火直撞顶梁门，两个夜猫子眼一瞪："你是哪根葱？轮得到你拿主意吗？"朱二面子闹了个不吃烧鸡吃窝脖儿，却不敢顶撞窦占龙，因为他比谁都明白，自己能在这一桌人里混，全指着窦占龙，真翻了脸没法收场，以后没了靠山，吃谁喝谁去？只得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怎么冲我来了？行了，全怨我了，舍哥儿你也别着急，我不掺和了还不行吗？"说完话，臊眉耷眼地出了雅间。

范四爷碰了个钉子，在座的皇商一齐把目光投向肖老板。他是八大皇商之首，五十多岁的年纪，个头儿不高，横下里挺宽，一张大圆脸，长得挺富态。口北的牲口驴马市都是肖家的买卖，皮张、棒槌、药材生意做得也大。肖老板不知道先前的事儿，适才也并未留意窦占龙，见此人岁数不大，但是话语轩昂，十分的硬气，一双夜猫子眼冒着精光，吃不准是什么来头，可既然刚才说了是海大刀当家主事，那

也犯不着跟你多说，还得挑一挑事儿，卖主乱了方寸，这个买卖才好做，便转过头来问海大刀：“我说海爷，你们几位当中，不该是您说了算吗？”海大刀看了看老索伦和小钉子，又看了一眼窦占龙，他让窦占龙撅了几句，上不去下不来的，也觉得颜面扫地，可是当着外人，怎么着也不能跟自己兄弟唱反调，他给肖老板赔了个不是：“实不相瞒，没我这老兄弟，我们刨不出这个宝棒槌，之前我也是说过，宝棒槌给他了，只怪我刚才多喝了几杯，嘴上一秃噜，又许给你们了，一个闺女找了两个婆家，这……这可咋整？”

多大能耐多大派头，肖老板听懂了其中的缘由，一不急二不恼、三不慌四不忙，只是略一点头，笑着对窦占龙说：“这位兄弟，你甭看外人叫我们八大皇商，名号连在一块，其实我们各忙各的生意，三两年也聚不齐一次，为什么今天全来了？一来是想开开眼，见识见识你的七杆八金刚，沾一沾宝气；二来你再好的货也得有买主儿不是？我们是为挣钱，你也是为挣钱，俗话说‘人要长交，账要短算’，你抬抬手，把宝棒槌让给我们，咱一份生意一份人情，来年接着做大买卖，别的地方不敢提，在口北这个地界，我们哥儿几个多多少少还能说了算！”肖老板张了嘴，说出来的话半软半硬，另外几位东家也跟着帮腔，死说活劝非要买下宝棒槌不可。窦占龙刚才一怒之下赶走了朱二面子，他自己也挺别扭，觉得不该发那么大的火，可一说到“七杆八金刚”，就仿佛要摘他的心肝一样，是无论如何不肯卖。肖老板不明白窦占龙为什么这么死心眼儿，索性把话挑明了：“你是信不过我们，觉得我们出不起价钱？还是说打算献给朝廷，求一个封赏？要不然咱先不谈买卖，你把宝棒槌拿出来，让我们几个见识见识行吗？”窦占龙只是摇头，你有千言万语，他有一定之规，按着褡裢不肯放手。

有星皆拱北，无水不朝东，凡是到口北做生意的，谁不踪着八大皇商？尤其是肖老板，在口北德高望重，手里攥着龙票，替朝廷做生意，有几个人敢驳他的面子？以往的买卖，都是别人求着他们，而今反过来求别人，这就够可以了，见窦占龙一个外来的行商，竟然如此不识抬举，不由得暗暗恼怒，大圆脸越拉越长，明明像个西瓜，此时却跟竖起来的冬瓜相仿。可终究是生意人，心里头再怎么恼火，场面上的话也得交代几句。当下站起身来，冲窦占龙和三个山匪一拱手：“买卖不成仁义在，既然各位不肯卖，我也不便强求。我们先回去，稍后有商号中的大柜二柜过来，再谈谈其余的棒槌怎么收，当然了，卖与不卖也在你们。行了，你们吃着喝着，都记在我账上，恕不奉陪了！”说罢袖子一甩，带着另外七个财东，气哼哼地出了屋。

一场酒宴，不欢而散，雅间里只剩窦占龙和三个山匪了。窦占龙没想到八大皇商重金利诱，海大刀他们仨没一个吐口说要卖掉宝棒槌的，虽是落草为寇的山匪，却不是因利结交的小人，心下十分感激，换了几个大碗，搬起坛子倒上酒，端着酒碗给海大刀赔罪。海大刀已经喝多了，满嘴酒气地说："宝棒槌是你的，你说不卖，那指定不能卖。咱一个头磕地上，同生共死，不能够为了银子，损了兄弟之间的义气！俺们仨为啥跟飞来凤过不去？不是舍不得宝棒槌，而是担心你着了他的道儿！俺们在山里那么多年，啥玩意儿没见过？一块砖头也能绊倒人，白脸狼尚且让飞来凤坑了，何况是你呢？迟早不得吃亏吗？"窦占龙心下感激，有大哥这番话，不枉兄弟们结拜一场。小钉子为人也爽快，说话办事嘁里咔嚓："什么八大皇商，大不了不跟他们做买卖了，没了白脸狼把持参帮，咱刨了棒槌还愁卖吗？"老索伦却说："老四，二哥问你一句，你为啥不肯卖宝棒槌？"窦占龙说："二哥是明白人，看出了我的心思。你听他们那个话说的，价钱由咱们定，要多少钱他们给多少钱，你让他们给咱一座金山，他们拿得出来吗？八大皇商财势再大，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买卖人我最清楚，做生意将本图利随行就市，绝不可能这么论价。咱跟他们狮子大开口说了价钱，他们掏不出钱怎么办？在我看来，他们根本没打算买，正所谓'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十之八九是包藏祸心！"老索伦点了点头："八大皇商盘踞口北已久，在当地的势力不小，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咱可得多加小心！"海大刀心性耿直，想不到那么多，听他们二人说完，这才觉得不对劲儿："口北不能待了，咱连夜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钉子满不在乎："你们是江湖越老，胆子越小，八大皇商又不是山贼草寇，怎能明抢暗夺？一旦传扬出去，以后谁还敢跟他们做买卖？"老索伦一摆手："世道险恶，人心叵测，不可不防！"

正说话间，忽听楼下传来几声劈着音儿的驴叫。窦占龙打开窗子，探头往楼下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此刻西北风刮得呼呼作响，天上黑云遮月，长街灯影摇晃，两端冲出几千个要饭花子，手持火把围住了玉川楼，逛花灯的人早都跑没影了。海大刀见势头不对，招呼三个兄弟赶紧走，话没落地，已有许多恶丐蜂拥而入，楼梯被震得咚咚咚直响。小钉子抬脚把门踹开，只见过道上挤满了恶丐，一个个蓬头垢面、龇牙咧嘴，一个比一个丑，一个赛一个脏，手中拿着打狗棍、铁绳、铁索、钢刀，如同森罗殿前的阴兵鬼将。为首的是个大胖子，约莫五十来岁，脸上松皮垮肉，长了无数脓包，有的往外流黄脓，有的结了暗红色的血痂，两个眵目溜丢糊的眼珠子眯缝着，四五层下巴叠在腔子上，脑后梳着一条金钱鼠尾的发辫，一手攥着四尺多

长的杆棒，粗如鹅蛋，亮似乌金，另一只手上托着个破砂锅子，肩搭一件团龙褂子，身上的棉袄上打了两个补丁，天寒地冻也不嫌冷，露着半截小腿肚子，光着两只大脚，腿上、脚上长满了脓疮，比癞蛤蟆皮还恶心，晃着身子咣咣咣往前一走，踏得楼板突突乱颤，只听他哇呀呀一声怪叫："不识抬举的球货，透你娘的牙叉骨，方才交出七杆八金刚，尚可给你们留个囫囵尸首，如今也甭交了，等爷爷我抢了宝棒槌，再将尔等千刀万剐，剁碎了喂狗！"

2

一个家一个主儿，一座庙一尊神，为首的那个大胖子，正是口北丐帮锁家门的鞭杆子"老罗罗密"！窦占龙没见过也认得出来，之前让朱二面子打探过，提到祭风台二鬼庙的老罗罗密，整个口北，乃至宣化、大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人祖上本是一位王爷，长得又高又胖，膂力过人，却染了一身怪病，脚底流脓，身上长癞，他这毛病还传辈儿，子孙后代也是如此，请了京里多少名医，喝了多少汤药丸散，用了多少砭石针灸，始终治不好。民间谣传，说这是冲撞了癞蛤蟆精，染了无药可治的毒疮，俗称"花子疮"。据说得了花子疮的人只许受罪，不能享福，吃残羹冷炙，穿粗布裤褂，睡干草垫子，出门不能骑马乘车，稍微舒坦一点，癞疮便严重一分，直至最后全身溃烂而死。当年风言风语传遍京城，老皇上传下口谕，贬他当个世袭罔替的"穷王爷"。当时口北乞丐甚多，时常骚扰商户，结伴强讨，卧地诈伤，官府也管不了，长此以往，恐成大患，派他去口北，统领丐帮锁家门，管束地方上的流民乞丐。皇上金口玉言，王爷不愿意去也得去，带着一肚子怨气来到口北，当上了锁家门的鞭杆子。毕竟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王爷，文韬武略有的是手段，他也是让癞疮拿的，憋着一肚子毒火，执掌锁家门以来，便立下一个规矩——凡在他管辖地盘上讨饭的乞丐，有一个算一个，一律先打上三十杀威棒，打得皮开肉绽，哭爹叫娘，挺不过去的当场毙命，相当于剔除了老弱病残，仅留下悍恶之辈。

锁家门占据了城外祭风台二鬼庙，穷王爷从花子堆里挑出一伙恶丐充当打手，跟着他吃香喝辣，其余的叫花子过得猪狗不如。祭风台四周有很多荒废的砖窑，地上铺一层烂草，几十个叫花子挤在一间破窑里，站不能直腰，躺不能伸腿，白天分头出去乞讨，按时回来点卯，哪个违反帮规，轻则罚跪、打板子、剁手指、割耳朵，重则抽筋

扒皮、剜眼珠子，绝不姑息，一众乞丐为了活命，只得逆来顺受。在穷王爷的统领下，锁家门的势力越来越大，招亡纳叛来者不拒。传至这位老罗罗密，同样是一身癞疮，脾气比祖上还暴躁，而且阴狠歹毒、喜怒无常，横行口北不可一世，论耍赖谁也比不了他，门下弟子成千上万，比官府势力还大，俨然是个土皇帝。八大皇商的买卖做得再大，银子挣得再多，也惹不起老罗罗密，口北各个商号都有锁家门的“飞来股”，什么叫飞来股？一不投银子，二不出人，年底下还得给他分红付息，少给一个大子儿，轻则搅黄了你的买卖，重则让你家破人亡，口北的八大皇商得拿他当祖宗一样供着。

前几天，朱二面子到处吹嘘，说他们手上有关东山的天灵地宝七杆八金刚。锁家门的乞丐遍布口北，大街小巷无孔不入，成天竖起耳朵听着风吹草动，消息传到老罗罗密耳中，恨不能立时吞了宝棒槌，治他身上的癞疮，有心直接抢夺，又怕损了天灵地宝，因此按兵不动，等待时机。窦占龙他们怎么杀的白脸狼，怎么放火烧的山庄，瞒得过官府，可瞒不过锁家门的乞丐。老罗罗密吩咐八大皇商，在玉川楼摆酒设宴，让那伙人带着宝棒槌过来，借着谈价的机会抢下来，他率领手下恶丐布下天罗地网，只等抢了宝棒槌，再把那几个关外来的球蛋赶尽杀绝，不料对方起了疑心，说什么也不肯拿出宝棒槌，酒宴之上气走了八大皇商。老罗罗密暴跳如雷，招呼群丐围住玉川楼，一马当先冲了上来！

窦占龙等人见恶丐来势汹汹，又听为首的老罗罗密大声叫嚣，才明白锁家门的恶丐盯上了天灵地宝，怪自己一时疏忽，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大皇商身后还有个老罗罗密。此时过道上、楼梯上挤满了乞丐，个个咬牙切齿、横眉立目，有如酆都城中的索命鬼卒，再想走可来不及了。只听老罗罗密一声令下：“拿下四个球货，酒肉管够！”群丐为了抢头功，争先恐后往上冲，登时挤塌了半边木板墙。海大刀和老索伦出来赴宴，身边没带长兵刃，情急之下一人抓起一把椅子，抡开了往冲在前边的乞丐头上乱砸，二楼雅间里的椅子皆为实心硬木，上头还镶着铜边，挨着谁，谁就是头破血流，打得那些乞丐连滚带爬，哭爹叫娘。小钉子身法迅捷，手持两柄短刀，围着桌子东钻西绕，也一连捅伤了三四个对手。怎奈乞丐来得太多，在楼上摆开了“肉头阵”，其中不乏亡命之徒，又有手持掩身棒子的老罗罗密坐镇，哪个胆敢后退？

窦占龙见势不妙，想扔出金碾子去打老罗罗密，但是酒楼上过于狭窄，人又太多，根本施展不开。四个人且战且退，撤到窗户底下，有心跃下去夺路而逃，可是玉川楼下也是密密麻麻的乞丐，早把道路插严了。窦占龙急中生智，招呼三个兄弟上屋顶，堡子里宅院紧凑，

屋顶墙头连成了片，上了屋顶分头跑，总不至于让人一锅端了。正在此时，忽听老罗罗密一声令下，群丐纷纷掏出五毒药饼塞到嘴里，嚼烂了往四个人身上吐唾沫。海大刀猝不及防，手臂上、脸上沾到口水，瞬间乌黑溃烂，剧痛难当，疼得他倒在地上直打滚儿。不等其余三人接应，蜂拥上前的恶丐早已刀枪并举，在海大刀身上一通乱砍乱戳，转眼剁成了肉泥！

群丐一招得手，齐声大喝，打狗棒猛戳楼板，结成一道人墙，一步一步压上前来！小钉子、老索伦奋力拼杀，前边的乞丐刚倒下，后边的就踩着人顶上来，桌子椅子全翻了，地上杯盘酒肴一片狼藉，残汤剩饭洒了一地，脚底下打滑，站都站不稳。小钉子两眼冒火，有心一刀捅死老罗罗密，替他大哥报仇，仗着身手灵活，躲过打下来的棍棒铁索，埋身往前一滚，竟从人墙中钻了过去，顺势到了老罗罗密近前。他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蹿起来，只见面前的老罗罗密比自己高出多半截，身形臃肿，遍体流脓，担心捅不穿此人的一身肥膘，当下双刀一分，挟着仇裹着恨，直取对方两肋。怎知老罗罗密手持掩身棒子，别人打不了他，他打别人是一打一个准，活鬼躲不开，死鬼避不过，一棒子抡下来呼呼挂风，正打在小钉子头上，登时口鼻喷血，摔了个四仰八叉。老罗罗密抬起毛茸茸臭烘烘的大脚，一下踏扁了小钉子的脑袋，红的白的流了满地！

老索伦已经杀成了血人，眼瞅着折了两个兄弟，他也不想活了，使劲推了窦占龙一把："你赶紧走，留下一条命，给兄弟们报仇！"窦占龙略一迟疑，老索伦额头上又挨了一刀，伤口皮开肉绽、深可及骨，呼呼冒着血，眼前一片猩红，正吃疼的光景，小腿被一个恶丐用铁索套住，紧跟着往怀里一带，拽了他一个趔趄。老索伦趁机抓起掉在地上的一柄钢刀，对着围上来的乞丐拼命劈砍，势如疯虎。窦占龙一狠心蹿出窗子，在外檐上立足。只听楼底下喊杀声震耳，锁家门一众乞丐手举灯球火把、亮籽油松，挥动着利刃棍棒，将玉川楼围得水泄不通，屋顶上也有百余个恶丐，真可以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扭头再看，屋中的老索伦已经倒在血泊之中。老罗罗密指着窦占龙大叫："宝棒槌在这个球货身上，不可放走了此人！"玉川楼中的乞丐一拥而上，全伸着手来抓窦占龙，楼底下成群结队的恶丐听得号令，也大河决堤一般扑了上来，搭着人梯往楼上爬。

窦占龙心中发狠："宝棒槌在褡裢中，谁也拿不走，凭我的本事，真说要走，锁家门的乞丐再多也拦不住，三位兄长放心，我来日必报此仇！"口中打个呼哨，只听呱嗒呱嗒一阵声响，跨院牲口棚里的黑驴挣脱缰绳，撞开成群结队的乞丐，直冲到酒楼下。窦占龙咬紧牙关，纵身往下一跃，不偏不倚落到驴背上。他这头识宝的黑驴，翻

山越岭如履平地，应名是驴，实则有个名号，唤作“金睛蹇”，憋宝客一旦骑上黑驴，无异于鸟上青天、鱼入大海！

楼下的乞丐从四面八方围拢上前，窦占龙两腿一夹，催动胯下黑驴，正待冲出重围，没想到肉重身沉的老罗罗密也从酒楼上跃了下来。有如从半空中掉下一个大肉球，随着嘣的一声巨响落在街心，震得地动山摇。那头宝驴也吓了一跳，惊得直立嘶鸣，又往后倒退了几步。窦占龙扯着缰绳，稳住胯下黑驴，趁老罗罗密立足未稳，抬手扔出金碾子，霎时间风云变色，一道金光闪动，直奔老罗罗密面门！

老罗罗密一不慌二不忙，手中掩身棒子一挥，早将飞来的金碾子打落在地。窦占龙暗道一声“不好”，抖开缰绳要跑。说时迟那时快，老罗罗密的棒子又到了。黑驴驮着窦占龙腾空跃起，刚蹿上去三尺高，就让这一棒子打翻在地，也给窦占龙摔出去一溜儿跟头。锁家门群丐见老罗罗密得手，齐声鼓噪呐喊。老罗罗密不容窦占龙挣扎，甩大步抢至近前，抡着掩身棒子就打。窦占龙躲无可躲，避无可避，心中万念俱灰！

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忽听一声叫骂：“傻么糊眼的臭货，敢打我们家舍哥儿，你也忒不是人揍的了！”一风撼折千竿竹，十万军声半夜潮，压不住他这一嗓子，话到人到，朱二面子冲将过来，挡在了窦占龙身前。原来他刚才离了酒楼，并没往远处走，一直在门口转悠，琢磨着怎么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忽见来了许多要饭的乞丐，他没往心里去，以为是来玉川楼取折箩的叫花子，但是街上的乞丐成群结队，围在玉川楼下越聚越多，周围的商号忙着关门上板，过路看花灯的男女老少也不见了踪迹，怎么看这些乞丐都不是来讨饭的，紧接着楼上乱成了一锅粥。朱二面子暗地里揣摩，怕是八大皇商勾结了锁家门恶丐，前来抢夺宝棒槌？念及此处心头一颤，恐怕窦占龙他们有什么闪失。说到对骂，朱二面子以一当十，真动上手，那算是豆腐坊的盐面儿——白饶的，有心跑去通风报信，奈何群丐堵住了酒楼大门，根本闯不进去。正自心急火燎的当口儿，黑驴疾冲而至，撞得一众乞丐屁滚尿流，窦占龙跃下玉川楼，骑着黑驴正要逃，老罗罗密也追到了，一棒子打翻了黑驴，又去打窦占龙。朱二面子胡混了半辈子，还指望跟着窦占龙享福呢，怎能看着他挨打？又觉得自己皮糙肉厚，挨几棒子不要紧，正所谓“聋子不怕雷，瞎子不怕刀”，朱二面子不知深浅，当即分开群丐，冲上来挡在窦占龙身前，伸手去夺老罗罗密手中的掩身棒子。他可没想到，锁家门的掩身棒子非同小可，擂上一下非死即残！但听砰的一声闷响，朱二面子脑袋上结结实实挨了一棒子，直打得他口鼻喷血，三昧真火都冒了，仅有的一只眼珠子也凸了出来，口中兀自喃喃咒骂：“他奶奶个臭货的……疼疼疼……疼死老子

了……”还没骂完，就俩腿一蹬咽了气，抓着掩身棒子的两只手却至死也没撒开。

窦占龙心里一阵难过，朱二面子搭上一条命，替他挡了一棒子，让他缓了口气。此刻大敌当前，他无暇多想，急忙捡起刚才掉落在地上的金碾子，再次对着老罗罗密扔了出去。金碾子是天灵地宝，拿在手中是一个大小，扔出去又是一个大小，往下落着随风长。老罗罗密本以为稳占上风，骤然间一道金光从天而降，他手中的掩身棒子却被朱二面子死死抓着，甩也甩不掉，只不过稍一耽搁，已被金碾子砸中了天灵盖，“啊呀”一声惨叫，肥硕无比的身躯晃了三晃，轰然倒地，如同砸倒了一座大山！

锁家门一众恶丐大惊失色，愣在原地手足无措。窦占龙趁乱捡起金碾子，转身跃上黑驴，仗着是头宝驴，虽然挨了老罗罗密一棒子，仍硬撑着站了起来，在周围的乞丐当中撞出一道口子，抻长脖子，蹬开四蹄，拼了命往前蹿，踩着乞丐冲开一条路。此刻已近子时，口北不比江南，冷风瑟瑟，寒气袭人，看灯的人们让乞丐这么一闹，早都跑光了，住家商号关门的关门，上板的上板，各条街道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唯有两侧花灯仍是流光溢彩，宛如一座灯火通明的鬼城。窦占龙紧催胯下黑驴，风驰电掣一般冲到城门口，城门紧闭，城墙高达数丈，黄土夯垒，外侧包砖，墙下筑有马道，直通城楼。黑驴三蹿两纵上了马道，来到城墙上，徘徊了几步，眼见城外一道护城河，吊桥高悬，此时天冷，抽干了河水，露出一层铁蒺藜。守城的军卒上前拦阻，黑驴一扑棱脑袋，纵身跃下城头，蹿过护城河，驮着窦占龙逃出口北，一阵风似的狂奔不止。

跑到后半夜，黑驴渐渐放缓了步子，四条腿突突打战，脑袋也耷拉了，身上的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窦占龙连忙下驴，四下里踅摸，要给它找口水喝。可是一转眼，黑驴已然倒在地上，吐着血沫子死了！

3

窦占龙看见路旁有块石碑，上刻“小南河”三个字，才知黑驴驮着自己，一口气跑出了几百里地，世人常说“宝马良驹日行一千夜走八百”，黑驴只在其之上，不在其之下。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夜猫子眼几乎瞪出血来，恨透了锁家门的老罗罗密和八大皇商，不将此辈碎尸万段，难解心头之恨，想起老窦家祖上留下话，憋宝的贪得无厌，

不许后辈儿孙再吃这碗饭，为了除掉白脸狼，他不得已埋了鳖宝，至此才明白窦老台为什么住寒窑穿破袄，因为憋宝的不饥不渴、不疲不累，吃什么也尝不出味儿，铺着地盖着天也不觉得冷。真正贪得无厌的不是人，而是身上的鳖宝，有多少天灵地宝也喂不饱它！他之前想得挺好，杀完了白脸狼，趁着埋得不久，三五年之内还能自己下手剜出来，免得越陷越深。不承想玉川楼赴宴，三个结拜兄弟和朱二面子全死了，世上再无可亲可近之人，剜出鳖宝也得等到报仇之后再说了！

四下看了一看，恰巧路边有座土地庙，窦占龙想起一件事，宝画《猛虎下山图》还在褡裢中，此画杀气太重，画中下山的猛虎过于凶恶，真可以说是“三天不食生人肉，摇头摆尾锉钢牙”，又没有铁盒封着，带在身边有损无益，恐会误了他去口北报仇，尽管宝画已然残破不堪，留着也没什么用了，但是奇门镇物，毁之不祥，唯有送入庙宇道观方为正途。当即从褡裢中掏出古画，顺手放在了庙门口。

书中代言：转天一大早，有个老石匠途经此地，看见地上扔着一幅破画，展开一看，尽管残破不堪，但是画中猛虎挺威风。以前在乡下，几乎家家户户贴年画，门口贴门神，灶上贴灶神，炕头上贴五子登科，墙上要么贴福禄寿三星，要么是王小卧鱼，要么是文王爱莲、麒麟送子，很少有猛虎下山、关公抡刀之类的图画，因为戾气太重。老石匠一脑袋高粱花子，扁担横地上认不得是个一，也不明白什么上山虎、下山虎，只是觉得挺气派的一幅画扔了可惜，拿到家挂上几年，省得自己掏钱买了。到后来“群贼夜盗董妃坟”，又因《猛虎下山图》引出一段惊魂动魄的事迹，留下一段奇奇怪怪的话柄。

不提后话，只说窦占龙扔了宝画《猛虎下山图》，咬牙切齿地寻思怎么报仇，心说：“你有初一，我有十五，用不着多等，我立马去找你们，此一番你们在明，我在暗，不愁找不到下手的机会！”正当此时，忽听身后有人叫他：“窦占龙！”他心神恍惚之际，不自觉地应了一声，话一出口，已知不妙：“黑天半夜的旷野荒郊，怎么会有人呢？再说了，我以前从没来过此地，谁又认得我呢？”没等他转过这个念头，就伸过来几只手，有掳胳膊的，有扯大腿的，有薅脖领子的，有揪发辫的，不由分说，将他塞入一乘纸糊的小轿，两个纸人抬着便走。窦占龙身在其中，但听风声呼呼作响，有如腾云驾雾一般，晃得他五脏六腑挪窝，脑子也似散了黄的咸鸭蛋，哪还脱得了身？

不知过了多久，纸轿子突然落地，窦占龙一个跟头摔了出来，跌得七荤八素，又有一阵阴风卷着鬼火，将纸轿子和纸人烧为灰烬。飞灰打着转，紧紧缠住了窦占龙。只听一个刺耳的声音问道：“来人可是窦占龙？”窦占龙心中有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地响，还以为自

己死了，三魂七魄入了地府！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听说鬼差往地府中拿人，是用勾魂牌往人额头上一拍，三魂七魄即出，拿锁链子一套，拖死狗一般拽了去，哪有用纸轿子抬的？他可不想伸脖子等死，索性把心一横，拔出插在腰间的长杆烟袋锅子，点指对方说道："不必装神弄鬼，既然认得你家窦爷，尽可显身来见！"那个人怒斥道："窦占龙，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死到临头了，还敢如此猖狂？"窦占龙骂道："去你奶奶的，我是死是活，轮不到你个没头鬼来做主！"那个人说道："料你今日不能脱吾之手，嘴再硬也是枉然，你们憋宝的自以为神鬼莫测，岂知道天理难容？什么叫冤有头债有主？我黑八爷让你死个明白：当年你在獾子城胡三太爷府，放走林中老鬼，此乃其一；擅取关东山天灵地宝，不肯归还，此乃其二；背信弃义残杀胡家门弟子，此乃其三！我胡家门修的是善道，不肯轻易杀生害命，可是三罪并罚，你活不成了，还不跪下受死？"

窦占龙这才知道自己落在狐獾子手上了，当初在破戏园子后台，头一次看见飞来凤焚香设坛，拜的牌位正是黑八爷。只怪自己疏忽大意，扔下了奇门镇物《猛虎下山图》，宝画再怎么残破，也尽可震慑此辈，刚把宝画扔掉，这玩意儿就找上门了！他本想交出宝棒槌，换自己一条命，可是天灵地宝一旦进了憋宝的褡裢，再让他往外掏，那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当时一摇脑袋，反驳道："不对！你说的那几件事，赖不到我窦占龙头上！"黑八爷恨恨地问道："你个敢做不敢当的㞞包软蛋，冲这话也该天打雷劈！不赖你还能赖谁？"窦占龙分辩道："我夜入獾子城胡三太爷府之时，还不过十几岁，胎毛未退乳臭未干，根本不懂那是什么地方，憋宝的窦老台只说其中有没主儿的天灵地宝，我才敢进去，更不知困在府中的林中老鬼是谁，正所谓不知者不怪，我也几乎让他害死，这笔账凭什么算到我头上？咱再说这二一个，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放山的刨棒槌天经地义，宝棒槌埋在深山老林里，它让放山的刨出来，既是劫数相逼，又是物遇其主，合该被人挖到，何况是我三个结拜兄弟刨出了宝棒槌，我又没去。三一个，飞来凤助我杀了白脸狼，我也应允了让他带走宝棒槌，是我那几个结拜兄弟突然下手，我在一旁阻拦不住，那能怪我吗？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作恶，虽恶不罚。你说的三件事，哪一件是我的错？鸭子嘴扁不是榔头砸的，蛤蟆嘴大不是刀子拉的！我窦占龙行得正立得端，没干过伤天害理的缺德事，你想让我背这个黑锅，只怕没那么容易！倒背着手撒尿——我他妈不服！"

黑八爷怒骂一声："你自作孽不可活，居然还敢跟我胡搅蛮缠，拿着不是当理说？三件事哪一件不是因你而起？不是你财迷心窍，听信了林中老鬼的花言巧语，怎么能把他背出胡三太爷府？不是你给山

匪指点九个顶子，又说了那地方埋着宝棒槌，他们怎么挖得到七杆八金刚？飞来凤在路上问你索要宝棒槌之时，你贪心发作，借故推搪，否则哪有后来的祸端？纵然是别人牵了驴，你个拔撅儿的也脱不开干系，今天你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土地佬儿打玉皇——你个瘪犊子还敢犯上作乱不成？”窦占龙料定对方不会善罢甘休，他早听关东山的猎户说过，“狗怕弯腰狼怕摸，狐狸怕的是撸胳膊”，当下撸胳膊挽袖子，愤然说道：“嘴长在你身上，你非给我泼脏水，也由得你，我没处说理去，窦某的人头在此，且看你有多大能耐摘了去？”

愁云惨雾中传来一阵阵邪笑，旋即伸出十几只毛茸茸的狐狸爪子，从四面八方来抓窦占龙。窦占龙心大胆也大，不信一个狐獾子能够只手遮天，眼见着四下里黑沉沉、冷飕飕，使不上金碾子，便抡着长杆烟袋锅子一通胡打乱砸。直打得狐狸爪子连连往后缩，暗处传来吱吱惨叫。窦占龙用力过猛，居然将长杆烟袋锅子打折了，铸着“招财进宝”的铜锅子也不知滚到哪儿去了，一气之下扔在地上，随手又将那杆半长不短的抻出来接着打，又僵持良久，再也没有爪子伸过来了。只听对方恨恨地说道：“窦占龙，我整不死你，你也跑不了，此处即是你的葬身之地！”说话间，打着转的阴风散去，窦占龙身子落地，摔了个四仰八叉。他爬起来四下里一望，远处山山不断，岭岭相连，别说人影，连只飞鸟也见不着。自己置身于一片坟茔之中，或大或小的坟头不下几百个，有的似乎刚埋不久，坟土还没干，有的塌了一半，黑黝黝的坟窟窿看不到底，坟丘之间沟沟坎坎，连一根荒草也没有，不远处立着石碑，得有一人多高，歪歪斜斜地刻着“狐狸坟”三个大字！

窦占龙身上埋了鳖宝，认得出狐狸坟。相传关外地仙祖师胡三太爷门下弟子众多，其中有善有恶，凡是不修善道的、兴妖作怪的弟子，遭雷打火烧之后的骸骨，一律埋入狐狸坟。他不知黑八爷使的什么坏招，心说：“狐狸坟既不是泥潭沼泽、万丈深渊，又没有铜墙铁壁、天罗地网，无非是一片坟地，怎能困得住我？”窦占龙急着去口北，找八大皇商和锁家门的乞丐算账，没心思跟个狐獾子纠缠，当下迈步而行，往前走了没多远，猛然发觉不对，脚下的地竟似活了一般，他走一步，地长一步，他走两步，地长两步，走得越快，地长得越快，随走随长，无穷无尽，不由得心头一紧——照这么走下去，下辈子也出不了狐狸坟！

如若换一个人，必然是插翅难逃了，可窦占龙身上埋着鳖宝，争的是机缘，夺的是气数，所谓大道五十，天衍四十九，总会留有一线生机，东河里没水往西河里走，岂肯坐以待毙？他夜猫子眼一转，计上心头——人有三魂，一为天魂，二为地魂，三为人魂，天魂是大数

中的生机，地魂乃轮回中的机缘，人魂为祖辈累积的业力，少了哪个也不成，埋了鳖宝却可“身外有身”。窦占龙自己困在狐狸坟中出不去，但可驱使一个分身，从外边破了狐狸坟。不过使用一次分身，必须舍掉一件天灵地宝。他褡裢中的两件天灵地宝，七杆八金刚是天灵，金碾子为地宝，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为了逃出狐狸坟，只能舍了金碾子。窦占龙咬牙割开脉窝子，从鳖宝上剜下一块肉疙瘩，取了金碾子的灵气，抬手往上一掷，一道金光冲天而去。怎知黑八爷还在狐狸坟外盯着他，拼着道行丧尽，暗中祭出彻地幡，挡了那道金光一下。霎时间金光坠落，彻地幡化为乌有，黑八爷也被打回原形，毙命在狐狸坟外。

窦占龙的三魂丢了一魂，金碾子已经变为了一块磐石，他褡裢中还有个七杆八金刚，但是无论如何不敢再用了。因为他之所以能够不饥不渴、不疲不累，全凭埋在身上的鳖宝，那玩意儿得拿天灵地宝养着，万一再有个闪失，搭上最后一件天灵地宝，又逃不出寸草不生没吃没喝的狐狸坟，他自身的精气就会被鳖宝吸干！

窦占龙临危不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掏出褡裢中的账本，翻开来一看，夹在册页间的不再是白纸驴，而是黑纸驴，心知倒毙在小南河的黑驴，已然返灵入纸。捏了纸驴往脚下一扔，落地变成一头活驴，浑身油黑，鞍韂缰绳齐备，还是他那头识宝的黑驴！自古骑驴的高人不少，张果老骑驴过赵桥，赵匡胤骑驴得天下，李太白骑驴游华阴，孟浩然骑驴寻蜡梅……个个千古留名，那么说天底下什么地方的驴最厉害？搁到过去来讲，春秋战国那阵子，卫国的驴了不得，大致在太行山东南一带，抽一鞭子能跑几十里地，翻山越岭如走平地，最绝的是能在夜里叫更，比巡夜更夫的梆子还准。窦占龙的黑驴也出在卫地，但见此驴：周身如黑缎，遍体没杂毛；后腿弯如弓，前腿直似箭；赴汤蹈火不乱，追风赶月嫌慢；上山能斗猛虎，下海可战蛟龙；此驴不是凡间种，飞天遁地金睛蹇！

窦占龙打十几岁就认识这头驴，也得说处出情分了，他跨上驴背，摸着鬃毛说道：“老伙计，生死关头我可瞧你的了！”黑驴扭头瞥了一眼，两只大耳朵竖了起来，甩了几下大长脸，“吙”地打了一个响鼻，呱嗒呱嗒往前走。驴走地也长，仍似在原地没动。窦占龙一看这可不行，得快点儿跑，双腿夹紧驴肚皮，屁股往下一使劲，黑驴立时会意，身子一长，撒开四蹄飞奔，踢起一层尘埃。可是驴跑得快，坟地长得也快。窦占龙心中叫苦，倘若黑驴再跑不出去，他也没咒可念了，只能活活困死在狐狸坟中，口中大声吆喝，连磕脚蹬子，催促黑驴快跑。黑驴肋上吃疼，在狐狸坟中发力狂奔，窦占龙还嫌它跑得慢，咬着牙抡开烟袋锅子，一下接一下狠抽驴屁股，给黑驴打急

了，口内喷云吐雾，连蹿带蹦，蹄下生风，越跑越快，到后来四个驴蹄子几乎不着地了。窦占龙只觉黑驴快到了追光逐电的地步，他脑中一阵阵眩晕，只得俯下身子，双手紧紧抱住驴脖子不敢撒手，耳边呼呼抖动的风声，逐渐变成了一阵阵锦帛撕裂的怪响，又过了一阵子，声响没了，四周的坟头也没了，日月无光，混沌不明，仿佛一切都湮灭在了虚无之中，仅有他的黑驴还在往前飞奔，如若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那黑驴跑得比箭快，比梭疾！

似乎只在一瞬之间，只听一声驴叫，恰似晴空打个炸雷，震得窦占龙耳根子发麻，再一睁眼，头顶上烈日炎炎，眼前是青松翠柏，流水潺潺。黑驴缓下脚步，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掉。窦占龙松了口气，心中暗暗得意：“小小一个狐狸坟，到底困不住我！”他牵着黑驴到溪边饮水，对着溪水一照，吓了自己一大跳，但见一个又黑又瘦的中年汉子，头发胡子一大把，两只爪子指甲老长，衣服碎得一缕一条的，全身污垢，跟个野人相似，只有那双夜猫子眼，仍是之前那么亮。再打开褡裢一看，宝棒槌七杆八金刚的皮都蔫巴了，须子也掉光了，变成了一个萝卜干，灵气全让他身上的鳖宝耗尽了。

窦占龙从深山里出来，遇见人一打听才知道，距他在玉川楼赴宴夜困狐狸坟，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他心头涌上一丝凄冷，同时暗自庆幸，全仗着黑驴跑得快，慢一步他也出不来，又多亏身边有个宝棒槌，换一件别的天灵地宝，哪撑得了那么久？可是二十年的光景一眨眼没了，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人生于天地之间，高不过八尺，寿不过百年，即便能活一百岁，打下铁斑鸠折去一半阳寿，那也就五十岁。窦占龙逃出狐狸坟之后，自觉灯碗要干，怕没几天能活了，而且魂魄不全，不可能再把鳖宝剜出来扔了，但是当年的仇不能不报，否则去到九泉之下，也消不掉胸中这口怨气，此事刻不容缓。当即骑上黑驴直奔口北，一路上边走边寻思：“虽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八大皇商有的换了，有的没换，锁家门的老罗罗密更不知是死是活，不过老子死了儿子还在，你们一个也跑不了，非给你们连根儿拔了不可！”

书说至此，《窦占龙憋宝：七杆八金刚》告一段落。咱这部大书说全了叫《四神斗三妖》，《窦占龙憋宝》仅是其中一本，四神指天津卫四大奇人：说书算卦的殃神崔老道、追凶擒贼的火神刘横顺、点烟辨冤的河神郭得友、骑驴憋宝的财神窦占龙。那该有人问了，窦占龙一个外来的憋宝客，骑着黑驴走南闯北到处跑，也不是九河下梢土生土长，怎么会是天津卫四大奇人之一呢？还有他怎么去口北报仇，怎么收魂入窍，怎么得了金蟾，又为什么要躲九死十三灾呢？有道是

“穿衣离不开袖子，说书少不了扣子”，诸多热闹回目，且留《窦占龙憋宝：九死十三灾》分说！

第十章 崔老道说书

1

民国年间，天津卫的大小书场子多到什么程度呢？仅在前文书提及的河东地道外一带，就不下三四十家。蔡记书场可称个中翘楚，是最早开业并且规模最大的一家，牌匾上的正经字号是“盛芳茶社”，以此为中心，前后左右陆陆续续开设了幸福茶社、卿和茶社、立通茶社、会友茶社、新芳茶社、顺新茶社、乐园茶社、双台茶社……这都是能坐一两百人甚至两三百人的大场子。容纳六七十人的小书场、野书棚也不在少数。站立在地道外十字街上，四下里一望，幌子、布招、水牌子星罗棋布，几乎将说书这个行当推至了空前繁荣的程度。有了财源地，短不了能耐人，随便在地道外溜达一趟，打头碰脸的准能遇见几个说书人。不止天津卫本地的先生，五湖四海的评书艺人也纷纷投奔至此，有能耐的借着这方宝地大红大紫、名满津门，也有没能耐的，要么改行转业另谋营生，要么被困于此潦倒落魄，要么抱着脑袋滚出天津卫。

说书的艺人们为了能够站稳脚跟，自然是各尽其能，施展出浑身解数：嘴皮子利索的擅使贯口，开脸儿、摆砌末、诗词赞赋，说得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让听书的字字入耳，直呼过瘾；身上练过的，刀枪架摆得漂亮，说到紧要之处，拉云手、扎马步、铁门槛、双飞燕，抬胳膊动腿，要哪儿有哪儿；还有嗓门儿亮堂的，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抄起来就能唱，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文起来婉转动听、韵味十足，武起来铿锵顿挫、气吞山河，一嗓子将整个书场子灌满了堂，听书的能不捧吗？也有人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占据一家野书棚子，一早买几张八卦报纸，从中挑一两段小道消息，提前看明白记住了，吃完晌午饭往小桌子后头一坐，手上的醒木一拍，掰开了揉碎了讲这件事，连批带讲再加上一通胡吹海侃，老百姓管这个叫“念报纸”，说得越玄乎，听的人越多，看似有凭有据，实则不靠谱！

传了多少辈子的长篇大书是不错，读报讲实事也能抓人，怎奈天津卫老少爷们儿的耳音越来越高，总恨不得听点出奇的玩意儿，尤其是发生在九河下梢的奇闻异事，编撰成评书故事，出在哪条街哪条胡同哪间屋子，哪条河道哪个码头哪处水洼，都有具体的方位，似听过似没听过，真假参半，有鼻子有眼儿的，那才能够叫座。只要听书的掏了钱，那就是衣食父母，人家爱听什么就得给人家说什么。艺人们为了多挣钱，全都卯足了劲，眼睛勤踅摸，耳朵多扫听，什么奸情人命、沉冤奇案、风土人情、奇谈怪论，一车不嫌多，一句不嫌少，甭管是头八百年，还是后五百载，能揉的就往一块儿揉，能凑的就往一堆儿凑，转着腰子剜着心眼儿推陈出新！

一个将军一道令，一个神仙一套法，单以这方面来说，当属在天津城南门口算卦说书的崔老道最为出类拔萃，他这个没门没户没正经学过的海青腿，凭着自己半生的离奇际遇、肚子里的陈芝麻烂谷子，外加胆大包天，别人不敢想的他敢想，别人不敢说的他敢说，穿针引线、抽撤连环，愣是前赶后凑胡编乱造出了一部皮子厚、瓤子杂的《四神斗三妖》，前后勾搭得不说滴水不漏，却也有头有尾足够严实，还有不少外插花的“飞来笔”，篇幅顶得上好几套长篇大书，把一众听书的腮帮子勾得结结实实！

按说这可是祖师爷赏饭吃，如同当初的京剧名家“麒麟童”周信芳先生，十五岁倒仓哑了嗓子，于唱戏的而言，最要命的莫过于此，说不定这辈子干不了梨园行了，可人家周先生因势利导，重吐沙音、行腔苍婉，自创出苍劲浑厚的麒派唱腔，迷倒了多少听戏的？这不就是祖师爷恩赐的能耐吗？

崔老道的《四神斗三妖》也是如此，随便拿给二一个门里出身的，凭着这一套书，可以足吃足喝混一辈子，甚至说上到北京城、下到济南府，走哪儿都有饭吃，不过崔老道是何许人也？九河下梢人称“殃神”，生下来左手写着“活该”，右手刻着“倒霉”，什么好事搁到他身上也成不了！

好比头些日子，崔老道应蔡九爷之邀，去蔡记书场说“灯晚儿”，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提前给定金，按场拿份子，这对一个杵在街边说野书的来讲，无异于祖坟上冒了九色烟，做梦都得乐醒了。眼下有了正经事由，您给人家好好说不就得了吗？不成！崔道爷毕竟在龙虎山五雷殿看过两行半天书，身为天津卫四大奇人之首，能跟凡夫俗子一样吗？为了多混几天安稳饭，恨不得把一碗疙瘩汤改成两盆抻条面，门口水牌子上写的《窦占龙憋宝》，他非拿《岳飞传》对付书座儿。其实在正书前边说点别的，铺平了垫稳了再入正活，拿行话讲叫“铺纲”，本来也没什么，可自打祖师爷创下说书这个行当，就

没见过敢拿整本书垫话的，况且“说岳”他也不好好说，胡编乱改掺汤兑水，要多稀溜有多稀溜，还越说越没人话，瞎诌白咧、满嘴胡吣，看见什么说什么，想起一出是一出，存心故意地扯闲词儿。听书的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把个崔老道打得跟烂酸梨似的，抱着脑袋滚出了蔡记书场。

崔道爷的脸皮再厚，他也不能再去地道外蒙吃蒙喝了，无奈又拖着瘸腿，回到南门口算卦说书。其间听闻蔡记书场又来了一位先生，每天夜里开书，说的正是自己这段《窦占龙憋宝》。崔老道生气带窝火，觉得这是有人从自己嘴里抠饭吃，当即乔装改扮了一番，藏着损、憋着坏，意欲前去搅闹。哪知道头一天去就给听傻了，台上赤红脸的说书先生太厉害了，不知姓字名谁，也不知师从哪家，一张嘴是口若悬河、天衣无缝，连着说一个多时辰，连口水也没喝过，说的全是崔老道肚子里那本《窦占龙憋宝》，而且人家台风端正、神足字清，无论坐在书场子哪个角落，都让你听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擅长运用人物赞、景物赞，赶板垛字、语调铿锵，说到书外书，也是剖情入理，精批细讲，换了崔老道登台，真不见得能比人家说得高明。崔道爷越听后背越凉：“如若是台上那个说书的赤红脸，自己编出一部《窦占龙憋宝》，那也不足为奇，怪就怪在他说的那部书，从头到尾全是我编的，我又没在外边说过，他是从哪儿得来的传授？”

有了勾魂摄魄的玩意儿，又不收进门钱，前来捧场的书虫子自然乌泱乌泱的。肉烂嘴不烂的崔道爷，从来是心胸狭窄、目中无人，居然也被那位的书扣子拴得死死的，白天他还得去南门口摆卦摊儿，挣下个仨瓜俩枣儿的就来听书，没挣到钱也觍着脸往里混，自己揣着空茶壶进来，专蹭别人的茶喝。虽然他没穿道袍，又拿帽檐遮住了半张脸，但是去的次数多了，难免露了行迹。在场的书座儿谁不认得他？免不了挖苦几句：“崔道爷，您偷艺来了？串同行的门可不规矩啊！”崔老道泰然自若：“那什么……台上是我徒弟，我给他把把场子、择择毛儿。”谁都知道他这是放屁拉抽屉—— 遮羞脸儿，大伙是奔着听书来的，也懒得跟他较真儿。

书场子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先生说的最末一场书，刨去茶水干货，挣的钱全归先生。一晃过了三个月，《窦占龙憋宝：七杆八金刚》告一段落了，当天赤红脸先生说完了最后一场，又将下一本《九死十三灾》的内容交代了几句，相当于拴上一个大扣子，醒木往书案上一摔，台底下彩声如雷，经久不息。小伙计手捏笸箩，道着辛苦穿梭于人群之中打钱，有的书座儿为了捧先生，连明天早上的锅巴菜钱都掏出来了。经过崔老道面前的时候，不知这个向来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瓷仙鹤怎么想的，竟也从怀中摸出了几枚铜钱，撇舌咧嘴地往笸箩

里一扔。当时乱乱哄哄的，给先生打钱的书座儿又多，谁也没注意崔老道扔的什么钱。

赤红脸说书先生在台上鞠躬道谢：“劳您诸位破费，学徒我经师不名、学艺不精，又是初来乍到，难得老少爷们儿这么捧，我给您行礼了！”说完抱拳拱手，一躬到地。此时小伙计刚好走过一圈，笸箩里的铜钱已经装满了，高高兴兴摆在了书案上。赤红脸先生往笸箩里瞥了一眼，却似受了多大的惊吓，如触蛇蝎一般，急忙往后躲闪，几乎是与此同时，书场子里卷起一阵黑风，灯盏骤灭，台上台下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听书的人们立时炸开了锅，胆小的争着往门口跑，奈何台底下人挨着人、人挤着人，根本跑不出去，这个踩了脚，那个扭了腰，喊的喊叫的叫，整个书场子乱成了一锅粥！

不过转瞬之间，悬在屋顶的电灯灭而复明，再往台上一瞅，说书先生却已踪迹全无，一笸箩铜钱仍摆在书案上，旁边的那盏铜灯也灭了。书座儿们一脸茫然，七嘴八舌地议论：“这是唱的哪一出？唱戏的戏台上有砌末机关，大活人变没了不出奇，书台上可没有，先生这是什么手段？怎么一眨眼人没了？说完书白饶一段变戏法？”鸡一嘴鸭一嘴正乱着，忽听台上有人高诵一声道号：“无量天尊！”众人定睛一看，登台的不是旁人，竟是自称“铁嘴霸王活子牙”的崔老道，只不过今天没穿道袍，乍一看没认出来。

崔道爷那是久战街边儿的功底，云遮月的嗓子窜高打远，当时是一鸟入林，百鸟压音，痰嗽一声说道：“诸位，实不相瞒，说书的赤红脸乃是江湖同道，来咱天津卫闯码头，久闻我铁嘴霸王活子牙崔道成的名号，下了车没找别人，先求到我这儿来了。虽说艺不可轻传，但是咱多仁厚啊，念在吃着同一口锅里的饭，拜着同一位祖师爷，一笔写不出两个说书的，能看着他饿死吗？贫道便给他一番指点，传授了他一本《窦占龙憋宝：七杆八金刚》！然则《四神斗三妖》是贫道我的顶门杠子，不可能传给他一整套，够他说上三个月，赚够了吃喝路费也就差不多了。您看那位问了，《窦占龙憋宝》他也没说全，怎么突然跑了呢？不是还有一本《九死十三灾》吗？那不奇怪，再往下他不会说了，不跑还等着台底下往上扔茶壶吗？大伙没听过瘾不要紧，还想接着听后文书怎么办呢？您明天上南门口来，贫道我伺候各位这本《窦占龙憋宝：九死十三灾》！”说完兜着衣裳前襟，端过书案上的笸箩，哗啦一下把钱倒进去，真是不客气，一个大子儿也没剩。小伙计不干了，众目睽睽之下，这个牛鼻子老道竟敢抢钱？赶紧跑过来拦着：“哎哎哎……这是我们书场子的钱，你怎么明抢呢？”崔老道理直气壮：“休得胡言，谁不知道末场书的进项全归先生？他那点玩意儿都是我传授的，特意留下末场钱来孝敬我，与你们书场子

何干？”小伙计急道：“你说是你传授的，何以为证？”崔老道伸手往外一指：“可着天津卫你扫听去，谁不知道《窦占龙憋宝》是我崔老道的书？我不教他，他能会吗？不信你把那个说书的赤红脸找回来，让他跟我当面锣对面鼓地掰扯掰扯，快去快去！”小伙计手勤嘴笨，如何说得过崔老道？只得看着他兜上钱，下了台扬长而去。

书中代言，崔老道说的是真话吗？那怎么可能呢，狗嘴里吐得出象牙吗？何况他也不敢吐露实情，据他事后所言，头一天来听书的时候，心里边就纳着闷儿，自己在肚子里编纂的《窦占龙憋宝》，又没对别人说过，赤红脸怎么会说这部书呢？况且上坡下坎、明线暗线，连拴的扣子都差不多，只怕肚子里的蛔虫也没知道得这么细致。他越想越觉得古怪，忍不住开了道眼定睛观瞧，但见书案上的铜灯中显出一缕黑气，化作人形在台上说书！

蔡记书场桌案上的这盏灯，铜壳琉璃罩浑然一体，做工说不上有多精致，但也颇为古旧。有人说是蔡老板他爹从北京城琉璃厂买回来的，也有人说还要早，是蔡老板的爷爷从火神庙里拎回来的。其实都不对，老蔡家祖籍河南登封蔡家村，他们那个村子里，有一座古窑，烧出来的瓷器明如镜、声如磬。窑火千年不灭，谁家闹了不干净的东西，或有什么邪祟作怪，用油灯接一个火头，搁到屋里摆上几天，家宅即可安稳。后逢战乱，村民们被迫东投西奔，各寻活路。临走之时，挨家挨户从窑口接了一点灯头火。蔡老板的祖上便是其中之一，他们家的灯头火续在一盏铜灯里，不分昼夜，从没让它灭过。岁月更迭，一直传到蔡老板祖父手上，带着铜灯辗转来至天津卫，开了一家书场子。起初将铜灯摆在书案上，只是为了照亮，后来场子里拉上了电灯，铜灯却还天天点着，按时往里添油，久而久之成了蔡记书场的惯例。那一点长明不灭的灯头火，照着一位又一位的说书先生登台献艺，得了那些个说书人的精、气、神，年久而通灵。崔老道在蔡记书场一连说了两天书，他身上的能耐，也不免被灯头火收了去。书场子座位有限，赶上叫座儿的书目，很多人会提前包月，半道不说了，或是说不下去了，你得退一赔三。赔钱事小，砸了招牌事大，愁得蔡老板茶饭不思，整天摇头叹气。灯头火方才显化人形，变成一个赤红脸的说书先生，出来给蔡老板救场。

崔老道看破了灯头火在台上说书，心下愤恨不已：“我一个有胳膊有腿的大活人，龙虎山上看过两行半的天书，五行道法在身，移山填海不在话下，岂能让它抢了饭碗？”他之前没有轻举妄动，无非是怕遭报应，可眼瞅着再不出手，下一本书也得让人家说了！

虽不敢擅用术法，铁嘴霸王活子牙那一肚子坏水，也有的是损招。他家里存着九枚老钱，穷得腮帮子当肉吃也不敢拿出去花，因为

那是给死人垫背的魇钱，想花也花不出去。此钱却有来历，还是当年天津卫七绝八怪之一的孙小臭惹了官司，逃至山东地界，从棺材中盗出的九枚魇胜冥钱。魔古道混元老祖大闹三岔河口铜船会，火神庙警察所的飞毛腿刘横顺，凭着九枚冥钱，破了混元老祖的邪法。后来有打鱼的从河里捞出了冥钱，见之不祥，顺手扔在地上。别人见了躲着走，崔老道却不在意，他是批殃榜的火居道，捡回家去万一有用呢？话虽如此，这么多年全凭耍嘴皮子混饭吃，从来没使过，眼下刚好派上用场，趁末场书伙计打钱之时扔入笸箩。那九枚辖地的魇胜冥钱，可以凑成鬼头王的形势，千年老狐狸尚且避之不及，一个灯头火受得了吗？当场化成了一缕残烟，形神俱灭再也点不着了！

2

转过天来，南门口热闹非凡，真有不少听书的一早过来等着，眼睁着赤红脸的说书先生走了，除了他崔老道，天津卫再没别人有这块活儿了，听书看戏最怕看了开头，没看着结尾，大伙被《窦占龙憋宝》勾得百爪挠心，没着没落的，吃不上灵芝草，只得找狗尿苔，如若他还是拿《岳飞传》糊弄人，大不了再揍他一顿，一个个摩拳擦掌，等着听崔老道开了书说什么。崔老道心里一清二楚，再不说点儿正格的，今天准得竖着出去横着回来。头天晚上捣鼓了半宿的活儿，一早起来洗漱已毕，他忙着准备说书，有了钱也顾不上吃点儿顺口的，凉饽饽就着热茶，啃了半块咸菜疙瘩，对付着吃罢了早点，翻箱倒柜找出一身最干净的道袍换上，戴好九梁冠，蹬上如意履，将拂尘的马尾巴毛一根一根捋顺了背于身后，找了张白纸，研了块碎墨，舔好了笔，刷刷点点，龙飞凤舞，右边写一行小字“长篇大书——《四神斗三妖》”，左边是一行大字“《窦占龙憋宝：九死十三灾》”。又在面缸里刮了老半天，弄出些白面渣子打成糨糊，把字纸贴在卦车上，权当水牌子。崔老道说书可是真不易，里外里就他一个人，老板、伙计、说书的活儿全得自己来。推着小车吱吱扭扭地出了家门，一步三晃来到南门口。刚站住脚步，卦车还没停稳当呢，就凑上来一两百人。崔老道瞧见来了那么多听书的，得意之余心中暗骂：“姓蔡的你个老小子不厚道，当初人家追着打我的时候，你在后台看了半天才出来，还他妈以为我不知道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再给多少钱我也不去你的场子说了，还得把书座儿都抢过来，否则你也不知道锅是铁打的！”

实际上根本不必呛行市，自打他灭了铜灯，蔡记书场的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别的书场子人满为患，他家则是门可罗雀，无论邀请哪路的说书先生，始终叫不来座儿。到后来实在撑不下去了，蔡老板穷困潦倒，迫于无奈自己下海说书，最拿手的书目是《活埋崔老道》，号称津门实事！

后话不提，只说眼目儿前的，围着崔老道听书的人越多，他越沉得住气，弯腰捡了两块砖头，塞到轱辘底下稳住卦车，摘下背后的拂尘，冲着一站一立的诸位老少爷们儿打了一躬，口诵道号："无量天尊！"一众听书的看见卦车上分明贴着"《窦占龙憋宝：九死十三灾》"一行字，心里头却没底，这个牛鼻子老道满嘴跑舌头，说不上三五句正文，保不齐又给你拐到什么地方去了。有起哄架秧子的问他："崔道爷，我可等了不下三五年了，您今天舍得说这段书了？"旁边又有人嚷嚷："崔道爷，为了听下一本的窦占龙，我是一宿没睡踏实，天不亮就出门了，由河东到南门可不近啊，走得我腿肚子直转筋，您可不能让我白跑一趟！"崔老道故作高深微微一笑："贫道留着《窦占龙憋宝》不说，那是有意而为，为什么呢？得让各位先听听我那个红脸儿的学徒是怎么说的，听完了他的，您再听我的，才分得出谁的玩意儿地道，也知道知道什么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不是咱刨人家，就他说的那点儿东西，枉费了贫道我一番传授！如若我接着他的书给您往下说，按着书梁子走该是二一本的《九死十三灾》了，可是头一本的《七杆八金刚》让他说得缺须短尾，很多褃节儿没交代清楚，我不给您讲明白了，您各位等于没听过这部书！"

此时又有听书的插话："崔道爷，您何必打肿脸充胖子呢？人家那位先生说的有头有尾，甩了一个大扣子留到二本书，怎么会没说全呢？"崔老道侃侃而谈："咱说书的褒贬忠奸评善恶，非得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才说来使人口快，听来使人心快！别的不提，单说白脸狼和老窦家的恩怨。窦敬山身为杆子帮大东家，只不过养下一房外宅，搁到以往来说，有钱人三妻四妾的太多了，天津卫城厢内外比比皆是，他也没做过什么恶事，没杀过人没放过火，更没把谁家孩子扔井里，最终落了个引狼入室惨遭横祸的结果，死得冤不冤呢？您让贫道我说，那是一点不冤！且不论此人在生意上恃强凌弱、官商勾结，您瞧他东窗事发之际，扔下妻子儿女一人逃命，看到全家老小死于非命他也没怎么样，瞅见六缸金子没了才呕血而亡，足见此人贪财负义，天意必然不佑！咱再说天底下有钱的这么多，为什么白脸狼不去抢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偏去抢杆子帮的大东家窦敬山呢？前后两次血洗窦家庄，这得是多大的仇？想那白脸狼杀人如麻，却抢了六缸金

子，在关外当了几十年的大财主，虽然最后落了个乱刃分尸的下场，但这报应是否来得也太迟了？铁斑鸠又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落在窦家庄呢？窦家庄那座七爷庙是怎么来的？还有在窦氏宗祠的祖宗影儿中，憋宝发财给儿孙留下六缸金子的那位老祖宗，跟窦占龙一样，也长了一对夜猫子眼，此人到底是不是骑着黑驴收元宝灰的老馋痨？如果说是同一个人，老馋痨又怎么长着一双睁不开的死耗子眼？那不是对不上吗？不瞒您各位，这其中可有一段大因果在内！正所谓‘说书不说帽，等于不开窍’，贫道我权且将这一段当成书帽子，做个得胜头回，引出下一本《九死十三灾》，得嘞，我说说，您听听……”

秤砣虽小压千斤，磨盘再大寸难行；青砖便宜焚不尽，黄金值钱遇火熔；蟒长丈八钻山洞，龙生七寸会腾空；英雄出自草莽辈，豪杰年少多白丁！道罢几句闲词，咱们说上一段《窦占龙憋宝》的书帽子：早在清朝初年，八旗铁甲入关，王公贵族跑马圈地，很多庄稼人被迫弃农经商。相距北京城不远的乐亭县也是如此，占着房躺着地的土财主不着急，地没了家里的存项也足够吃喝，顶不济举家远迁，接着置产业吃地皮钱，土里刨食的穷人可就麻烦了，有许多人沦落街头乞讨过活，稍微宽裕点的典卖牲口农具，换成了货郎担子一肩挑，走街串巷、赶集上庙做小买卖。怎奈“人离乡贱、货离乡贵”，当乡本土的东西本儿小利薄，顶多落个温饱。其中有脑子活泛的，买通了给朝廷送贡品的马队，挑着货物随他们到关外贩卖，一路上山高水险、谷深林密，饥餐渴饮、晓行夜宿，多遇虎狼之险，不过往返一趟获利颇丰，足以养活一家老小，还凭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挣下一份千金难换的口碑。老百姓称乐亭一带的口音为“台儿腔”，将挑担叫卖的乐亭行商叫作“老台儿”，姓什么就叫什么老台儿，大伙认为凡是操着台儿腔的货郎，卖的东西肯定地道！

在众多跑关东的小贩中，有一个精明能干的窦老台，中等个儿，圆乎脸儿，一双眼又黑又亮，看着就比别人多个心眼儿，天生是做买卖的料。说话这一年，窦老台二十来岁，出去跑买卖一走一年，家中妻小无人看顾，便托给一个朋友代为照料。此人姓白，比窦老台小不了几岁，长得浓眉细眼，有点连鬓胡子，生得人高马大身子板结实，为人忠厚质朴，打小跟窦老台对脾气，出来进去形影不离，一个馒头掰开吃，一碗粥转圈喝，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长起来的，所以他才放心托妻寄子。

窦老台在外跑了几年，道儿越走越熟，买卖越做越顺，家中一切安稳，尽管够不上富裕，倒也不缺吃穿。有一年他从关外回来，招呼这个姓白的朋友下馆子喝酒。酒桌之上窦老台可就说了：“如今哥哥我挣着钱了，你的侄子们也立起个儿了，家里头不用人照顾了，你又

是无牵无挂的光棍儿一条，不如跟我出去当个行商，多挣些个银子，往后娶妻生子，延续香火。”姓白的往常凭着两膀子力气，给人家打八岔干零活儿，不说是有上顿没下顿，反正十天半个月见不着一次荤腥，得知窦老台要带他出去跑买卖，自是感激不尽，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承蒙哥哥提点，粉身碎骨相报也不为多！”窦老台也挺高兴：“你这一叫哥哥，我倒想起来了，咱哥儿俩从小好到大，一直以兄弟相称，可还未曾结拜，不妨趁此机会义结金兰！”两个人喝得醉醺醺的，付过了酒钱，摇摇晃晃来到路口的土地庙，在香炉里插了三炷大香，跪下指天指地：“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随即磕了三个响头，说不尽掏心挖腹的热乎话。由打土地庙出来，窦老台告诉姓白的：“我在关外人称窦老台，兄弟你去了就叫白老台，打从今儿个起，咱哥儿俩摽着膀子做买卖，同心戮力发大财，往后再也不受穷了！”

从此他们二人合伙做买卖，一人挑一个货郎担子，装满了针头线脑、胰子手巾、红绿颜色、虾酱糖块，亚赛挑着个杂货铺子，在关外各处串游，一口锅里吃着，一张炕头睡着，真可以说是情逾骨肉，不分彼此，又跟小时候一样了。窦老台能说会道，骨子里透着精明，擅于寻找商机；白老台也是个能做买卖的勤快人，干活儿不惜力气，背的背扛的扛，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遇上捣乱的、抢行市的他挡在前头。出门跑买卖，不说风波之险、虎狼之厄，起码免不了两件事：吃瘌痢碗，睡死人床。吃也吃不干净，住也住不干净。可这哥儿俩堪称一文一武，彼此有商有量，苦不觉苦，累不觉累，钱是越挣越多。然而能做买卖的跟会做买卖的不同，白老台是能做买卖的，踏实肯干、任劳任怨，不怕起早贪黑，认头挣一份辛苦钱。窦老台则不然，他属于会做买卖的，吃一望二眼观三，有如下棋一般，走一步看三步。有一次他跟白老台说：“卖力气管饱不管老，等咱将来上了岁数，腿脚跟不上了，还怎么做行商？我寻思着要想挣大钱，咱哥儿俩得分开！”白老台闻听此言眼睛瞪得溜圆：“哥哥，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什么地方让您不称心了？”窦老台笑道：“你先听我说，咱是人分买卖不分，你看啊，你光棍儿一条，家里没个老小，不如拿一半本金留在关外开个小商号，不单卖咱的货，此地应时当令的山货皮张，该收的你也得收。等我转年过来，把老家的货给你备足了，再带着你收的山货回去卖，咱不就两头儿赚钱了？”

主意是不错，但白老台心中多有不舍，他不在乎一个人在关外吃苦受累，但是如此一来，哥儿俩一年到头也见不了几面，难叙手足之情。窦老台看出了兄弟的心思，劝道：“说实话，我也跟你没好够，眼下辛苦几年，等到攒足了本金，咱哥儿俩当个甩手掌柜，就不必撇

家舍业在外奔波了。”两个人合计定了，托当地的牙侩到处找铺眼儿，最后赁下一家，位于大集东口，门面不大，前明后暗两间房，前头卖货后头住人。小买卖人能省则省，哥儿俩自己动手粉刷墙面、裱糊顶棚，又置办了栏柜、货架、账本、算盘、床铺、被褥，桌椅板凳能用的凑合用，不能用的换新的，各色货品码放整齐，再请人算定了吉日吉时，噼噼啪啪放过鞭炮，门口挑上布招，买卖就算开张了。以往讲究老例儿，说是“开张的饺子散伙的面”。开业头一天，送走了前来道贺的左邻右舍，哥儿俩提早上板，到集上买了两斤羊肉、两斤白面、四根沟葱、一坛烧刀子，在商号里包了一顿饺子，醋碟里调足了辣椒油，支上砂锅子，煮十个吃十个，这叫“一烫顶三鲜，一辣解三馋”！

在此之后，窦老台关内关外两头跑，白老台留在关外守着商号。这几年下来，白老台算盘打得滚瓜烂熟，记账盘账不在话下，里里外外一个人全包了，没见他有闲着的时候。他也没少琢磨买卖道儿，比方说卖鞋，来买鞋的人要上脚试试，就得看脚拿鞋，别怕拿大了，穿着大再换小的，如若一上来先拿小的，容易把鞋穿走了样。再有一个，卖货你要勤拾掇，早来的货靠外摆紧着卖，避免压货太久砸在手里。兄弟二人的买卖风生水起，最初只卖些鱼干虾酱、针头线脑、帽子鞋袜，后来也倒腾布匹、砖茶、生烟，逐渐地再收点皮货、山珍，货硬利就足，白花花的银子流水般往账上进。

钱是越挣越多，窦老台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有道是“钱滚钱不费难”，如今有了这么多的本金，不接着做买卖不成冤大头了？他胆子比别人大，敢想敢做，遇事豁得出去。这一年他看商号里的货底子出得差不多了，让白老台拢一拢账，把能带的钱全带上，跟着他到山里收皮货。白老台一向对兄长言听计从，将铺子关门上板，拿上所有的银票、铜钱、散碎银子，去到银号兑成整锭的元宝，因为深山老林中的猎户不认银票，只认现钱。二人仍是货郎打扮，各自挑着担子，装上沉甸甸的银子、货郎鼓、杆秤，雇了一个领路的老军，带着一条猎犬进了山。

窦老台明里寻暗里访，货比三家，收了不少上等皮张，还有灵芝、棒槌之类的山货。哥儿俩兴高采烈满载而归，心里估算着这一趟能挣下多少银子。不承想刚回到集上，恰逢贼寇劫掠，到处杀人放火。来的还是一票狠心贼，劫了财还不留活口，红着眼杀人放火，亏得窦老台和白老台跑得快，逃到山里躲过了一劫，可是财货两空，多年的心血打了水漂。连绵起伏的关东山，自东北到西南呈卧龙之势，山高林密、千峰百嶂，山外既有守龙脉的八旗老兵，又有打鱼、采珠、狩猎、挖参为生的丁户，从关内来的行商，如若没有买通当地人

跟着，一旦被他们撞见，不是当场丢了性命，就是被强行充作垦荒的奴隶，耕不完的功臣地、随缺地，一辈子翻不了身，直到活活累死为止。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更是凶险莫测，一脑袋扎进去，鬼知道遇上什么东西！

3

窦老台和白老台侥幸逃入山林，饥餐野果渴饮山泉，躲了三五天不敢出去。窦老台愁眉不展，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的买卖，如今落了个血本无归，待在老家当个小贩不也饿不死吗，何必不远千里上赶着给人家送钱来？悔得他恨不能找棵大树一头撞死。白老台在旁紧着劝他：“买卖是人干起来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咱兄弟的命在，不愁没有东山再起之时。”窦老台听罢满眼是泪：“兄弟，你哥哥我是一朝棋错满盘皆输，连累得你也折尽了本钱，你不恨我？”白老台满不在乎：“生意人爱财，却也懂得惜命，想那飞灾横祸，又不是你我二人的过失，咱哥儿俩是磕过头的结拜兄弟，有什么恨不恨的？何况由始至终我也没出本钱，不是哥哥你带着我做买卖，我上哪儿挣钱去？丢了只当没挣过罢了！”窦老台长叹一声，明白兄弟这是给自己解心宽，低头抹了抹眼泪，又对白老台说：“如今我这脑子全乱了，你看咱下一步该作何打算？”白老台做买卖不及窦老台精明，可也不是傻子，遇事有个计较：“贼匪作乱不过一时，多半已被官军打退了，眼下这山里头一天比一天冷了，咱二人又跑得慌促，身上衣衫单薄，一旦延误了时日，说不定得活活冻死，应当尽快寻一处山口出去，白手起家接着做买卖！”

窦老台连连称是，跟着白老台掉头寻路，怎奈莽莽林海，进来容易出去难，东走西绕看见林子里有条若隐若现的小道，还以为有了人踪。哥儿俩心慌意乱，寻着断断续续的路径闯入一片老林子，周遭尽是插天蔽日的苍松，又见路径泥痕上全是爪子印，方知误拿兽迹当人踪了，再往前无路可走，身后的狐狸小径也找不到了。两个人嘴上不说，心里边都起急，尽管没碰上虎豹豺狼，可是按照关外说法，“走麻答山”也了不得，深山密林中潜灵作怪之物甚多，慢说藤精树怪、蛇仙山鬼，够年头儿的黄鼠狼子放个屁也能把人迷晕了！

二人脑门子直冒冷汗，白天有心火顶着不觉知，眼见夜幕渐合，此时让寒风一拍，不由得全身颤抖。正踌躇间，深林中忽然走出一个人。窦老台和白老台吓了一跳，定睛打量来者，头顶黑帽，身穿黑

袍，长得五短身材，尖脑壳，细短腿，肚大腰圆，手捋两撇小黑胡，瞪着一对小眼珠子，冲他们施了一礼："二位贵客，来到我黑老七家门口了，怎么不进屋坐会儿呢？"

哥儿俩见来人形貌怪异，哪里敢跟着他走？那个身形肥硕的黑老七却不由分说，一手一个抓着他们俩的腕子，使劲往松林中扯。窦、白二人挣脱不开，只好半推半就跟着往前走，似乎也没走几步，便已出了松林。窦老台见地势豁然开阔，心里庆幸不已，以为此地真有住家，可再借着月光一看，顿觉毛骨悚然，前边是座孤零零的大屋，后边有谷仓，不远处则是一片坟地，大大小小的坟头东一个西一个，光秃秃的寸草不生。

黑老七伸手一指那间屋子："请二位到寒舍一叙！"哥儿俩面面相觑，跑是不敢跑了，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提心吊胆地跟着黑七爷进了门。但见屋中摆设简陋，桌子上放着一根粗麻杆子、一块腰牌、一沓子火纸，四角点着四支泥蜡烛，也没插在蜡扦子上，就这么立着。黑老七让二人坐下，给他们沏了一壶香茶，又端来两碗热腾腾的素面。窦、白二人又冷又饿，多少天没吃过正经东西了，看碗中只是寻常的面条，闻着也喷香，并非蚯蚓长虫，便狼吞虎咽地吃下肚，心里头踏实多了，自己宽慰自己："估摸黑老七是住在深山里守坟的，却不知这么一大片坟地，埋的都是什么人？"

黑老七等他们二人吃喝完了，这才说道："实不相瞒，此地名为狐狸坟，我是给胡家门看坟的！"窦老台嘴里正含着一口热茶，想咽还觉得有点儿烫，闻听此言噗地一下喷了出来。黑老七告诉二人："祖师爷曾许下我，守坟三十年，便可到獾子城胡三太爷府中拿上一粒灵丹。不过狐狸坟一般人进不来，在此守坟一不吃苦，二不受累，等于一份闲差，怎知有一个骑着黑驴的憋宝客找上门来，想讹我的粗麻杆子、火纸冥钱、古旧腰牌，妄图以此打开獾子城胡三太爷府取宝，我与之相斗良久，不分高下，他怀恨而去，不久又将卷土重来，仅凭我一人，只恐拦挡不住，还望你们二位助我一臂之力！"

哥儿俩相顾失色，白老台硬着头皮问道："黑七爷，恕我直言，听说憋宝的皆为旁门左道，我们两个凡夫俗子帮得上您什么忙？"黑老七说："憋宝客二次来狐狸坟，会引着一只怪鸟，名为铁斑鸠，我得借您二位的手，打下这只怪鸟！"窦老台到底是行商出身，做买卖的那股子机灵劲儿一上来，怕也不觉得怕了，反倒以为是个东山再起的机会，冲着黑老七一揖到地，口中千恩万谢："没有您带路，我们走不出老林子，又吃了您的面喝了您的茶，给您帮个忙那是应该的，本不当计较，不过我们兄弟二人跑关东做买卖，却才遭了贼匪劫掠，折尽了财货，自顾尚且不暇，哪有余力给您帮忙？"黑老七立刻说：

“二位有恩于我，不论你们折损了多少财货，我定当如数奉上！”白老台喜出望外，以为天上掉馅儿饼了，当场就要给黑七爷磕头。窦老台心念一转，买的没有卖的精，怎么着不得再讲讲价？忙扯住白老台，又对黑老七一拱手：“按您所言，我们打下铁斑鸠，可不止是助您一臂之力，还保了胡三太爷府，您不能拿小恩小惠打发我们。别的不敢求，您带我们去胡三太爷府里走一趟，让咱开开眼，见识见识什么叫奇珍异宝，我们哥儿俩不贪多，一人只挑上一件！”黑老七脸色一沉：“不行不行，胡三太爷府岂是常人进得去的？你们不怕遭了天打雷劈？”窦老台吃准了黑老七有求于己，能要跑了不要少了，笑呵呵地说道：“买卖生意，许我高开，就许您低给，行与不行咱不得有个商量吗？”他不愧为买卖人，凭借伶牙俐齿，跟黑老七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谈妥了，只要打下铁斑鸠，黑老七愿保他们哥儿俩一人十年财运！

窦老台心中窃喜：“什么叫十年财运？吃香喝辣穿绸裹缎可够不上发财，这十年我要多少钱，你就得给我多少钱！”白老台心直，只是在想如何才能不负所托，他问黑老七：“您尚且对付不了铁斑鸠，我们兄弟赤手空拳，如何打得下来？”黑七爷告诉他：“凭我的四个泥蜡烛，不见得斗不过憋宝客，但必定是两败俱伤，谁也活不了。有你们哥儿俩给我助阵，方可稳操胜券！至于如何对付憋宝客呢？说来也不费难，我给你们一个石匣、一把铁尺，你们俩一个人拿石匣，一个人拿铁尺，只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打下他的铁斑鸠易如反掌。可千万记着我的话，一个人打下铁鸟，另一个人捡起来封入石匣，绝不能俩人一起动手！再有一节，打下铁斑鸠，憋宝客有死无生，你们将此人的尸身抬到远处，他的财物取之无妨，但是一定要将尸首烧毁，切不可妄动贪念拿他身上的鳖宝，此人大有来头，他那个鳖宝并不是从黄河老鳖脑袋里抠出来的，而是得自外道天魔，入了此道，万劫不复！”窦、白二人听得一头雾水：“什么是外道天魔？”黑七爷闭目摇首：“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待到黑七爷交代完了，从箱子中拿出一个遍刻咒文的石匣，还有一把乌黑锃亮的铁尺，上边錾着七个窟窿，匣是地官匣，尺是七星尺，分别交给二人。窦老台自己接了铁尺，又让白老台拿了石匣。三人击掌为誓，有负今日之言，愿遭雷打火焚！

窦老台利令智昏，有了十年财运的指望，不觉有些飘飘然了，问黑七爷：“您不找别人帮忙，单找我们哥儿俩，是不是看中我兄弟二人福大命大造化大了？”黑七爷说：“咱立过誓了，我不能瞒着你们，铁斑鸠是一件至邪之物，打它一次或动它一下，或是折福，或是损寿，至少也会折损一半，一个人担不住，所以才让你兄弟二人一个

打一个捡，至于说谁折福谁损寿，我也看不透。”窦老台大惊失色，暗骂黑七爷太鸡贼了，立誓之前不说，到这会儿才吐露实情，福分还好说，福大之人一辈子享不完。阳寿可是万金难换，我已经三十岁了，再折去一半的阳寿，那还有几年能活？可若当场反悔，一来怕惹恼了黑七爷走不出深山老林，二来觉得机不可失，先前跟白老台合计着，出了山接着跑买卖，大不了再辛苦十年，仍可东山再起，不过我们哥儿俩那座东山本来也不高，再折腾十年，不也还是个做小买卖的行商？况且再过十年，黄土也该埋住半截身子了，怎及这一朝富贵来得快当？窦老台琢磨来琢磨去，他是一不想折福，二不想损寿，更不想丢掉十年财运，这可如何是好？

哥儿俩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按着黑七爷说的，在狐狸坟大屋中一连住了几天，渴了喝饿了睡。那天夜里，黑七爷说时候差不多了，二人才从屋里出来，通往狐狸坟的山口处，有一棵粗达三围的枯树，他们俩在树后边一隐，等着憋宝的上门！

此时天气转凉，透膛的山风打在身上，砸得人遍体生寒。窦白二人哆哆嗦嗦等到后半夜，天上月影西斜，突然从高处传来一阵怪响，乍一听似是小孩嬉笑，却又格外刺耳，比夜猫子叫得还难听。兄弟俩心知有异，抬眼往树上一看，但见树杈子上坐着一个童子，形同庙里的小鬼儿，蒜锤子脑袋，尖嘴猴腮，斗鸡眉，三角眼，盯着狐狸坟一脸狰狞。窦老台只觉脊梁沟里一道寒气上下乱窜，一时间惊得呆住了。亏得白老台胆子壮，拿手一扯窦老台，叫了声：“快打！”窦老台忽然动了个心思，手一抖掉下铁尺，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白老台以为兄长吓蒙了，急忙抢上一步抓起铁尺，瞅准了方位，使劲往上一扔。七星尺跟长了眼似的，挂动金风打中了树杈上的童子。耳轮中只听噹啷一声响亮，小鬼儿似的童子化为一缕黑烟，紧接着从枯树上坠下一物，月光下看得分明，是个锈迹斑斑的铁鸟，一拃多长，铁嘴尖锐，利爪如钩。白老台手疾眼快，抓住铁鸟扔入石匣，随即合上了匣盖。

窦、白二人定住惊魂，再到山口一看，地上倒着一个七窍流血的黑脸大汉，已然气绝身亡了，身上背着蓝布褡裢，背后插着一杆挺长的烟袋锅子，旁边还立着一头黑驴，想来这个黑脸大汉，正是引来铁斑鸠的憋宝客。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四鬓冷汗直流。黑七爷之前千叮咛万嘱咐，憋宝客的尸身不能埋在狐狸坟，一定要抬到远处烧成灰，尸身上的东西也不能留，否则必有祸端！

二人不敢耽搁，胆战心惊地抬上尸首，搭在黑驴背上，趁着茫茫夜色，寻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又将尸首卸下，正待引火焚烧，窦老台又动了心思。其实他早已想得一清二楚，刚才故作惊恐，丢下七星

尺，正是想让白老台一个人把活儿全干了，折福损寿落不到自己头上。他也是占便宜没够，见那个长杆烟袋的铜锅子玛瑙嘴儿十分精致，顺手拿了，插在自己后腰上，又打开蓝布褡裢翻看，里边有一柄带鞘的短刀、五六锭金子、几件零七八碎的东西，还有一册账本，上面的字他一个也认不得。窦老台身为行商，在外闯荡多年，听说过憋宝的行当，凡是干这一行的，脉窝子里都埋着鳖宝，有用不尽的气数、使不完的造化，个个是大财主。当即拔出短刀，从憋宝客的脉门里剜出一个肉疙瘩，捧在手中余温尚存，不禁暗自思忖："有了这个鳖宝，岂不是想发多大的财，就能发多大的财吗？"白老台见他盯着鳖宝出神，急忙劝道："哥哥，你可不能打这个东西的主意，黑七爷说了，此人身上的鳖宝得自外道天魔，万万碰不得！"窦老台愣了一愣，又咽了咽口水，迟迟不肯放下手中的鳖宝。刚才他拿走了憋宝客的长杆烟袋锅子和褡裢，白老台就已经看不下去了，虽然黑七爷说过可以取走憋宝客身边的财物，但憋宝的皆为旁门左道，拿了这些东西不怕招灾惹祸吗？此刻又见他攥着鳖宝不撒手，怎么劝也劝不住，白老台心里担不住事儿，情急之下便要上前来夺。窦老台见白老台脸色变了，哥儿俩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可从没见他翻过脸，忙说："兄弟放心，我留着死人身上的东西干什么？你来瞧……"跟着一抬手，将鳖宝扔到了一旁。白老台一看那可不行，还是得按黑七爷的吩咐，投入火中焚化了才是！说话扭头去找，怎知窦老台扔出的只是一块石子。《摩诃僧祇律》中有云，一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才为一弹指，足见人的念头何等之快。窦老台正是在闪念之间起了杀心，白老台刚一转身，他就拔出短刀，狠狠插入了结拜兄弟的后心！

4

窦老台原本只贪图十年财运，想让结拜兄弟一人承担折福损寿之厄，却因白老台不让他拿鳖宝，那无异于断他的财路，黑老七许下的十年财运虽好，十年之后怎么办？得了鳖宝，那可是一辈子发不完的财！俗话说"贪心起，歹念生"，心中的贪念一起，哪还有兄弟之义、手足之情？结拜的兄长，变为取命的恶鬼，在兄弟背后下了绝情手。他一刀捅死了白老台，全应在一个"贪"字上！"贪"字怎么讲？"今贝"为"贪"，"今"为眼下，"贝"指钱财，窦老台眼下见财，岂能不贪？

窦老台一不做二不休，抬鞋底子蹭干净刀头的鲜血，拖着死不闭眼的白老台，与憋宝客的尸首一并烧了。

书中代言，白老台应允黑七爷，一人打下铁斑鸠，一人捡起铁鸟封入石匣，他自己一个人全干了，所以他是头一个应誓的。窦老台看着两具尸首烧成灰烬，牵了黑驴驮上石匣去狐狸坟复命。走过去一看，坟前哪还有什么土屋瓦舍，地上只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大窟窿。窦老台为了求财，什么也不怕了，跪下来磕头如捣蒜。

再抬头的时候，黑七爷已然到了他面前：“姓窦的，你可太阴险了！”窦老台咬着后槽牙说：“仁不统兵、义不行贾，我是买卖人，论利不论理，咱可有约在先，不能出尔反尔，如今我兄弟已死，他那十年财运就该归我！”黑七爷满面怒容：“我修的是善道，岂能保你这个奸狡小人？”窦老台说：“此言差矣，真要论个是非曲直，也是您耍心眼儿在前，跟我们哥儿俩揣着明白装糊涂，等到击了掌立了誓，再也不能变卦了，方才说出打下铁斑鸠的后果。举头三尺有神明，你修善道的这么干，不怕遭报应吗？所以咱谁也别说谁了，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又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谁敢说他白老台没动过杀我的念头？事已至此，您许下的二十年的财运给谁不是给？您保着我二十年大富大贵，我给您造庙宇塑金身，香火不断供奉不绝，岂不是两全其美？”

黑七爷沉吟半晌，对窦老台一点头：“行，我保你二十年财运，但须约法三章！其一，你回到老家，给我造一座庙，金身法像、供桌香炉，别的庙里有什么，我的庙里就得有什么，一件不能缺，一样不能少，唯独不必点油灯，只用四根泥蜡烛照亮即可；其二，你把装着铁斑鸠的石匣贴上封条，供于自家佛堂，使之不再作恶害人，或可积攒阴功；其三，我只保你二十年富贵，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二十年之期一到，咱俩的账该怎么算怎么算！”

窦老台为了发财，把自己的结拜兄弟都宰了，别说这三件事，再来三十件事也不在话下，当场一一应允，在黑七爷的指点下，骑着驴出了山，回到老家乐亭县。白老台光棍儿一人无亲无故，这几年在关外盯着商号，村里人几乎把他忘了。倒是窦老台的媳妇儿心细，当家的这趟走之前说了，今年要带兄弟一道回家过年，此刻却只身而返，怎能不问问他白老台的去向？窦老台亏着心，遮遮掩掩地说自己兄弟在山里让狼给掏了，唬得他媳妇儿信以为真。又在离家不远的河边，挑选了一处上风上水的宝地，他砸锅卖铁连赊带借，再加上憋宝客褡裢中的金锭子，给黑七爷造了一座庙，塑金身供牌位，四个泥蜡烛分列左右，摆设香炉供果。家里媳妇儿孩子看着直犯嘀咕，不知当家的撞了什么邪，他一贯不信神佛，家里连财神码都不供，怎么出门这一

趟，再回来如同变了个人似的，整天跟庙里磕头？家人一再追问，窦老台却不理会，问急了他眼珠子一瞪，来上一句：“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懂个屁！”噎得大奶奶嗝喽嗝喽的。不过窦老台的香可不白烧，头也没白磕，从此他的买卖打着滚儿挣钱，牛角越长越弯，买卖越大越贪，倚仗着黑七爷的护佑，他又置办车马、成立商队，在关外罗圈坨子开设总号，当上了杆子帮的大东家！

穷日子难熬，富日子过得可快，一转眼过了十九年，窦老台早不是当年那个吃苦受累跑生意的行商小贩了，低矮破旧的土屋瓦舍，换成了富丽堂皇的大院套子，娶了三妻四妾，生下九女十男，开枝散叶、金玉满堂，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手底下的使唤人不下几十个，那真叫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整天眯缝着眼在家享福，烧香磕头自有庙祝来做。整个乐亭县这一带，提起他们老窦家，谁不是流着哈喇子高挑大拇指？

窦老台不敢忘了黑七爷的恩惠，三番五次修整黑爷庙，每逢六月十五黑老七的寿诞，还要连开三天庙会。门口搭台唱戏，请来什样杂耍，足足演上三天三夜，引来方圆左右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求财的、求药的、求姻缘的、求子嗣的，求什么的都有，外带着赶集逛庙，真比过年还热闹。尤其是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不仅祭灶过小年，还要恭送黑七爷回狐狸坟巡山，当天也是窦老台做寿的日子。说话这一年，又到了腊月二十三，窦老台该做寿了。如今家趁人值，身为杆子帮的大财东，他过五十大寿，能是一碗单勾卤、一头红皮蒜打发了的吗？那肯定不行，家里人从头一天就着手准备，门口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大院套子里边悬灯结彩、布置寿堂，怎么忙活的不必细表，单拿吃寿面来说，那就不简单，乐亭靠着海，当地人最得意三鲜卤，老窦家的三鲜卤远不止三鲜，蟹黄、瑶柱、鱼翅、虾仁、海参、鲍鱼全得搁齐了，腊月里罕有鲜货，用提前备下的干海货，该泡的泡，该发的发，泡得了剁碎，加上肉丁、香干、木耳、花菜，用香菇水熬煮，煮得差不多了勾上芡，淋入鸡蛋液，出锅之前还得再浇上一勺滚汤的花椒油，吱啦吱啦的响声过后，那个香味儿窜着鼻子在屋里绕，岗尖儿岗尖儿的来上一大碗，一边吃一边挨板子，你都顾不上喊冤！

腊月二十三正日子，天上阴云密布，压得人喘气儿都别扭，看似将有一场大风雪，可挡不住老窦家的热闹，打从一早上开始，就没断了来人，远亲近邻、各个分号的掌柜，有过往来的乡绅富户，纷纷穿红挂绿登门贺寿，带来的寿礼五花八门，嘴里说不完的吉祥话。本家大少爷带着两个使唤人在门口迎着，旁边摆了桌案，有管账的先生写礼单。窦老台穿上里外三新的衣裳，坐在正厅之内等着，做买卖的有几个不势利？贺客也让他分了个三六九等，有那年纪长的、腰里阔

的、势力大的，提前多少日子就得下请帖，骑马坐轿来到大门口，手底下人一声连着一声往里通禀，窦老台还得从寿堂迎出去，叙过礼携手揽腕一同进屋，让到客座上喝茶。辈分小的或者财势差的，不用他起身相迎，坐在太师椅上，等着来人给他作揖行礼，再由仆人带到客房稍坐。比这再不如的，连寿堂也进不了，跪在院子里磕几个头，就去场院中等着开饭了。老窦家腾出两排厢房，拆去隔断的门窗，一间屋里摆上四张八仙桌子，场院里也搭了暖棚。后厨紧着忙活，三鲜卤打好了拿小火煨着，墩儿上的菜切丝的切丝，切块的切块，锅铲刷得干干净净，旁边摆好油盐酱醋各式作料，眼瞅着到了晌午，宾主均已落了座，飞也似的开上四碟八碗共十二个菜的流水席，丫鬟、老妈子、小伙计忙里忙外端汤上菜，摆布碟，拿空碗。这边吃到一半，那边灶上开始忙着煮面，大锅里开水烧得咕嘟咕嘟翻花冒泡，抓起面条不许揪断，讲究越长越好，扔到锅里煮得了，泡在大瓷盆中端上去。宾客们自己过来盛，一边盛一边捡好听的说：“咱给窦老爷挑寿了！”不过这顿饭不算正经的寿宴，重头戏还得看晚上那顿，有那没出息的，故意不吃饱，留着肚子等晚饭。

宾客们连说带聊，晌午饭吃了不下两个时辰，仆人们撤去残席，端上瓜子、麻糖、京糕、瓜条、萨其马、蜜麻花之类的各色零嘴儿、点心，壶里沏好了香片，大伙接着谈天说地，有困乏的可以去客房里睡一会儿，额外还留出几间屋子，摆上麻将、天九、骰子，供喜欢耍钱的贺客消遣。搁到往年，窦老台通常要去卧房眯瞪一会儿，起来之后洗洗脸，换一身寿袍，寿宴摆设齐整之后才会出来。今年却一反常态，挎上憋宝的褡裢，拿着长杆烟袋锅子，将正支嫡长的几个儿孙叫到后堂，睁开一对夜猫子眼告诉他们：“我憋宝发财，创立了杆子帮，给咱家埋下六缸金子，你等不可轻动，以此为本金，从银庄票号借贷货款，哪怕买卖赔光了，仍可东山再起。记住了我的话，老窦家的后辈儿孙不许憋宝，佛堂里的石匣也不许开！”众人听得莫名其妙，过五十大寿的当口儿，老爷怎么跟交代后事似的？可窦老台在家从来说一不二，谁也不敢多言。

等到晚上开饭的点儿，东西两侧的厢房里华灯高悬，各摆下二十桌燕翅席，杯盘碗盏罗列，烧黄二酒齐备，宾客们相继落座。窦家大少爷一使眼色，让下人去请老爷出来。过不多时，那个下人去而复返，惊慌失措地跟大少爷回禀：“老爷没了！”窦家大少爷让这句话气得脸色铁青，一巴掌甩过去，打得下人原地转了三圈，骂道：“你个不长眼眉的东西，不看看今天什么日子，有他妈这么说话的吗？你爹才没了呢！”下人捂着脸叫屈：“大少爷，我没胡说八道啊，真找不着老爷了！”

贺寿的宾客中不乏老成练达之辈，有人站出来打圆场：“大侄子，大喜的日子何必扫兴呢？没必要跟个下人一般见识，你自己去一趟，将令尊请出来。”窦家大少爷也抹不开面子，当着这么多宾客，我们家老爷子闹的是哪出儿？亲自带着几个下人，去到后宅足足找了三遍，可连窦老台的影儿也没见着，这不要了命了！臊眉耷脸地转回来，冲着年高位重的叔叔大爷们摇了摇头，在场之人无不诧异，做寿怎么把寿星佬做丢了？老窦家的几位少爷，又分头带着下人四处找寻，连茅坑里都打着灯笼照过了，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边厢老夫人一阵急火攻心，坐在椅子打着挺儿晕了过去，贴身丫鬟忙给她捶脊梁、拍心口，过了半天才缓上来。正乱的时候，忽听外边雷声如炸，众人皆是一惊，北方哪有冬天打雷的？惊魂未定之际，紧跟着又是天塌地陷般一声巨响，不知出了什么变故。有几个胆大的跑到庄外一瞧，登时傻了眼，黑爷庙陷下三尺多深，塌成了一大片洼地，庙顶被雷火击出个大窟窿，冒出阵阵青烟！

撂下老窦家如何收拾残局不表，咱再说说窦老台。当年他在狐狸坟跟黑七爷说定了，黑七爷保他二十年财运，他嘴上不说，心里头可跟明镜似的，二十年之期一到，黑七爷必定会来祸害自己，听说保家仙从来是兴一家、败一家，或是保一代、败一代。怎么兴家呢？金条银锭可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无非挪过来移过去，这一家多了多少，另一家就得少多少。等你气数一尽，必然躲不过“衰家败运、命丧财散”的下场，之前怎么保的你，到时还得怎么祸害你！窦老台知道黑七爷忌了血食，却贪恋杯中之物，吩咐庙祝天天供奉陈年老酒。黑七爷受了香火，一年到头烂醉如泥，哪还盯得住他？他也装得若无其事，该怎么发财怎么发财，该怎么享福怎么享福，却无时无刻不在想如何躲过此劫！思前想后没别的招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借着去分号盘货的机会，偷偷将随身带了多年的鳖宝，埋入了自己的脉窝子，在地窖子中躲了整整一百天，再出来变了一对夜猫子眼，跟两盏明灯相仿，整个人也似脱胎换骨了，之前那位憋宝客的所见所识，皆如他亲身所历一般，褡裢中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在他看来也是八件地宝，乃地八仙所化！

到得腊月二十三这天，窦老台扔下一众贺寿的宾客，到牲口棚牵出黑驴，由打后门出来，骑上驴直奔黑爷庙。窦老台身上埋了鳖宝，看得见粗麻杆子、火纸冥钱、古旧腰牌藏于何处，趁着黑七爷不在庙里，值守烧香的庙祝当天也歇了，他扒开庙底下的獾子洞，轻而易举地拿到三件法宝，黑老七守坟三十年进一次獾子城胡三太爷府，一次取一粒灵丹，一直攒着没舍得吃，他也顺手拿了，尽数吞入腹中。自以为得计，忽听头上雷声炸响，将庙顶击出一个大洞，霹雳闪电一道

亮似一道，窦老台心惊胆战，三步并作两步蹿出庙门，骑上黑驴就跑。

刚刚跑出来，庙中突然腾起一股黑烟，裹着四点烛火紧紧追来，一瞬间将窦老台卷住，他张着嘴没来得及闭，肺腑中呛入一口黑烟，猛地一阵咳嗽，好悬没把肺叶子咳碎了，眼珠子也几乎熏瞎了，一对夜猫子眼变成了死耗子眼。那头黑驴也被地火烧急了，拼命往前一跃，驮着窦老台冒烟突火而出，撒开四蹄越奔越快，那四个蜡烛头却如影随形似的追在身后，黑驴跑得快，蜡烛头跟得也紧，怎么甩也甩不掉。窦老台为求自保，逐一抛出粗麻杆子、火纸冥钱，刻着“足登龙虎地，身入发财门”的古旧腰牌可以一分为二，也让他先后扔了出去，扔一件宝物打落一个蜡烛头，四件宝物扔完了，身后的四道烛火也都不见了。但是黑驴跑得发狂，仍是往前疾奔，窦老台拽不住缰绳，只觉耳朵根子发疼、脑袋瓜子发涨，五脏六腑挪移，恍惚中不知自己是死是活。等他从驴背上摔下来，才发觉自己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比个要饭的还埋汰，褡裢里的八件地宝均已化为飞灰，若不是吃了黑爷庙中的续命金丹，他也得死在半道上。几经辗转回到乐亭县，此时他给后人留下的六缸金子，早已让关外的刀匪劫掠一空。老窦家被杀得血流成河，封着铁斑鸠的石匣也在祸乱中让人砸开了，铁鸟沾了死人血，不知飞到哪棵树上躲了起来，杆子帮大东家也不姓窦了，不过窦家庄祠堂里还有后辈子孙给他绘的祖宗影儿—— 骑黑驴挎褡裢，长着一对夜猫子眼，不禁感叹世事如尘，皆是过眼云烟！

5

黑七爷当年为了躲过一劫，指使窦老台和白老台二人对付铁斑鸠，又贪受香火供奉，保了窦老台二十年财运，怎知搬得过来，挪不回去，到日子找不着窦老台，只能自己还债，最后也遭天雷击顶，死尸埋入狐狸坟，这又是一个应誓的！

窦老台也躲不掉因果相偿，埋了鳖宝才觉得后悔，如若找不到天灵地宝，迟早让脉窝子里的鳖宝吸成枯骨。怎奈逃出黑爷庙的时候，他被一口黑烟呛入心肺，咳嗽起来直不起腰，一双睁不开的死耗子眼，再也无从观形望气，唯一的指望是偷入獾子城胡三太爷府，说不定还有活路可寻。于是扮成一个收元宝灰的老馋痨，在窦家庄附近住下来，打算从后辈子孙中找一两个帮手，就到处找夜猫子蛋，给窦家庄的小孩洗眼，并在暗中打探粗麻杆子、火纸冥钱、古旧腰牌的下

落。终于得知那几件打开獾子城的宝物，还有四支泥蜡烛，最后落在了敲锣的贼头儿、冥衣铺裁缝、当铺的掌柜兄弟手上。窦老台依照上一个憋宝客的法子，打算以铁斑鸠相挟，迫使那四个人交出三件宝物，又怕折损寿数不敢轻取，这才引着打下铁斑鸠的窦占龙，到县城里走了一趟，这个孩子生来一双龙爪子，还用宝蛋洗过眼，轻而易举地拿到了粗麻杆子、火纸冥钱、古旧腰牌，又想借窦占龙之手，拿朱砂笔圈定壁画中的七杆八金刚，逮到这个天灵地宝，他尚有一线生机。只因窦占龙一念之仁，没将铁斑鸠留在当铺，以至于功亏一篑！

书说至此，估计您各位也听出来了，血洗窦家庄的白脸狼，正是那个白老台的后人。白老台在关外经营商号那阵子，跟一个大户人家的闺女暗生情愫，私定终身，却阴差阳错未能凑成一段姻缘，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跟窦老台念叨。殊不知那个闺女已有孕在身，爹娘一怒之下将她赶了出来，跑到商铺寻夫之时，正赶上白老台去关东山收皮货了，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也是个耿直脾气，咬着牙再不登娘家门了，寻一处破瓦寒窑存身，给人家浆洗缝补，将就着把孩子生了下来，负着气一辈子也没告诉孩子他爹是谁。老窦家传了多少辈，老白家也传了多少辈。到得乾隆年间，窦敬山成了杆子帮呼风唤雨的大东家，白脸狼则背着宝刀做了啸聚山林的草寇，说起来也是造化弄人，身份地位相差如此悬殊，却借着窑姐儿赛妲己，使这二人有了交集。他们俩谁也不知道其中的前因后果，可是白脸狼瞅着老窦家的人就来气，如同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一般，他前后两次血洗窦家庄，抢走六缸马蹄子金，仍恨不得斩草除根，非要将窦占龙置于死地不可，正是出于这段因果！

当年有一个书生，作了一段有说无唱的鼓词，说的是“纣王无道，多少忠臣扶保；文王有德，却遭食子之殃；妲己祸国，受的是女娲娘娘差派；姜后贤德，剜眼烙手而亡；奸党费仲尤浑，死后为天上星宿；忠臣梅伯比干，难逃炮烙挖心之殇”！那么说世间万物只有因果，没有对错吗？依贫道所言，那只是书生愚见，凡夫俗子看不透大数。咱搬演故事，讲昔时兴废，正是为了抑恶扬善，替佛道传名！说完这一段书，满给您合上龙门了。想来您各位也听明白了，窦占龙身上埋的鳖宝得自外道天魔，再往后他的祸可惹大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二本《窦占龙憋宝：九死十三灾》！

崔老道在天津城南门口撂地说书，道袍当大褂，拂尘当扇子，卦车当书案，法尺当醒木，随着他手中法尺往下一拍，这本《窦占龙憋宝：七杆八金刚》告一段落了。围着听书的人们无不称奇，不仅仅是他的扣子拴得大，主要是谁也没想到，崔老道竟然没扯闲篇儿，足足

说了一天的正书，如若搁在以往，这段书帽子足够他糊弄个一年半载的，崔道爷这是不打算过了？

一众听书的有所不知，崔老道为什么这么卖力气呢？一是怕挨揍，二是昨天晚上，他卷走了蔡记书场满满一笸箩的赏钱，回到家数了七八遍，夜里做梦都乐得直翻跟头。他媳妇儿崔大奶奶让他把钱搁箱子里收好了，他这人又鸡贼，家里搁那么多钱不放心，鼓鼓囊囊全揣在自己身上，坠得直不起腰来，说几句书摸一下，心里头一得意，嘴上可就收不住了，干脆说了整整一段书帽子。

当天来听书的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大伙听得过瘾，一人掏上一个大子儿也不算少了，何况腰里有闲钱的那几位，一高兴免不了多赏两个。崔老道赚得盆满钵满，不比昨天卷走的钱少，喜笑颜开收了卦摊，寻思着昨天在书场子敛了一笔，再加上今天赚的，够买多少大米白面的？半年不出来也饿不着了，家中有粮心中不慌，不如歇上几天，跟家包饺子擀面条、捏馄饨蒸包子，给老婆孩子换换季，置办几身新衣裳，再带着老的小的，到大饭庄子、小饭馆子解解馋，完事儿咱也找个大书场子，点上一壶香茶、两碟瓜子、四盘水果、八样点心，让台上的说书先生好好伺候我一段……

此刻已是晌午，该到吃饭的时候了，听书的纷纷散去，却有这么几位没走，抱着肩膀看着崔老道，不是听书没听够的，全是他赊欠吃食的账主子，卖炸糕的、卖烩面的、卖浆子的、卖乌豆的、卖烧饼的、卖卷圈儿的、卖嘎巴菜的、卖煎饼馃子的……以往的崔老道穷家破业，兜儿比脸干净，同在南门口混饭吃，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穷人懂得穷人的难处，赶上手短的时候，让你赊上几次没什么，今天眼看着你挣了钱，总不能再欠着了，趁着钱还没捂热乎，纷纷上来要账。崔老道无可奈何，都是天天打头碰脸的熟人，再欠着账不还委实说不过去。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掏出钱来，挨着个还给人家。甭看是路边小吃，没什么大开销，架不住他欠的次数太多，费尽唾沫说了一上午，钱是没少赚，可这一下就去了一多半，心疼得崔道爷直嘬牙花子。

推上卦车刚要走，又过来一个卖挖耳勺的，走到跟前笑嘻嘻地看着他。崔老道暗叫倒霉，脸上却不敢带出来。同在江湖上做生意，卖挖耳勺的这位他可惹不起，过去那个年月，但凡撂地做生意的，都有说说道道的管着，尤其南门口，这是上买卖的头等好地，地皮子也不硬，大小生意一个挨一个，没个牵头的还不乱了套？

卖挖耳勺的“宿歪嘴子”，正是南门口一票生意人的会头。各地都有“长春会”，也有人说是“常春会”，会头管着江湖上四大门八小门的各路生意，常言道“宁带千军万马，不带什样杂耍”，不是精

得流油黑白通吃的人物，绝对干不了这个。当然了，闲事儿没有白管的，南门口的各处江湖生意，得按月给宿歪嘴子交一份“柜钱”，用于打点官私两面黑白两道，多余的全归他。

崔老道的生意一贯不行，仗着能耍舌头，经常赖着钱不给，这一次崴了泥了，刚置下一份海杄，讨账的就上门了，只得赔着笑脸，给宿歪嘴子作了个揖：“宿会头，您怎么这么闲哪？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宿歪嘴子圆滑至极，讨债之事一字不提：“崔道爷，您今天可发了大财，我给您道喜来了！”崔老道就坡下驴：“嗨，您见笑了，发什么财呀，还欠着仨月房钱没交呢，我这不赶着给人家送去吗？”推个由头，转身要走。宿歪嘴子笑道：“哎哟，您瞧您忙的，那我可不耽误您了……”说着话从挑子里拿出一个挖耳勺，客客气气地递给崔老道：“您拿上这个，给您家里的我大嫂子捎去，就当我谢谢她了。”崔老道莫名其妙，问宿歪嘴子：“您谢她什么？”宿歪嘴子说：“谢谢她掏钱养着我啊！”这个话可得两说着，倘若崔老道如数交了柜钱，那是一点毛病没有，因为他挣的钱有会头一份，等于会头指着他们家吃饭，他们两口子是会头的衣食父母。如果说装傻充愣不交柜钱，他老婆岂不成了偷人养汉的了？宿歪嘴子转过头去满世界一嚷嚷，他这个窝心王八就当定了，脑门子上非冒绿光不可！崔老道闯荡江湖一辈子，凭着一张铁嘴行走天下，谁跟他对得上话茬子？想不到菜里虫子菜里死，今天在河沟子里翻了船，由不得他不认栽了，二话没说，规规矩矩交还了欠债。

打发走了一干账主子，崔老道摇头叹气，今天挣的钱这就十去八九了，多亏还有昨天从蔡记书场卷来的，那也不算少了，大不了包饺子的时候，在羊肉馅儿里剁个西葫芦，把整个肉丸改成西葫芦羊肉的，照样可以解馋！推着卦车正要回家，对面又过来一位，单瞧模样就不是善茬儿，歪戴着一顶军帽，身穿破旧的军装，斜挎着枪套，趿拉着两只布鞋，左手拄着拐，横眉立目拦住了崔老道：“别走，交钱了吗？”

崔老道叫苦不迭，今天出门忘了看皇历，怎么来了那么多要钱的？那个年头兵荒马乱、鸡犬不宁，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惹穿军装的？尤其是伤兵，从战场上败退下来，打不了仗吃不了饷，就指着连抢带讹过活。崔老道不敢怠慢，低声下气地问了句：“军爷，您让我交什么钱啊？”

兵痞一只手在身上摸了半天，最后从兜里扽出张脏兮兮的草纸，上边压着个大红戳，在崔老道眼前一晃，脸上素得跟刚出完殡似的，厉声喝道：“瞧见了吗？这是上面发的公文，如今战事吃紧，打从今儿个起，凡是沿街卖艺的，挣了钱必须上一份枪炮捐！”崔老道哪敢

细看啊，一脸委屈地求告：“军爷容禀，我是画符念咒的火居道，没卖艺啊。”兵痞一指贴在卦车上的水牌子，不耐烦地嚷嚷道：“甭他妈废话，白纸黑字你自己写着了，赶紧掏钱！”

崔老道肠子都悔青了，心说：“我这不自己挖坑自己跳吗？”挨了打谁疼谁知道，明摆着是来讹钱的，崔老道也不敢争辩，当逢乱世，哪有老百姓说理的地方？真说攥住了不给，砸了卦车不要紧，挨上三拳两脚几个大耳雷子都是轻的，搞不好再让人家一枪崩了，什么五行道法八九玄功，对上枪管子里喷出来的雷烟火炮，那也是螳臂当车啊！崔道爷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纵然有千般的不情万般的不愿，也只能老老实实地破财免灾。兵痞收了钱仍不走，还拿眼瞄着他。崔老道赔着小心问：“军爷，您……还有别的事吗？”兵痞骂道：“老小子你跟我耍心眼儿是吧？交齐了吗？你道袍里头鼓鼓囊囊的，难不成怀了崽子？”崔老道急忙拿手捂住：“这可不是今天说书挣的！”兵痞冲崔老道一瞪眼：“你说不是就不是吗？那钱上写日子了吗？你想让我费事儿是吗？”崔老道乱了方寸，再把这个钱拿出来，那不等于从他心尖子上剜肉吗？只得舍出脸去，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苦苦哀求。兵痞可不吃这一套，一手拄着拐，另一只手上来就扯他的道袍。崔老道一看这还得了？光天化日这是要明抢啊？双手捂着钱袋子，连连往后躲闪。俩瘸子你争我夺，可就在南门口撕扯上了。有几个看热闹的闲人，离得八丈多远，不敢往前凑，生怕让兵痞讹上。那位说了，崔老道不是刚交了地头钱吗，会头怎么不管呢？还真不能怪人家，能当上会头的，自是官私两拿，黑白通吃，官府衙门也好，帮会锅伙也罢，会头烦人托窍，没有递不上话的。唯独管不了当兵的，因为那个年头到处打仗，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谁知道是哪路的兵啊？你想去找他的上峰告状，都不知道该去找谁。甭说管着江湖人的会头了，巡警遇到兵痞找麻烦，也就一个字—— 躲，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

崔道爷跟那个兵痞一争一抢不要紧，扯破了穿在身上的八卦仙衣，哗啦啦一下铜钱撒了满地。铜钱是圆的，掉地上骨碌骨碌四下乱滚。怎么这么寸，正巧来了一群打打闹闹的小叫花子，看见满地的铜钱，也不问有没有主儿，争先恐后上去哄抢，抓了在手中就往胡同里跑，转眼都跑没影儿了。兵痞也趁机在地上抓了几把钱，拄着拐一步一瘸地走了。可给崔老道心疼坏了，趴在地上以膝代步，跪爬着一枚一枚捡拾铜钱，捡完了一看，剩下这几个大子儿，刚够他一家老小一人买半个窝头的。

崔老道愣在当场，半天才缓过神来，仰天叹了三叹：一叹自己命浅福薄；二叹养家糊口之难；三叹想歇两天也歇不成了，明天一早还

得撂地说书，接着给大伙说《窦占龙憋宝：九死十三灾》！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崔老道听书
第二章 窦占龙出世
第三章 窦占龙打鸟
第四章 窦占龙进城
第五章 窦占龙炒菜
第六章 窦占龙赶集
第七章 窦占龙买驴
第八章 窦占龙看戏
第九章 窦占龙赴宴
第十章 崔老道说书